
武俠世界
$20.00

編者話 今期刊登煮酒客先生撰著的「豪客闖天涯」之續集「殺手的鬥爭」。黑道大哥笠原之死成謎，原來兇手是……苗世雄自從霍超生背叛他之後，如今危機已過，陣脚已逐漸穩定下來，他已有餘力去對付番叔、老刀……而江湖上的暗湧仍一浪接一浪，其中新生的勢力亦在暗中培植欲興風作浪，正所謂：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關心笠原生死的讀友切不可錯過解開黑道大哥被殺之謎。江湖上的惡勢力因龍頭大哥的死更形混亂，箇中的詳情請細閱本文。

* * *

本期短篇選刊楊子美先生撰著的「七巧神魔」與古南山先生撰寫的「湘江風雲」，均短小精幹，請欣賞。

辛棄疾先生所著的長篇故事「歪歪小爽哥」今期續刊完，關心小爽哥成長的讀友切不可錯過精彩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讀友們熱切期盼的三國天機風雲之六「天機赤壁」，乃蕭玉寒先生所著。

督印人：羅斌
主　編：鄭光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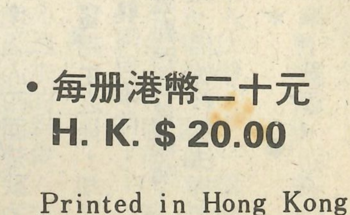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30.00
	一年港幣	$1,206.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71.00
	一年港幣	$1,342.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65.00
	一年港幣	$1,529.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6期
(總號19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之五／煮酒客・文　可飛・圖

殺手的鬥爭



教唆男友　弒死生父

雨勢極大，阿恆以護花使者般的姿態，對方曼可護備至。

這是繁鬧的街道，雖然天氣惡劣，但仍然途人衆多。熊抱王也是「途人」之一。

他本在行人道上踽踽而行，但忽然間，這個身材肥肝，年事漸高的黃昏戰將，突然像是美洲豹般撲向阿恆。

熊抱王是黑道上著名的殺手，阿恆亦然。

只是，前者已漸漸過氣，而後者卻正處於如日方中的狀態。

雖然阿恆在不久之前，曾遭重創，但如今已復原了七八成。

按照常理而言，熊抱王這一下撲擊，決難佔到便宜。

但世事無絕對，此刻的阿恆，一手持傘，一手摟抱美人纖腰，更復自我陶醉在溫柔鄉中……

對熊抱王這一下撲擊，竟然未能及早察覺，等到他驀然驚醒之際，一隻老大的拳頭已重重擊落他胸腹間！

這是偷襲！而且是極兇悍極沉重的偷襲！

阿恆中拳，猛然回頭，望見一張他認識，但卻不算熟悉的臉。

「熊抱王！」這名字在他腦海中閃過。

也在此同時，熊抱王再給他兩拳！

一拳比一拳更兇狠，一拳比一拳更要命！

方曼沒有驚叫。

她沒有叫喊出來，並不是因為她有過人定力，而是因為她給嚇呆了。

「不要害怕，我們只是鬧着玩的。」熊抱王向她咧嘴一笑，神態詭異莫測。

這是開玩笑嗎？

看熊抱王的表情，似乎真的只是在開玩笑。

但他這三拳，卻是貨真價實，不折不扣的兇悍招數。

以阿恆如此健碩的粗漢，也經受不住，為之頹然倒地，其拳力之兇猛，可想而知。

這一幕「鬧劇」，途人為之側目，但卻沒有人膽敢多管閑事。

阿恆猝然遇襲，以為會進一步給熊抱王嚴重傷害，但卻又不然。

熊抱王沒有向他再度出手，只是哈哈一笑，便在大雨滂沱的街道上迅速地消失了影踪。

阿恆倒臥在地上，足足過了兩分鐘之久，才能勉強站立起來。

他知道，這是熊抱王向他示威，以及提出警告。

但熊抱王為甚麼要這樣做？

他實在猜不出來。

* * *

晚上九點二十三分，雨勢漸止。

阿恆遇襲之事，苗世雄早已接獲消息。

他在尋思：「熊抱王為甚麼要這樣做？」

熊抱王，也許是個狂人，但卻並不是個蠢漢，他這樣做，必然具有深意。

熊抱王與阿恆之間，並沒有甚麼仇恨，正是河水不犯井水。

但若細心追尋雙方背景脈絡，卻是大大不簡單。

「是金幕廬高凱主使的？他要對付我嗎？」苗世雄不斷地在推測。

對於金幕廬的動態，他是相當關注的，但在此之前，苗世雄的對手，是雷博禮！

但其後，他卻給霍超生害得「雞毛鴨血」！

也正因為搶劫偽鈔一案，又再牽引起他和番叔之間的嚴重衝突。

苗世雄曾一度陷入四面楚歌的境界。

但在解決了霍超生之後，卻又發生了熊抱王突襲阿恆事件……

「莫非金幕廬要跟我為難嗎？」苗世雄苦苦思量，但始終無法肯定一切。

* * *

阿恆挨了三拳，鬱着一肚子悶氣，卻是不知如何發洩。

他感到難堪，更感到說不出的憤怒。

本來，給敵人伏擊，挨一頓重拳，對阿恆這種人來說，就算不是司空見慣，也決不是一件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但問題在於方曼。

方曼是他極力追求的對象，他一直都擺出「護花使者」的姿態。

豈料護花之人，竟然自身難保，給一個上了年紀，身材肥胖的大漢，三兩拳就揍得連站也站不起來。

雖然這是偷襲，但他畢竟已在佳人面前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

對阿恆來說，這是極其難受的恥辱。

但方曼並沒有離他而去，反而帶着他回家。

「這裏只有我一個人居住。」

「地方不錯。」

「這是我前兩天才租下來的，我想過一段獨立的生活。」

「世伯沒有反對嗎？」

「他不贊成，但沒我的辦法！」

「這地方……真的不錯，交通方便，環境幽雅，和妳很合襯……」

「你說話很斯文，」方曼嘆了一口氣，「但我知道，你本來並不是斯文人，只是在我面前強自克

制。」

阿恆苦笑着：「妳看不起我這種人嗎？尤其是在今晚所發生的事。」

「不，我知道你是個强者，那人只是出其不意暗算你吧了！」

「妳能瞭解當時的形勢嗎？」

「爲甚麼不瞭解？」方曼又再輕輕嘆一口氣。

她坐在沙發上。

阿恆也坐在沙發的另一邊，他的視線看着她的大腿。

「妳是個美妙的女郎。」他說。

「男人都是色迷迷的動物！」

「男人若不是色迷迷，就大有問題了！」

「這你個人，不是色慾燻心，便是好勇鬥狠，廣結仇家！」

「何以見得？」

「那個突襲你的胖子，你和他之間有甚麼仇怨？」方曼仰視着阿恆。

阿恆的臉色沉了下來，沒有作答。

熊抱王爲甚麼要對付自己？

「爲甚麼？」他心裏不斷的在想。

* * *

颱風襲港，八號風球高懸。

透過廣闊的玻璃幕牆，雷博禮可以清晰地看見波濤洶湧的維多利亞海港。

時已夜深，中環街道只有狂風暴雨在橫掃一切，行人比平時倍見稀疏。

偌大一座寫字樓，除了他這間辦公室，在其餘逾萬平方呎面積上，都沒有任何人。

而在這裡，除了他之外，只有安妮。

安妮陪在他身邊，爲他煮了一壺上等的巴西咖啡。

「工作很忙？」

「再忙碌，也不必忙到現在。」他笑笑，但却笑得有點怪怪的。

「爲甚麼不去找點節目？」

「有妳在我身邊，就是最好的節目。」

「油嘴滑舌，不正經。」

「要是一本正經，就不是好玩的節目。」雷博禮目光閃動，一臉柔情。

「男人都不是好東西！」她笑罵。

「也只有壞東西，才會搞出精采的節目。」雷博禮擁抱着安妮，越抱越緊。

安妮看着他的臉，忽然問：「你和金幕廬的二少爺高凱，是否都一樣？」

雷博禮爲之愕然：「甚麼意思？」

她搖搖頭：「沒有甚麼特別的意思，只是隨口問問吧了。」

雷博禮不再答話，面色轉趨凝重。

「我要走了！」她忽然說。

但雷博禮却一手抓住她「且慢！」

「怎麼了？要審犯嗎？」

「若站在官方立場，的確要用上一個『審』字。」

「眞妙！我罪犯何條？」

「殺人！」

「殺誰？」

「妳心中有數，何必要我親自說出口？」

「既然你已知道了眞相，我也不必遮掩否認，不錯，黑白二道人都關注的『笠原遇弒兇案』，主謀兇手就是我！」

「但妳是他的女兒呀！」

「在生理的角度看，我的確是他的女兒，可是，這幾年以來，他有盡過做丈夫、父親的責任嗎？」

「那是上一代的緣份，上一代的糾葛！」

「甚麼上一代下一代，你懂得比我多嗎？」

「安妮……」

「不要婆婆媽媽，我的事，我自己解決，以前如是，現在也如是。」

* * *

安妮走了，她走的時候，把一塊水晶交還給雷博禮。

這是他倆在東京旅遊的時候，他送給她的禮物，她喜歡水晶，也喜歡雷博禮。

但她却把水晶擲還，離開了她一直都很喜歡的男人。

她是否再也不會回頭？

* * *

苗世雄早已知道熊抱王突擊阿恆的事。

這可能只是一樁小事，但也可能是危險的警告訊號。

苗世雄是老江湖，熊抱王亦然。

對於同類型人物的心態，彼此就算不完全清楚，最少也懂得怎樣應付、防範。

這一天中午，苗世雄找美嫦。

美嫦是他的親妹子，他對她是很愛護的。

可惜，她遇人不淑，爲了霍超生事件，兄妹之間縱使裝作若無其事，心中總是有了尖刺……

「妳甚麼時候回廣州去？」苗世雄第一句話這樣便問。

「不知道。」

「妳在這裡，是有危險的。」

「回到廣州又怎樣？」

「路是人走出來的，我相信妳是女人中的强者。」

「你把我看得太高啦。」

「人，總會有遇到挫折，最重要的是經得起考驗。」

「不要再爲我的事情傷神，我會爲未來打算的。」

苗世雄走後，美婦隨手拿起一本雜誌在看。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響起。

「喂……」她接聽。

「是苗小姐嗎？」聽筒裏傳來了一個成熟、動聽的男人聲音。

「你是誰？」

「我叫積奇，是妳樓下附近一間辦館的伙計。」

「甚麼伙計，你是少東，又是出色的籃球健將！」

「妳怎會知道的？」

「女人都是好奇和多事的，而且這也不是甚麼大不了的秘密。」美嫦「唔」的一聲，「找我有甚麼貴幹？」

「妳不是在兩天前到小號要買香檳嗎？恰巧那天缺貨，現在已運來了，我打算送上門，好嗎？」

「送上門？」她哈哈地笑，「你話說得很有趣。」

「也許我本來就是個很有趣的人。」

「好吧！我等你。」美嫦又是一聲迷人的嬌笑。

* * *

積奇，二十三歲，樣子不算太英俊，但却人高人大，身材健碩，笑起來的時候更是討人歡喜。

他果然親自把半打香檳送上來。

美嫦穿着睡袍開門。

「像你這樣勤奮的少東，遲早會發達的。」

「像妳這樣聰明的女郎，遲早覓得金龜婿。」

「我不嫁！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男人之中，也有很多重情重義之輩。」

「你是個這樣的男人嗎？」

「我不知道。」

「你是個糊塗的東西，我祇要一瓶香檳，但你却送了六瓶上來！」

「買一送五，妳祇須付一瓶香檳價錢就可以了。」

「哼！無功不受祿，我不能平白獲得如此重大的優惠。」

「人結人緣，就當作是我送給妳的一點點心意吧！」

「好哇！難怪有人說，女人越來越不值錢了。」

「喔！此話怎講？」

「祇是幾瓶香檳，就想把我一口吞掉，這個如意算盤打得眞響！」

「小姐，不要誤會……」

「誤會？不見得吧！貓都是吃魚的，除非魚兒是霉臭的，貓兒才會懶得一嗅！」

「這個比喻……」

「很老土嗎？但你能否認這種鐵一般的事實嗎？」美嫦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

但她這種「咄咄逼人姿態」，却不啻是另一種充滿誘惑性的挑逗。

若祇用一個字來形容，那便是「野」。

野！野性的誘惑，野性的呼喚。

美嫦本不屬於充滿野性的女人，尤其是當她和霍超生熱戀的時候。

但霍超生這個名字，已在她生命中有如粉筆字般抹掉，當然，這一抹，也是沉重的打擊。

打擊越沉重，越容易改變一個人的心理，以至影響以後的命運。

美嫦變了，而且是急速地、劇烈地在「轉型」。

她由一個保守的女性，轉變爲魅力四射的性感尤物。

她以前雖然保守，但並不等如她是一個膽怯的女性。

她若膽小怕事，也不會偷渡南下，甚至準備跟隨霍超生一起犯案。

而且，她要做的是「大案」，不是偷雞摸狗般的小買賣。

但霍超生令她傷心透頂。

雖然，他已死於槍下，但她仍然極度痛恨這忘情負義的男人。

在潛意識下，她要報復！

她再不會爲了這個品格鄙賤的男人繼續「保守」下去。

* * *

若在兩三個月之前，積奇就算怎麼挖空心思大獻慇懃，也決不會有可乘之機。

但時間能改變一切。

時間，可以令忠臣變成叛徒，可以令智者變得昏庸愚昧，無數在歷史上衍生的演變，皆足以作爲有力的例證。

時間，當然也能令一個淑女變成淫娃蕩婦。

美嫦的轉變，看似急驟，但却是大都市中千千萬萬少女的寫照。

癡戀中的男女，不論任何一方突然遭遇到沉重的打擊，那種深刻可怕的創傷，都足以改變他(她)以後的命運。

命運的轉變，往往在於心理的轉變。

這一天，對積奇來說，是畢生難忘的。

因爲他有艷遇。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艷遇。

美嫦忽然抱着他，主動向他索吻。

但祇是輕輕一吻，唇片甫觸及唇片，她就推開積奇：「對不起，我不是有意的，你走吧！」

她叫他走，就像是下逐客令。」

但積奇沒有走，祇是呆住了。

他當然不是沒有和女孩子接吻的經驗，但在這情況下發生的一吻，對他來說，卻是說不出的新鮮，說不出刺激的經歷。

他覺得「新鮮」、「刺激」，全然是因爲他對美嫦早就大爲傾慕。

她那一吻，雖然祇是點到即止，但卻令積奇有着如臨驚濤駭浪的感覺。

美嫦退後兩步，但一對水汪汪的眼睛卻含情脈脈地瞧着他。

女人的眼神，是一種厲害的催情劑。

縱使祇是輕輕一瞥，也足以令男性爲之色授魂與，甚至是血脈賁張。

積奇當然沒有走。

「朋友，請等一等！」在他背後，忽然有人這樣叫喚。

那是陌生的聲音。

積奇回頭一望，祇見一個陌生的男人，正在把玩着一把彈簧刀。

積奇吃了一驚：「大哥！有事慢慢商量……」

那人冷冷一笑：「你放心，我不是劫匪，也不是找你尋仇，祇不過有兩句話要對你說。」

「好的，你說……」

「你以後不要再見苗小姐！」

「爲甚麼？你是誰？」

「問得好！」那人又冷冷一笑，忽然一刀刺入積奇的大腿，同時沉聲說道：「這就是我給你的答案！」

這一刀，刺得不算很深，但也絕不是開玩笑的。

積奇儍住了，他捂住大腿的傷口，祇見血流如注。

「你……你……」他想問，但卻再也不敢問下去！

「我姓苗，是美嫦的哥哥！」

「大……大哥……」

「你可以報警，也可以隨時找我尋仇，但你以後若敢再接近我的妹妹，下一刀就會插入你的陰囊！」

「不敢！不敢！我以後一定會遠遠離開她的！」

積奇連跑帶跌地走了。

但那人眞的是美嫦的哥哥嗎？

苗美嫦祇有一個兄長，但那人絕不是苗世雄。

但積奇從沒有見過苗世雄，甚至不知道美嫦有一個哥哥。

那人是冒充苗世雄的。

他這樣做，有甚麼目的？

他究竟是誰？

* * *

積奇離去後，冒充苗世雄的人也走了。

他很快就跳上一輛小型客貨車內。

客貨車內，除了開車司機之外，還有一人。

那是老刀！

「甘遜，幹得好！」他豎起拇指稱讚。

那個冒充苗世雄的人桀桀一笑：「要對付這種花花公子，祇是舉手之勞而已。」

他叫甘遜，是老刀的同鄉兄弟，跟隨老刀左右已八九年，堪稱一員猛將。

老刀沉吟半晌，道：「對付這個花花公子雖然容易，但那姓苗的雜種，可不簡單！」

甘遜道：「既已知道苗氏兄妹行踪，何不索性把他倆一塊幹掉？」

老刀道：「你以爲苗世雄沒有防範嗎？他一出一入，都有手下暗中跟隨，而且在附近也有不少人馬，要是輕舉妄動，吃虧的可是咱們！」

甘遜道：「但番叔早已下令……」

「不必躭心，古語有云：『攻城爲下，攻心爲上。』要對付苗世雄，不妨先行擾亂他的陣脚，祇要他一出錯，嘿嘿……」

老刀是深謀遠慮的，自然有他的一套。

甘遜一直都很佩服老刀。

他既佩服老刀，也很遵從老刀的命令行事。

一場可怕的黑道大風暴已逐漸形成，將來會演變成爲怎樣的局面，那是誰也無法預料的。

* * *

翌日清晨，金幕廬忽然出現了一個已很久不見露面的人。

那是金幕廬的始創者，曾經威震黑白二道，更在工商界、地產界、金融界有着舉足輕重大影響力的高老太爺。

距離九點還有二十分鐘，現在並不是辦公的時候。

而高老太爺也很久沒有在金幕廬坐陣，直至這一天，他忽然像是鬼魅一般出現……

他已召喚高凱立刻到金幕廬見他！

在這淸晨時候，在這風雨飄搖的一天……

事態究竟有多嚴重？

* * *

高老太爺喜歡衣着整齊的人。

他自己就是個永遠衣履鮮明，連頭髮也每天梳理好幾次的男人。

他年輕時，闖江湖、打天下，多番經歷過險死還生的大風浪。

即使在那段時期，他已經是一個衣着十分整齊的男人。

高凱的個性，當然和老頭子大有分別。

他給許多人的印象，是個花花公子。

他有他的一套品味。

他喜歡比較隨便的服裝，但在高老太爺面前，他還是盡量保持整齊的衣着。

高凱在二十分鐘後趕到金幕廬。

「回來多久了？」他第一句話便問老爸。

「三天！」高老太爺神情凝重，「三天前，我從夏威夷回來。」

高凱心中一凜，心想：「原來老爸已回來三天！」

但高老太爺卻在三天後的清晨才突然露面。

顯見事態絕不尋常。

「你是否跟一個叫齊籐麗的東洋女子打得火熱？」

「算是有點往來。」

「你可知道這個女子的底細？」

「她頗有野心，但未必成得了大氣候。」

「荒謬！她背後和她手上的實力，絕對不是一般人可以想像得到的，你和她交手，恐怕不會佔到甚麼便宜。」

「老爸，你早知道我和齊籐麗之間的事？」

「你的風流艷史，我是從不過問的，但這東洋女子絕不等閒，小心莫要給她一口吞入肚子裏！」

「你放心，我會謹愼處理的。」

* * *

黃昏，高凱駕駛着一艘嶄新的遊艇，一直駛出鯉魚門外。

很美麗的夕陽景色，還有很美麗的女郎在他身邊陪伴着。

她就是「絕不等閒」的齊籐麗。

高凱一面駕駛遊艘，一面和她擁吻。

那是說不出熱情的一吻。

海面平靜如鏡，遊艇以慢速航行，四周並沒有其他船隻。

「爲甚麼忽然對我熱情如火？」她在他耳畔膩聲地問。

「我曾對妳冷淡過嗎？」高凱悠然地說。

「當然，就在上一次見面的時候，你不但對我很冷淡，甚至可說是完全瞧不起我。」

「那祇是一場誤會。」

「誤會？哦……到底是誰誤會誰？」

「男人是情緒化的動物，正是喜怒無常。」高凱解釋。

「眞是妙論，」齊籐麗嘿嘿一笑，「你自己承認是情緒化動物好了，怎可以把天下間所有男人都跟你相提並論？」

高凱沒有反駁，他忽然一聲不響，似乎很專注地在駕駛遊艇。

「高二少爺，你今天怎麼了？」她膩聲問。

「今天，也許是我情慾高漲的一天。」高凱答。

「爲甚麼？」

「今晚將會是月圓之夜。」

「但月亮還沒有出現哩！再說，你又不是一頭人狼！」齊籐麗微笑着，「祇不過，色狼和人狼，也許都是相差無幾的。」

「色狼是狼，人狼也是狼，但無論是色狼也好，人狼也好，總和那些美麗的女郎脫不了關係。」

「甚麼關係？」她顯然是在明知故問。

「性關係。」高凱的回答，直接簡單之至。

「人狼也會和那些美麗的女郎造愛嗎？」

「我若是人狼電影的編劇、導演，一定會大事渲染人狼和女郎造愛時的情景。」

「這究竟是藝術還是色情？」

「一半藝術、一半色情。」

「何以如此標榜自己的『電影』？」

「這是『各打五十大板』的招數，大可免却無謂的爭拗。」

「你自問有第八藝術的觸覺嗎？」

「應該不會差到甚麼地步去！」高凱說：「最少，我曾經在唸大學的時候，拍攝過一些實驗電影。」

「是實驗小電影吧？」

「不！別把我當作是淫蟲，我拍攝出來的實驗電影，在學府的同學會中，有着極崇高的評價，其中有一齣……」

但高凱並未能把下面的話繼續說下去。

因爲齊籐麗忽然擁抱着他，和他熱烈地接吻。

* * *

月圓之夜。

「今夜月色很美。」她披上高凱的襯衫，在甲板上仰望迷人的月色。

「我要回去了。」齊籐麗懶洋洋地伏在他的胸膛上。

「在大海上繼續漂浮不是更愜意嗎？」

「我和你都不是有條件過着愜意生活的人。」

「爲甚麼？我們都很富有。」

「在金錢上而言，你是說得很對的，但一個人是否眞的富有，除了金錢之外，還得看看精神生活是否也是同樣的富裕。」

「唔，很有點哲學的意味。」

「我們雖然有財有勢，但彼此背上都有一個永遠解脫不開的大包袱。」

「妳是指我們的事業？」

「除了事業之外，還有妳的妻子，我的丈夫。」

「妳眞的有丈夫？」高凱沒有放棄追問的機會。

但她笑而不答，祇是仰望一輪皎潔的明月。

角。

＊　＊　＊

在同一月夜下，香港的另一北角。

在一幢三十六層住宅大廈的其中一個單位內，三個人正在進行一樁交易。

買方是個大胖子。

賣方是兩個女子，一個五十幾歲，另一個年方十八，相貌娟好，婷婷玉立。

中年婦人穿紅戴綠，一臉風塵氣味，套用一句俗語，她是個典型的「撈家婆」。

她叫姐姑。

和姐姑在一起的年輕女子，不施脂粉，看來像個品性純樸的女學生。

她是穿着女子校服而來的。

「小婷剛好十八歲，要不是爲了家貧母病，也不會把貞操賤價而沽。」姐姑鼓盡如簧之舌對大胖子說。

「五萬大元的初夜，也不算是『賤價』！」大胖子嘿嘿一笑：「算妳們走運，遇上老子近來賭運亨通，十萬八萬大玩它半個晚上，還可消費得起。」

「熊爺眞會開玩笑，以你的氣派，一百幾十萬賭一手牌也是小兒科吧了，三幾萬元的消費，當然不放在眼內啦！」

「哈哈！妳的嘴巴眞討人歡喜，可惜妳太老啦，不然的話，由妳來爲老子提供口舌服務，料想定必樂趣無窮！」

「熊爺不要取笑姐姑啦！」

「取笑姐姑是不敢的，但却想和妳打賭打賭！」

「打賭甚麼，但姐姑是個窮女人，又怎能跟熊爺這樣的大貴人對賭？」

「這個打賭，妳一定賭得起的。」

「熊爺不要開玩笑啦！」

「誰跟妳開玩笑，我是認眞的，我打賭，小婷早在十五歲之前，就已經不是一個處女。」

大胖子這麼一說，姐姑的臉色立刻變黃了。

「你這樣說算是甚麼意思？玩我嗎？」

「妳今年貴庚？老子要玩女人，也不會玩個老太婆。」大胖子呵呵一笑：「虧妳出道江湖四十餘年，一張老臉還是有如小學生般，稍不如意便把心中恨意即席揮毫寫在自己臉上。」

姐姑咬了咬牙：「熊爺，咱們出來混兩餐，小玩笑開開無妨，太大的玩笑實在開不起。」

大胖子揮了揮手：「不必說了，光棍不斷人財路，這五萬塊，我是不會吝嗇的。」

說着，把五疊千元鈔票遞給姐姑。

一接過鈔票，姐姑的臉色立刻判若兩人。

「熊爺，我早就知道你不是……」

「不必說了，就算修補處女膜也要落點本錢的，風月場中光怪陸離的勾當，古已有之，又豈是妳姐姑和小婷首創的技倆！」

姐姑不再說話了。

她祇是笑口吟吟退下，順手把大門關上。

客廳中，就祇剩下大胖子和小婷。

＊　＊　＊

大胖子坐在沙發上，小婷爲他斟了一杯清酒。

大胖子看着她：「妳跟着姐姑多久啦？」

小婷回答：「八個月。」

大胖子搖搖頭：「不老實，眞確的時間，應該是一年零兩個月。」

小婷驚異地仰首望向他：「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我是甚麼人，妳可清楚嗎？」

小婷抿嘴一笑：「我知道你是個大大的好人，明知道我不是眞正的處女，也肯……」

「妳這麼說，是在譏諷我老襯十足嗎？」大胖子臉色一沉：「我叫熊抱王，並不是妳心目中的大老襯。」

小婷的俏臉一紅：「你錯怪好人啦，我豈是那個意思……祇不過你眞的很好嘛……」

熊抱王忽然又臉色一寬，哈哈地笑了起來：「眞是臉皮嫩薄，算了，就算妳眞的把熊某當作大老襯，也是合乎情理的事。」

小婷問：「熊爺，你要我怎樣伺候才滿意？」

「妳不必伺候我，祇要老老實實回答我一個問題，我立刻便走。」

「眞的？」

「熊某說的話，向來說一不二。」

「我相信你。」

「唐郎在甚麼地方？」

小婷猛然一驚：「你知道他這個人？你找他有甚麼事？是……是不是要找他尋仇？」

熊抱王冷冷一笑：「妳倒知道他的底細，我一開口便以爲我是和他有過節的，由此可見，唐郎在外面的仇家眞還不少。」

小婷立刻說：「我和他祇是泛泛之交，並不是好朋友，他的事，我不清楚，你最好不要再問。」

「妳爲了他不惜操皮肉生涯，甚至和姐姑那樣的壞女人勾結行騙，怎麼還說和唐郎祇是泛泛之

交？妳若不老實回答，恐怕我再也沒有能力可以把他救出生天了。」熊抱王嘆息着說。

小婷一臉狐疑之色：「我爲甚麼要相信你的話？」

熊抱王「哼」一聲：「妳可以不相信我的話，但山伯父的話，可不能不信。」

「甚麼？山伯父……」

「不錯，他是妳唯一的親人，我叫他『山哥』，在公司裡和他平起平坐。」熊抱王語聲嚴肅地說。

＊　＊　＊

熊抱王口中的「山哥」，正是在金幕廬中與他齊名的師傅山。

小婷竟是師傅山的姪女兒。

「你想怎樣？山伯父又想怎樣了？」小婷的臉色變得鐵青。

「妳爲了唐郎，不惜出賣自己的肉體，那是典型『爲哥死爲哥亡，爲哥打入雜差房。』的另一種版本，可是，唐郎的仇家，並不是妳能夠想像得到的，其勢力之龐大，就算他躲藏到天涯海角，他們也有辦法將他揪出來。」

「他的仇家到底是甚麼人？」

「嘿嘿！妳雖然年紀輕輕，但相信也聽過笠原的名號吧？」

「笠原老大哥？」小婷的臉色又再變了：「但他不是已經遇害了嗎？」一個死了的人，又怎會和唐郎有仇？」

「嘿嘿，妳眞是太天眞了，笠原雖死，但要爲他報仇的人，可不知有多少。」

「這件事跟唐郎有甚麼關係？」

「怎會沒關係，有人懷疑，這樁驚天動地的黑幫血案，是由唐郎下手幹出來的。」

「唐郎？是他殺了笠原老大哥？」小婷一臉不可置信的神情：「不，他向來膽小，怎會幹得出這種事？」

「膽小？」熊抱王冷冷一笑：「他在十五歲那一年，便已揮刀橫掃筲箕灣街市，威震黑白兩道，這種人也算是膽小之徒嗎？」

「當年街市血案，他是被惡人欺負才被逼出手的……」小婷急急分辯。

「妳說的不錯，他固然是給惡人欺負，但他本身也夠狠吧，不然的話，豈有膽量以一敵五，把對方殺得片甲不留？」

「年少氣盛，往事何必提？」

「和行刺笠原這件血案相比，當年的街市浴血戰，却又是不值一提的。」

「有甚麼証據，足以証明他是行刺笠原老大哥的兇手？」

「嘿嘿，老子可不是O記，要証據，別問熊某，但江湖上許多糾葛，似乎都不講甚麼眞憑實據，祇要事有可疑，儘管是莫須有的罪名，也足以判決一切。」

「那豈不是天大的冤枉嗎？」

「是否冤哉枉也，祇有唐郎自己心中有數，但常言有道：『空穴來風，必非無因。』妳若要保住唐郎的性命，此刻就絕對不可猶豫。」

「不！我是不會把唐郎的下落說出來的。」

「妳是不相信我？還是不相信山伯父？」

「我祇是不相信，唐郎跟笠原大哥之死有關。」

「嘿嘿！妳眞是個很天眞很天眞的小女孩。」

「不！我是個風塵女郎，連處女膜也是再三僞造出來的妓女。」

「但妳的心態，却比三歲孩童還更天眞。」

「隨便你怎麼說。」小婷忽然寬衣解帶，脫下了外衣。

她露出了一雙堅挺、線條美麗、迷人的乳房。

「你已付了鈔票，這肉體現在是屬於你的。」她冷冰冰地說。

熊抱王嘆了口氣：「妳眞的把我當作一個嫖客？」

「你是不是嫖客，那是閣下的事，但我是個妓女，不折不扣的妓女，既然你付出了代價，我就不能賴帳……」小婷說。

這並不是小婷的美色不足以吸引熊抱王，而是熊抱王根本不是爲了「尋芳」而來的。

他沉着臉，突然衝前抓住她的玉臂，一手把她從沙發上拉起。

「你要站着幹嗎？」小婷冷笑。

但熊抱王把她拉起之後，立刻不由分說，正正反反便給她賞了七八記耳光。

這七八記耳光把她打得極重，小婷大爲詫異，兩頰更是疼得像是給撕裂開來。

「你要玩性虐待遊戲嗎？」她仍在勉强支撑着。

「放屁！快穿回衣服！」熊抱王厲聲吆喝。

他一臉兇狠的神情，甚至連肥大的脖子也爲之漲紅不已，倒像是被人打了幾下耳光的是他老人家一樣。

「老子沒興趣陪妳嬉皮笑臉，妳可知道我是甚麼人？」熊抱王怒道：「老子跟妳的山伯父是平輩，彼此稱兄道弟，妳是他的侄女兒，也就是我的世侄女，妳居然斗膽在我面前脫衣服搔首弄姿，簡直該死。」

「好，我該死，我現在就死給你看。」

小婷忽然抓起了一把利刀，刀尖直指向自己的心臟。

熊抱王「哼」一聲：「我不是妳的丈夫，用不着使出『一哭二鬧三

上吊』的把戲。」

小婷抓住尖刀，楞住。

她眞的要自殺嗎？

當然不，她連割破指頭的勇氣也沒有，說要「死給你看」，祇是說說而已。

熊抱王大不耐煩，倏地一聲暴喝：「立刻把衣服穿好！」

此刻他臉上的表情，嚴肅之極，小婷再也不敢胡鬧，匆匆把衣服穿上。

熊抱王冷冷一笑：「妳現在可以好好考慮一下，我給妳三天時間考慮。」

說完，他走了，臨走前又放下了兩萬元，說：「錢財是身外物，但靠得住的男人，却是有如鳳毛麟角。」

* * *

熊抱王走了，但他臨走前的三言兩語，却纏繞在小婷心中歷久不散。

她是深愛唐郎的。

爲了唐郎，她不惜付出任何代價，包括自己的青春、自己的肉體。

可是，唐郎是靠得住的人嗎？

以前，她一直深信，他對自己是忠誠的。

但忽然間，她感到陣陣寒意，從心底裏直湧上來。

她感到，自己對唐郎這個人的瞭解程度，實在是太淺太淺了。

在唐郎身上，究竟還隱藏着多少令人震驚的秘密？

* * *

唐郎，身高一米八二，有一副令人艷羨的運動家身材，雖然說不上特別俊俏，但却另有一股男性魅力，足以令無數女性爲之着迷。

但在江湖上，他只是個無名小卒。

只是，這個無名小卒，却有一個身份異常特殊的「女朋友」。

他這個「女友」，在她還沒有十六歲之前，就已經和他發生性關係。

這是不合法的性行爲。

唐郎爲了這件事而被判入獄，但他無悔，甚至認爲這是值得的。

因爲他這個身份異常特殊的「女朋友」，赫然正是安妮！

笠原的女兒——安妮！

* * *

安妮認識唐郎，甚至比認識雷博禮還要早。

她對雷博禮，的確是動上了眞感情，可是，她始終還是忘不了唐郎。

有時候，當她照着鏡子的時候，會用一種憎恨的語氣對鏡中的自己大罵：「安妮，妳是個淫娃蕩婦！妳永遠不可能做一個貞忠的賢妻良母！」

她這樣責罵自己，並不是痛快，而是有說不出的痛苦。

她又在想念着自己的母親——雪姬。

她認爲，自己的本質沒法改變，她本來就是個性濫交的女子。

但她却想不到，連自己的母親雪姬，也會因爲笠原之死而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那是她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她痛恨笠原！

笠原是她的親生父親，可是，在她成長的過程中，這個父親是「隱形」的。

她只知道有母親的存在，也知道母親爲了這個「隱形父親」而受盡多少委屈。

最少，在那幾年的歲月中，雪姬是孤寂的，她只是把精神寄託在一間餅店上。

但那值得嗎？

「不值得！不值得！都是那負心的臭男人害苦了媽！」這是安妮心底中的嘶喊！

她痛恨這個「隱形的父親」，而且早在十二歲那一年開始，就下定了決心，只要一有機會，一定要讓這個「臭男人」得到最徹底的報應。

除非這個「臭男人」一輩子都不在她眼前出現。

然而，命運的安排，終於使笠原再度出現在雪姬的生命裏。

可是，一個極重大的危機却隱藏在安妮身上。

她自始至終，一直沒有接受過笠原，更不願意在任何情況之下饒恕這個「隱形的父親」。

在她內心之中，也不是完全沒有矛盾的。

她最大的矛盾，是她知道，自己的母親雪姬，仍然像許多年前一樣，深深地愛着笠原。

安妮幾乎要放棄報復的念頭。

可是，有一天晚上，她忽然接獲一個神秘的電話。

「安妮小姐，妳想知道笠原先生今晚有甚麼節目消遣嗎？」

那是一個人的聲音，但安妮不知道他到底是何方神聖。

「你是誰？」

「不要問我是誰，我只是一個無聊的旁觀者，但妳若有興趣知道自己的老頭子怎樣和電影女明星鬼混的話，請不要錯過今晚的好機會……」

然後，那人在電話中對安妮說出了一個地址……

那是九龍半島一幢華厦的某一個單位。

安妮按圖索驥，果然發現了笠原的行踪。

他和一個女人打得火熱，而那個女人，赫然正是著名的影后顧芳婷！

* * *

本來，自從笠原和雪姬重逢之後，顧芳婷已不再值得笠原一顧。

然而，就在那一晚，顧芳婷使出了殺手鐧招數。

她揚言要割脈自殺。

除非笠原立刻趕到她的寓所救她！

笠原並不是個容易心軟的人，但對顧芳婷，他却始終狠不下心腸。

他去了看她。

而且，也是他最後一次和顧芳婷親熱。

却沒料到，這一幕「鏡頭」，成爲了安妮立下決心要謀害父親的導火線。

* * *

轟動江湖的「笠原血案」，主謀人竟是他唯一的親生女兒——安妮！

現在，警方仍然並未掌握破案的線索，反而在旁門左道的渠道上，已有人查出案情的眞相。

「江湖人檔案」是價値驚人的秘密資料，並且由齊籐麗高價取得。

現在，這份檔案又已輾轉落入到另一個人的手裏。

而那人赫然竟是雷博禮！

雷博禮對這份檔案是無法懷疑的，却又是不意願相信的。

他對笠原是忠心不二的。

他對安妮萬般呵護，也是爲了要報答笠原對他的知遇之恩。

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安妮竟然會是行刺笠原的主兇！

那是不可能的事，但偏偏發生了。

安妮，她心底裡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

* * *

月夜下，涼風輕拂。

初秋的深夜，總是令人有着一種奇妙的感覺，尤其是對沐浴在愛河的男女來說，那種感覺就更是强烈。

戀愛是令人愉快的。

當然，戀愛也同樣足以令人感到煩惱，甚至是痛苦。

安妮的身邊，有異性友，他是唐郎。

唐郎，是曾經和她談過戀愛的人，但那已經是數年前的往事。

數年後，安妮已有了雷博禮，唐郎也有了另外一個女朋友——小婷。

安妮的眼睛中，却隱藏着一股可怕的恨意！

這一股恨意，彷彿是陪着她與生俱來的。

而且，這股恨意，正隨着歲月的流轉，而一天比一天熾烈。

她痛恨誰？

她恨的是父親笠原？還是雷博禮？

不錯，這兩個人她都憎恨，但在此同時，她也極度憎恨唐郎。

她憎恨唐郎，也就不啻是等於憎恨自己。

因爲她憎恨唐郎，是因爲唐郎殺了自己的父親笠原！

* * *

人類，本來就是充滿矛盾的動物。

尤以安妮這類型的女郎更甚！

唐郎殺笠原，是因爲受了安妮的誘惑。

安妮誘惑他，使用的武器只有兩樣，第一是她那迷人的胴體，第二是金錢。

而且是足以令唐郎無法拒絕的數目。

唐郎幹了，他是爲了安妮和金錢而行刺笠原的。

唐郎能夠順利地一擊即中，把笠原置諸死地，全然是安妮在幕後擺佈，甚至在最重要關頭之際，把笠原引離，使他的保鑣未能及時挽回他的性命。

可是，唐郎這樣做，眞的可以令安妮對他衷心感激嗎？不，他錯了！

安妮憎恨她的父親笠原，那是千眞萬確的，但她同時也在憎恨害死她父親的兇手。

兇手！她和唐郎都是兇手。

就在這一個秋風送爽的晚上，唐郎的咽喉上斜斜地插住了一把異常珍貴的古董匕首。

這一把匕首，價値數萬美元，據說是古羅馬時代遺留下來的。

但有考古學家否定這種說法，認爲在古羅馬時代，根本沒有這樣精湛的技術，鑄造出如此精美的匕首來。

對安妮來說，這都是無關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她喜歡這把匕首，而且也花得起這些錢，縱使當時她在拍賣會中，腦海中想着的都是男歡女愛肉慾沉迷的影像，但却同時再三舉手表示，終於把這匕首買了下來。

* * *

唐郎死了，他死不瞑目。

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會死在一個女人的手下，而且，那個女人是安妮！

在安妮刺殺唐郎的時候，天台上似乎就只有行兇者和遇害者。

但實則不然。

天台上早已隱伏着另一人。

這人隱伏的地方，十分巧妙，除非唐郎和安妮事前刻意搜索，否則一定不可能發現這個人的存在。

這個人不但偷窺，而且還在偷拍。

他帶備了性能優越的攝影器材

和攝錄機，把安妮和唐郎之間發生的一切，全部一清二楚地攝錄下來。

最重要的一幕鏡頭，自然是安妮如何用匕首刺殺唐郎。

這幕血腥可怖的鏡頭，也被這人偷拍下來。

他是誰？

他只是一個偶然湊巧出現的攝影家？還是另有圖謀的江湖客？

安妮不知道，她根本不曉得在這天台上，除了她之外，還有另一個活着的人。

＊　＊　＊

唐郎死了，他是安妮一手「攪掂」的。

安妮蹲在唐郎身側，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個仍瞪大着眼睛的男人。

只是，這雙眼睛的眼球，已然僵硬不動，再也沒有半點神采。

「你眞的死了嗎？」她輕輕問。

唐郎仍然是那副死翹翹硬板板的模樣，既動不了，也答不了安妮這一問。

她淒然一笑。

這是她第一次親手殺人，就連她自己都無法想像得到，當她下手的時候，居然會是那樣地冷靜，而且絲毫沒有出錯。

就像個經驗豐富的職業殺手。

她想起了一種殘酷的雌性生物——黑寡婦。

黑寡婦在交配之後，一同樣會把雄性蜘蛛殺掉。

她不禁淒然一笑。

她想：「自己到底怎麼了？我已成了一個怎樣的女人？」

她在這陌生的地方，殺了唐郎，但她到底爲甚麼要這樣做？

她給自己唯一的理由，也是很荒誕無稽難以令人相信的，甚至也難以令她自己接受的。

她在爲父報仇！因爲唐郎是行弒她父親笠原的兇手！

她的腦筋一片混亂，她又在想：「我瘋了！我一定是瘋了！」

就在她陷入茫然境界之際，一隻強而有力的手把她從冰冷的硬地上拉起。

她沒有抬頭，也不必抬頭，就已經知道是雷博禮出現了。

雷博禮，雖然並不是她生命中第一個男人，但卻肯定在她生命中佔着最重要的位置。

她曾經深愛這男人，也曾經深切地痛恨這男人，但無論說是深愛還是深切地憎恨，其實都是深愛的表現。

愛是愛，恨也是愛！

由愛轉化爲恨的感覺，根本上還是愛！

「爲甚麼到這裏來？」她問。

「妳殺了人，而且手法乾淨俐落，連我也有愧不如。」雷博禮說。

「你早已在附近窺看？」

「你聽過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這句話嗎？」

「我是螳螂，你是黃雀？」

「不，妳雖然是螳螂，但我並不是黃雀，」雷博禮淡淡地說道：「黃雀已給我幹掉了。」

「幹掉了黃雀？」安妮大惑不解，她完全不明白雷博禮的意思。

「別以爲祇有妳才會殺人！」雷博禮拉着安妮，走到天台的另一角。

她立刻看見了另一個倒臥在血泊裏的男人，情況一如唐郎。

這人的身邊，有一大堆攝影器材。

他身形瘦小，脖子上也和唐郎一樣，中了致命的一擊！

安妮深深的吸一口氣：「他在偷拍我幹的好事？」

雷博禮緩緩地點了點頭：「他是番叔的手下，綽號『閃電眼』，是番叔一枚重要的棋子。」

「他爲甚麼要跟踪我？」

「妳幹的事，番叔比我更早清楚，他是老謀深算的老狐狸，不等到最有利的時機，決不輕舉妄動。」

「你弄瞎了番叔的『閃電眼』，難道不怕會有嚴重的後果？」

「最嚴重的事情已發生，又還有甚麼值得再三顧慮的？」雷博禮深深地注視着安妮。

她苦笑不迭：「妙極了！在外面，不少人都把我們當作是金童玉女，但說穿了，却祇是一對奸夫淫婦，更是一對殺人兇手！」

「不錯，我們都在外面有別的伴侶，但我怎麼說也比不上妳！」

「因爲我親手殺了和自己有密切關係的男人？」

「還有，妳的父親——笠原先生！」

安妮的臉一片煞白。

「你……都知道了？」

「我不想知道妳的過去，更不想知道妳曾經做過多少壞事……」雷博禮臉上的肌肉倏地扭曲，「可是，我知道了，這是冥冥中上天的主意……妳可知道，笠原老大哥對妳有多愛護？」

「他也許對我是愛護十足的，但這祇是他的感覺，與我無關！」

「怎可以這樣說？」

「這是實話實說！他愛我這個女兒，那是他自己的感覺，但我痛恨這個無情無義的男人！」

「妳憑甚麼說他無情無義？妳祇是他的女兒，並不是他心中唯一至愛的女人——雪姬！」

「你懂個屁！」她嘶叫起來。

「祇有妳母親雪姬，才有資格對笠原先生立下判語，但她並不憎

恨他，而且，他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而妳……這個不知所謂的女兒，竟然一手破壞母親的終身幸福！」雷博禮抓住安妮的手，憤怒地在痛罵！

安妮沒有再分辯。

她不再分辯，是因爲就連她自己，也想不出自己有甚麼充分的理由，做出這件大逆不道的事。

也正因爲她覺得自己做出這件事，並沒有充足的理由，所以，她在這個晚上，親手用匕首刺死唐郎，算是「爲父報仇」！

她想到這裏，不期然地笑了。

那是啼笑皆非的笑，又似是瘋子般的笑。

雷博禮忽然一個耳光重重打在她左邊臉頰上：「冷靜一點，現在沒有甚麼事情值得發笑！」

安妮立刻不笑了：「不錯，現在也許應該是大哭一場的時候，但我不會哭！尤其是絕對不會在你面前哭！」

雷博禮沉聲道：「在這天台上，有兩個活人，一個是妳，另一個是我，但也同樣有兩個死人，而這兩個死人，分別死在妳和我的利器之下！」

「不殺也已殺了，那又怎樣？」

「收拾殘局！」

「我絕不會把屍體搬運出去！」

「妳放心，毀屍滅跡這種事，還用不着我們親自動手！」

「我們不動手，難道這兩條鹹魚就會自動消失在空氣中嗎？」

「不錯！」

雷博禮這兩個字甫出口，天台上已悄悄地來了四條大漢。

這四條大漢，居然早有準備，帶了兩個大膠袋而來。

「大哥，你放心，樓下的管理員已患了腹瀉急症，入醫院去了！」其中一個大漢走過來對雷博禮悄聲說。

雷博禮沒有說甚麼，祇是冷靜地點點頭，然後，他拖着安妮的手，離開了天台！離開了這一幢大廈。

幫派幕後　各有靠山

秋意漸深。

清晨，在離島一個偏僻的小碼頭上，苗世雄親自把他唯一的妹子美嫦，送上一艘大船之上。

美嫦要回廣州了，她偷渡而來，偷渡而返。

她來的時候，身邊有她畢生中至愛的男人——霍超生。

但當她回去的時候，却祇有她孤零零一個人。

她要返回廣州，是她自己的決定，苗世雄並沒有强逼她。

霍超生背逆了苗美嫦，是嚴重打擊了苗世雄。

祇是，他已在這兇險江湖鬥爭中徹底潰敗，最後還賠上一條性命。

美嫦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不再留戀。

她唯一會掛念的親人，祇有她這位兄長——苗世雄。

「哥，我走了，你有太多敵人，以後千萬要小心。」

「人在江湖，既然能夠結交許多朋友，當然也會樹立無數敵人，那是無法避免的事，但憑我在江湖上多年鬥爭的經驗，相信再大的風浪也經受得起，妳不必擔心。」

美嫦笑了，祇是笑得有點落寞。

她忽然決定要返回廣州，原因是心冷了，也太疲倦了。

身體的疲倦，她祇要休息一兩天，就會復原。

但她最疲倦的並不是身體，而是一顆傷透了的心。

她不但傷心，也在擔心。

她擔心苗世雄，她很想幫助兄長一臂之力。

但她無能爲力，甚至很可能會成爲他的負累。

更尤其是當她發現有人冒充苗世雄襲擊她的性伴侶——積奇！

「是老刀和甘遜幹的！」苗世雄對美嫦說：「老刀是老狐狸，他這樣做，是要擾亂我的陣脚！」

「你打算怎樣應付？」

「妳放心，我有分寸！」

＊　＊　＊

夜幕低垂，香港夜景之美麗，舉世知名。

苗世雄獨自駕駛着汽車，手提電話忽然響起。

「是苗先生嗎？」對方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是誰？」苗世雄不答反問。

「曾經和你有點過節的人。」

「熊抱王？」

「不錯，現在有時間嗎？」

「你要見我，甚麼時候都一定方便。」

「你放心，我祇是一個人，決不會向你展開伏擊。」

「你有這句話，苗某絕對放心。」

「半小時後，尖沙咀天星碼頭旗杆下見。」

「好的，我一定會準時出現。」

苗世雄和熊抱王都是守時的人，三十分鐘後，兩人同時雙雙在旗杆下出現。

苗世雄第一句話就是：「我們並不是朋友。」

熊抱王點點頭：「但却也談不上有甚麼深仇大恨。」

「不錯，人在江湖，誰能一輩子平平安安，不與任何人有過

節？」

「過節有大小之分，人也有器量寬宏、狹窄之別。」

「我們都是脾氣暴躁的人，但却不小器。」

「但這還得看看所爲何事，有些過節，是永遠不可能化解的，祇有用鮮血和性命來補償。」

「好！不愧是金幕廬一員大將！」

「但這一次會晤，我並不代表金幕廬高氏家族而來，純粹祇是熊某個人的事。」

「我喜歡擺明車馬做事的人，你有甚麼計劃，不妨直說！」

「兩個月前，你損失了一批僞鈔，眞相可查清楚沒有？」

「實不相瞞，至今還沒有頭緒，熊兄莫非有所指點嗎？」

「說指點，那是不敢當的，但我可以首先奉勸一句，這件事情，你最好不要跟進了。」

「甚麼意思？」

聽到這裏，苗世雄臉色陡變。

「黑吃黑的案件，往往牽連廣闊，你在道上混了這許多年，應該比誰都更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你何出此言！」

「你眞的想知道內幕眞相？」

「好一手以退爲進的手法，你明知道，此事關係重大，若不查個水落石出以至物歸原主，我是決不罷休的！」苗世雄斬釘截鐵地說。

熊抱王乾咳一聲：「果然是勇夫本色。」

這是冷嘲熱諷之言，苗世雄當然是聽得出來的。

但他沒有再露出不快之色，因爲他還想聽聽熊抱王的話。

熊抱王接着又嘆一口氣：「苗先生，你可知道，世上有很多重大、以至是駭人聽聞的案件，策劃者都祇不過是業餘份子？」

苗世雄眼色一凜：「你是說，背後算我一把的人，祇是業餘份子？」

「你不相信？」

「何以見得？熊老兄，你一定是弄錯了。」

「那次劫掠的其中一位成員，是來自大陸的職業大盜，他姓霍。」

「我知道，霍超生是令妹的摯友，但這廝靠不住，反骨至極，而這種人，也已經有了慘痛的收場。」苗世雄一頓，又道：「既然如此，怎麼你還說整件事情，是由業餘份子策劃的？」

「唉，苗先生，許多人都在背後批評，說我老啦，再也追不上潮流，可是，如今看來，你比我這個老人家還更食古不化。」

苗世雄雙眉緊皺，不說話。

現在，他祇想聽熊抱王怎樣說。

熊抱王的視線，遙遙地注視着香港中環那邊，說道：「霍超生雖然是職業罪犯，但却給業餘犯罪所操縱，整件事情的眞相，說穿了就是這樣簡單。」

苗世雄不禁爲之愕然，但他隨即冷冷一笑，不住的在搖頭：「從來祇有練馬師在馴服馬匹，又怎會有馬匹去馴服練馬師的道理？」

他似是聽到了世間上最荒謬、最令人難以置信的笑話。

但熊抱王却一臉都是說不出的嚴肅、深沉。

苗世雄這種反應，本來就在他意料之中。

苗世雄笑了好一會，忽然不笑了。

他不笑就不笑，神情也忽然變得有如熊抱王一般嚴肅、深沉：「你是說眞的？」

熊抱王冷冷道：「你又不是我的姘婦，我沒有必要用一些荒謬的笑話來哄你開心。」

苗世雄深深地吸一口氣，半晌才問：「你所說的業餘罪犯，到底是怎樣的？」

熊抱王沉聲道：「能夠令霍超生那樣的江湖大盜貼貼服服地賣命，其人手段、背景，當然絕不簡單。」

「你是說，那人有極雄厚的財勢？甚至是有政治背景在幕後撐腰？」

「是否有政治勢力暗中插手，目前我不敢判斷，其人財勢之大，絕對足以把你當作是螞蟻般輕易地捏死。」

「說得好恐怖，我還以爲你正在說鬼故事。」

「你可以充耳不聞，把我這番話當作是放屁，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信不信由你。」

「熊老兄，你最少該把那人的名字說出來，不然的話，叫我如何信服？」

「這個人的名字，我一定會向你說個明明白白，一清二楚，但並不是現在。」

「這又是甚麼道理？」

「因爲這人可以輕易地把你幹掉，但照我看，對方並不在乎你是死是活，因爲你在這人心目中，還沒有足夠的份量。」

「你不說便算，但我會查出來的，除非……」

「除非這祇是我虛構出來，根本就是並不存在的人物，對不？」

「哼！」苗世雄不再說甚麼。

熊抱王的話，令他感到不安，甚至是令他感到極度的憤怒。

太過份了，眞是太過份了，世上眞的有這麼一個人，居然全不把他放在眼內嗎？

他不願意相信這是事實。

然而，在他心底裏，却無法不相信熊抱王說的話。

因爲說出這番話的，並不是等閒之輩，而是熊抱王。

他絕不會認爲熊抱王在自己面前放屁。

但那個「業餘犯罪份子」到底是何方神聖？

＊　＊　＊

晚上十一點，甘遜從麻將館裏走出來。

今晚他手風大旺，連連「連莊」，鋪鋪平糊。

在「竹館」打牌，跟打「住家牌」有很大分別。

打「住家牌」，以前一般都是打四番滿糊。

在戰後初期，一般升斗小民打的牌都是兩兩制的，無花、無齋。

兩兩制的意思，是對對糊和混一色都祇有兩番。

無花，即「不打花」，每家祇砌十七張牌。

家家都是「無花」，等於家家都「打爛齋砵」，就算是平糊，也祇得一番。

其後，市民生活水平提高，「每一底」牌的銀碼固然越打越大，番數也越打越多。

撇開其他上海牌、台灣牌等等不提，單就以廣東牌而言，目前大多數人都打六番、八番、十番以上。

因此三番、四番「起糊」，也順應潮流而生。

換而言之，鋪鋪都要造牌，鷄糊、一番、兩番統統變成詐糊論。

但在麻將館，通常祇打一至兩番牌。

如果是做莊，食一鋪平糊已等於是「爆糊」，位位收足。

例如打二百元，莊家食糊，統統雙計，於是位位收四百大元。

在這種規例下，當然是搶糊世界，就算祇差兩隻牌就變成清一色，也不會拆牌(雀館規例，有糊須當叫，無故拆牌，要包牌！)。

甘遜向來不喜歡打住家牌，他自認是「搶糊專家」，所以打「竹館牌」是最適合的。

這一晚，他打一、二千元，贏了一萬六千。

贏了錢，自然心情愉快。

心情愉快，就得找尋娛樂節目，慶祝慶祝。

這是賭徒心理。

尤其是像甘遜那樣的賭徒。

＊　＊　＊

甘遜，是老刀的手下，不喜歡喝酒，也不抽烟，但却嗜賭，更好色。

他第一次犯案，是在女厠偸窺未成年少女。

結果，他被抓入警署，但却沒有判入獄。

但經過那一次教訓，他最少明白了一個道理。

那是——便宜莫貪。

與其偸偸摸摸去看女人，不如堂而皇之，花點錢去找個女人看個飽，以至是幹個飽。

那是甘遜「成熟」的過程。

他沒有結婚。

並不是他沒有條件結婚，也並不是他遇不到理想的對象，他不結婚，祇是因爲他不甘心「爲了一棵樹而喪失一座森林」。

他有不少女朋友，由身高一米八五的女巨人以至幾乎接近侏儒程度的矮小女人都有。

但令他最「回味」的，却是一個「四眼妹」。

她叫唐月妮。

但這個「四眼妹」已於去年結婚，嫁給一個小型工廠的老闆。

唐月妮似乎是修心養性了，但甘遜却一直對她念念不忘。

這一晚，他贏了錢，不免心癢癢。

他有唐月妮手提電話的號碼，但每次找她，她却是反應冷淡，不願意出來見他。

她每次都對甘遜說：「我已經名花有主，你要破壞我的婚姻生活，難道你不覺得太殘忍嗎？」

祇要說到這裡，甘遜就會索然無味地掛斷電話。

而每一次掛斷電話之後，他都發誓以後再也不找唐月妮。

但他的「發誓」，永遠無效。

正如他曾經多次「發誓」戒賭，但至今仍然是個賭徒一樣。

這一晚，他心癢難熬，忍不住又打電話給唐月妮。

但唐月妮不理睬他。

碰了一個這樣的軟釘子，甘遜大感沒趣。

掛斷電話後，甘遜興致索然。

忽然間，他在街角上遇見一個窈窕的女郎影子。

「是她？月妮？」他心中一盪。

他不顧一切衝過馬路，差點沒給一架的士撞倒。

的士司機探頭出窗外破口大罵，引起那個女郎的注意。

她驀然回首，她是戴眼鏡的。

好漂亮的一個「四眼妹」。

但她不是唐月妮。

雖然不是唐月妮，却最少有八九分酷肖唐月妮。

「妳是……」

「甘遜哥，你不認得我嗎？」

「噢，妳是月妮的妹妹芳妮？」

「算你對我還有一點點印象，嗯，你氣色不錯呀，是不是贏了錢？」

「妳懂得看相嗎？我眞的贏了

錢，但却不怎麼得意。」

「賭場得意，情場失意？」

「也談不上是甚麼情場……」

「行個好心啦……我姐姐已嫁了丈夫，你還是對她死了條心吧，說句眞話，她有甚麼優點，値得你念念不忘？」

「唉，這種事，妳是不會明白的……」

「看見你的模樣，眞爲你難過。」

「芳妮，妳是說眞的？還是像妳姐姐一般在作弄我？」

「是眞是假，說得太明白就沒意思啦！」

* * *

芳妮曾喝過酒，雖然並沒令她醺醺大醉，却令她比平時豪放得多。

甘遜對女人是頗有經驗的。論相貌，芳妮也是一名超級靚女。

甘遜駕駛着車，把她載到老刀的寫字樓。

「不怕有人干涉嗎？」芳妮笑嘻嘻地問。

「現在是甚麼時候了？連看更阿伯也收工啦！」

甘遜一面說，一面用鑰匙打開閘門。

但閘門並沒有鎖上。

甘遜大爲奇怪，心想：「莫非有人在寫字樓內嗎？」

他拖着芳妮，一步一步走進寫字樓內。

甘遜忽然看見一個人。

但甘遜沒法子認出他是誰。

因爲這人竟然是戴着獠牙青臉面具的！

甘遜肯定他絕不會是老刀，全然是從身形方面作出判斷。

這人的身高，遠在老刀之上。

而且看他渾身結實的肌肉，甘遜肯定他遠比老刀年輕。

忽然間，他看見這人的腿上有傷痕，雖然傷勢已然痊癒，但却肯定是最近的創傷無疑。

「苗世雄！」甘遜的腦海裡，陡地冒升起一個可怕的名字！

苗世雄是曾經腿部受傷的，這件事，幾乎凡是老刀的手下都很清楚！

當甘遜腦海中倏地閃掠過「苗世雄」這個名字之際，他的震驚可說是難以言喻的。

這似乎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事！

苗世雄怎會跑到老刀的寫字樓辦公室裡？

但是因爲那人若是苗世雄，那麼，任何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也會成有可能出現。

在那一瞬間，甘遜已明白到，自己只有兩個抉擇。

第一：先下手爲强！

第二：立刻逃離此地，徐圖後計。

在這一進一退之間，他必須立刻作出果斷的抉擇！

在不到兩秒時間之內，甘遜已作出了決定。

他悍然出手，從側面重重出手，襲擊這個戴着面具的神秘人！

他不愧是老刀最賞識的一員悍將！

他是勇猛的，而且出手之快、狠、準，已達到了超級搏擊手的境界！

他決定出手，是因爲對方正在赤身露體造愛，那是一個人警覺性最低的時候！

所以，儘管他認定這人就是威震黑白二道的苗世雄，他還是不顧一切全力出手！

眼看那人定必中招，但奇變倏生。

一着令甘遜大爲詫異的反擊，在不到十分之一秒時間內改變大局！

那是一塊薄薄的刀片。

一刀輕划而過，快如閃電！

在那樣快的速度下，甘遜當然不可能清楚那是甚麼樣的利器，他只是感到咽喉一涼！

那是一種他以往絕對不會感受過的可怕經歷！

咽喉是要害！他流血了！在剎那間，他認定自己必死無疑。

在霎眼間突然面對死神的降臨，那是極度可怖的事情。

在那一瞬間，甘遜固然是驚駭欲絕，芳妮也同樣大爲震驚。

甘遜突然掉頭，拔足狂奔！

他知道自己受創極深，要保住性命，必須立刻趕往醫院！

他當然知道，像他那樣的人，受了刀傷入院，將會是一件相當麻煩的。

但事態危急，他已不容諸多顧忌。

他用手捂住脖子，他感到指縫間又濕又冷。

但在倏然之間，他却又有一陣極度灼熱的感覺，自左邊面頰冒起。

那是一支烈火熊熊的火炬，毫不留情地撲了過來。

甘遜急閃，但他閃得太踉蹌，腰際猛然撞向一張銅桌的邊角！

他嚎叫起來，再也支持不住，疼得跪倒下去。

寫字樓怎會有火炬？甘遜不明白。

他只知道，自己陷入可怖的天羅地網中，再也難以逃脫。

他勉力抬起頭，立刻看見了一羣面目猙獰的漢子。

其中一人，手持火炬，粗眉大目，神態陰森可怖！

「你……你們是甚麼人？有話……慢慢說……」甘遜在呻吟。

手持火炬的大漢冷笑道：「我們是在這裡等老刀出現的，豈料他還沒有到，你這條狗却爬了進來。」

「放過我，無論甚麼條件，我都一定答應！」

「你助紂爲虐，毒打無辜，早就該死！」

「我知道……冒犯了雄哥的妹妹……我……我不該打她的男朋友……我……」

「既然你很清楚自己的罪狀，可算是死而無怨了！哈哈……」

火炬又再逼近甘遜的臉。

甘遜想避開，但却全身酸軟，無能爲力！

忽然間，火炬移開，另一張臉在甘遜的眼前出現。

那是一個眼睛水汪汪，鼻樑挺直，笑起來足以令男人心旌搖盪的女郎。

她手裡空空如也，但當她把臉龐湊近甘遜的時候，她忽然把舌尖輕輕伸出。

一片寒芒四射的刀片，竟自她的口腔間輕輕吐出。

「朋友，好玩嗎？」她膩聲問。

她的聲音雖然那末動人，但在甘遜耳中聽來，却似是鬼嚎神號！

「不！不玩了……」他拚命地搖頭。

「喲……還以爲你是老刀手下一員猛將，怎麼居然變成這麼一條可憐蟲？」

在女郎背後的大漢，立刻發出陣陣轟然的大笑。

「我……不是猛將……我只是一個……爲兩餐而混飯吃的無名小卒……」

「瞧你現在這副德性，的確猛不到甚麼地方去，可是，我的兄弟們，都不答應放你走……」

就在這時候，苗世雄走了過來。

他已把面譜抛開。

「比蒂，玩夠了，叫這混帳的東西滾吧！」

「雄哥！我還想再教訓他一下！」

「他雖有錯、有罪，但罪不至死，妳再玩他，他眞的會失血過多而死！」苗世雄沉着臉，道：「算了，他只是老刀手下一枚可憐的棋子，讓他走吧！」

比蒂冷冷一笑，對甘遜道：「聽見了沒有，你這條狗命，是雄哥饒了你的！」

甘遜急急叩拜：「多謝雄哥放過小弟……」

比蒂立刻一脚踢過去：「他媽的，你算是甚麼東西，竟敢跟雄哥稱兄道弟！快滾！」

甘遜再也不敢逗留，連跑帶跌的走了。

比蒂又叫住他：「你帶來的女朋友不要了嗎？」

「不要了！就算是送給雄哥的禮物吧！」甘遜居然這樣說。

芳妮怔住了。

她想不到甘遜會講出這樣的話來。

在此之前，她也幻想過甘遜是一個很有男子氣概的英雄人物。

到這一刻，她才知道幻想畢竟只是幻想。

他並不是眞正的英雄。

他是個窩囊的東西，根本完全受不起考驗。

* * *

甘遜狠狽地走了，他並沒有生命危險，但却把他的自信心完全摧毀！

芳妮呆在寫字樓裡，比蒂看着她，忽然說：「妳也許喜歡眞正的男人，可惜他不是！」

「的確不是……」芳妮喃喃地說。

比蒂輕輕地撫摸着她的俏臉：「妳很漂亮，可惜遇人不淑。」

「他……他不是我的男朋友，他……只是以前不斷的在追求我姐姐。」

「妳姐姐對他怎樣了？」

「以往，也曾有過一段甜蜜的日子，但後來，她嫁給了一個小商人……」

「我明白了，妳跟着甘遜，雙方根本沒有深厚感情，妳只是個貪玩的女孩……」

芳妮沒有否認，只是露出一臉楚楚可憐的神情。

苗世雄走了過來，拉着比蒂的手：「我們的遊戲還沒結束。」

比蒂笑笑：「老刀也許隨時都會殺到這裡來。」

苗世雄瞇起眼睛：「妳害怕嗎？」

但她很快就點點頭：「我不怕，我……有勇氣一試！」

比蒂捏着苗世雄的鼻尖：「雄哥，看來你今晚眞的艷福不淺哪！」

苗世雄哈哈一笑：「我喜歡有膽色的女孩！」

* * *

這是老刀的寫字樓，當然也是番叔的地方。

苗世雄糾黨在這裏傷人，重創了甘遜，又在這裏鬧得天翻地覆。

看來眞是不可思議的怪事。

難道老刀全然不知道這裏所發生的事情嗎？

不！他很快已接到了苗世雄闖入寫字樓的消息，而且立刻就打算採取行動。

但到最後，却按兵不動，祇是

在遠處暗中觀察敵我形勢。

及至甘遜負創離開寫字樓大廈，老刀甚至禁止手下露面相救。

「他會自己解決一切的！」老刀又下了一個命令：「誰都不准輕舉妄動，盡量保持匿藏在隱蔽的地點！」

老刀何以隱忍不發？他是否對苗世雄過於忌憚？

不！絕不！自從避風塘一役至今，老刀可說是全力採取主動，務求一舉殲滅苗世雄，以絕後患。

然而，老刀一而再，再而三錯失擊殺苗世雄的良機，形勢已在漸漸生變。

老刀是老江湖，從種種蛛絲馬跡推斷，他感到苗世雄面處最危險的時刻已然過去。

換而言之，苗世雄正逐漸穩住了陣脚。

兩軍對壘也好，江湖爭殺也好，無論那一方陣脚不穩，縱使實力如何雄厚，也很容易潰敗下來。

苗世雄最艱險的時期，就是霍超生突然叛變，冒險伏擊他的時候。

那一次，霍超生非但要「起他的尾注」，更有一舉擊殺苗世雄之心。

然而，苗世雄祇是受傷，並未死於槍下。

其後，霍超生得到了懲罰，付出的代價是一條爛命。

霍超生並不是番叔、老刀這一方面的人。

但此人的敗亡，却使番叔、老刀有着兔死狐悲之感。

因爲此人的敗亡，促使苗世雄的陣脚更進一步穩定下來！

尤其是在這最近數天，老刀越來越是感覺得到，苗世雄的反擊，即將來臨。

敵勢强大，對自己的威脅，肯定是越來越嚴重的。

＊　＊　＊

看似風平浪靜的商業大厦，實則暗湧起伏，危機重重。

負責管理大廈的管理員，竟然無一人在崗位上。

顯然，這是有人暗中作祟。

但這並不足以令老刀震驚。

最令老刀疑雲大起的，是他看見了一個胖大的漢子，大模斯樣地坐在大厦電梯旁邊。

這肥胖漢子赫然竟是熊抱王！

老刀心想：「這胖鬼在搞甚麼花樣了？」

熊抱王的出現，使老刀爲之舉棋不定，他立刻撥電話把情況告知番叔。

番叔作出的決定，和老刀的決定完全一樣：「忍一忍，看清楚形勢再說！」

老刀很想上前，面對面跟熊抱王打開天窗說亮話。

但最後，他還是忍住了。

這胖漢絕不簡單，看情形，他似乎與苗世雄互相勾結。

倘眞如此，那是十分不妙的！

老刀猜不透熊抱王的心意，但却絕不敢小覷這人。

他不動，熊抱王却突然單人匹馬直向他走過來。

「老刀，你應該比老子還更年輕好幾歲，但你的膽色那裏去了？苗世雄在你的寫字樓裏鬧得天翻地覆，又把你的手下甘遜重創，難道你眞的甘願躲在一角做個縮頭烏龜嗎？」

老刀的臉色變了。

他想不到熊抱王竟然膽敢在番叔一大堆手下面前，肆無忌憚地侮辱自己！

這是老刀絕對無法忍受的！

而且，熊抱王祇是一個人走過來！

他是過份囂張？還是瘋了？

又抑或熊抱王有恃無恐？

正當老刀要翻臉發作的時候，他又看見了另一個人。

一個他想不到會突然出現的人。

那是番叔！

番叔忽然趕來了！而且，看他的模樣，顯然是氣急敗壞地趕到這裏來的！

他並沒有用自己的車子，而是乘搭的士而來！

他甫趕到，立刻就連連揮手，喝令老刀退下。

不但老刀要退下，所有人也得退開去，走得越遠越好。

他說：「我有話要對熊爺說！快走！快走！」

老刀莫名其妙，但他知道一定發生了一些變故！

否則，以番叔的爲人，絕不會如此張惶失措。

熊抱王！好一個熊抱王！他果然是有恃無恐的！

但他手裏擁有的是甚麼樣的皇牌？

＊　＊　＊

當所有人退開去之後，番叔立刻問熊抱王：「你要甚麼條件才肯放人？」

熊抱王笑了，祇是皮笑肉不笑：「你說甚麼？放人？我是個擄人勒索的綁匪嗎？」

「你當然不是那樣的人，但苗世雄……」

「哦？原來是雄哥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嗯，你怎麼不找他講清楚？關我甚麼事？」

「打開天窗說亮話，苗世雄在電話中說得很清楚，這樁事，他全權委托熊爺跟我處理！」

「雄哥帶走了你的甚麼人？」

「家母。」

「你這個人也有娘生的嗎？嘿嘿，我還以爲你是在石頭裏爆出來的妖魔！」

「熊爺，不要開玩笑了……」

「老子也沒興趣跟你開玩笑，你母親是甚麼人，你也許不清楚，但她以往的所作所爲，我是瞭如指掌的。」

「她祇是個小商人……」

「不錯，她是商人，專門經營荼毒良家婦女的勾當，在她老人家全盛時期，手下最少有八個出類拔萃的姑爺仔！」

「熊爺，當年世界艱難，她老人家也祇不過是爲了搵兩餐而已！」

「搵兩餐？你以爲我是原始人嗎？在二十年前，她一口牌九的上落，閒閒地二三十萬！可憐那些給她操縱的少女，每天接客幾十人，有些更給她毒打得不成人形，斷送一生幸福！」

「熊爺，彼此都是江湖中人，不要數得太盡！」

「江湖中人，並不單祇有一種人，你是一種，老子又是另一種，千萬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

「好了！這一次，算是我甘拜下風，苗世雄是個瘋漢，他甚麼事都幹得出來，但熊爺畢竟爲人大量，有分有寸……」

熊抱王連連搖頭：「不要抬捧我，這件事，我會跟苗世雄好好談一談。」

「好極！拜託！拜託！」

倏地，一輛豪華轎車駛至。

一個穿制服的司機首先出來，繼而打開後排座的車門，恭恭敬敬地迎接一人。

那是一個衣衫樸素，臉貌慈祥的老太婆。

老太婆笑吟吟地走出來，看來像個年紀老邁的農村婦女。

然而，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以斗量。

在二三十年前，她是威震一方的大撈家！

沒有她，江湖上根本就不可能冒出「番叔」這一號人物！

她就是番叔的母親——羊姐！

＊　＊　＊

羊姐，又叫大姐羊，年輕時曾是艷名高熾的交際花，不少粵語殘片時代的風雲人物，都知道她是個怎樣的女人。

其後，羊姐年老色衰，兼且嗜賭好飲，欠下一屁股債，爲求生計，轉撈偏門。

佈天仙局、捉黃脚雞、過河拆橋、插贓嫁禍、拐騙無知少女等等技倆，層出不窮，並且心狠手辣，劏人絕不皺眉。

然而，上得山多終遇虎，惡人自有惡人擄。

羊姐曾經佈下陷阱，要屈一個星加坡闊佬坡銀三百萬，豈料對方來頭比她更勁，一招連消帶打，竟然在羊姐寓所門外擺陣，足足有二百條大漢。

原來該名星加坡闊佬有幾重身份，正行、偏門、政客行行齊，一經拗手瓜，羊姐最少輸了三馬鼻！

那一役，羊姐最少輸了三班馬！

那一役，羊姐損手爛脚不在話下，更因此而氣得大病一場。

病後，羊姐和以前判若兩人，但求清茶淡飯渡過下半生便算。

祇是，她仍然暗中扶助番叔。

有羊姐在幕後指點、疏通以及運用她老人家在江湖上的種種影響力，番叔終於在笠原老大哥集團麾下，奇兵突出，成爲一股舉足輕重的勢力。

番叔怎樣也料不到，苗世雄竟然有此一着，把羊姐擄走！

這是毒辣卑鄙的手法！

可是，苗世雄還沒有提出任何勒索，又已放人！

羊姐眞的老了！

她看來甚至似乎不曉得有人綁架她，還以爲是番叔派人來迎接自己！

熊抱王笑了，笑得神秘，笑得曖昧。

苗世雄這一招，看似不可理解，甚至似乎是多餘之舉，實則已給番叔敲了一記悶棍！

番叔是老江湖，自然心中有數，而老刀也是爲之面目無光。

套句俗語，那是：「成棚人都冇晒癮！」（即大家都失去面子）。

熊抱王却在笑聲中大搖大擺走了。

沒有人追上來，祇是瞧着臉色紫漲、神情難看到極點的番叔。

＊　＊　＊

月夜，露台上。

高凱捧着酒杯，杯裏的酒祇剩下一半。

在一分鐘之前，酒杯裏的酒是斟得滿滿的。

爲他斟酒的是齊籐麗，這是她的閨房。

高凱夜訪佳人，所爲何事？

高凱到目前還沒有說，齊籐麗也沒有問。

她比從前更有耐性，更能等。

初出道的江湖人，往往輸在一個字，那是：「急！」

越急要做某一件事，成功機會往往越低，那是千古不移的定律——欲速則不達。

齊籐麗本非江湖中人，她生長在一個極富裕家庭中，從來不必爲了鈔票而傷神。

但她深愛着一個人。

既深愛，也深深的恨。

因愛而生恨，在那綿綿不絕的恨意中，畢竟還是包藏着永不泯滅的愛火。

那是怎樣的感受？祇有曾經此愛，也曾經此苦的人，才能深切體會出來。

為了這一個人，她入江湖！

本在門檻外，不惜彈盡心智，出盡法寶，也要投身進入江湖中。

這並不是賭博，祇是賭氣。

一個賭氣的女人，其力量往往是無法估計的。

而當一個女人下定決心要做某些事情的時候，其意志力的堅毅，也往往不是一般鬚眉男子所能想像。

祇因女人就是女人。

更尤其是像齊籐麗那樣的女人！

「想不到你會來，」她倚靠着他的肩膊，聲音細膩柔軟：「但你可知道，我有多恨你？」

高凱把杯中酒一飲而盡：「無論妳對我的恨意有多深，也不該玩火。」

「火燄是璀燦的，美麗的，祇有高貴的人，才懂得怎樣使一團火燄變得更璨燦更美麗。」

「妳口中的高貴，其實應該說是愚蠢才對。」

「你討厭愚蠢的女人？那麼……丁敏敏又怎樣？她是否比我聰明一點點？」

「敏敏本來就很冰雪聰明。」

「你們中國人，也有不少男士這樣稱讚我。」齊籐麗輕嘆了口氣：「可惜他們都缺乏你那樣的氣質。」

高凱托着她的下顎，注視着她清澈的眼睛。

「我不值得妳愛，更不值得妳痛恨，無論在中國、在日本，以至在世界各地，比我更出色的男人，觸目皆是……」

「高二少爺，難道你不懂得，世間上每一段愛情，都是主觀性強於一切的嗎？」

「愛情……我們曾經戀愛過嗎？」

＊　＊　＊

她站在露台邊，笑意嫣然。

「不怕吹風？冷着了可不好玩！」他慢條斯理地走了過來。

他越看越是着迷。

「妳的身材太完美了，連小腹的線條都美得不可思議，可惜……」

「心腸惡毒，對不？」

「我看不見妳的心腸是怎樣的，祇是感到妳有點瘋。」

「盲人吃湯圓，心中有數，對不？」

「妳對中國的俗諺也很有認識。」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和一般土生土長的香港女人沒有甚麼分別。」

「不！妳是與眾不同的。」

「你指那一方面？」

「若說妳心腸惡毒，這一點我是不贊同的，妳祇是我的另一種版本。」

「你是個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也是這樣的人嗎？」

「從外表看來，我的確是個花花公子，在我還沒有結婚之前，人們都公認我是年輕俊俏的鑽石王老五，直至我和敏敏結婚後，一般人仍然認為我並不是個靠得住的男人。」

「你今晚就已很對不住嬌妻。」

「大都市的男人，又有幾個畢生對老婆忠心不二，永不在外面拈花惹草？」

「拈花惹草？我是野草閒花嗎？」

「妳是個道行高深的狐狸精。」

「你認為我已把你深深迷住了？」

「妳曾經幹過甚麼事情，妳是心中有數的，但以妳的條件，要在黑道上分一杯羹，祇怕並不容易。」

「哦？在你心目中，我是個想『分一杯羹』的人？」

「難道不是？」他問。

「你說是不是？」她再反問。

高凱凝視着齊籐麗，看了大半天，終於搖搖頭。

「不！妳根本毋須為了金錢上的利益而冒險。」

「你看過史提夫麥昆的電影經典鉅著『龍鳳鬥智』嗎？」

「不下五次，片中主角，犯案纍纍，但卻不是為了金錢，祇是因為要得到犯案的刺激。」

「那不單是刺激，更是一種難以言喻的享受，每次犯案成功，都會有巨大的滿足感。」

「就像是建築師？」

「不錯，每當一座崇高巍峩的建築物工程完峻後，負責工程的建築師都會有巨大的滿足感。」

「但妳還沒有認識清楚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建築師是合法的，而策劃罪案，卻得負上刑事責任的重大危險！」

「這才是後者比前者更精采更具吸引力之處。」她嫣然一笑：「高二少爺，其實你也是和我一樣，你用不着提點我，更不必五十步笑百步。」

「妳又錯了。」

「哦？」

「我的處境，和你有很重大的分別，最少，家父以前是江湖中人，如今雖然退居幕後，但他仍然

林雪雪忿而將未中的彩票一扔，却被文偉星……

是江湖中舉足輕重的大亨，而妳根本不是這個圈子裡的人。」

「那麼，你認為我是個怎樣的人？」

「一個美麗的女人，上帝的傑作，尤物中的尤物。」

＊　＊　＊

這是浪漫的一天，也是很重要的一天。

高凱與齊籐麗，同樣都是上流社會中知名的男女。

在這兩人的背後，都同樣有着非比尋常的背景。

齊籐麗本非江湖中人，但却插手江湖中事，這是不是一件有趣、又抑或是愚不可及的事情？

一切有待以後的事實來作証。

然而，無論如何，這一對男女的曖昧關係，將會影響不少勢力龐大的集團，乃是可以斷言的。

高家愛將　退下火線

賽馬日。

這一天，陽光普照，沙田馬場內熱鬧之極。

在公眾席，林雪雪正在聚精會神地捧着望遠鏡，同時咬牙切齒地呼叫：「六號！上！上！上……」

她是游泳健將，也是著名的爛賭幼稚園教師。

她個子細小，但却膚色晰白迷人。

她二十六歲，眼睛看來有點像是山口百惠。

她的嘴唇，細小但却肉厚，看來很野性。

她的三圍，雖然並不是甚麼驕人尺碼，但由於她祇有五呎左右，三十四、二十三、三十三這種比例，已足可使絕大多數的男人向她投以注目禮。

無論怎樣好，她都不像個幼稚園教師，而像是一個掌上可舞的小尤物。

＊　＊　＊

六號馬跑了個第二。

她買W，重注出擊五千大元。

「祇是輸一個馬鼻。」她大呼不值。

她頹然地把彩票丟掉，但却給一個人用手接住。

「小姐，這是妳的幸運號碼。」

那是一個男人的聲音。

林雪雪瞟了那人一眼。

那是一個很不錯的男人。

他穿着整齊的西裝，皮鞋烏黑得發亮，襯衫雪白。

他大概三十不到吧……看樣子，挺斯文的，但他却在向一個不相識的女郎搭訕。

林雪雪不喜歡在街上結識陌生人。

馬場內，龍蛇混雜，名流紳士

固然大不乏人，同時也是三教九流人物薈聚之地。

對於陌生的男人，她從來不感興趣。

尤其是隨便向自己搭訕的男人。

於是，她冷冷一笑：「對不起，我從不認識閣下。」

「不要緊，任何友誼都有開始的時候，這是我的名片，請指教。」

這人向她遞上一張印製得相當晶亮的名片，但她却連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名片丟掉。

但這人身手敏捷，居然又在第一時間把名片接住。

「林小姐，妳誤會了，我是文校監！」

林雪雪陡地一呆。

「文校監？」她不可置信地盯着這衣着斯文的男人：「你就是文偉星？」

這人用力地點了點頭：「我昨晚從紐約回來，妳到幼稚園面試的時候，我見過妳，那時候是黃小姐和妳聯絡的。」

「那個老姑婆。」

「她是我的表姐。」

「你怎會到馬場的？」

「妳呢？」

「我是教師，但法例沒有規定教師不能賭馬吧？文老闆，你是不是因此要炒我的魷魚？」

「妳誤會了，其實，我是個標準馬迷，而且還養了兩匹馬。」

「你是大馬主？」

「祇是養了兩匹馬，談不上甚麼大馬主。」

「大馬主又怎會在公衆席？」

「公衆席不是更好嗎？我喜歡公衆席，夠熱鬧，不必拘束。」

「但你却衣履煌然，是不是今天有機會拉頭馬，影威風相？」

「本來是的，祇可惜輸了一個馬鼻。」

「甚麼？剛才那一匹六號馬的馬主就是你？」

「不錯。」

「你這匹衰馬害得我好慘，還說六號是我的幸運號！」她嘟起櫻桃小嘴，神態嬌俏可人。

「林小姐，下一場還有六號馬出賽呀！」

「甚麼？那是一匹大冷馬！」

「才二十倍，不算太冷吧，而且，在開跑之前，這匹馬的賠率最多只有七八倍左右！」

「我不相信！」

「要不要跟我打賭？」

「好！就賭一千塊！」

「不，賭一餐晚飯算了。」

「這個……」她似乎有點猶豫。

「約了男朋友拍拖嗎？」

「我沒有男朋友，只有一個老公，他就是每晚都準時出現在夢中的周公！」

文偉星初時聽得一愕，但隨即失笑起來：「妳很幽默。」

「這一場的六號馬，眞的有機會勝出嗎？」

「任何參賽馬匹，都有機會贏出頭馬，問題在於該駒及其他馬匹跑出的水準如何……」

「不要長篇大論，文大馬主，你只要老老實實告訴我，你是不是有內幕貼士？」

文偉星微笑着點頭：「不錯，的確有內幕貼士……」

「好！我相信你！文大馬主！文老闆！」林雪雪向他鞠了一個躬，然後急急跑向投注的窗戶。

* * *

又是一場競逐激烈的比賽。

這一場的六號馬，果然賠率急跌，到紅燈亮着要開跑的時候，牠的賠率只有七倍。

一開閘，六號馬搶放在頭，但這是一場千八米賽事。

跑長途，六號馬可以由頭直抵終點嗎？

林雪雪皺了皺眉，不敢相信會有這種事。

跑千八米由頭直放到終點，當然是經常都會出現的情況，但林雪雪不大相信這場賽事也會這樣。

果然，未到轉彎，六號馬已開始墮後。

她頹然地放下了望遠鏡，沒精打采地對文偉星說：「玩完！本小姐又再不見了五千！」

文偉星却氣定神閒：「跑完了嗎？」

林雪雪「哼」一聲，又再望向跑道。

這時候，羣駒已直趨終點，還有二百米，一百五十米……

最少有五匹馬在展開激烈的拚跑，其中一匹，居然是開始領先，中段墮後，但到此刻又再回氣直衝的六號馬！

「六號！六號！」林雪雪大叫。

果然，六號神勇無匹地直衝過終點，以從馬頭位影相影贏得這一場激烈的賽事。

林雪雪興奮極了，她樂極忘形，忍不住吻了文偉星的面頰！

「恭喜！大馬主！你的馬贏出來了，還不快去拉頭馬？」

「妳很可愛，很天眞，但這匹馬的馬主並不是我，上一場的六號馬，牠的馬主確是文偉星，但却是一個和我同名同姓的同鄉兄弟，我根本沒有養馬。」

「噢！那麼，你為甚麼要欺騙我？」

「不是欺騙，是哄騙！」

「哄騙和欺騙有甚麼分別？」

「當然有，哄騙漂亮的女孩子，是追求異性的必然步驟，就算是坦誠相對的情侶，有時候適當地哄騙，那是一種樂趣，俗語叫做『耍花槍』！」

「耍花槍？我和你很相熟嗎？」

「一次生，兩次熟，三次保猪肉。」文偉星忽然俏皮地裝了一個鬼臉。

聽到第三句說話，林雪雪登時為之忍俊不禁。

「保甚麼猪肉？」

「這是無厘頭式的俗語，但求押韻，緣由道理一概不可稽考！」

「你是老闆，甚麼話都總有得你說的。」

「求求妳！不要把我當作波士好嗎？最少，是我助妳買中這一場頭馬的！」

「懶得理，我去收錢！」

「晚飯有着落嗎？」

「你若請客，勉强可以考慮。」

林雪雪嘟起小嘴。

「妳贏了錢呀！」

「我贏的只是雞仔注，當然是由你這個落重本撞到正的大波士請客！」

「天地良心，我一塊錢也沒有下注。」

「鬼才相信你的鬼話！」

「我只是慫恿妳投注，我眞的沒有賭。」

「甚麼？你有這樣獨到的貼士內幕，怎會不下重注？」

文偉星聳肩一笑：「何來甚麼內幕貼士，只是信口開河，妳若輸了，對我又有甚麼損失！」

「不睬你！想不到你是個口花花沒句眞話的騙子！」

她似乎眞的不理睬文偉星，獨自排隊收錢去了。

* * *

全憑這一匹六號馬，林雪雪反敗為勝，頗有斬獲。

但當她收完錢之後，再也看不見文偉星的踪影。

她皺了皺眉，心想：「不見了他更好，這男人靠不住。」

但在心底深處，她却又似乎為之悵然若有所失。

她獨自到馬場，又獨自離去。

當她離開馬場後，忽然有一輛鮮紅色的名貴跑車跟在後面。

是文偉星。

「嗨！雖然我沒有投注在那匹怪馬身上，但這個星期在股市賺了二十萬，應該夠請妳吃飯吧？」

她「哼」一聲：「不夠！我是很開胃的女人！」

「不要緊，萬一不夠錢付帳！我把這輛車拿去押掉，最少也值好幾十萬……」

林雪雪「嗤」一聲失笑起來。

「就算吃九大簋也用不着一百幾十萬吧！你眞是神經病！」

「對了！我有神經病，現在更添多一症。」

「流行性感冒還是發燒咳嗽？」

「單思病！」

「為誰單思？」

「一個贏了錢掘了草皮却不肯答謝恩人的俏女郎！」

「瘋言瘋語！」

「請上車！」

* * *

這輛跑車性能是第一流的，但文偉星却把車速開得很慢。

「為甚麼扮演公路蝸牛的角色？」她在他旁邊問。

「因為身邊有妳。」

「哈！又關我這個小女人甚麼事了？」

「因為妳太吸引我的視線，又分神又分心，又怎可以開快車？」

「就算不開快車，也不應該開得這麼慢呀，你看，時速只有二十五公里，連背後的老爺貨車司機也不斷响着喇叭在抗議！」

「他有權抗議，我也有權開慢車！」

「故意開慢車阻塞交通，警察可能會抄你的牌！」

「我在股票市場賺了三百萬，抄牌當作抽水！」

「你不是說只賺了二十萬嗎？」

「那是在香港股票市場的數字，但在東京、台北、內地以至新加坡，我都有投資股票，這個星期最保守估計，淨賺港幣三百萬元以上。」

「恭喜！」她淡淡一笑，忽然說：「請把車速再減一減。」

「甚麼？還要減到甚麼地步？」

「減到零！」林雪雪忽然寒着臉：「我要下車！」

「但這裡是禁區呀！」

「在禁區上落客，充其量抄牌罰款，對你這個大波士來說，只是九牛一毛！」

「幹嗎忽然生這麼大的氣？」

「你是大波士，動不動就以本傷人，我知道你很有錢，但我看不慣這種嘴臉。」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這就更加不得了，只是漫不經心說幾句話，已經威力無與倫比，要是存心給本小姐一顯顏色，豈不是雷霆萬鈞，勢如泰山壓頂嗎？」

「對不起！我是眞心眞意向妳道歉的，請妳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記小人過，OK？」

「我不是甚麼大人，只是一個小女人！」

「我就是喜歡妳這樣的小女人。」

「你喜歡我，那是閣下的事，請停車！」

但文偉星沒有停車，反而把車

速急速加快。

「波士，這裡並不是賽車跑道，小心警察抄牌！」她說到這裡，忽然忍不住捧腹大笑。

文偉星這才恍然大悟，「啊」的一聲叫了起來：「妳是故意作弄我！」

「你可以作弄人，別人就不可以作弄你嗎？」她笑得更燦爛，簡直是花枝招展，神態嫵媚動人之極。

* * *

三小時後，兩人已情意綿綿地享受過一頓情調浪漫的燭光晚餐。

兩人又在那一輛名貴的跑車上。

文偉星把跑車駛上飛鵝山。

秋涼時分，空氣清爽，他的手却是熱烘烘的。

他抓住她的玉腕，在咫尺距離內凝視着她的臉。

「妳眞的很可愛。」

「大波士，你想怎樣？」

「吻妳。」

「你沒看過那些追女子的專欄文章嗎？」

「甚麼意思？」

「那些專家教導你們這些男人，接吻之前詢問女孩子，那是最愚蠢的方法！」

「我本來就是個蠢人。」

「你不是蠢，而是自大狂，說得俗一點，便是自信心爆棚。」

「但現在不同往日。」

「甚麼意思？」

「妳若不同意，我便不敢吻妳，以免將來被妳告一狀，說我非禮妳！」

「哈！你倒算很小心！那麼，我現在可以很清楚的告訴你：NO！」

「眞的拒絕我的要求？」

「當然！我並不是個隨便的女人。」

* * *

十五分鐘後，文偉星把車子駛到一幢佔地六千呎的遊艇別墅。

「這是我去年買下的，原本一個單位三千呎，兩個一起買，業主優惠了兩折，好值得！」

「你又在我面前擺闊啦！」

「喔！請恕一時不慎，又講錯了話。」

「你這個人，每一天都不知要講錯多少句，眞是沒一句眞！」

「但我告訴妳的內幕貼士，却是眞的！」

「前言不對後語，懶得睬你！」

文偉星笑笑：「妳不理睬我，那不成問題，最重要的是肯和我忠誠合作。」

這一天，是林雪雪生命中的一次「奇遇」。

她在馬場裏遇上了文偉星，其後更迅速發展。

但這一天過去之後，却又如何？

她不敢存有奢望。

事實上，她是有男朋友的，而且已拍拖三四年之久。

但她對這個男友的態度，並不認眞。

他是一個銀行高級職員，衣着整齊，說話斯文有禮，偶然也懂得說一兩句幽默的話。

但在她心中，却一直沒有把他當作是「生命的另一半」。

現在不是，以前不是，將來更不是。

她越來越是抗拒他。

他叫湯亨利，身材高大，是個高高大大的斯文人。

可是，當他知道林雪雪交上另一個男朋友的時候，他整個人就變了。

他判若兩人！

他露出了一副本來的面目！

* * *

黃昏，毛雨紛飛。

在九龍城一間嘈吵的餐廳，湯亨利約見林雪雪。

他在電話中警告她：「今晚妳一定要和我講清楚，如果妳不出現，妳以後後果自己負責！」

語氣中充滿恫嚇的味道。

於是，她赴約了。

她獨自出現，但湯亨利却帶着三個眉粗眼大的青年陪伴着。

「妳放心，我並不是要勒索妳，祇是要妳講清楚這件事情。」湯亨利一開口就對她這樣說。

林雪雪盡量保持心平氣和，她說：「我們是不可能發展下去的……」

「當然啦，姓湯的又窮又老土，怎比得上妳的大波士？」

「就算不是他的出現，我們之間的感情也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這樣說，我們是註定要分手啦？」

「不錯，就當作我對不起你吧！」

「妳沒有對不起我，祇是對不起我的兄弟。」

「甚麼你的兄弟？」

在他左邊一個戴耳環的大眼青年立刻冷笑着說：「亨利自小和我玩到大，他的事就是我的事！」

「你是誰？我以前從來沒見過你！」

「我叫鏡王，以前開過鏡廠，自己又喜歡照鏡子，妳可知道爲甚麼？」

林雪雪搖搖頭。

「做人要照鏡，一面鏡子，既可以映照出人生，更可以映照出是非黑白。」

「我沒興趣聽你講道理。」

「鏡王的話，妳一定要聽！」湯亨利立刻喝叫！

「大庭廣衆之間，你說話小聲一點可以嗎？」

「小聲一點？」湯亨利哈哈一笑，反而更大聲說道：「妳害怕我講話太響亮有失斯文，但妳又怎樣？送上門給花花公子玩，賤格！」

「湯亨利，你太過分了！」林雪雪鐵青着臉，她想不到事情會發展到這樣的局面。

她以爲，湯亨利祇會單對單對話。

豈料他居然聯羣結黨，一起來對付自己。

「我有點不舒服，改天再談吧！」她起身要離開這間餐廳。

鏡王忽然從座椅上一躍而起，有如怒獅般撲向林雪雪。

林雪雪大吃一驚，還沒看清楚對方的來勢，已給鏡王重重的摑了兩下耳光！

她尖叫起來。

她又驚又怒：「你怎麼打人？」

鏡王寒着臉，用手指指着她的鼻尖：「臭婆娘，妳對不起我的兄弟，就是對不起我！妳可知道我是何方神聖？妳有幾條賤命？」

語氣充滿恫嚇之意。

她雖然十分憤怒，也十分害怕，但她總算沒有哭出來。

她漲紅了臉，挺起胸脯叫嚷：「幾個大男人，欺負一個手無寸鐵的小女人，算甚麼好漢！」

鏡王冷笑：「對付妳這種不要臉的臭婊子，何必充好漢！這件事，徹頭徹尾都是妳不對，妳要負全責！」

林雪雪怒極反笑：「說來說去，拆穿了西洋鏡之後還是那一套——勒索！」

鏡王「呸」一聲：「妳怎麼說也好，十萬元分手費，給妳三天時間！」

說完之後，拉着湯亨利走了。

林雪雪氣得渾身發抖，她決定要報警。

她截停了一輛的士，說要到附近的警署去。

交通很暢順，沒有塞車，但的士並不是駛去警署，而是駛向郊區。

林雪雪猛然一驚：「司機，你搞錯啦！」

那司機冷冷一笑：「沒搞錯！搞錯的是妳！妳要報警嗎？嘿嘿！」

林雪雪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原來這司機居然是鏡王的同黨！

她正要打開車門，的士司機忽然喝了一聲：「不要動！妳敢亂動，我立刻開槍！」

司機猛然回頭，用一根手槍指住她的臉。

也就在這時候，她忽然有一種說不出的怪異感覺，甚至是啼笑皆非的感覺。

她心神太紊亂了。

那司機的聲音，她竟然到這時候才辨認出來。

他是文偉星！他手裏握着的祇是一根水槍！

* * *

十五分鐘後，這一對歡喜寃家又再回到那幢美麗的遊艇別墅。

文偉星抱起她，一直把她抱入大廳。

「爲甚麼抱我？」

「妳是美麗的新娘子，所以抱妳。」他柔情蜜意地說。

她搖了搖頭，嘆着氣：「不要跟我開這種無聊的玩笑。」

「爲甚麼？」

「我太脆弱，開不起這種玩笑！」

「妳以爲我和妳在一起，祇是一場無關痛癢的性愛遊戲？」

「難道不是？」

「開頭，就連我也這樣想……」

「你本來就是個玩世不恭的花花公子。」

「也許妳說得對，但人是會改變的，我有一個朋友，很要好的朋友，他以前便是一個著名的花花公子，超級鑽石王老五。」

「他是誰？」

「高凱！高二少爺！」

「我也聽過這個男人的名字，以前，他的確跟許多著名的女影星、女强人、模特兒搞在一起。」

「但他現在還不是成家立室，正正經經的做人嗎？」

「別人是別人，你是你，再說，高凱雖然已婚，但不見得立刻就會規規矩矩，老老實實起來！」

林雪雪冷笑着說。

「妳對男人的看法太偏見了。」

「世間上有些男人的確是很可靠的，但他們是另一類人，」她咬了咬唇，「而你和高凱又是另一類。」

「好了，不要再極力批判我，妳怎麼跟湯亨利鬧翻啦？」

「大波士，你眞有一手！」

「甚麼意思？」

「我們認識才不久，閣下竟已對我的私生活圈子，瞭如指掌！」

「不錯，但也由此可以證明，我對妳是何等重視！」

「我有甚麼好處，値得你花費工夫？」

「男女之間的感情問題，本來就是世間上最玄妙的事情，妳若堅持要我向妳解釋個一清二楚，明明白白，說不定我祇好上吊去也！」

文偉星笑笑說。

「油腔滑調！唉……你叫我怎

能相信你這樣的一個男人?」

「不必慌忙，不必躭心，時間可以證明一切!」

「想不到你又是一個的士司機，你算是業餘的?還是扮演電影中的某個脚色?」

「我有十幾輛的士，其中有一輛的士的司機到外國去了，所以開這一部出來玩玩!」

「眞好玩啊!」

「我玩的祇是的士，並不是妳!」

「玩的士，不是玩女人，說得蠻動聽!」

「湯亨利並不是善男信女，妳打算怎樣應付?」

「你是心知肚明的，還要明知故問!」

「「你若眞的報警，事情未必就可以徹底解決!」

「給地十萬大元，就可以一了百了嗎?」

「當然也不是辦法!」

「你懂得其中的利害關係就好了!」林雪雪看着他的臉，半晌才又再說:「在餐廳裏的情況，你早已監視得一清二楚?」

「不要怪我，祇因爲妳是我最關心的人。」

「眞的?」

「當然，正因爲愛你心則亂，就算我有甚麼地方唐突了佳人，希望妳大人有大量，不要見怪!」

「我是個小女子，何來甚麼大人有大量!」

「不!在我心中，妳是最偉大最完美的!」

他要吻她。

她沒有拒絕，任由他吻。

「你有能力保護我這個弱小的女人嗎?」

「我當然有能力做個出色的護花使者!」

「大言炎炎，未必就是眞心話!」

「妳放心!一千個一萬個放心!湯亨利做得太過份了，還有那個甚麼鏡王!哼……」

「你打算怎樣對付他們?」

「以其人之道，還施彼身!」

「不怕事情鬧大嗎?」

「爲了妳，我是不會畏縮的!」

* * *

翌日上午，文偉星回到他的辦公室。

他是一間大型運輸公司的董事長，至於開設幼稚園，祇是小投資，小玩意。

他一回到寫字樓，立刻就有電話找他。

「喲!文董事長，還以爲你再也不回公司啦!」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聲音，妖媚十足，而且是故意裝出來的「嗲聲嗲氣」。

「珍娜!有甚麼事?」

「我有了你的骨肉，你怎樣安置我?」

「妳開甚麼玩笑，我們分手已大半年，就算妳有了身孕，也和我扯不上關係。」

「哈!」你眞是貴人善忘啦，兩個月前我生日，你不是捧着生日蛋糕找我慶祝嗎?就在那一晚……嘻嘻，一矢中的啦!」

「兩個月前?妳發甚麼神經?」文偉星忿然道:「我們已大半年沒見過面。」

「好哇!你想不認帳?」

「不要玩這種把戲，妳若要錢用，祇要數目不離譜，我也許還可以幫妳一把，但妳若心存不軌，要狠狠敲我一筆，那是休想。」

「星哥仔，你會錯意了，我並不是向你要錢，我祇是爲腹中肉塊着想，孩子一生下來，你就是他的父親。」

「荒唐!」文偉星生氣極了，忿然把電話掛斷。

* * *

十分鐘後，珍娜在兩個男人陪同下，怒氣冲冲地闖入寫字樓，更直闖入文偉星的辦公室。

陪同她一起的兩個男人，一望而知並非善男信女。

文偉星鐵青着臉:「你們想怎樣?」

這時候，公司的護衞已聞報急趕至，但文偉星却揮了揮手:「你們退出去，這裡的事，我會處理。」

珍娜立刻把門關上，怒道:「你想賴帳，那是絕不可能的，人人都知道，我們以前的關係。」

「妳說的不錯，那祇是以前的關係。」

「不管怎樣，這筆帳你是抵賴不了的。」

「妳是否眞的有身孕?就算是眞的，經手人是誰，妳心中有數，爲甚麼偏偏要找我的麻煩?」

「我說是你的就是你的，除了你這個花花公子之外，我再也沒有別的男人。」

珍娜的語氣，竟然是一口咬定，絕對沒有半點轉寰餘地。

文偉星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他沉吟半晌，無可奈何地說:「妳要怎樣才肯罷休?」

「很簡單，我們立刻結婚。」

「不!絕不!你我之間早已完了，我對妳再也沒有分毫留戀，而且，我們早已分手，妳有別的男人，一定有!」

「沒有，沒有，絕對沒有!」

「那麼，這兩位先生又是甚麼人?」

「他是雞昌，另一個叫青蟹。」

「這算是甚麼姓名?」文偉星冷冷一笑:「難道一個姓雞，另一個姓青嗎?」

雞昌立刻逼近兩步，神情冷漠地說道:「文公子，我是老刀的兄弟，江湖上大大小小社團的英雄好漢，無不給我三分薄面，至於青蟹，三番四次在槍林彈雨下死過翻生，甚麼場面沒見識過?你要和我們玩嘢，祇怕還未夠秤!」

語氣充滿恫嚇之意。

文偉星坐在大班椅上，他翻閱案頭日曆，看了大半天才說:「給我一個星期時間，讓我好好考慮考慮，可以嗎?」

「不!最多祇給你三天，還有，你不要在我面前耍花樣，你要千萬緊記，你是江西名瓷，我是破爛缸瓦。」

「我明白，完全明白。」

「好!三天之後，希望你能夠給珍娜一個滿意的答覆。」

* * *

晚上十點，湯亨利帶着三分醉意，摟抱着一個惹火女郞的纖腰，雙雙到酒店闢室尋歡作樂。

這個性感的野火女郞，並非別人，赫然竟是已經和文偉星鬧翻了的前度女友珍娜。

「今天妳在文偉星面前演的好戲，雞昌和青蟹都讚不絕口。」

「衰鬼!都是爲了你，你要出這一口烏氣，却把我也扯入漩渦中。」

「喲!妳不要掩着良心說話，若說要出一口烏氣，妳比我更急於宣洩宣洩吧!那個姓文的口花花，心更花，若不給他一個沉重的打擊，天公不開眼嘍。」

「唉，說句眞話，大半年前我和他鬧翻，是我不對。」

「妳有甚麼不對?」

「我最不對的地方，就是搭上了你這個表弟。」

「這個世界眞是狹窄，那個姓文的混蛋，怎樣也想不到我和妳之間的關係。」

「更湊巧的，是他居然搭上了你的女朋友雪雪。」

「甚麼女朋友，祇不過是玩玩吧了!」

「你總是把女人當作玩物嗎?」

「我還年輕，正如妳一樣。」湯亨利笑嘻嘻的說:「妳不也是風流快活得很嗎?」

「及時行樂，才不枉費青春歲月。」

「哈哈!表姐眞是聰明的女人，我們一於拍硬檔，努力造愛，努力玩殘文偉星。」

「表姐，妳就是我心中的女王，永不凋謝的天后。」

「油腔滑調，這種人，既沒良心，更靠不住。」

「說句眞話，妳根本從不倚靠任何人，包括文偉星和我在內。」

「知我者，莫若表弟也!」她笑了起來。

「文偉星那個花花公子，妳打算怎樣整治他?」

「我已照着我們的計劃行事，但照我看，他不會輕易就範。」

「這是預料中事。」

「你眞的有把握可以令他貼貼服服付錢?」

「當然，表姐，妳等着瞧吧，好戲尚在後頭。」湯亨利得意洋洋地說。

珍娜也是很得意，她笑得花枝招展，媚態更是醉人。

* * *

凌晨二點，在一間清吧內，文偉星正在和一個老朋友摸杯底。

「凱!不見幾個月，你比以前更神氣了。」

文偉星的這個朋友並非別人，正是金幕盧的高二少爺——高凱。

「星，你看來也不錯，但却似乎有點心事。」高凱盯着文偉星的臉:「一場老友，有甚麼困難，不妨直說。」

「我知道，你很夠朋友，但這一次……」

「怎麼啦?你從來都不是如此婆媽的人。」

「OK!我爽快一點，坦白說，我這兩個月在股票上虧損嚴重，在兩天之內，必須籌款一千五百萬，才能渡過難關。」

「一千五百萬?」

「最少也要這個數目。」

「OK，我的戶口還有兩千八百萬現金，你先拿兩千萬頂住，以後的事，以後再想辦法。」

文偉星怔住。

高凱已掏出支票簿在簽寫支票。

兩千萬元的支票，在幾十秒之內就已交到文偉星手上。

「凱!」文偉星苦笑不迭。

「別繼續婆媽，經濟上的事，今晚休要再提，別打擾我們喝酒的興緻。」

文偉星却在這時候把支票撕掉。

高凱一呆，愕然地望着他:「衰神!你在玩我?你根本不需要錢周轉。」

「的確不是爲了錢。」文偉星聳了聳肩:「老實說，連我自己也不曉得，在這時候居然還有心情和你開玩笑。」

「我們是吃人奶和開玩笑長大的。」

「你眞好記性，還記得我們以前是吃人奶的。」

「不但以前吃，現在更想吃。」

「你又找到了新的奶媽?」

「別再扯遠，你出了甚麼問題，快說！」

「萬變不離其宗，煩來煩去，都祇是爲了女人。」

高凱不由苦笑起來，嘆道：「男人不能沒有女人，但有了女人的男人，往往會因爲女人而變成某種怪物。」

「非驢非馬。」

「不錯！這是我的口頭禪，你當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眞羨慕你，年紀輕輕便脫離了王老五集中營。」

「早婚有早婚的好，遲婚也有遲婚的妙，誰都不必跟別人相比。」

「老實說，我們都是外型俊俏的男人，手段闊綽，在聲色犬馬方面，是無往而不利的。」

「現在，我再也不是當年的高凱，我是丁敏敏的合法老公，不折不扣的有婦之夫，種種風流艷史，恐怕此情不再。」

「你的事，就算瞞得過天下人，也瞞不過我。」

「甚麼意思？」

「聽說有一位東洋佳麗……」

「夠了夠了！」高凱搖頭苦笑：「閣下耳目衆多，消息靈通，但齊籐麗小姐的事，還望拜託拜託，少說爲妙。」

「不說最妙。」

「不要把火頭燒到我這邊，你到底怎樣啦？」

「還記得珍娜嗎？」

「怎會不記得？她曾經是你最引以爲傲的女朋友，那時候，許多人都以爲她會成爲文偉星先生的太太……可惜……」

「可惜甚麼？」

「她所託非人，千揀萬揀，揀着一個花心蘿蔔，唉，到頭來，還是一如你以前所有的女朋友般，統統給你玩殘玩厭，拋諸腦後。」

「你不要努力誹謗我好嗎？」

「誹謗老朋友，是我們這一族的責任。」

「尤其是你的責任感，比誰都更强烈！」

「你知道就好了，」高凱把杯裡的酒輕輕一晃，忽然拉開文偉星的褲頭，不由分說便把半杯冰冷的白酒傾瀉下去，「這是給你老人家冷靜冷靜的。」

文偉星居然動也不動，甚至連眼睛也沒眨動一下，還說了一句：「好酒！」

高凱叫酒保再斟酒。

他又對文偉星說：「你的味覺還算不錯，最近又嚐試到一些怎樣的貨色？」

「當然是一級貨！」

「是一級騷貨？」

「一級貨就是一級貨，不必刻意地加上一個『騷』字。」

「你不是喜歡像珍娜那樣騷入骨子裡的女人嗎？」

「要是她只對我一個人賣弄風騷，當然是妙不可言的，但她是個又騷又賤的女人，她的風情，並不是只向我一個人作總批發式出售，而是廣泛性地零沽出去！」

「豈不是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怎麼？連你這個花花公子她也搭上了嗎？」

「這倒沒有，並不是我看不上她，而是她沒選中我！」

「他媽的！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眞是損友！」

「豈僅是損友而已，簡直就是無情無義超級無敵大損友！」高凱又在晃動另一杯冰冷的白酒：「還要不要再來一杯冷靜冷靜？」

* * *

翌日下午，熊抱王到金幕廬和高公子會面。

「二少爺，早上好。」

「下午一點三十分了，還算是早上？」

「對不起，我還以爲時間很早。」

「你的黑眼圈比兩個月前更嚴重了，有沒有看看醫生？」

「區區賤命，從來都不會緊張過，更沒有擔心過。」

「你已見識過許多事物，也享受無數風流快活，的確可以甚麼都看得開，甚至於一頭撞死牆角上也不值得可惜，但你有想過杏娟嗎？」

「我們的婚事已告吹。」

「是她的責任？」

「不，是我，我不想負累她。」

「就是這個理由，你對她冷落下來。」

「這還不足夠嗎？」

「老熊，你是看着我長大，更曾爲高氏家族出生入死，以你的江湖經驗，我原本只有向你學習的份兒，但最近，你變了！」

「變得又老又胖又遲鈍？」

「你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事，要是我再加兩三句不中聽的話，只怕你會難受。」

「二少爺的心意，我是明白的。」

「自古英雄名將，都如美人不許見白頭！」

「你還是堅持要我退出江湖，不問世事？」

「我幾時叫你不問世事去做個隱者？」高凱嘆一口氣，「將軍雖勇，總不成一輩子都在火線上拚命，我只希望你能夠理智一點，凡事退居幕後策劃，不要老是打衝鋒，着着都是埋身肉搏！」

「我……我明白……只是……」

「心癢手更癢，無法忍耐得住內心的衝動？」

「大概是的……」

「老熊，你若心癢手癢，大可以在女人身上盡情發洩，與其做刀下寃魂，不如做個牡丹花下死的風流鬼！」

「咳！咳……」熊抱王答不上話來。

高凱盯着他，不禁搖頭嘆氣。

「把這個拿去，不得拒絕！」他遞給熊抱王一張支票。

熊抱王接過支票，只是看了一眼，便搖頭不迭：「不！一千萬元的支票，我萬萬不能接受，請二少爺收回！」

「老熊！你不但眼圈發黑，恐怕連視力也大有問題！」

「不是一千萬？」

「的確是一千萬元的支票，但這支票是老頭子開的！」

「甚麼？老太爺……」

「老頭子的支票，誰敢拒絕不接受？」

「但無功不受祿……」

「誰說你立下甚麼大功了？老頭子給你的，就是你的，其間不講任何功勞，也不附帶一丁點兒的條件，而且，他老人家又已到歐洲去了，恐怕三五七年也未必會回來……」

熊抱王看着這張支票，終於流淚！

高凱上前，用手親自爲熊抱王拭淚。

淚沒乾。

熊抱王的心在發熱。

高凱把一卷錄音帶放入音響器材內，然後播放。

那是高老太爺的聲音：「阿熊！這是我開的支票，也是我發出的命令！

「快將四十年了，你一直把我當作是主人、上司、老闆、龍頭老人……甚至是一個皇帝！

「坦白說，你並不聰明，因爲在這三四十年中，你最少有三次機會，可以離我而去，自創一個屬於你的龐大基業……

「然而，你從不考慮『另起爐灶』這四個字，即使眼前大有機會，甚至遭遇到來自各方面的重大壓力，你始終牢牢地站在金幕廬一角，緊守這三四十年從不改變的崗位。

「江湖兇險，人情冷暖，但時間更是無情……

「歲月催人，我知道，你不肯認老！三國演義中，你最欣賞的是老將黃忠，那是因爲黃忠的形象，使你直覺地認爲：將軍雖白頭，依舊寶刀未老，雄風猶在……

「可是，你有必要扮演黃忠這個角色嗎？唉……

「說到不肯認老，我這份心態，和你是如出一轍的，然而，畢竟現在是年輕一代的天下，無論或文或武，鬥智鬥力，我們都已無可避免地深感老退……

「阿熊，你並不怕死，但却怕老！爲了要痲醉『怕老』的感覺，這幾年以來，你不斷爲金幕廬奔波，甚至拚命……更曾屢受重創……

「毫無疑問，你是鐵漢中的鐵漢，天生一副硬骨頭，但你可曾明白，你每一次受創，也就等如在我心肝剜上一刀？

「阿熊！到歐洲找我吧，上個月我在拉斯維加斯賭場贏了兩百萬美金，現在給你一千萬港幣，根本不算甚麼，但你要遵照我的命令，立刻退出火線，陪我周遊列國，笑看天下風雲，如何？」

熊抱王握緊了拳頭。

他知道，高老太爺並沒有贏兩百萬美金。

高老太爺不是個賭徒。

就算贏，也不會贏那麼多……

熊抱王明白這一點，高凱也明白。

「二少爺……老太爺……對我太好了……」

「不，對你最好的，是杏娟！」

「杏娟？」

「不錯，她每天都在等着你……」

熊抱王走了。

他答應高凱，到歐洲找高老太爺。

他甚麼都答應了。

他絕不是因爲得到了一千萬元而甚麼事情都答應。

他只是不能令高老太爺失望，更不能令高老太爺爲了自己而悲傷。

他走了之後，不到三分鐘，卓浪推門而入。

* * *

卓浪，三十二歲，是越南華僑，年輕時打過越戰，但居然從沒機會開過一槍。

雖然他沒開過槍，也沒殺過人，但他却在叢林地帶中活躍異常。

他就像是叢林中的一頭雄獅。

兩年前，他單身來到了香港。

他認識了高凱，而且一見如故。

他對高凱說：「我願意爲你作任何事，包括賣命！」

他是認眞的。

高凱對他的摯誠，也毫不懷疑。

卓浪雖然是越南華僑，但在童年時代，他是在香港長大的。

他對香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二少爺，有甚麼事？」

「我有一個朋友，給一羣不知

天高地厚的混蛋恫嚇，他就是文偉星！」

「星哥有事？你放心，我會跟進的。」

「偉星和我交情極深，他的事，也就是我的事，你明白嗎？」

「完全明白！」

＊　＊　＊

一連三天，珍娜都和湯亨利打得火熱。

這一天晚上，他倆在銅鑼灣一間海鮮酒家宵夜，卿卿我我，細語融融，好不風流快活。

忽然間，一個不速之客走了過來。

那是一個衣着整齊，頭髮梳理得貼服烏亮的男人。

他微笑着，他跟湯亨利握手：「湯先生，久違了！」

湯亨利一怔，勉强一笑和那人握了握手：「你是……」

「我叫卓浪，這一頓晚飯，由小弟請客吧！」

「對不起，我實在記不起，我們以前曾經在甚麼地方見過面？」

「你貴人善忘，當然是記不起了，但不要緊，你很快就會記起來的。」卓浪說完這幾句話之後，視線轉向珍娜的臉上。

珍娜一直盯着卓浪。

她也和湯亨利一樣，並不認識這位自稱「卓浪」的不速之客，但她的反應却和湯亨利截然不同。

湯亨利是對卓浪大起警惕之心。

但珍娜則不然。

卓浪看來溫文有禮，而且外型俊俏，簡直可以稱得上是美男子。

姐兒愛俏，那是必然的。

她笑了，笑得很甜，甚至是笑得十分騷媚動人。

「我叫珍娜。」她落落大方地伸出雪白的玉手。

卓浪和她握手，但却一直熱烈地握了很久還沒放手。

珍娜並不感到尷尬，只是感到相當特別。

這男人很特別，他有一種令人樂於親近，甚至是想入非非的感覺。

尤其是他的眼神。

雖然，他只是個陌生人，但透過他的眼神，她却感到有一種奇特的暖意，有如海洋暖流般流滙而來。

他似是不捨得放手，她却不能不放手。

因爲湯亨利早已按耐不住，不斷發出警告式的咳嗽。

兩隻手分開了，但眼神却是緊緊地黏纏在一起。

湯亨利的臉色早已很不好看：「卓先生，我們似乎是素未謀面的，閣下有甚麼企圖，請開門見山實話實說。」

卓浪悠然一笑，向湯亨利攤了攤手，說：「不必緊張，我喜歡和你這種人作朋友，更喜歡和你在一起的這位淫婦。」

淫婦！

這字眼忽然在這溫文有禮的男士口中迸爆而出！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當然，湯亨利也不是善男信女。

他並沒有立刻翻臉，祇是冷冷的說：「兄弟，你要找麻煩，恐怕是找錯對象了。」

卓浪居然點點頭：「你說的不錯。」

他這句話是甚麼意思？湯亨利不懂，祇好暫時忍耐着，側耳傾聽他繼續說下去。

祇聽見卓浪又緩緩地接着說：「通常，我找的都是很大的麻煩，麻煩的程度越大，就越有興趣。而閣下，祇是芝麻綠豆般的角色，任憑你怎樣施展渾身解數功夫，都不可能製造出太大的麻煩！」

聽到這裏，湯亨利不禁連肺也爲之氣爆，但珍娜却忍俊不禁，「噗嗤」一聲失笑起來。

她對這個陌生男人頗有好感，那是顯而易見的。

雖然，他曾經毫不客氣當面形容她是個「淫婦」，但她並不介意。

她早已不是天眞無邪的無知少女。

她的臉皮就算不太厚，也決不嫩薄。

她一笑，湯亨利更憤怒，忍不住拍枱怒叫：「有甚麼好笑？」

如此一鬧，這兩男一女立刻成爲衆所矚目的焦點。

一個經理匆匆走了過來，但他還沒有說話，已被幾個大漢從旁殺出擋住。

「這裏沒有你的事，你若有興趣，不妨打九九九報警！」其中一個大漢用充滿威嚇意味的語氣說。

經理一看這來勢，知道事情並不簡單，祇好說：「各位，有甚麼事，最好慢慢商量，這裏是做生意的地方……」

「你放心，祇要他合作，保證不會鬧出太大的岔子！」

湯亨利的臉色變了，因爲在這一瞬間，他已給五六個彪形大漢包圍着。

「你們想怎樣？」

「你放心，我可以保證，祇要你和我們合作，你將會連一根汗毛也沒損失！」

「合作甚麼？」

「我看上你身邊的這位淫婦，我要帶她走！」卓浪很直接地說。

「要是她不願意呢？」

「那就祇好把你一刀閹掉！」

＊　＊　＊

十分鐘後，珍娜已坐上了卓浪的跑車。

但卓浪却把車匙拋給她：「妳開車。」

「這樣名貴的跑車，我恐怕應付不來！」

「凡事都有個第一次，就像是第一次發生性行爲，又或者是第一次通姦！」

「你說話的方法有點問題。」

「問題何在？是不是因爲太直接，也太不留餘地？」

「你知道就好了。」

「但我討厭轉彎抹角。」

「很好！那麼，讓我來問你：你是不是文偉星派來對付我們的？」

「不！妳猜錯了，我並不是奉文偉星先生之命而來的，但事情當然和他有關！」

「你要怎樣對付我？」

「明知道我是妳的敵人，爲甚麼還要跟着我走？」

「和敵人在一起，本來就是世間上最驚險最刺激的玩意。」

「說得好！現在，妳是這輛跑車的駕駛者，無論妳想到甚麼地方去，都可以悉隨尊便。」

「我喜歡大海。」

「那麼，妳可以把跑車直接駛入大海裏！」

「好的！我會遵照你的吩咐去做！」

＊　＊　＊

在香港，無論你把車子駛到甚麼地方，都很難可以看見眞正的大海。

能夠找到海連天，天連海的海域，已算不錯。

珍娜把跑車駛到一個海灘旁邊，海風吹來，頗有寒意。

「妳不怕冷？」卓浪問。

「連最危險的敵人都不怕，怎會怕冷？」她咬了咬唇，「要做一個出色的淫婦，必須勇敢！」

「這裏很幽靜。」

「在幽靜的地方，做任何事都很方便。」

「這是淫婦本色！妳不愧是個出色的淫婦！」

「你又是甚麼樣的一個人？是個殺手嗎？」

「妳看電影看得太多了。」

「不錯，我喜歡看電影。」

江湖之事　恩怨糾纏

快將天亮。

在一幢大厦頂樓的一個單位裏，老刀正在打牌。

昨晚，是老刀的生日。

但他並不在家裏渡過生日，而是在朋友的家中吃喝玩樂，共渡生辰。

這一枱麻將，打的是「懷舊牌」。

兩兩制（混一色和對對糊都祇有兩番），無花、細齋（凡是有番的門風番子、中發白做眼、平糊一律當作鷄糊計算）。

任你食到開巷，清一色也好、大四喜大三元也好，祇算到四番便是爆棚。

於是乎，鷄糊、一番之聲不絕於耳。

似乎是小兒料，但他們打的是一、二千，自摸四番位位三萬二千大元，計落都幾大數目。

但打了十六圈，上落不大。

老刀算是大贏家，十六圈計數，淨贏三底半，合共三萬五千大元。

朋友的菲傭阿瑪十分識做，通宵侍候遞茶點烟，到半夜深更又有糖水奉上。

阿瑪識做，老刀更識做，打賞「金牛」三張，笑得阿瑪見牙唔見眼。

打完通宵牌，喝早茶。

嘆罷早茶，老刀回到寫字樓的辦公室。

這一天，是星期日，人人放假，寫字樓內空無一人，冷清清。

打開他自己的房，却見有一個妙齡女郎，俯伏在桌上打瞌睡。

「小姐！小姐！」老刀在桌上輕輕一敲。

妙齡女郎緩緩地抬起臉，把一雙惺忪睡眼微微張開：「你終於回來啦！」

老刀愕然：「妳是誰？是不是認錯了人？」

女郎搖搖頭，嫣然笑語：「我怎會認錯人，你是刀叔嘛！」

老刀又是一怔：「妳怎會認得我？」

女郎把一封信交給他：「你瞧瞧看就明白啦！」

老刀打開信一看，立刻就認得出那是番叔的字跡。

「老拍檔，今天是你的生辰，特獻上婉青小姐，作爲生日賀禮。」

老刀這才恍然。

他頹然地坐下來，盯了女郎一眼：「妳叫婉青？是從上面來的？」

「甚麼上面下面的，你把我當作甚麼人啦？」

「北方人。」

「爲甚麼不乾脆說我是個北姑……」

「不要自貶身價，我知道妳不是。」

「怎曉得？」

「妳若是一個尋常的風塵女子，番叔絕不會把妳送給我作爲生

日的賀禮。」

「果然精明！老實說，我至今還沒有碰過男人！」

「那麼，換而言之……」

「到這一分鐘爲止，我還是個處女，」婉青很認眞地說：「是眞的！我不騙你！」

老刀又是一陣發怔。

「妳可知道，我是個怎樣的人？」

「當然知道，你是個猛人，說得詳細一點，便是有料的猛將！高人中的高人！」

老刀不禁啞然失笑。

「怎麼啦，你討厭我嗎？」婉青黛眉一皺，「要是你眞的不喜歡我可以立刻消失！」

「不！妳很可愛！」

婉青忽然冷冷一笑：「我很可愛，但你却很想把我一腳踢出去，對不？」

老刀一怔，隨即苦笑不已：「我豈有這個意思，祇是昨夜通宵竹戰，疲倦不堪，祇怕難以……如此而已！」

婉青「嗤」的一聲失笑起來。

「你昨晚眞的打通宵牌嗎？」

「大美人在前，豈敢胡言亂語？」

「換個地方歇息歇息如何？」

「本來沒有這個必要，但既有美相陪，總不成就在寫字樓內胡天胡帝。」

「我們到甚麼地方去？」

「番叔的別墅！」

* * *

正當老刀在大嶼山C座別墅大享溫柔艷福之際，在九龍「總部」的番叔，却爲了一件事情而眉頭大皺。

有一個人，神情嚴肅地前來求見。

他是鏡王！

番叔招呼他坐下：「有甚麼事？」

「這件事，本來要找刀叔，但無法聯絡上他，祇好驚動番叔。」

「甚麼事？」

「有一位姓湯的兄弟，給人欺負！」

「是不是經常和你一起的湯亨利？」

「不錯，正是湯亨利，他連自己的表姐都給人擄走！」

「莫要着急，且把事情本末詳細道來！」

於是，鏡王便把箇中情況，一一叙述，其間所着力的筆墨，當然是大事渲染卓浪的狂妄，目中無人。

番叔是走江湖的，一聽之下，已明其中大概。

他燃點着一口雪茄，吹啜着。

他祇是自己抽雪茄，並沒有給鏡王也來一口。

若換上眼前人是老刀，他早已親自爲老刀點燃雪茄。

他和老刀是老朋友，而且也一直看重這個好兄弟。

沒有老刀，番叔沒有今天的成就。

但這個叫鏡王的人，其份量遠遠不足與老刀相比。

鏡王並不是個有耐性的人。

他急於希望番叔早點表態，支持援助他的湯亨利。

但番叔却一直沉默着，祇是側耳傾聽，良久不發一語。

到最後，番叔祇是簡短地說出了七個字：「我明白了，你走吧！」

鏡王心中大爲不滿，但他還是不敢開口出言頂撞。

番叔叫他走，他祇好告退。

* * *

番叔雖然沒有正式拒絕，但也沒有明確表示支持援助。

這等「眉頭眼額」，鏡王自然是看得出來的。

他不但失望，更感到憤怒。

他乘搭的士，來到一幢舊式唐樓。

他拾級而上，直上五樓，然後在其中一個單位的門前按鈴。

「找誰？」門內傳出一個女子的聲音。

「除了找妳，難道我會到這裏找妳的老公嗎！」

「阿鏡……」

「開門啦！外面好冷！」

「不！我正在和老公親熱，你走吧！」

「不要騙我啦！妳那個偉大的老公正在深圳風流快活，妳小心會在屋內冷到顫抖！」

門內一陣沉默。

然後，是一陣幽怨的嘆息。

「開門啦！寃氣……」

又過了一分鐘，大門終於打開。

一張清秀艷麗，但却帶着五六分幽怨的麗人臉龐，立刻呈現在鏡王眼前。

「阿羣，妳瘦了。」

她叫阿羣，嫁得早，才二十歲便已出閣。

她嫁給一個運輸公司的老闆，但婚姻生活並不如意。

「妳肚餓嗎？我陪妳出去吃點東西好嗎？」

「我不餓，祇是心情不好，想睡覺……却給你打擾。」

「所以，我是個衰人！」

「當然是個衰人！你這份人，由認識你第一天起到現在，從沒見你做過一件正經事！」

「眞是寃枉大老爺，妳認識我的時候，我是做鏡廠的，正是奉公守法，良好市民！」

「吓！虧你說得出口！」阿羣用手指篤向他的胸膛，「一個良好市民，會在深更半夜偷窺女孩子沐浴嗎？」

「我承認，那一次我是很不對的，但阿羣……」鏡王說到這裏，情不自禁地拉着她雪白的玉腕，「妳可知道，妳對我有多大的吸引力？」

「凡是漂亮年輕女，對你都有莫大的吸引力！」

「不！妳是特別的一個！」

「特別特別！我說你這個人特別壞才是眞的！」

「妳看錯人了！但我並不隨便！」

「你敢說自己從來沒有召過妓？」

「最少，我並不是濫交的男人！」

「男人，都是好色的動物！沒有一個靠得住！」

「妳是在說妳丈夫吧！」

「不要提起他！」

「丈夫在上面包二奶，妳老公又不是第一個！」

「夠了！夠了！你想怎樣？」

「妳若眞的很討厭我，是可以把我趕出去的！」

「你這個人，本來就是說不出的討厭！」

「但在說不出討厭之餘，却也有着說不出吸引力，對不？」

「臭美！」

「女兒香，男人臭，這本來就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鏡王一面說，一面在她的脖子上嗅着。

「你作死嗎！我已嫁了人……」

「妳老公不也是有婦之夫嗎？他在上面有女人又怎麼說？」

「那……那是我們的事，你管不着！」阿羣推開他，但推得並不用力，並不認眞。

鏡王很快又纏了上來：「妳這一招算是甚麼招式？」

「我又不是打功夫，有甚麼招式可言！」

「這一招，很有名堂，名爲『半推半就』。」

「就你條命！快給我滾出去！」

半小時後……

「阿鏡！你好大膽！」

「何以見得？」

「你在勾引別人的老婆。」

「你說錯了，這並不是勾引，是誘姦！」

「但我看得出，你有心事！」

「每個人都有他的心事，他的煩惱，又豈僅獨我爲然？就以妳來說，妳不也是煩悶得很嗎？」

阿羣凄然一笑，但笑而不語。

她倒在他懷中，有如依人小鳥……

* * *

爲了珍娜勒索的事，文偉星心情欠佳。

他心情欠佳，並不是爲了擔心金錢上的損失。

他是富商，一個典型的鑽石王老五。

就算珍娜向他索取三幾百萬元，對他來說，也不是甚麼大了不起的事。

但珍娜並不瞭解她這個前度男朋友。

在湯亨利和鏡王的慫恿下，她出此下策！

她是不智的。

湯亨利和鏡王，更是愚不可及的紅鬚軍師。

對於一般江湖糾紛，鏡王也許還很有點辦法。

但對付文偉星，他所主張的策略，却是嚴重的錯誤。

此一策略，非但未能爲珍娜、湯亨利帶來利益，反而自討痲煩！

而且是天大的痲煩。

* * *

文偉星在林雪雪面前，並沒有隱瞞這一件事。

「你打算怎樣應付？」她神情關注地問。

「文來文對！武來武擋！」他神氣十足地回答。

「哦！原來你既姓文，也姓武，是個了不起的文武生！」她「嗤」聲一笑。

她笑起來的時候，樣子更見甜美迷人。

他忍不住吻了她一下。

他是在中環一條大街道之上吻她的，而且當時正値光天化日，途人來往如鯽，十分熱鬧。

兩個德國遊客瞧着這一對年輕情侶，不勝艷羨。

「你好猖狂！這是皇后大道呀！」

「妳便是我心中的皇后！」

「不！我祇是一個醜小鴨！而且，還是一個爛賭的醜小鴨！」

「妳若是醜小鴨，世間上再也沒有白雪公主了！」

「嘴甜舌滑，不正經！」

「妳喜歡一本正經的男人嗎？妳若眞有此意，我可以介紹一個給妳！」

「眞的嗎？好極了，和一個正經的男人在一起，是很有安全感的！」

林雪雪抿嘴在笑。

文偉星也在笑，兩人的笑意，都是說不出的曖昧。

* * *

林雪雪沒有跟着文偉星走。

相反地，是文偉星跟隨着她，來到了她的寓所。

她獨居，小姑居處尚無郎。

地方有八百呎，一個女孩子居住，充裕有餘。

「妳有僱用菲傭嗎？」

「曾經僱用過三個，前兩個都很好，但却先後因家中有事，辭工回到馬尼拉。」

「偉星！我愛你！」她忽然迸出了這麼一句話。

他立刻捧着她的臉，凝視着。

「妳是認眞的？」他問。

「你是鬧着玩的？」她反問。

「不！我早就想向妳求婚！」

「求婚？」她立刻推開了他，「不！不要拿這種事來開玩笑！」

「誰說這是個玩笑？」文偉星眨眨眼，「妳等一等！我給妳看這個……」

半分鐘後，他從自己的衣袋裏摸出一隻錦盒。

「打開看看！」

林雪雪捧着這一隻錦盒，怔住。

過了片刻，她才打開盒子，一看之下，更是怔呆不已。

那是一枚鑽戒，足足有五卡拉完美無瑕的鑽戒！

這樣一枚的鑽戒，當然是價値驚人的。

「這是我的誠意，希望妳不要拒絕！」他語氣摯誠地說。

但她却不住的搖頭，更把鑽戒交還給文偉星：「不！你誤會了，這鑽戒，我不能接受。」

「妳不是說過愛我嗎？」

「我愛你，那是眞的，但並不等於我們將會結婚。」

「這是甚麼道理？」

「我愛你，是今天的事，也許是永恆的事，但也許到了某一天，這份愛會產生不可預計的變化，要是眞的，那樣，縱使有一紙婚書，對你對我來說，又有甚麼意義？相反地，更會成爲我們的負累！」

「妳這種思想，很前衞……」

「不，這並不是甚麼前衞的思想，早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不少智者思索過這個問題……」

「但愛情是盲目的，對不？」

「正因爲愛情是盲目的，所以無數根本上不匹配的男女，走入了婚姻的墳墓，自困終生！」

「妳叫雪雪，難怪眼睛如此雪亮！」

「將來，我一定會結婚，但對象決不會是你！」

「我倆並不匹配？」

「當然！」她的瞳孔閃亮着狡黠的光芒，「也許是你配不起我，也許是我配不起你，總之，我可以愛你，將來更可以恨你，但却不能成爲文偉星先生的合法妻子，你明白嗎？」

「我不明白，」文偉星搖搖頭：「但不要緊！我們有的是時間。」

「你有多大的耐性？」

「有四個字已足可形容，那是：『情比金堅』！」

「老套！」

「我老套！妳却是可愛的小尤物……」

* * *

凌晨一點，尖東海傍冷風如刀。

算是一個相當寒冷的深夜，遊人遠比平時稀疏。

一個單身漢，只披着一件單薄的外衣，坐在石上。

他是鏡王。

他不斷抽烟，整個人似是陷入沉思之中。

他心情不愉快，很想喝酒，但却又不想獨自喝。

獨自喝悶酒，是一件非常沒趣的事情。

他在等人，但却不曉得這人是否會出現。

這人，是傳說中的頂尖人物，鏡王一直都很崇拜他。

鏡王是透過朋友輾轉相約的。

也許，這人永遠都不會在自己眼前出現。

凌晨三點，鏡王仍然獨自在抽烟，獨自呆坐着。

倏地，一個高大的身影，在他背後出現。

「你不該找我，也不該等我，」那人似是嘆一口氣，「然而，我還是來了。」

鏡王並沒有改變姿勢，他仍然那樣子坐着。

那人又道：「你的事，我都知道了，你要番叔助你一臂之力，無異是緣木求魚。」

鏡王終於開口：「苗先生，你又怎樣？」

苗先生！來者並非別人，竟然是在黑道上叱咤風雲的苗世雄！

苗世雄沒有直接回答鏡王，他只是說：「到我朋友家裡吃火鍋，有興趣嗎？」

鏡王立刻點頭：「正合心意。」

* * *

苗世雄帶着鏡王，來到一幢多層大廈的頂樓。

那是一個面積一千呎的單位，房子是嶄新的，裝飾淸雅，不落俗套。

「這是你的地方？」鏡王問。

「不！」苗世雄搖了搖頭，又嘆一口氣，「我現在是個居無定所的流浪人。」

「這裡的主人呢？」

「時候還早，大概過半個小時候，主人就會回來。」

「方便嗎？」

「要是不方便，也不會帶你上來。」

苗世雄開了一瓶XO，斟了一

大杯給鏡王：「喝掉它，暖暖身子。」

然後，他又在廚房裡找出一大堆火鍋用的食物。

鏡王笑了笑：「要是我猜想不錯，這房子的主人應該是一個漂亮而能幹的女士。」

苗世雄拇指一豎：「聰明！」

鏡王道：「我在這裡，她回來的時候，會不會感到不高興？」

「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 * *

半小時後，女主人還沒有回來。

苗世雄對鏡王說：「爲了湯亨利的事，你不惜與高凱那邊的手下衝突，但你可知道，有多危險？」

「亨利的事，本來就是我的事！」

「可是，整件事情，擺明是你和亨利『一味靠屈』，若要評理，你們根本講不過去。」

「那個姓文的，是個好色大滾友，就算教訓他，也不算缺德的事！」

「這只是掩耳盜鈴的强辯，說到底，姓文的反而理直氣壯！」

「苗大哥，快人快語，這件事，你到底幫不幫？」

「兄弟，我和你非親非故，更談不上有甚麼淵源，這種事，你憑甚麼認爲我一定肯插手？」

「苗兄，坦白說，我們都有共同的敵人，也正是基於這一點，我認爲你決不會袖手旁觀！」鏡王吸一口氣，接道：「要是你完全不感興趣，也不會到海傍見我！」

「嘿嘿！你的想法，未免是太輕率了，老實說，這個約會很可能是老刀和番叔設下的圈套。」

「以我的背景來說，苗大哥有此疑慮，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但最後，我相信你的出現，並不是個圈套，而是你眞的很需要幫助！」

「只是，若只有單方面的幫助，相信我根本沒有條件和你坐下來談話！」

「好！說得坦白！我喜歡這種作風！」苗世雄用力一拍鏡王的肩膊：「只有在互利的情況下，才容易談得攏！」

就在這時候，大門給打開。

一個艷麗女郎，用鑰匙開門，一看見苗世雄，就倒在他懷中，「嚶」一聲說：「對不起，我遲了回來。」

苗世雄吻了她一下：「有客人在這裡。」

女郎瞟了鏡王一眼，揮揮手打個招呼：「嗨！你好！我叫美莉。」

「美莉小姐！」鏡王應了一聲。

「對不起，我有點事要跟雄哥談談，你在這裡自便好了，不必客氣。」

美莉一面說，一面拖拖拉拉，把苗世雄拖入臥室。

苗世雄笑了笑：「妳這個女妖精，今晚又想怎樣？」

「外面那個人，雖無過犯，面目可憎，下次不要帶他回來！」

「妳以前也不是這樣批評我嗎？」

「衰人！你扯到甚麼地方去了？」

「夜總會的生意怎樣？」

「水靜河飛，若不是兩個台灣客飲大兩杯，豪氣忽發，輪流大洒金錢，情況之慘淡，簡直是不忍卒睹！」美莉嘆一口氣，但隨即又嬌笑着說：「但只要一看見雄哥，我又精神大振啦！」

* * *

半小時後，苗世雄從臥室裡走出來。

鏡王沒有看他，只是自顧自的繼續在吃火鍋，喝XO白蘭地。

苗世雄也沒有說甚麼，只是到浴室裡沐浴。

鏡王却忽然看見了美莉，她赤裸着身體走了出來：「味道怎樣？」

鏡王眼前大亮，他想不到居然會在此時此地看見美莉這一副誘人的胴體。

「味道……不錯……湯汁很甜美……」鏡王含糊地回答，神情顯得心不在焉。

「哎喲！你扯到甚麼地方去了？我是問，我用的法國香水氣味怎樣呀！」

「噢！很好！很好！是……是上等貨色！」

「香水是上等貨色，人呢？」

「更美！只是……妳不應該這樣子走出來……」

「你害怕甚麼？」

「妳是雄哥的女人……」

「笑話！誰說我是雄哥的女人？我是屬於世間上所有男人的！」

「妳喝醉了！」

「醉了？誰說我喝醉！快跟我入房，我要証明給你看，我是淸醒的！」

她拉着鏡王的手，要把他拉入臥室。

鏡王豈敢放肆，連忙「婉拒」！

美莉忽然嬌笑起來：「還以爲你是一條好漢，原來中看不中用，是個膽小的懦夫！」

鏡王心中不服！

他最討厭別人批評自己是個懦夫！

但在這等環境下他始終不敢輕舉妄動，只有極力忍耐着。

就在這時候，苗世雄出來了。

他看見美莉和鏡王，並沒有表現出驚詫的表情。

他只是微微一笑，對美莉說：「妳累啦，快上床休息，不要騷擾鏡哥。」

美莉哈哈一笑，在兩個大男人面前轉了一圈：「男人！男人！你們的名字是懦夫！都是中……中看不中用的懦夫！」

沒有人反駁她。

苗世雄索性把她抱入臥室。

十分鐘後，苗世雄走了出來，喝了一杯早已涼透了的奶茶。

鏡王看着他，忽然問：「她有甚麼不妥？」

苗世雄長長的吐了口氣，然後向自己的腦袋一指：「她這裡有毛病。」

鏡王聽了，只是眨眨眼，沒答腔。

苗世雄又嘆一口氣，加重語氣說：「是眞的，我不是開玩笑。」

「情況不太壞吧？」鏡王這才問。

「很難透徹地來形容。」苗世雄搖搖頭，又揮了揮手：「有時候，她是個淑女，正經得一絲不苟，但有時候，她却是個截然相反的女人。」

「對不起，這些事，我是不應該問的。」

「不要緊，反正這並不是甚麼天大的秘密，許多人都知道她的事。」

「你認識她多久了？」

「二十年。」

「二十年？」

「不錯，當她還在唸小學的時候，我便已經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

「雄哥，你本來就是個英雄人物。」鏡王由衷地說。

他很崇拜苗世雄，那是眞的。

苗世雄是他心目中的偶像。

「美莉的身世，相當可憐，」苗世雄抽着一根薄荷烟：「我說她身世可憐，並不是說她生活貧困清苦，相反地，她是個名門望族的千金小姐。

「然而，造物弄人，她的父母，在她三歲那一年分居，不到半年，她母親更一聲不響，溜到了歐洲，自此一去不返。」

「你很同情她？」

「不！不單是同情，那是彼此互相憐憫，坦白說，我在少年的時候，不但際遇不好，身體也很差，若不是有她不斷鼓勵，恐怕苗世雄這個人，早已在人海洪流中被淹沒。」

「但她最後還是神經不大正常了？」

「不錯，她生命中，有太多沉重的打擊……唉，還是不要再說了，免得煩上添煩……」

「雄哥，很多謝你。」

「多謝我？甚麼意思？」苗世雄淡淡一笑。

「你對我，可說是交淺言深。」

「這是緣份，男女之間有情緣，認識朋友，也要講求緣份。」

「雄哥，以後無論有甚麼事情，祇要是我能力所及，定必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鏡兄，你最後那八個字，現在已很少人會掛在嘴邊了。」

「除非是電影裡的對白才會出現，對不？」

「也許是的。」

兩人相視一笑，笑聲越來越響亮。

* * *

清晨，熊抱王在公園裡，和一羣老人在晨運。

熊抱王走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縱使他不願意面對年齡的問題，但他的確是老了。

他不想從江湖的火線上退下，但却不能不接受高老太爺的好意。

高老太爺的好意，也是命令。

熊抱王已買了機票，十點半就得到機場。

他要到歐洲，和高老太爺會合。

他眞的在晨運嗎？

不！他並不是一早起床，然後到公園晨運。

他是整晚沒有睡覺，獨自在公園門外坐了八九個小時。

夜寒露重，他衣衫單薄，而且已有兩天沒吃過任何食物。

杏娟到處找他，但遍尋不獲。

他既沒有携帶手提電話，也沒有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行踪。

一個從來不曉「晨運」爲何事的熊抱王，今早莫名其妙地「晨運」起來。

看着曙色漸亮，他的眼神却反而黯淡下來。

他不想離開香港，更不願意從火線上退下。

但他似乎再也沒有選擇的餘地，除非忽然出現了無法逆料的變化。

他祇好逃避，儘量的逃避，就像是一個不願意面對大量功課壓力的逃學生。

* * *

九點三十分，他必須趕往機場了。

杏娟在等他，沒有熊抱王，她當然不會獨自前往歐洲。

同樣地，沒有杏娟的陪伴，熊抱王也不會離開香港。

熊抱王對杏娟的感情，是相當複雜的。

他曾經三番四次，決定要和杏娟分手，但到最後，仍然還是難捨難離。

這一次，熊抱王「奉旨」退出江

湖，對杏娟來說，雖然也是百感交集，但畢竟還是喜悅多於一切。

她本來也曾經是野性難馴的女郎，但隨着年歲的增長，她越來越渴望可以安定下來。

祇是，他若身在香港，那是很難可以如願以償的。

她如是，熊抱王亦如是。

* * *

杏娟一直在寓所裡等候熊抱王來。

她不知道，熊抱王是否會按照原來的計劃，和自己到歐洲去。

她在等，整整等了兩天……

快十點鐘了，時間越來越是急切。

他倆必須在十點半之前，趕到機場。

但熊抱王一直音訊杳然。

但很奇怪，她的心境，反而越來越是平靜。

她有一種直覺，認爲熊抱王已不打算前往歐洲。

他是香港人，江湖上的戰將，他活在香港，成名於黑白兩道，香港是他的根源。

他將會繼續逗留在香港，永遠也不會離去。

但就在她幾乎肯定熊抱王再也不會出現的時候，大門打開了。

她看見了一張粗豪胖大，飽歷風霜的臉孔。

「熊！」她幾乎呆住了，但淚水已忍不住在臉上迸流。

「娟，妳還在等甚麼，的士就在門外，快走！」

「你眞的去歐洲嗎？」

「當然去歐洲，機票早已買了，老太爺正在巴黎等我們。」

「但我知道，你是捨不得離開香港的。」

「眞是傻得厲害，我們又不是移民，隨時都可以回來呀！」熊抱王緊抱着她。

杏娟破涕爲笑：「對……我……眞的太傻了……傻得像個不懂事的少女。」

* * *

熊抱王離開香港，到歐洲跟高老太爺會合。

高凱知道他確已離去後，不禁百感交集，長長地在嘆氣。

熊抱王是一員猛將，雖然脾氣火爆衝動，但往往也是粗中有細。

否則，他也不能直至今天，仍然屹立不倒。

祇是，歲月催人，他已是今非昔比的黃昏戰士。

熊抱王走了，高凱一方面感到欣慰，另一方面却也惆悵、迷離。

他心情煩悶，回家喝酒。

敏敏忽然從他背後悄悄地纏了上來，摟住他的腰肢：「我的好老公，何事煩悶？」

高凱哂然一笑：「男人的心事，女人往往比男人自己本身還更清楚，對不？」

「你有甚麼心事？」

「假如我對妳說，我正在鬧失戀，妳會相信嗎？」

「不相信。」

「爲甚麼？」

「高二少爺是情場上的長勝將軍，從來祇有你令女人傷心，又有甚麼女人能令你在感情上飽受重創？」

「哈哈，眞是知夫莫若妻！」

「不准再說笑，談正經事吧。」

「妳有甚麼正經事要和我談？」

「啐！你把我當作甚麼樣的女人啦？」

「這還用說嗎？妳當然是我的女人。」

* * *

高凱在家裡，雖然看來溫馨平靜，但形勢並不如表面般太平。

最少，顧芳婷的報復行動，已經開始進行。

溫比利不願意直接介入她與高凱之間的糾紛，那是顧芳婷意料之外的。

她曾經在溫比利的身上，費盡功夫，但到最後，溫比利對她說：「我不怕高凱，也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金幕廬，可是，有一點，是妳始料不及的。」

「甚麼事？」

「高輪對我有恩。」溫比利終於說。

「甚麼？」聽到這裡，顧芳婷整個人跳了起來。

她極度憎恨高家兄弟，想不到在溫比利身上費盡功夫之後，他居然會說出這句話來。

「怎會這樣的？你從甚麼時候開始同高家有瓜葛？」

「人在江湖，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你虧欠了他甚麼？」

「人情！」

「人情？」

「五年前，若不是高輪放了我一馬，恐怕我的事業早已崩潰。」

「……你說的是眞話？」

「當然都是眞話，」溫比利緩緩地說：「五年前，有一宗涉及八千萬元的樓宇交易，由於計算失誤，我差點要在最後關頭『撻訂』。」

「八千萬的樓宇交易，對你來說，並不是太大的數目。」

「唉！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在今天，無論是妳也好，是我也好，都不會爲幾千萬而傷腦筋，但在五年前，要不是高輪放一馬，那一樁交易，我定必傷亡慘重，早已墜入萬劫不復之境。」

「所以，你是永遠不會對付金幕廬高氏昆仲的了？」

「這個自然。」

「嘿嘿！好一個溫大少，直到這時候，才對我坦白。」

「婷姐，老實說，我一直以為妳要對付高凱，祇是隨口說說而已。」

「那你就當我是隨口說說吧！」

在溫比利身上打主意，原來並不是個如意算盤。

於是，顧芳婷另尋辦法。

由於她此刻已可算是個大富婆，正是有錢使得鬼推磨，她要謀算高凱，仍然是有很多辦法的。

三天後，她到深圳跑了一趟。

在一間卡拉OK夜總會裡，她找到了心目中的理想人選——三眼豹。

「豹哥！」

「婷姐，我是妳的忠實影迷哩！」

三眼豹，身高一米八以上，是個魁梧大漢，而他的第三隻「眼睛」，是在左手手腕的「紋身」。

「豹哥，生意不錯吧？」

「卡拉OK的生意還算過得去。」

他身邊的一個傍友立刻插口：「這檔攤，對豹哥來說，祇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

三眼豹瞪了傍友一眼：「在婷姐面前，不要老是顧着吹牛。」

「豹哥，不要過謙啦，總之，今晚宵夜，我請客！」

* * *

凌晨兩點。

顧芳婷已倒臥在三眼豹的懷裏。

酒乃色之媒。

宵夜過後，兩人都有了五七分酒意。

顧芳婷本來就是個出色的大美人，喝了酒之後，更是俏臉酡紅，美艷不可方物。

三眼豹怎樣也想不到，會有此飛來艷福。

當然，他心中明白，顧芳婷是有求而來的。

「婷姐，妳真是要跟金幕廬鬧個天翻地覆嗎？」他捧着她的臉，笑嘻嘻地問。

顧芳婷瞟了他一眼：「你不敢？」

三眼豹倏地一拍胸膛：「我阿豹殺人不當一回事！又豈會怕了一個花花公子？」

「你也是從香港來的，高凱的來頭，你應該心中雪亮吧？」

「放心！祇要妳付得起代價，天下間又有甚麼事情不能解決？」

「你要我付出甚麼代價？」

「妳是美人，本身就是無價之寶，對我來說，妳就是最好的報酬，祇是……」

「還有豹哥的兄弟手足，也得令他們心中滿意，對不？」

「婷姐果然是聰明人，快人快語！」

「三百萬怎樣？」

「這些細節，容後再作商議不遲！」

「現在，你想怎樣？」

「我是個很爽快，但也很現實的男人，妳懂不懂？」三眼豹盯着她的胸脯。

她有嬌人的身材，她的一雙豪乳，在銀幕上已迷倒了不少男人！

「我也許並不像外表看來那樣聰明，你要多多指點才行！」

她在施展媚功。

她柔聲軟氣的，三眼豹連骨頭都為之酥軟了一大截。

顧芳婷在三眼豹懷中。

她在抽烟。

三眼豹為她點火。

「婷姐，妳的事，我一定會想辦法！」

「豹哥，你認為我是來求你的？」

「不……我沒這種想法。」

顧芳婷却在冷笑：「你嘴裏一套，心裏想的，祇怕又是另一套吧？」

三眼豹的臉色開始有點沉不住氣：「婷姐，妳這樣說是甚麼意思？」

「你是從九龍混過來的，但在深圳，恐怕還不是你的天下！」

「我在這地方上，祇是一個小角色……」

「也不必過份妄自菲薄，但我知道，你雖然人在深圳，一顆心仍然在香港那邊，對不？」

三眼豹沉默下來。

他可沒想到，顧芳婷對自己的心事，居然會一清二楚。

顧芳婷吐出一口烟，又緩緩地說：「五年前，你和老熊的瓜葛，許多人都在背後的批評……」

三眼豹呆住。

他在五年前，曾經和熊抱王拚過一次！

那時候，三眼豹在九龍頗有勢力，但他擴展速度太快，而且手段過份激烈，終於導致熊抱王介入事情之中。

其時，熊抱王比現在年輕了五歲！

別小覷這五年的差別！

男人步入中年，每隔一年都不一樣！

五年前的熊抱王，雖已年事不輕，仍不失是一員猛將。

加上當年，高老太爺仍然坐鎮於金幕廬，聲勢自是更勝目前。

論才智、論魄力，高凱當然猶勝年紀老邁的高老太爺。

但高老太爺在江湖上的地位，又豈是初出道之高二少爺所能比

擬？

創業難，守業更難。

高凱祇要能夠守得住金幕廬下大大小小的各門生意，已可算是奇才。

五年前的一場火併，三眼豹潰不成軍。

他鬥不過熊抱王。

而且，他自知理虧，在師出無名的情況下作戰，一旦遭遇挫敗，又有誰願意施予援手。

也正因為那一次嚴重的挫敗，三眼豹興師北上，在深圳大展拳脚。

然而，他心中所慕者，仍然是九龍！

* * *

在顧芳婷慫恿之下，三眼豹決定重回舊地，誓與金幕廬再爭長短。

這消息，很快就傳到一個人的耳朵去。

他就是師傅山。

熊抱王已去了歐洲

師傅山幾乎可算是金幕廬資格最老的老臣子。

他做事極有分寸，行事謹慎。

這一點，是他和熊抱王最大的分別。

在一個寒冷的晚上，師傅山約見卓浪。

卓浪很尊敬師傅山。

事實上，師傅山雖然沒有把卓浪收為門徒，但兩人的關係，却和師徒毫無分別。

不少年輕一派的江湖中人，都把師傅山當作是「儒生」看待。

他祇是個「文膽」、「軍師」，一個祇靠「食腦」的人。

但錯了，而且錯得很厲害。

祇有真正瞭解師傅山的人，才會知道，他在年輕時的勇武，恐怕連熊抱王也得退避三舍。

但到了三十歲，師傅山已從火線上退下，凡事祇退居幕後，絕不親自動手。

他是忽然膽小怕事起來嗎？

當然不！

他忽然有所改變，全然是「遵守命令」！

命令他改變過來的人，是金幕廬的主宰——高老太爺！

當年，高老太爺對師傅山說：「在我們的組織裏，能夠拚命、敢於拚命的，並不缺乏。」

師傅山聽了，祇是點頭。

高老太爺沉默良久，才接着說道：「你和老熊，都是我最得力的心腹兄弟，老熊的脾性，你和我都很清楚，他是天生的霹靂火，一旦脾性發作，就連如來佛祖也禁制不住。」

師傅山又是點點頭。

在高老太爺面前，通常他都祇是聽，絕不多口。

這並不是因為他工於心計，而是因為他絕對尊敬高老太爺，更對高老太爺百分之百的忠心。

他對高老太爺的忠心，就和熊抱王一般無異。

然而，最難得的，是師傅山和熊抱王這兩員大將，不但同樣對高老太爺忠心耿耿，而且兩人之間，並不互相猜妒。

那是性格使然。

但凡胸襟狹窄之人，必然不能容物。

觀乎歷史，此輩中人比比皆是，例如三國的周瑜，就是典型的代表。

然而，熊抱王與師傅山，二人雖則行事作風大有迥異，但却同樣胸襟如海，絕不忌才。

這是相當難得的。

對於這一點，高老太爺直言不諱：「這是我的幸運，金幕廬的福氣。」

高老太爺在師傅山三十歲那一年對他說：「從今天開始，你的身份不再是戰將，更不能充當戰線上的先鋒，無論遇上怎樣頑强的敵人，你都祇許退居幕後，指揮大局！」

師傅山聽了，遲疑良久，良久。

高老太爺也不催促他，讓他有充足的時間，去思考自己所說的一番話。

師傅山隔了很久，終於點頭答允。

高老太爺笑了，那是充滿讚許的笑意。

最後，他補充一句：「這是我的命令！」

師傅山從前祇聽一個人的命令，那是高老太爺。

高老太爺在江湖上退隱之後，唯一可以號令他的，祇有高氏昆仲。

顧芳婷在暗中攪風攪雨，消息一傳入師傅山耳中，他就向高凱直接報告。

高凱給他的指示，是叫他去找卓浪。

「卓浪，年輕！有膽色！」

就連高老太爺在香港的時候，給他的評價也是相當高。

師傅山絕對同意這一點。

於是，他約見卓浪。

卓浪很快就把事情作出分析：「顧小姐與高家的恩怨，我們是不容置喙的，但她糾結外敵，企圖對金幕廬不利，我們必須及早反擊，先發制人。」

師傅山點點頭：「不錯，但你可知道，三眼豹是何方神聖？」

「雖然他出道比我早，但對於此人的脈絡，我尚算一清二楚。」

「如此甚好，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放心吧，這件事，我會小心處理！」

「但有一着，你不可不妨。」

「哦？」

「三眼豹曾經在老熊手底下吃過大虧，此人驟看是一名老粗，實則城府甚深，他這一次捲土重來，絕不會重蹈覆轍，孤軍作戰。」

「你認爲他會找尋援手？」

「不錯，正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五年前，他節節敗退，無人理睬，但如今……最少有一股勢力，相當樂意介入這一個漩渦。」

「番叔？」

「果然聰明！」

「山叔，你放心，我會謹愼應付的。」

* * *

三眼豹已回到香港。

深圳與香港，祇是一橋之隔，但回到九龍之後，三眼豹的感覺，彷彿似是身處另一個世界。

他這種感覺，並非來自吃喝玩樂、生活質素。

而是他又再回到了這個熟悉的戰場。

三眼豹是個好勇鬥狠份子。

他自出娘胎，就在石峽尾、深水埗以至旺角等地區不斷打架，不斷火併。

他曾說過：「與其給人多瞧兩眼，不如先向那人的臉上轟一拳！」

他是霸道的，曾有一段時期，簡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目中無人。

直至他碰上了金幕廬！激怒了當時如日方中的熊抱王！

一山還有一山高，惡人自有惡人磨。

此語永遠應驗不爽！

三眼豹在那一役飽受重創，被逼離開香港，到深圳投靠一個遠房親戚。

然而，三眼豹不愧是「猛料之人」，他在那邊不到半年，又再打響了自己的名堂。

祇是，正如顧芳婷一語道破他的心事——他的人雖在深圳，一顆心却還在香港、九龍。

* * *

三眼豹捲土重來，江湖上的形勢立刻有了變化。

卓浪直接了當地找他。

「豹哥，歡迎你回來。」卓浪單人匹馬，在一間遊戲機中心和三眼豹見面。

「小卓，我離開香港的時候，你好像連毛也沒有出齊。」

「豹哥胸膛生毛，若論毛髮旺盛，小弟自是有所不及。」

「你好傲慢！」

「若聽不順耳，可以就地殺人。」

「嘿嘿！夠膽色，是老熊教你的嗎？」

「小弟做事，有小弟的一套，熊老前輩那一套我沒資格學。」

「金幕廬猛將如雲，何以派你這個黃毛小子出來講數？甚至單人匹馬，你以爲膽正命平，就眞的可以像螃蟹般到處打橫行嗎？」

「打橫行是不中用的，要就索性打人。」

「打人」二字一出口，卓浪已出拳。

閃電般的快拳，不容閃躲的一擊。

三眼豹雖然久歷大伙大陣，但他自恃身邊有十幾個心腹手下，根本沒料到卓浪居然斗膽出手。

說打就打。

一打便打爆了三眼豹的鼻樑。

砰！

昂藏七尺的三眼豹，一拳便被卓浪轟得連續向後倒退五步。

這一着，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卓浪也眞夠狠，三眼豹連退五步，他也連續追逼五步，又再連環數拳，重重轟向三眼豹的胸腹。

三眼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會在自己的地頭上，給卓浪打得天旋地轉，頹然地仆跌下去。

眼前三眼豹的境況，是失利、被動的。

* * *

三眼豹遇襲，和他在一起的黨羽自然立刻向卓浪還擊。

但卓浪已順勢向門外撲出去。

有兩個大漢攔住他，但不到三招兩式，便已給卓浪解決，兩人同時倒臥呻吟，血流披面。

已有三四把斬骨刀從後而至，疾劈卓浪背門。

但卓浪行動矯捷，已奪門而出。

三眼豹的黨羽自是鍥而不捨，啣尾窮追。

可是，當這些手持利刀的大漢撲出門外之際，不禁陡地齊齊呆住，面面相覷。

祇見在街道之上，有一輛旅遊巴士。

最少有三十把刀、四五柄手槍，對準了遊戲機中心大門。

「誰敢動，有殺無賠！」一個穿黃色運動服裝的大漢在喝叫。

三眼豹的黨羽，初時還以爲己方人多勢衆，但一出到街外，才知道卓浪另有伏兵！

* * *

這一次衝突，對三眼豹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他被打斷了三條胸骨，鼻樑也給打歪了。

但更嚴重的，是他在自己的地

方上，給卓浪如此毫不留情面地施以重創，這簡直是災難性的打擊。

他沒有死，但却比死更難受。

他躺在一個兄弟的住宅單位裡，天天敷跌打膏藥，連一步也不敢踏出門外。

顧芳婷要見他，但他不接見，甚至不把自己的下落說出。

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顧芳婷祇有他的手提電話號碼，却不曉得甫自深圳回港的三眼豹，已慘遭重創。

一個星期後，有不速之客登門造訪。

老刀。

來者並非別人，正是老刀。

* * *

卓浪單人匹馬直闖三眼豹腹地，更把三眼豹在衆目睽睽之下重創，可說是哄動江湖的大事。

但他並沒有感到自豪。

他對一個老江湖基叔說：「我祇是燃點起一個火頭，並沒有得到任何的勝利。」

基叔愕然，但隨後細心一想，不禁作出了會心的微笑。

卓浪，毫無疑問是一員猛將，他那遇敵果敢强悍的作風，使他在短短一兩年之內聲名大噪。

但他也有心思縝密的一面。

這一次，他並不志在徹底摧毀三眼豹，祇是志在給他一個嚴重的警告。

當然，這種警告，也不啻是更進一步與三眼豹結下深仇大恨。

但在卓浪眼中看來，這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因爲他已算準，番叔、老刀定必介入此事，決不會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換而言之，卓浪給予三眼豹的警告，也就是等於向番叔、老刀示威。

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

* * *

醉人的旋律，在酒吧中輕輕響起。

這是卓浪的酒吧。

他這間酒吧，是朋友送的。

他那位朋友，是富家子弟，半年前移民去了美國，臨走前把這家酒吧送給了卓浪。

那位富家子弟，是億萬富豪的獨生子，玩一場牌上落動輒數百萬，區區一間酒吧，對他來說祇是九牛一毛。

卓浪並不是貪便宜的人。

但這酒吧，他自問受之無愧。

因爲他曾經爲那位富家子弟解決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兩年前，富家子弟和一個艷婦纏上了，到後來才曉得，那個女人是某某堂口大哥大的老婆。

東窗事發，那個女人却把心一橫，寧願不要性命，也要跟那位富家子弟在一起。

而堂口大哥大，却又擺明車馬，一定要用鮮血來洗清恥辱。

這樁桃色糾紛，看來無論如何，都是沒法子可以擺平的。

但卓浪却輕而易舉把風波平息。

說穿了，很簡單。

一方面，他向堂口大哥大言明利害，另一方面，軟硬兼施，逼使那個女人重投堂口大哥大懷抱。

當然，爲了這糾紛，富家子弟是要付出代價的。

他付出了一千萬。

一千萬，對他來說，並不是大數目。

但事情總算圓滿解決，縱使談不上皆大歡喜，也總比流血收場好得多。

卓浪並不喜歡這間酒吧。

但人家把酒吧送到手裡，他也沒有推辭。

他總算是擁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店鋪。

* * *

已快天亮，酒吧早已打烊。

偌大一間酒吧，就祇有卓浪。

他在喝茶，一壺又一壺濃茶。

酒能令人醉，茶亦然。

尤其是在腹中空空如也的時候喝濃茶，並不好受。

卓浪也彷彿醉了，但他仍然不斷在泡茶，把濃濃的茶一杯又一杯灌入肚中。

他有心事嗎？

不錯，他在等一個人。

一個他已等了十年的女人。

他，人在江湖。

他，有太多複雜的背景。

他，也許有充滿傳奇色彩的未來。

將來的一切，將會怎樣演變？

卓浪不知道。

他祇知道，他此刻正處在風雨飄搖中。

（全文完）

湖海詭異錄／楊子美·文

可飛·圖

七巧神魔

金龍令符

「砰！」相交掌聲中，一位白髯垂胸的老者，蹬蹬蹬地連退了三步，急施千斤墜功夫，仍然擋不住胸前的大力，極不情願的又退了兩大步。

旁觀有二十多人，都是當今武林中頂尖的高手，看這情景，心內極度震駭：「這是真的麼？」

由於事情太過出人意表，所以大家忘了喝采。廣場上靜到了極點，祇有白髯老者粗重的喘息聲，清楚傳入每人耳中。

「崆峒派列祖列宗，弟子無能，墜毀本派威名，今日唯有一死以謝師門！」白髯老者喃喃的向天祝告，說罷揮掌向頭頂拍下。

「呀！」旁觀衆人不由大驚，事情太過突然，援救不及，仍然情不自禁的往前衝。

忽然間，人影閃處，白髯老者已給人扣住脈門，其時掌緣已沾着髮際，祇要真力一吐，恐怕就要魂遊西天極樂世界去了！

直到此時，各人才鬆了口氣，紛紛叫道：「老前輩何必出此下策。」

「百陽兄又何必？」

白髯老者根本不理，反而眼中射出憤怒的火燄，望着那救他的人

壓制高手

吼道：「老夫今日技不如人，却不是可以輕易侮辱的人。」

「比武會友，這是很平常的事，又何必如此斤斤計較勝負，而且，更不值自毀前程，退一步想，你今日自殺，崆峒與少林，勢將引發起一場火併，那時，不知有多少門下子弟死亡，貴派列祖列宗，泉下有知，他們會如何想呢？」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緩緩道。

百陽老人剛才是一時激憤，如今聽如此之說，頓時渾身冒冷汗，自己如果自殺而死，本門弟子必會向少林尋仇，火併之後，崆峒派恐怕再也無法在武林與人爭強鬥勝了，老人想到此處，立時向對方報以感激的一瞥。

原來這百陽老人是崆峒派碩果僅存的長老，今日與他對手的，正是威震宇內的屠龍手陸清塵，此人縱橫天下凡三十餘年，未逢敵手，儼然是當今天下第一高手。

為了崆峒派聲譽，百陽老人公然向屠龍手挑戰，那知人家稱雄天下，的確不是虛名之輩，百陽老人以一甲子以上的精修內功，仍然敗在人家手下，羞憤之餘，幾乎尋了短見，屠龍手及時阻止，總算未釀成悲劇！

「哈哈……」突然有個人越衆而出，肆無忌憚狂笑了起來，偏偏又是內功精深，狂笑聲有如大海巨浪，鋪天蓋地而來，無休無止往外衝擊。

各人看清楚時，知道此人是武林中獨來獨往的怪傑宇內狂人傳直，似要與屠龍手陸清塵比個高下，於是大家立刻又緊張起來。

屠龍手陸清塵站在原地，臉色平靜，望着宇內狂人傳直。

倏然，宇內狂人笑聲頓住，眼內精光暴射，往屠龍手陸清塵臉上直射，沉聲道：「武功好，手段妙，把人家打敗，還要叫人家感激，我傳某人平生最討厭這種奸詐之徒，今日即使命喪荒山，也要教訓教訓你！」

「傳兄，」百陽老人見了，知他誤會，而且，此人與崆峒派淵源甚深，因此不忍見他將一世英名喪失，出言相勸！

「姓陸的，還等甚麼？」宇內狂人傳直根本不理會百陽老人，竟自向屠龍手陸清塵挑戰。

「既然如此，就請閣下出手好啦！」屠龍手陸清塵淡淡道。

「好！」宇內狂人傳直絲毫不客氣，雙肩一晃，人已平滑而出，一招「醉打山門」直擊對方胸前期門穴。

屠龍手陸清塵雙眉微軒，正待出掌迎上去時，突然有個清越的聲音叫道：「師弟，住手！」

「誰？」衆人心內驚道。

「是老衲。」人隨聲現，正是少林方丈無相大師。

「啊！」各人見少林方丈也來了，看來今日又有好戲看了。

「師兄，你怎麼下山了？」屠龍手陸清塵奇怪的問道。

「你跟我來。」無相大師道。

「怎麼，想逃了？」宇內狂人傳直叫了起來。

在場各人，親眼見過屠龍手陸清塵的武功，以百陽老人過甲子修為，尚且敗北，這宇內狂人傳直固然別有真傳，比起百陽老人，恐怕仍有不及之處，如今竟敢說屠龍手陸清塵逃走，的確是太過份了！

屠龍手陸清塵聽了，雙眉微皺，轉頭對無相大師說道：「師兄，讓我與這位傳兄對一掌，然後再說。」

這意思很明顯，屠龍手陸清塵認為一招就足夠了。他本來修養極好，但宇內狂人傳直實在欺人太甚，而且故意歪曲事實，多方侮辱，這才忍不住要出手教訓他。

「師弟，不可與人動手！」無相大師以掌門人的身份阻止他，屠龍手陸清塵祇好聽命答應了個「是」字。

「吧！」宇內狂人傳直可不理這一套，右手輕飄飄拍出，將屠龍手陸清塵打了一個嘴巴！

「你！」這一下形同偷襲，屠龍手陸清塵何曾受過這種侮辱，但他驟然間又記起了師兄的話，知道一定有原因，所以又強行將胸中怒氣壓了下去。

「我怎樣？知道厲害了麼？」宇內狂人傳直得意洋洋道。

旁觀衆人看得清楚，心內也是暗暗奇怪不已，可是，宇內狂人傳直狂得太過份，衆人也看得不過眼。

無相大師却走到宇內狂人傳直面前，雙掌合什道：「阿彌佗佛，施主稍待，敝師弟自有令你滿意的交代。」

「哼！」宇內狂人傳直神氣起來，從鼻中哼了一聲，冷冷的說道：「看在你老和尚面上，讓他多活半刻。」

「我的天！」衆觀旁者祇有叫天的份兒了，他們以前曾經聽見過關於宇內狂人的種種傳說，可是現在親眼所見，確是太過離譜了。

此時老和尚無相大師已與師弟屠龍手陸清塵走到面前不遠，低聲說了幾句。

雖然聽不清他們說的是甚麼，但是，從屠龍手陸清塵震駭的臉色中，可以知道那不是平常之事，那究竟是甚麼事，值得少林寺方丈親自下山，又使威震天下的屠龍手陸清塵如此震駭？

隔了半晌，屠龍手陸清塵來到了衆人面前，向各人來個羅圈揖，朗聲說道：「陸某向各位宣佈，今日與百陽老人之戰，是我敗了，至於這位宇內狂人傳兄，我也不是他對手，再見了！」

衆人驟聽之下，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但是，這幾句話說得清楚無比，怎麼會變成這樣？

屠龍手陸清塵說完，立刻往前趕去，似乎是像逃走之狀。

「站住！」宇內狂人傳直大喝聲中，雙腳疾踢，人已凌空躍起，也不換氣，已掠出三丈，攔住去路。

「傳老弟回來！」百陽老人看不過眼，立刻出言阻止，像屠龍手陸清塵今日武功，竟然當衆認輸，那必然是有驚人的原故，但是，究竟是甚麼原故，的確令人不易想清楚，又不好出言詢問。

「他媽的，這老小子太不濟事，怕死怕成這樣子，真是少林之羞。」宇內狂人傳直的確與人不同，幾句話中已將少林貶得一文不值，除了他之外，武林中人，誰會如此大膽狂妄。

無相大師與屠龍手陸清塵迅速離去，山中又恢復寧靜，十幾位武林高手，除了宇內狂人傳直之外，個個都是心事重重，滿臉凝重之

色，望着二人離去的空處，怔怔的出了神，儍了一般木然而立。

山風在吹，樹葉沙沙響，誰又知道剛才發生過如此大事呢？

* * *

至於屠龍手陸清塵，自那天起，再沒有在武林出現，他究竟到了那裏，少林方丈又絕口不談，衆人固然多方猜測，而且有許多好事之人，暗中查訪，仍然是踪影全無。

十五年了！

屠龍手陸清塵不僅未被武林忘懷，反而越來越多關於他的言論，許多事也因他之故，在武林中掀起軒然大波，其影響之深處，三十年來，再沒有第二件事可以比得上，因此之故，許多受關連的人想不談也不行了。

譬如說，許多敗在屠龍手陸清塵的人及綠林巨寇，漸漸的又在江湖上興波作浪，開始祇有暗中做手脚，看見沒事了，於是越來越放肆，殺人越貨，一般奸邪之徒，紛紛趕赴，很快形成一股惡勢力，兇燄所至，武林中簡直無法無天了！

因此，許多受害及想消滅這羣匪徒之人又想到屠龍手陸清塵了。

有的人去深山大澤中找，也有的去山明水秀地方去尋，可是屠龍手陸清塵似乎在這人世間消失了！

俗語說，大隱隱於廟，小隱隱於野，屠龍手陸清塵如今隱在嘉興鴛鴦湖岸邊。

十五年來，他已收了兩個弟子一起耕種爲生，祇是夜深人靜時，才暗中秘傳絕學！

這兩位弟子年紀很輕，大弟子呂仲平，二弟子徐鳴高，都是二十上下，根骨心性全是上上之選，所以在陸清塵這樣絕世高手調教之下，二人已練就一身武功。

他們仍有所待，不肯稍露會武功的樣子，二徒雖然不甚了了，但師傅嚴命之下，祇有遵命，白天耕種，晚上勤修武功，秋去冬來，又過一年了。

三更天，師徒正在演習時，突然傳來一陣呼喝聲，三人耳朵何等靈敏，知道是武林中人交手，他們怕惹麻煩，立刻吹熄燈火，各自上床睡覺。

「呀！」一聲凄慘之聲傳來，顯然這是臨死時的呼叫聲，三人聽了，心中有點不舒服。

「看你逃到那裏去？」

「哎喲！」

接着就沒有聲響了，看來有人在逃，追的自不會放過，窮追之下，中了暗器，所以戰鬥算是告一段落了。

「我們可要去看看？」徐鳴高低聲的問師兄呂仲平。

「別惹麻煩！」呂仲平還未回答，屠龍手陸清塵立刻喝止。

二人沒有說話，但他們苦練了十幾年武功，難免有點技癢之感。

在平時，心無旁騖，還不大覺得，如今親耳聽到人家打鬥，他們心底立時興起一股躍躍欲試的想法，但是，師傅曾經嚴厲禁止二人向外動武，以前還沒有甚麼，此刻却有點悻悻然了！

「不知死了多少人！」徐鳴高低聲道。

「噤聲！」屠龍手陸清塵叱道，同時微微抬起頭，似乎聽到了甚麼聲音。

「沒有聽到甚麼呀！」師兄弟二人奇怪。

過了半晌，隱約可以聽到悉悉索索之聲，而且距離很近，最多在門前十丈遠近。

師徒三人再不敢說話了，凝神靜聽。

彭彭彭，有人叩門了。

這樣一來，想不回應也不行了，師兄弟二人到底沒有經驗，已經有點沉不住氣，見師傅仍然安穩睡着，他們祇好將一顆跳動的心壓下去。

「快開門！」聲音似乎快斷氣了的樣子。

「誰呀！」屠龍手陸清塵假裝剛剛睡醒的樣子，同時右手搖動，示意二徒不可亂動。

「救命……」這聲音更微弱，看來門外的人已快死了。

屠龍手陸清塵心內暗暗嘆息，今日不知可以逃脫麻煩麼？自己快要二十年的埋名隱姓，莫非要變了？

一打開門，用燈照時，屠龍手陸清塵不由「呀」一聲叫了起來，一來是掩飾自己的身份，同時門外那人的確是太可怕，渾身血紅，左眼眼球突出，右手齊肩處，被人砍了一刀，相連處皮肉似乎承擔不起手臂，此時仍然汩汩往外不斷流血。

「快扶我進去……」那人道。

「是，是，」屠龍手陸清塵是武學大行家，當然知道此人危險已極，不敢怠慢，立刻輕輕扶住他進屋，同時高聲叫道：「老大，老二快起來打水！」

「有甚麼事，爹？」二人假裝作從夢中被叫醒來。

「快。」屠龍手陸清塵喝道。

「呀！」二徒裝做着清楚時很害怕之狀，呂仲平立刻去端盤水出來，同時道：「爹，我去找蒲大夫來。」

「好！」屠龍手陸清塵答道，他仍然記得以一個普通人，有如此情況，自然會請大夫，所以立刻答應，事實上却很不好。

果然，那人又啞着聲音道：「我懷中有傷藥，不用找大夫！」

「老大，不用找了，這位爺如此說，我們就遵照他的話做。」屠龍手陸清塵極快的替那人敷好了藥。

過了半晌，那人似乎痛苦稍減，說話聲音也好些，轉頭吩咐道：「請你們把門外的血漬洗去，有人問起，別說我在此明白了嗎？」

「是！」屠龍手陸清塵如今還有何話說。

忙了一半夜，才算把那人安頓好，門外血漬洗去，師兄弟二人暗叫倒霉，今晚碰上這樣好事，三四丈遠近的血漬，這不是簡單工夫呢！

快天亮時，那人已沉沉睡去了，看來他身上的傷藥功效極佳，又碰到了屠龍手陸清塵，才會如此，否則的話，他能否活着眞是問題。

這時候，屠龍手陸清塵很擔心，此人傷勢未好，如果他的仇家尋他，那可有點麻煩，但總不成强行趕他出去。眞是進退兩難了。

師徒三人陪着那人渡過了極其難過的五天，其他的不說，他們必須停止練武，而且還要盡量掩飾本身武功，這確實是很難的。

因爲一個會武功的人，無論是一舉手，一投足，全與普通人不同的，屠龍手陸清塵經驗老到，同時功力深厚，早已達到反璞歸眞的境界，所以掩飾起來還勉强可行，那二個小的就不行了。

到了第十天，那人已經復原了體力，此時穿的是呂仲平的衣服，頭髮也梳得乾淨，可以看清楚他的臉容，大約有四十上下年紀，神態露出兇狠之狀，看來不是好路數。

屠龍手陸清塵久未在江湖走動，所以不知道武林近況動靜，此人到底是何來路，如今祇要他早點上路，免得再惹麻煩，擾亂他們平靜的生活。

這天中午，師兄弟二人剛從田裏回來，將鐮刀及挑回來的小麥放下，準備洗臉之時，那人眼睛盯着二人，也不說話，呂仲平感到渾身不自在，有點手足無措之狀，他想避到外邊去。

脚剛踏出門口，那人叫道：「小子，回來！」

「你……叫我……甚麼事？」呂仲平記着師父的吩咐，對那人說話必須裝着很害怕的樣子，可以減少他的疑心，因此，結結巴巴的說了半天才將一句話問完。

「以後稱我爲朱大爺，聽清楚了沒有？」

「是，朱大爺！」呂仲平規規矩矩的叫了一聲。

「嗯，先去弄五斤酒，再煮兩隻鷄、花生，還有兩斤牛肉，快點去。」姓朱的大剌剌的吩咐道。

呂仲平一聽，心內已經發火了，這傢伙傷好了，反而越來越神氣，大魚大肉，兄弟倆幫他燒菜已經忙得透不過氣來，而且半個大錢不出，他們自己又何嘗不想吃，要不是師傅一再吩咐，他們早已經光火了。

「怎麼呀，還不快點去，想討打麼？」姓朱的見呂仲平臉有不悅之色，立刻睜眼道，大有一個回答不好，就要動手打人的樣子。

「我……們……沒有錢。」呂仲平裝作可憐的樣子，因爲一個農家人的確不是供養得起那樣的揮霍。

「他媽的，家裏有甚麼，先拿去賣了，譬如說，那頭大黃牛，不可以換點銀子嗎，眞是笨蛋！」

呂仲平眞想給他一拳，這傢伙的口氣，像是人家欠他的債，說得那樣理直氣壯的。

「老大，這裏還有兩擔小麥，你擔去鎮上賣了，換點銀子，聽這位朱爺的吩咐，把酒肉買回來。」屠龍手陸清塵怕呂仲平惹麻煩，立刻出來吩咐。

「是！」呂仲平臉上仍是悻悻的。

「吧！」姓朱的突然一拳，打在呂仲平的臉上，反而大罵道：「小子，好大的膽，竟敢給我朱大爺臉色看，要不是看在你醫傷份上，老子不殺你才怪。」

「你怎麼打人？」呂仲平跳將起來。

「老大，你怎麼可以對朱爺無禮，還不快走？」陸清塵怕他引起麻煩，他當然不是怕了這姓朱的，祇是埋名隱姓了十幾年，總不能前功盡棄。

呂仲平見師父如此，祇好將胸中的怒火强行壓了下去，去張羅酒菜。

又過了十天，這姓朱的傷勢全好了，他仍然沒有離去的意思，這可苦了師徒三人，祇好咬緊牙關，天天大魚大肉去供養惡人。

「老頭，這地方不錯，祇是天天下田工作沒有出息。」姓朱的對屠龍手陸清塵的說道。

「朱爺，所謂甚麼人，是甚麼命，像你朱爺，自然不會做這粗功夫，但我們祇是這塊料呀！」屠龍手陸清塵道。

「這兩個渾小子身體很好，假如跟我朱大爺作徒弟，包他們有福享！」

屠龍手陸清塵自然看得出此人是綠林强豪，但還未看出自己師徒三人會武功，因此心內比較安心，但是，他大概想帶二人去闖蕩江湖，不答應的話，恐怕會有麻煩。

「怎麼，不答應！」

「不是這意思，他們自小跟在我身邊，沒見過大世面，再說咱們

爺兒三個在一起，雖然苦一點，倒也滿足，祇好多謝朱爺的好意了。」屠龍手陸清塵，又好氣，又好笑，祇有婉轉推辭。

「好大膽，竟敢看不起我朱大爺，去你的！」那姓朱的聞言大怒，順手一掌打去，屠龍手陸清塵苦於不能還手，結結實實的給打得飛了出去。

「我……」屠龍手陸清塵爲了裝得像樣些，過了好半天，才從地上爬起來，急急巴巴的又說不出話來。

「快取酒菜來！」姓朱的說時就是一脚，將屠龍手陸清塵又給他踢了出去。

「是，是！」屠龍手陸清塵祇好答應，出去張羅酒菜。

三人此時啞子吃黃蓮，有苦自己知，對外人說，這姓朱的是遠房親戚，從外地來此玩樂幾天。

由於陸清塵及二徒弟在此十幾年都是規規矩矩，所以隣人也就相信了。

這天晚上，大約四更左右，姓朱的突然穿窗而出，三人自然聽得清楚，但怕露出破綻，仍然睡在床上不動，心內都在想，惡强盜怕走了，那可謝天謝地，又怕他突然回轉，以後眞不能隨便練武了。

快天亮了，姓朱的又回來了，帶了一大包袱，看來是出去偷盜，三人此時眞的怒火中燒了，尤其是呂仲平，眞想不顧一切把惡强盜殺了。

第二天，嘉興城內轟動了起來，張百萬昨晚給人偷了紋銀二千兩，他家小姐也給人姦殺在綉樓。

屠龍手陸清塵聽到了這消息，師徒三人當然知道是誰幹的，他們三人內心益發難過了。

「小子，你們今天不用做工了，幫我辦一桌豐盛的酒菜來，大家痛快喝一杯。」姓朱的清晨起來，取出銀子放在呂仲平手內。

呂仲平用眼色望師父，徵詢他的意見。

「既然朱爺客氣，你就照辦。」屠龍手陸清塵知道如果不答應，馬上又有麻煩。

＊　＊　＊

桌上堆滿山珍海味，姓朱的大模大樣坐在上面，大碗酒、大塊肉，吃得很開心。

師徒三人祇有勉强跟着，但內心却難過十分。此人如再住下去，嘉興城受害的人一定很多，尤其是姦淫婦女，更犯了武林大忌，陸清塵身爲俠義道中人，以前曾經鋤殺許多大奸大惡，如今爲了師門，雖能忍住，像這樣窩藏大盜，的確比甚麼還難過。

足足吃了兩個時辰，姓朱的似乎是酒足飯飽，突然對呂仲平師兄

弟二人道：「以後你們跟着我，包你吃喝不盡，譬如說，我祇要一出手，金子銀子滾滾而來，你們看，我昨晚出去一下的收穫。」

姓朱的說完，立刻將那大包袱從床底下拿了出來。打開了，頓時滿室生輝，原來包袱中都是金銀，平常人見了的確動心，但屠龍手陸清塵反而生厭，二徒久受薰染，而且對姓朱的深惡痛絕，因此臉上也是木然。

「你們喜歡嗎？」姓朱的得意地問，他以爲這下子，三人定會答應，那知道他們都是冷冰冰的一聲不響。

「好呀！你們太不識抬擧了，讓老子殺了，免得見了惹厭。」姓朱的說完了從靴筒中抽出把匕首，大概是他昨晚弄來放好的。

三人一見匕首，知道再讓他橫下去，可要吃虧了，屠龍手陸清塵仍然安坐椅上，祇有呂仲平及徐鳴高二人臉都氣黃了。

「克察！」一響，窗框木條給震得飛了開去，一條人影突穿進來，伸手就搶包袱。

「好大膽！」姓朱的手腕突翻，匕首帶起一道電光直往那人身上刺去。

「救命呀！」那人突然叫了起來，身形微晃，堪堪躲過兇險的一擊。

師徒三人見了暗暗心喜，今日可以不必出手，祇怕來人事後追問，那時就脫不了關係。

颼颼颼，姓朱的此時將匕首當作峨嵋刺用，展開三十六路織女針刺法，往來人身上猛刺猛扎，武功差點的人眞招架不住，可是，那人似乎游刃有餘，連連閃避，並未還手反擊。

即是屠龍手陸清塵心內也暗暗奇怪，此人爲甚麼蒙住面呢？自己師徒三人久居此處？並沒有相識的武林人物，如果是姓朱的匪徒朋友，怎會找到此處來，是了，莫不是長時間的買酒買肉，引起人懷疑了？

「住手！」來人突然大喝了一聲，伸手拉開面巾，原來是個四十上下的虬鬚大漢。

「雷州惡鬼盧七？你怎麼來了？」

「夜遊神朱武爺在此，我怎能不來。」

「哈哈，好極，這裏有酒有菜，我們痛痛快快拚上一場。」夜遊神朱武高興道。

「嘿嘿，你小子大禍臨頭，還在此醉生夢死，眞是不知死活。」雷州惡鬼盧七冷冷的道。

師徒三人空高興了一場，見他們二人都是一丘之貉，恐怕麻煩更大了，此時聽雷州惡鬼盧七如此說，又生了一綫希望來了。

「這兩個鄉下小子買肉時，鷹爪孫已經起了疑心，暗中派人跟着，兩個小子一路走一路罵，從他們口中，我聽出個大概，知道九成是你，所以跟了來，我們快走吧，詳情路上細說好啦。」雷州惡鬼盧七道。

夜遊神朱武聽完了，突然怪眼一翻，瞪着呂仲平、徐鳴高二人，狠聲道：「小子，活得不耐煩了，竟敢在背後說我朱大爺的壞話，讓我好好的整治你們一番！」

呂仲平見朱武拿着匕首走過來，如果不還手，祇有等死一途，因此向師父又望去，徵詢他的意見。

屠龍手陸清塵暗暗焦急，他不是怕這兩名綠林人物，爲了師門，他必須忍耐，但是，兩名弟子無辜，難道還跟自己一樣受苦受難，怎樣辦？

「回老家去吧！」夜遊神朱武右手疾揮，匕首向呂仲平腹部猛刺。

「朱爺！」屠龍手陸清塵驚叫一聲，右脚橫跨，已攔在呂仲平面前。

夜遊神朱武是下了決心，所以不聽任何言語，匕首去勢更快！

「噗！」一聲插在屠龍手陸清塵的腹上，連刀柄不見了，祇剩下血紅的布巾在飄拂！

「呀！」二徒看清楚時，不由大驚，以爲師父已經中了暗器，情急之下，就要施展所學，將這名惡賊消滅，爲民除害。

「就在這屋內。」門外傳來了許多人聲。

呂仲平及徐鳴高聽了，知道又有了變化，二人將胸中的怒火暫時壓了下去，急忙跑到師父的面前查看傷勢。

「你們不可得罪朱爺。」屠龍手陸清塵聲音沙啞，似乎快要斷氣了，雙手抓住二徒的手腕。

「夜遊神朱武，乖乖的出來吧。此處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不要費神逃走啦。」門外傳來了叫聲，顯然此人內功深厚已極，聲音綿綿密密有如實質。

「我們衝！」夜遊神朱武再來不及殺呂、徐二人，立刻縱身而起，將屋頂震開一個大洞，飛身而出。

呂仲平及徐鳴高二人，祇覺得師父有股氣傳入自己的身上，二人心內暗自奇怪，師父難道未有受傷，那把刀明明插在他腹中，但這驚人的內力，又豈是受傷之後可以辦到。

屠龍手陸清塵向二徒望了一眼，伸手在腹中把匕首緩緩取出。

乾乾淨淨的一滴血也沒有，再看腹部絲毫不見傷痕，也不見破洞。

二人似乎驚呆了，望着他們的師父，不知怎麼說才好！

「砰！」屋外已經打得天翻地覆了。

「夜遊神朱武，你昨晚幹得好事呀！」一個雄渾的聲音在怒喝。

「老子高興幹就幹，你算老幾，敢來管我不成。」夜遊神朱武道。

「颼！」一條極長的索子從天而降，等到朱武發覺時，已在他的身上圈了幾圈。

「影子神鞭，是你！」夜遊神朱武道。

「哼！把兩個奸賊縛緊。」說話的人中氣十足，看來是那甚麼影子神鞭了。

「是。」

看情形這影子神鞭地位甚高，吩咐下來，各人趕緊答應。

「還有，將屋內三個窩藏大盜的犯人也一起帶走。」

屠龍手陸清塵在屋內聽見了，暗自叫苦不迭，此次救人，想不到惹出這種無妄之災，眞是飛來橫禍了。

就這樣，師徒三人被囚在死牢中，因夜遊神朱武平生作惡多端，所以屠龍手陸清塵師徒三人窩藏大盜罪名成立，也被處死刑。

以他們的武功，逃獄易如反掌，可是目前還不想這樣做，馴服地躲在牢中。

與三個人一起的是兩個大盜，夜遊神朱武與雷州惡鬼盧七。

尤其是夜遊神朱武，望着陸清塵，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一刀插進腹中，何以仍然不死，難道這老傢伙有一身絕世武功不成？

屠龍手陸清塵當然知道對方心意，但他裝作要死不活的樣子，垂着頭，似乎昏過去之狀。

這是死囚牢房，一切都是那樣糟，陰暗、潮濕而且是臭氣衝天，五人根本懶得說話，各想各的心事去了。

三天仍然無動靜，又不知何時判罪。

這天晚上，沉重的鐵門噹噹作響，五人心頭一震，暗道：「莫非行刑時間到了？」

他們久居暗處，所以對於黑暗已經習慣了，全都看清楚那扇鐵門緩緩推開，由於門軸處全生了銹，想快也不行，而且必須臂力頗強的人才行。

突然，二條人影閃進，手上全拿着刀劍，並拿着把火炬，五人一下子看到如此光亮，立刻閉上了眼睛。

「快走！」其中一人喝道。

「你們是？」到這時，夜遊神朱武知道自己人來劫牢了，他不由大喜過望，剛一開口，立刻被來人喝止，二人已取了鎖匙，幾下解開了二人鎖鍊。

屠龍手陸清塵內心暗暗嘆息，這番出牢，不是死罪也變成了死罪了，以後還敢見人了，二徒也是命途多舛，碰到這樣倒霉的師父。

一出死囚牢房，五人全深深吸了一口氣。

「快走。」其中一人低聲喝道，首先引路，其餘的跟着，也不見有人來追，大概牢卒全被制服了，屠龍手陸清塵看出，十幾名劫牢者武功不弱，他們全蒙上了面，看來是怕人認出，難道是本地人不成？

其中三蒙面人還以爲屠龍手師徒不會武功，竟然挾起三人，跟着帶頭的那個人走。

屠龍手三師徒對這地方很熟，見他們竟朝鴛鴦湖畔跑，不由暗暗奇怪。

足足跑了兩個時辰，十幾人進了、高大房屋，廳內燭光輝煌，上首坐着幾個人。

「蒲大夫！」師徒三人看清楚時，齊聲驚叫。

「正是，三位還認得我！」蒲青雲說罷，轉頭對夜遊神道：「二位賢弟到此，怎不打聽嘉興情況？」

「早知蒲大哥在此，我們也不會吃許多苦了！」夜遊神朱武高興道。

「好啦，總算沒有出紕漏，昨日你們被捕，嘉興的人紛紛議論，我才知道你們到了，趁影子神鞭羅信外出，才派十幾位兄弟劫獄，如今總算是脫險了。」踏雪無痕蒲青雲說明劫獄始末。

「上月我奉總舵主之命辦事，路經此處，碰到淮陽五義，蒲大哥你知道，他們與我早年這檔子事，還有甚麼話可說，火併之下，同來的七名兄弟全都死傷殆盡，我負傷逃竄，得這三個鄉下人救治，才拾回性命。」夜遊神朱武述說來嘉興始末。

「還有這三位朋友，總算夠義氣，我自然不會虧負你們的。」踏雪無痕蒲青雲轉頭對陸清塵道。

陸清塵心內十分擔憂，今次探明這羣逃徒的巢穴所在，他們還會放自己師徒三人麼？而且，夜遊神心內已經犯了疑，那才是最大的麻煩。

「擺酒。」蒲青雲吩咐的喝道。

表面上看來蒲青雲是當地大夫，家財巨富，童僕羣多，廣庭華厦橫亘，嘉興人自不會懷疑他是個坐地分贓的江洋大盜。聽口氣，他們的組織十分龐大，不知總舵主其人，到底是何方神聖。

屠龍手陸清塵師徒三人只好裝傻扮懵，跟着衆人喝酒吃菜。

當夜，他們被安置在一間頗爲寬裕的房中休息，並有婢女送來茶水，然後悄悄的退出。

他們聽出附近無人偷聽，二徒急問道：「師父，我們怎辦？」

陸清塵皺起眉頭，微微閉上眼睛，過了半晌，又睜開眼睛，望望二徒一下，緩緩的道：「我所以埋名隱姓了十五年，並非自己有甚麼衷情，只是爲了師門一件巨大恩怨，但是你們不受甚麼約束，假如這羣賊子太過份，不妨放開手去幹，反正嘉興再也躭不下去了。」

二人一聽得師父如此之說，心內不由大喜，怒道：「尤其是那姓朱的惡賊，我總要他好受！」

「暫時我們還不要動，」屠龍手陸清塵緩緩的道：「最好先查明主使人，以及他們組織的宗旨，目前殺了這幾個人，仍是沒有多大用處。」

「假如他們又侮辱我們？」呂仲平問。

「孩子，我一向不是對你們說過，一個人要成大功，必須要忍人之所不能忍，言語上及不關重要的侮辱，我們可以忍住，只有他們想殺害或傷害我們身體時，那時才可動手，一動手，絕不要留情，先把所有武功好的匪徒全點住，然後再對付其他的。」屠龍手陸清塵教導了徒弟。

呂仲平正要說話，突然聽到外邊有聲音，雖然輕到不能再輕，但是三人是何等修爲，耳內仍然聽清楚那是一個人盡量放輕了脚步所致，他們也不點破，仍然繼續交談，說些關於莊稼人的事。

大約過了一盞茶時份，二徒紛紛道：「爹，我去睡了。」

「好。」屠龍手陸清塵答了個好字。

當晚並沒有事發生，屠龍手陸清塵細細思索，知道夜遊神朱武顧忌自己武功，所以踏雪無痕蒲青雲也不敢輕舉妄動！

第二天，所有的匪徒對他們三師徒三人特別客氣。

午飯後，蒲青雲特別將屠龍手陸清塵請入密室，坐定後，蒲青雲立刻拱手道：「聽敝兄弟朱武所言，當日危急之時，老前輩救了他們性命，後來諸多冒犯，前日才知道你老是位武功絕世的高人，不知可否見告姓名來歷？」

「蒲大夫，別說笑了，我在嘉興十五年，除了種地之外，可曾有人看見我做其它的事？更不用說甚麼武功！」屠龍手陸清塵口內自然不會承認。

「老前輩在此隱居十五年，自然有不得已的苦衷，如果是爲了避仇家，你可以參加我們幫會，那樣就沒有人敢欺負你們！」蒲青雲試探道。

「大夫別開玩笑，我們父子三人只會插秧種菜，對你們又有甚麼用？」

「好，老兄，既不肯說出來歷，敝幫勢力遍天下，奇人異士，車載斗量，過幾日自然有人可以認出你，到時你再不加入本幫，那可不客氣！」蒲青雲威脅的道。

「我確實是個平常農人呀！」屠龍手陸清塵裝作惶急的道。

「既然朋友不肯說眞話，請回房休息吧。」蒲青雲似乎有些怒意，起身肅客。

一連幾日，師徒三人有吃有喝，只是行動不自由，夜遊神朱武及雷州惡鬼盧七不見了。看來已經走了，或者走去找甚麼人。

屠龍手陸清塵師徒三人，他們是想深入探索他們這羣匪徒的根底，所以也裝呆作傻的，不然，以蒲青雲幾人，別想留得着人家。

十五天，蒲家立刻忙了起來、廚房整治酒菜，蒲青雲幾名帶頭的人，全穿上長袍馬褂。

快到中午，蒲青雲立刻進來叫屠龍手陸清塵師徒三人出去吃飯。

「哈哈，老夫數度經過此處，想不到竟有此等高手隱於塵市中。」

「今天倒要開開眼界！」大廳只有個蒼老而又內勁雄渾的聲音在響。

「老前輩，這一刀是我親手插進去的，他竟然沒有絲毫損傷，這等內功，當今之世，有幾人能夠做到，弟子震駭之餘，又問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好請你來了。」夜遊神朱武的聲音。

此時，屠龍手陸清塵已經看到了廳上坐着的人，大約有六十上下，滿頭白髮，長鬚垂胸，雙目如電，緊緊的注視陸清塵。

二人誰也沒有開口說話，彼此瞪視着，屠龍手陸清塵老實不客氣的坐下去，二徒也靠着坐下。

蒲青雲及夜遊神等人，已在等候老者吩咐，他們以爲這老者是見識廣博，定能認出這三個人的來歷姓名，那知道他望了半天，臉上懷疑神色越來越盛，顯然也是束手無策。

相反的屠龍手陸清塵從他的膚髮上，知道對方就是三十年前，馳譽武林的獨脚大盜……七海霸王風維英，此人自幼闖蕩江湖，會過高手無數，閱歷之多，識人之廣，的確是宇內第一人。

今天，屠龍手陸清塵無論是那一方面，也無法看出是個絕頂的武林高手，而且，他內功修爲已達了歸眞反璞的境界，外表看來和常人無異，同時，十五年的曝於日光下，的確是個地地道道的莊稼人樣子，無怪乎七海霸王風維英也瞠目以對了。

「大家敬總護法一杯！」蒲青雲

高聲叫，其實，是提醒七海霸王風維英，像他這樣失魂落魄的呆着不動，似乎有點不雅。

「請！」衆匪徒立刻舉杯應和。

「三位是嘉興人？」七海霸王風維英問道。

「是！」屠龍手陸清塵裝作很害怕的樣子答道，因爲他的身份是個莊稼人所以不能太鎭靜。」

「你似不會武功？」

「不會。」屠龍手陸清塵回道。

七海霸王風維英面對夜遊神朱武道：「又怕是你搞錯了？」

夜遊神朱武惶恐的站起來道：「總護法，依我看，只是給他一刀，眞假就可以分出。」

「也好，寧可殺錯了，也不能讓奸細漏網。」七海霸王風維英淡淡道，似乎說件平常的事。

屠龍手陸清塵直到現在，仍然不知他們這個組織是甚麼幫會。可以肯定的一點，這組織一定是個有害人羣的，看他們動輒就草菅人命，這可以想見一班了，可是，絕不能親自動手，違背當年誓約，不過七海霸王風維英成名數十年，兩弟子是否敵得住手，那才是擔心的事。

此時，已有小盜自內室取出一把刀來，送到夜遊神朱武面前。

蒲青雲轉頭對屠龍手陸清塵師徒三人道：「你們現在還來得及，否則就要砍斷一隻手臂。」

呂、徐二人立刻望向師父，想獲得他的意思，但是屠龍手陸清塵鎭定如常，臉上不現絲毫七情六慾。

「好，下手！」七海霸王風維英今日未能認出三人來歷，心中已是老大不高興，此時見老少三人夷然不懼，知道對方絕非言詞可以動，決心動武，在他以爲屠龍手陸清塵三人即是武林高手，在此處也無法逃走，因此決定動之以武。

「嘿嘿，」夜遊神朱武緩緩站起身來，口內嘿嘿冷笑，目露兇光的望着三人。

大廳內頓時現出異樣的緊張，尤其是七海霸王風維英等高手，準備隨時制止異動。

「颼！」夜遊神朱武當日試過陸老兒的武功，所以此時不願向他下手，竟向呂仲平劈去。

屠龍手陸清塵此時雖未說甚麼，但他前日說過，危險時，二師兄弟可以盡快出手制住强敵，一舉成功，所以夜遊神朱武取刀下座時，二師兄弟已暗中蓄勁待敵，待刀勢欲出時，呂仲平身形陡地欺過對方懷中，右掌疾拍而出，印在夜遊神朱武胸口。

依理說，這一掌應該威勢赫赫才對，但是，這掌印在夜遊神朱武胸口時，沒有半點聲響，更令人不解的，夜遊神朱武似乎傻了般站着，雙目呆瞪，不知動彈，可又不似被點中穴道樣子。

廳內匪徒正在愕然之際，呂仲平身形疾標而出，距七海霸王風維英六尺光景右手遙拍而出。看上平平無奇，可是，七海霸王風維英只覺得有股壓力如山湧到，他本來自大得很，此時變起突然，不由大驚，總算他應變得快，雙脚疾踢，人已凌空躍起，他坐的椅子，却像糜爛的朽草往下塌去。

徐鳴高身形如電，掠向雷州惡鬼盧七身前，還未看清楚，已有股柔和的勁風拂上身來，雷州惡鬼盧七渾身機伶伶的一戰，骨格間頓時酸溜溜的味道，他在江湖經驗極富，驟然想到一件事，心內不由大驚，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果然絲毫不假，再也不能凝聚半點勁力。

只有蒲青雲已看出情形不對頭，廳內許多高手已摧枯拉朽般給打得東倒西歪，而且，屠龍手陸清塵仍未動手，兩個年輕人已如此厲害，已方各高手，只有七海霸王風維英未傷，但也無法抵住對方三人，想到此處，立刻往後掠去，逃之夭夭。

看看身形快將穿出窗時，突然脚上一緊，硬生生的被拉回來，看清楚時，正是徐鳴高，蒲青雲又驚又怒，喝道：「小子想找死！」說時右手疾拍而出，想先下手爲强。

「哼！」徐鳴高冷哼聲中，奇快的扣住蒲青雲的脈門，微一運勁，已閉了他的呼吸，砰然一聲跌倒地上。

七海霸王風維英自屋頂落下來時，大廳內的各匪徒已經全部受制了，他心內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但是，對方是何來歷，仍然一無所知，剛才這年輕人所施陰柔掌力好像是少林絕學——般若神掌。

「你們是甚麼人？」七海霸王風維英問。

呂仲平恨透了這些匪徒，像夜遊神朱武的姦淫擄掠，無所不爲，與他爲伴的也自然不是甚麼好東西，所以下手再毫不容情，衝上前去，展出般若神掌，「九品蓮台」、「回頭是岸」、「天河耿耿」三招連環施出擊去。

像這樣的少林絕學，武林中並不多見，就算達摩院中，也沒有幾個練成，如今竟會有個年輕人使出，七海霸王風維英如何不震駭欲絕呢？

呂仲平這兒是初次應敵，自然無法與對方幾十年經驗相較，饒是如此，仍然打得這個七海霸王風維英只有逃竄的份兒。

五十招過後，呂仲平招式越來越熟練，再加上般若神掌威力絕倫，老魔頭不敢硬接，而且，對方

還有二人未動手，自己已是孤軍作戰，想到如此，不禁有點氣餒，已經萌生退意，窺個空隙，右手微拂，「波！」的一聲輕響，突然湧出大量烟塵，呂仲平雙掌連環拍出，將烟塵驅散開來，再看時，已不見了老魔頭影子了。

「咦！」呂仲平怪叫起來。

屠龍手陸清塵看見老魔頭走了，當下對兩弟子道：「把這些匪徒的武功廢去，我們走吧！」

*　*　*

在路上，呂仲平及徐鳴高眉飛色舞的講述，他們第一次出手，就把這幾個名震一方的魔頭打得落花流水，這自然是值得高興的事。

「尤其是那個夜遊神朱武，我們受夠了他的氣，今天總算報復了。」已呂仲平道。

「師兄那一指點下，他那雙眼睛似乎看到了地獄之門，樣子又怪又可怕的！」徐鳴高說道。

「只是那老賊跑了，未免有點可惜！」呂仲平想起七海霸王風維英逃脫一事，心中有點悻悻然。

屠龍手陸清塵見門下兩個弟子今日出手，果然沒有白費自己十五年的苦心，也暗暗高興，只是，念七海霸王風維英身份，仍然是人家手下，想起來這頭兒一定是個了不得的大魔頭，他究竟是誰？

突然間，屠龍手陸清塵神色一凛，呂、徐二人立刻驚奇的望着師父，不知他甚麼意思。

屠龍手陸清塵此時已聽出兩旁樹林中，已埋伏了二十名以上的武林高手，其中有三四個人，吸呼綿長，若有若無之下，更是了不得的强者，難道七海霸王這麼快就搬來了救兵不成？

漸漸的，呂、徐二人也知道已經中伏，暗道：「今天運氣不錯，竟然可以痛痛快快的打一場架，十五年的苦練到底是不可輕視的，當然，沒有師父這樣的絕頂高手調教，自然又當別論了。」

三人心內雖然思潮洶湧，表面上仍然不動色聲，往前繼續走。

又走了五十丈附近，地勢越來越荒凉，四面望不見人影，屠龍手陸清塵知道對方要出手了。

果然，身後有輕輕落葉聲，錯非陸清塵這樣絕頂高手，平常人眞不容易聽清楚呢？

三人仍然裝作不知，安步當車的往前面走去。

「站住。」背後一聲大喝。

三人只好回頭，看清楚時，心內不由大吃一驚，暗暗叫苦不迭。

「好哇，你們三個窩藏大盜，今天還有何話可說！」

「羅大爺，我們實在不知道他們的來歷。」屠龍手陸清塵看清楚對方是公門中人，而且是影子神鞭羅信，這實在是想不到的事。

呂、徐二人也怔住了，如果是匪徒，他們是毫不猶豫放手大幹一場，可是公門中人，他們就不敢動了，目前這情況，想太平走過去，那是絕不可能了。

「把這三人鎖起來！」影子神鞭羅信喝道。

「是，」立刻有個公人答應，嘩啦啦手銬相撞聲，往三人走來。

到現在爲止，嘉興城內外仍然無人知道，陸清塵三人是埋名隱姓的武林高手，大家都知道他們是規規矩矩的莊稼人，所以這公差以爲手銬一响，三個鄉巴佬還不膽戰心驚之理。

「羅大爺慢來。」屠龍手陸清塵正想把十五年來安份守己爲理由，說明自己實在是個安份守己的良民，誤救大盜，也是出於善心救人而已。

「嚕嗦甚麼？」拿着手銬的公差有點不耐煩，就要鎖人，可以回去交差。

呂、徐二人知道師父雖有一身絕世武功，由於師門一件信約，師父再也不能與人動武，雖然是平庸之極的公差，也無可奈何，他們見了眼前情景，同時一般心理，身形疾閃，已擋在師父身前。

「兩個小子，難道是頑抗拒捕麼？」那公差怒道。

「張老三，把他們鎖起來，別嚕嗦了。」其他的公差也有點不耐煩了。

張老三立刻惱羞成怒，黑起臉來右手一套一鎖，呂仲平身形微偏，立刻閃開。

「咦！」公差張老三顯然大出意外，在他們吃公門飯的人，這一套一鎖是幾十年來的火候，平時鎖人，可以萬無一失，今兒這鄉巴佬小子竟然讓過，豈非怪事？

其他公差似乎看出有點不對勁，立刻瞪目而視，看看有甚麼變化。

「你再讓讓看！」張老三右手突然伸出，「克察！」一聲，手銬急扣，這一下是他的慣技，以爲呂仲平定然是手到擒來。

「呀！」旁立的公差看出來，張老三又不成功，手銬是鎖着，並未扣着對方手腕，這可說是從未有過的事，他們忍不住的叫了起來。

「你們退下！」影子神鞭羅信是何等眼力，他已看出呂仲平剛才閃避的兩下，妙到巔峯，如不是武功有極高的成就，勢難如此，因此他知道非自己出馬不可了。

「羅大爺，我們都是好人，你別冤枉我們呀！」呂仲平急叫道。

「嘿嘿，每個犯罪的人都說自己是好人，就以你們這身武功，也不會是好人，來吧，我們比試一下

高下。」影子神鞭羅信道。

「我……」呂仲平真不願和公門中人動手，因此急急巴巴的不知如何是好。

「他媽的，小子就會裝傻。」影子神鞭羅信說時右手突出，想扣住對方脈門。

這時候，呂仲平本能的往旁閃避，右掌直擊對方胸前期門穴。

影子神鞭羅信見對方反應快捷，招式老辣，似乎有數十年經驗一樣，內心暗自駭然，鄉村中竟會有這樣的高手，今兒別栽了跟斗才好。

正在拚鬥，呂仲平耳內突然聽聞師父的聲音：「孩子，別傷人，我們先到牢裡去，晚上再出來。」

呂仲平有點不願意，但是師父的話不能不聽，當下左手放緩，右掌莫名其妙的往空處打去，影子神鞭羅信眼睛何等銳利，見此機會，右掌奇快的扣住呂仲平脈門，「克察」一聲，已經鎖上了手銬。

其餘公差一見小伙子有此武功，不禁相顧駭然，雖然屠龍手陸清塵與徐鳴高在旁，他們也不敢貿然上前，此時見影子神鞭羅信得手，心頭才放下一塊大石。

「你們兩人也是否想試試？」羅信望着陸清塵師徒二人道。

「今兒碰上羅大爺這樣的硬手，我們爺兒衹有認命，何必獻醜。」陸清塵作無可奈何狀道。

「好吧，看在武林一脈份上，我不會難為你們，衹要查明你們真是無辜，我會立刻放人。」羅信對二人道。

「我們除了引頸受戮，還有何話說。」陸清塵頹然的說道。

「老朋友，衹要不是匪徒一夥，我姓羅的會對得住你們父子三人，如今委屈你們了。」羅信說時轉頭道：「把他們帶走吧！」

張老三戰戰兢兢的上前將陸老兒及徐鳴高鎖上，他真怕二人會給他一下，那可別想活了，誰知道對方馴服得像貓一樣，早知如此，也不會在大夥兒面前露出膿包相，想到此處，心底懊惱不已。

三人剛鎖好，衆公差正想開步走時，樹林中突然又轉出一人，正是逃走的七海霸王風維英。

屠龍手陸清塵內心恍然大悟，原來這老魔頭使奸，正所謂惡人先告狀，而且，師徒三人所作所為，衹要稍加中傷，即是影子神鞭羅信的精明能幹，也不容不信。

呂仲平及徐鳴高二人一見老魔頭，眼內幾乎要噴出火來，要不是師父一再以眼色提示，師兄弟二人怕不會立即斷銬打人了。

七海霸王風維英此時也不走近，就在五丈開外叫道：「羅捕頭，此三人武功非同小可，你必須以紅毛鐵手銬才行，我這裡有幾副，你拿去。」

「送到來好啦，羅大爺在此，你不必害怕。」張老三還以為對方是個鄉下老頭子。

「不，不，不，我沒有這個膽，我還想多活幾年呢。」七海霸王風維英放下手銬，幾乎像逃走般跑了開去。

屠龍手陸清塵低聲道：「羅捕頭，此人是匪類人物，我可以幫你擒來。」

「站住！」影子神鞭羅信心內也是犯疑，對方神態及行動的確不像規矩人家。

這一叫，七海霸王風維英跑得更快。

「追！」呂仲平輕叱一聲，雙腳疾蹬，人已凌空而起，雙臂運勁一扯，鐵手銬嘩啦啦大响，崩裂四五塊，散落地上。

徐鳴高也不後人，疾往右方追去，想從近路截住那魔頭。

影子神鞭羅信幾乎從空中跌下，他起脚較遲，但看清楚他們兄弟二人輕功身法，內心暗中慚愧，以他們的功力，自己別想接得住人家一招，剛才還洋洋得意，誰知原是他們故意相讓。

「接招！」正在此時，呂仲平人已到，右手已凌虛拍出，一股强烈勁風，發出尖嘯聲攻到。

老魔本在拚命逃走，聽風聲知道再不抵擋，必會受傷，他明知衹要接手，今兒別想逃走了，但眼前有燃眉之急，勢不能不救，危急中，身形微偏，掌心疾吐，一股雄渾的勁風向上迎去。

說來雖慢，其實幾下動作全像閃電般，霎那間，兩股勁風已經相交，發出絲絲聲响，地上灰沙，陡地急轉上升，發出刮刮聲响。

各公差幾曾見過這種怪事，瞪着眼，似乎是傻了一般，影子神鞭羅信也停脚不前，他知道憑自己武功，實在是無法與人家相較，看他們是甚麼了局，然後才行定奪。

「砰！」的一聲，陡然間，兩股强烈的勁風爆出聲响，震得灰砂四散，半邊天都昏暗了。

蹬蹬蹬，七海霸王風維英功力深厚，仍然是無法與般若神掌相接，連退三步，跌坐地上，再也動彈不得，而呂仲平也退後一步，才勉强站穩。

徐鳴高疾衝上前，伸手點了這個老魔頭的軟痲穴。

「羅大爺，」屠龍手陸清塵叫了一聲，緩緩的走了幾步，說道：「請你把我們四人帶進大牢，查清楚後，再行依法定罪釋放。」

影子神鞭羅信還未回答，七海霸王風維英暴怒道：「你們聽明的，快把我放開，不然的話，嘿

嘿……」

「把他用大枷鎖上！」影子神鞭羅信大怒，喝令手下上前鎖人。

「我們也戴上刑具。」呂仲平及徐鳴高二人自動伸手，叫公差上手銬。

公差面面相覷，向羅信望來，徵詢他的意思。

「好吧，三位夠朋友，我姓羅的先謝謝，這是國家法典，給戴上手銬，免得這老賊說不公平。」

許多公差立即罵道：「這老傢伙真狡猾得緊，反來惡人先告狀，敢是不要命了。」

三日後，嘉慶大牢中已囚了十五名江洋大盜，城中素有賢醫之稱的蒲青雲及其府中許多黑道高手、巨寇全鎖上了。

這樣一來，誰是誰非，已經真相大白，屠龍手陸清塵師徒三人立即釋放，影子神鞭羅信更備了桌酒席，酬謝三人擒賊大功。

酒過三巡，影子神鞭羅信突然深深嘆了口氣，又過了好半晌，才道：「嘉興這次能夠擒獲許多强盜，全仗三位大功，祇是從匪徒口中供詞，他們背後尚有極硬的靠山，而且是有組織的幫會，看來那主腦人物，絕不是一個尋常之輩，日後如要尋仇報復，嘉興城衹怕有一番風血雨了。」

屠龍手陸清塵聽出羅信弦外之音，想他們師徒三人留守鎮中。

事實上，屠龍手陸清塵雖然身負蓋世神功，受師門信諾所制，不能與人動武，所以說，與平常人無異，但是，如果三人不顧而去，匪徒高手尋仇來到時，嘉興城百姓必定遭殃了，這又如何是好呢？

呂、徐二人見師父眉頭深鎖，也停杯向他望去。

影子神鞭羅信見了，舉杯笑道：「我們乾一杯，三位難得相會，今日也可以說是有緣，匪徒日後就是來了，姓羅的雖然武功不濟，諒也可以撈個本，事情不一定那麼糟，來來來，乾一杯吧！」

酒足飯飽，羅信親自相送，直到師徒三人住處，這才告辭而去。

呂、徐兩師兄弟費了好半天工夫，才將屋內打掃乾淨。

陸清塵一直沒有說話，顯然心事重重，看來也是籌策怎樣抗拒羣寇的侵犯。

「師父，你以為羣寇敢來嘉興麼？」徐鳴高忍不住的問道。

「當然會來。」屠龍手陸清塵道。

「我和師兄二人，再加上些公差，難道怕了他們不成？」徐鳴高道。

「孩子，我們不知對方底細，這伙就難打了，萬一是甚麼隱世巨魔，練的是奇門武功，就非你們二人能對付得了。」屠龍手陸清塵道。

「師父，目前衹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徐鳴高道。

「我們衹怕在嘉興城呆不住了。」陸清塵有點感慨，試想一個武功蓋代的高手，為了誓言，竟然不能用武功為民除害，而且要東躲西避，怕人知道他的身世，這是何等苦悶。

＊　＊　＊

審判完畢，這班匪徒全部判處斬之刑，消息傳出，嘉興城百姓拍手稱興。

但是，屠龍手陸清塵知道，事情一定有痲煩，雖然匪徒仍然沒有甚麼動靜，他們一定在圖大擧，並不是害怕，讓同黨給人殺害。

「師父，我們這幾天何妨去大牢附近看看。」呂仲平有點擔憂的道。

「在家裏也是一樣。」陸清塵道。

呂、徐師兄弟二人有點不明白師父的意思，但是，他們相信一定有理，所以不再說話了。

五天過去，嘉興城防守愈加嚴密，奇怪的是，根本沒有一點痲煩，影子神鞭羅信幾乎沒有一日好好地睡過，日夜在各處巡查，却未會再找過陸清塵師徒三人。

＊　＊　＊

晚上，燈前閑談，徐鳴高忍不住問道：「師父，有這麼多匪徒關在大牢中，他們的同黨怎會置之不理呢？」

「未到處斬時期，變化仍難逆料。」陸清塵道。

「看七海霸王風維英的身手，他那頭兒一定是個像樣的高手才行。」徐鳴高道。

「所以說，事情未了。」陸清塵道。

突然，三人神情一變，因為他們都聽到了脚步聲，而且人數不少，要不是他們耳目靈敏，又在夜深人靜中，眞不容易聽出來。

「我們出去。」屠龍手陸清塵淡淡道，人已站了起來，緩緩向外走去。

呂、徐二人立時搶先一步，拉開大門，怕匪徒暗算師父，以便防範。

「哈哈哈……」前後左右湧出了數十人，尤其是當頭一個獨目老者，狂笑連連的走了出來。

「七巧神魔！」屠龍手陸清塵叫道。

「嘿嘿，正是胡立！」獨目老者冷冷笑道。

「你老兒躲了十五年，也有今日！」又有一老者，全身衣著襤褸，驟看上去，像個乞丐，可是此時目中泛出怨恨光芒，盯着屠龍手

陸清塵望着。

「陸老匹夫，今日逃不了吧！」林中陸續走出幾人，屠龍手陸清塵定目看時，心內暗嘆，看來今日死在此處，還連累了兩個弟子性命不保。

因爲來人之中，都是幾十年前的綠林巨寇，由於屠龍手陸清塵將他們全部打跑了打敗了，並警戒不可再犯，否則，殺不赦，後來江湖盛傳屠龍手陸清塵失踪了，十幾年不見影踪，這羣綠林魔王查明屬實，立刻又逞兇威。

「姓陸的，來吧。」七巧神魔胡立踏前一步挑戰。

「你是甚麼東西，敢向我師父挑戰，讓小爺打發你！」徐鳴高道。

「哈哈哈……」七巧神魔胡立突然狂笑了起來，不理徐鳴高，又向屠龍手吼叫道。「怎麼了，不可一世的屠龍手，今天怎麼變成了縮頭烏龜不敢動手。」

「看掌！」徐鳴高大怒，提足十成功力，右掌疾拍而去，直往七巧神魔胡立胸口打去。

「砰！」七巧神魔胡立右掌一翻，與徐鳴高拚了一掌，二人各退三步。

徐鳴高心內暗自駭然，這老魔頭果然功力非凡，自己已盡全力，他似乎是隨意迎出，竟然若無其事，看來今日不妙得很了。

突然，徐鳴高感到背後有股寒氣侵入，他不由大驚，急回頭看時，正是天山神猴，華宗奇掌中所發。

「陰風掌果然練成了！」屠龍手陸清塵淡淡的道。

徐鳴高一聽，自己中的是「陰風掌」，立刻大驚失色，運氣一試，果然全身勁力盡失。

「你你你！」呂仲平的怒吼聲，原來師兄也中了暗算。

「哈哈哈……」羣魔突然放聲狂笑。

「你們果然厲害，把我怎麼樣，沒關係，祇是這兩個年輕人，又何必傷害他們！」屠龍手道。

七巧神魔胡立笑道：「好吧，你跟我們走，這兩個小伙子與我無怨無仇，當然放他們走。」

「師父，你……」徐鳴高與呂仲平大聲叫道。

「你們快走，否則，就不算是我的弟子。」陸清塵大聲道。

二人一下呆住了，他們從未碰過這樣的事，不知怎麼辦才好！

「陸老弟，我們找得你好苦啊！」林中又走出了一羣人物，有僧有俗。

「百陽老人！」

「少林掌門！」

羣魔一見來的都是當今正派中的高手，不由大驚，眼睛急往四下溜，想覓路逃走。

「師兄，百陽兄！」陸清塵上前見禮。

「師弟，你今天可以出手了！」少林掌門人無相大師道。

「怎麼？」屠龍手陸清塵驚叫。

「我們中了人家之計，就是他們幾個！」少林方丈無相大師道。

原來少林上代掌門百忍大師圓寂時曾對門下道：「日後有人拿金龍令符來少林，無論是任何要求，祇要能力所及，一定答應，因爲金龍令符主人，曾經救了少林派之禍，所以派中子弟，必須依令而行！」這事，一直記在少林掌門人及各弟子心中，幾十年來，也未見甚麼金龍令符，可是十多年前，突然有人拿着「金龍令」符，正是百忍大師所說的形狀。

當下掌門人問及來人有何所求，那人道：「今後再不准少林弟子——屠龍手陸清塵用武功。」其它的話一句不說，立即揚長而去。

少林掌門無相大師爲了信諾，立刻下令屠龍手陸清塵埋名隱姓，不可再出現江湖，屠龍手陸清塵爲了師門信譽，祇好忍痛埋名隱姓，想不到引起此事。

* * *

「陸老弟！」百陽老人道：「當日你突然跑了，十幾年來我一直難過，後來悉心各處查訪，仍不見你影踪，上月突然聽到幾個綠林巨寇商量，想不到老頭子就是屠龍手，要他們小心點才行，我立刻跟踪來，並派人找少林當代掌門人，才查出金龍令符，就是七巧神魔胡立所弄的鬼計。」

「哈哈哈……」陸清塵聽了，突然狂笑了起來，十幾年來，英雄無用武之地，心內有無限委屈，如今聽到是中了人奸計，立刻將胸中寃氣，一股腦從笑聲中宣洩了出來。

「你們好辣手！」百陽老人立刻伸手解了呂仲平與徐鳴高師兄弟二人的危困。

「來吧，你們一齊上！」屠龍手陸清塵向羣魔挑戰，羣魔面面相覷，他們知道當年陸清塵的武功，尤其是般若神掌，他們能抵抗嗎？

百陽老人知道他們不敢動手，立刻大叫道：「把他們綁起來。」

「是！」意外的是影子神鞭羅信與公差走了過來。

這羣巨寇大惡，此時乖乖的，任由一班公差扣上手 銬。

「先將他們的武功廢了，」影子神鞭羅信知道，羣豪高手面前，羣兇無能反抗，如廢了他們的武功，那就放心了！

「師弟，我們走吧！」少林方丈無相大師挽起了陸清塵右臂向來路走了過去。

（完）

湘江風雲

江湖軼事爭雄記／古南山・文　可飛・圖

水上顯神功　挫敗老魔頭

春花三月，湘江桃花水漲，黃流滾滾，濁浪排空。

這時駕一葉扁舟在江上剪浪飛馳的任重，心情的激動，也像湘江急流一樣，五內翻騰，他不僅擔心排幫幫主姚望隆的安危，更擔心他未過門的妻子姚飛燕遭到惡賊胡立人的毒手。

扁舟在江上剪浪前行，一飛數十丈。此一絕技，不是船幫排幫的老手，是無人敢在此種勁風惡浪的情況之下冒險使用的。

任重是船幫的少幫主，受命前往排幫總舵姚家莊救難，明知有險，也祇好涉險前往了。

快到姚家莊碼頭的時候，突然一人縱身一躍，飛上了他的划子，多載了一人，減緩了划子飛馳的速度不說，由於重心失調，差一點船翻人落水，兩人縱使不應召去見龍王，至少也要隨波逐流，倒退到洞庭湖去。

「是誰？向中間靠，兩手抱緊我的身子！」任重向來人發話，但雙眼仍注視像山蓋過來的一座浪頭，急剪而上，人舟飛上了半空。

「姊夫，是我，爹叫我來告訴你，胡立人那夥惡賊，被排幫三長老在江中殲滅，掉到江底餵王八去了！」

「甚麼，胡立人挨宰了？」

「哼！是的。」

姚小慧的答話尾音未盡，任重乍聞喜訊，却像洩了氣的皮球，操舟無力，一剪沒剪上迎面而來的浪頭，連人帶舟翻入了江底，好個姚家慧在江中運氣操舟，使沉入江中的划子，像一尾要躍龍門的鯉魚一樣，一標而上，立即抓住另一個迎面而來的巨浪，一剪而過。

「小慧，眞有妳的，差一點葬身魚腹了。」

「二姊夫不必趕了，趕快靠岸。」

「再有一刻工夫，就可到姚家莊了，何必半途而廢。」

「江險難行，爹要我趕來告訴你，暫時休息一陣子。」

「也好，那我們靠外三圍子。」

任重、姚小慧兩人立時雙脚一蹬，扁舟轉向標去外三圍子的碼頭。

任重以熟練的手法，將船纜一拋，就套上了碼頭的船樁。於是二人捨舟登岸，盤坐碼頭上運氣調元。

血行一週天之後，全身舒暢，他睜眼一看，江中有三個黑點，正

朝他們停身之處激射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楚，三個黑點已變成了三個水上好漢，人人一身黑衣勁裝水靠，水上漂的功夫高人一籌。

任重用手肘碰了一下姚小慧：「小慧，痲煩找上來了！」

「來人水上功夫，個個都在你我之上，看來會有一場惡戰。」

「三位水上高人，功夫了得，姚小慧在此代表家父歡迎！」

「我們奉瓢把子之命，來抓你們去扁山，讓姚望隆提頭來換人！」

「你們祇是殲滅了他的替身，眞人仍活生生的坐在扁山等候兩位，跟我們走，還是要我們綁着去？」

「都不是，要你們三位留下來。」

「好大的口氣，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就不要多說了，上岸，過兩招吧！」

任重一說完，就運氣佈罡，四面就像豎立了一座銅牆鐵壁。

江中三人剛飛身上岸，就撞上了他所佈的罡氣牆，彈回了江中，在江中載浮載沉了一兩分鐘，才又翻身勁飛上岸，這次是有備而來，雖然沒有被彈回江中，還是被逼下水。

他們第三次上岸時，三人聯手用盡了平生之力，一個急衝而上，任重適時撤去了罡氣，讓他着着實實撞上碼頭的駁岸，在地上足足躺了一盞茶之久，才悠悠的醒了過來。

「三位英雄，第一陣鬥智，你們就輸了，是否還能鬥下去，我們聽候吩咐。」

「你們剛才可以殺死我們的，爲甚麼不動手？」

「洞庭船幫、排幫講究的是江湖義氣，從不乘人之危，更不濫殺無辜。」

「你們是敵非友，可殺就殺，何必多言，多作考慮。」

「我們的敵人是胡立人一人，不累及他的朋友。」

「任少幫主，我們三人想留下來，條件是你能不能勝得了我們？」

「任重無能，仍願意勉力一試，我們算是以武會友，點到爲止，免有損傷。」

「任少幫主宅心仁厚，我們懂得，不過刀劍無眼，難免誤傷。」

「這個我會省得。」

好個任重，說上就上，一招鵬程萬里，直上青天，所帶起的勁風，直逼三人急衝而上，祇聽得「噗通」連聲，三人從江上來，又回到江中去，而且直沉江底，約半盞茶時分，力逼貫水而入，壓得他們無法翻身，待任重從半空直墮在碼頭後，這三個人始能從江底翻水而上。

「三位得罪了。」

「任少幫主，眞好功夫，在下三人有刀等於無刀，有劍等於無劍，我們服了！如船幫蒙收錄，自當聽差遣，爲我三湘造福。」

「三位水上陸上的功夫都不弱，適才在下出其無備，僥倖略勝半籌，三位既是湖廣人氏，願意照顧鄉里，是各位應盡的天職，任重願代船幫虔誠的歡迎三位。」

「承蒙不棄，當肝腦塗地以報知遇之恩。」

「三位言重了，船幫是三湘人氏的船幫，無人可得而私之，三位來船幫，祇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是用不着客氣的。」

「咱們都是江湖人，也就不客氣了！祇是總得把我的賤名向少幫主通報，今後也好使喚。」

「祇顧叙叙他事，忘了請教大名，失禮得很。」

「我們是三兄弟，世居新牆河畔的吳伏乙、我是老大吳蛟、老二吳蟒、老三吳蚣，水上功夫確也不錯。」

「原來是吳氏三雄，久仰大名，幸會幸會！」

當任重抱拳爲禮時，吳氏兄弟居然變起倉卒，三條奇毒無比的竹葉綠蛇發自三人左袖，激射而至，分襲任重的雙目一口，吳氏兄弟三人恐怕三蛇不能一住任重於死命，又各持大刀砍向任重。

幸喜任重江湖閱歷老練，當即運氣行功，祇聽得一聲震天狂嘯，三條竹葉綠蛇竟在半空中途給震回來了不說，三把大砍刀也向三人各自的左肩砍去。

三條左臂頓時齊肩落地，血淋淋的手指猶在蠕蠕抽動。

「哈哈，吳氏三雄。你們太陰險毒辣了，要不是我任重行走江湖多年，隨時都防範他人使詐，恐怕早已躺在地上了。三刀六斷，怕不被你們分了屍？你們已得到了報應，走吧！愈遠愈好，千萬不要再來尋仇，要不然仍是討不了好的！」

「謝少幫主不殺之恩，我們三人是被逼來的，不下決心殺你，救不了我們的命是一件小事，恐怕還會連累我們的家裏各人！」

「啊！原來如此，錯怪三位，胡立人太陰險，眞該殺！」

「任少幫主不殺之恩，我們三兄弟永記心中，一俟返回扁山，救出了家小之後，當到君山船幫總舵報到。」

「三位兄弟先行一步，小弟待此間事情一了，當趕往扁山，親斃胡立人兇獠，爲三湘父老除害。」

「任少幫主請加小心，胡立人派來湘江刺殺你的人，不止我們三兄弟，還有好幾批人，最好速往排幫總舵，以免人單勢孤，遭到危險！」

「謝謝三位兄台的提點，任重倒要看看有誰能在湘江水面刺殺得了我。」

「我勸少幫主最好莫要意氣用事，聽說，這些人中有錢塘五鬼，最是難纏！」

「嘿嘿，好不要臉的吳氏三醜，居然出賣了胡立人，而且也洩漏了我們的底，看我先宰了你們。」突然有人答話道。

「狠話少說，接招！」任重招隨話落，一招漫天星斗，把錢塘五鬼震得像五隻大蝦，落到江心，載浮載沉無法翻身使勁。

＊　＊　＊

錢塘五鬼被震落湘江之中，一時尚難翻身，看是受傷不輕。

任重剛要收功調息，突然頭頂上飄來了一聲長嘯，接着一連串桀桀怪笑。

「洞庭船幫的少幫主，果然是身手不凡，一舉震垮了錢塘五鬼不說，而且他們都變成了死老鼠，浮屍江上，用意在殺鷄儆猴嗎？我看這一如意算盤，恐怕是撥錯子了，會招來更大的痲煩！」話停身落，半空中落下一人，淵停嶽峙般站立在任重運功的碼頭上。一身雪白的夾長袍隨風飄蕩，予人以飄逸不羣之感。

「閣下何人，是敵是友，請通名報姓，任重自當以禮相待。」

「你看這是甚麼？識得此物，便能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說話完，這個少年從身後亮出一塊蟠龍鳳的翠玉令牌。

「雪盟令，閣下是雪山盟少盟主龍在天？」

「不錯，我正是雪山盟的少盟主。」

「是來支援我任重的？」

「非也，是來送你上西天的。」

「爲甚麼？」

「爲了奪回洞庭船幫少幫主之位。這個位子原來就是我的，祇因爲我爺爺龍少五上雪山學藝，洞庭船幫的幫主，才傳給了我的姑祖父任一鶴接掌，任一鶴是你的祖父，再傳給你父親，現在又輪到了你。」

「在天，我們是表兄弟，洞庭船幫幫主之位將來交給你最好不過，千萬不可說是奪回去，祇要你要，我現在就讓給你。」

「表哥，我是曾祖父用飛鴿傳書叫我回來幫你的，我剛才是說着玩的，如果你想接雪山盟的話，洞庭船幫的少幫主和雪山盟的少盟主，現在都給你。」

「在天，我快要煩死了，你還有心情去開玩笑！」

「煩甚麼，擔心未過門的妻子我的表嫂會被胡立人搶走？」

「在天，我姚飛燕可惹不起你，最好你也別惹我！」一陣香風撲臉，人隨話到，碼頭上這時多了一位俏生生的勁裝姑娘，薄怒含嗔，鳳目傳情，對任重吐露了萬般憐愛。

「在天見過未過門的……」

「哼！你敢再貪嘴……」

「在天拜見姚姑娘。」

「領受不起，別找痲煩就好了。」

「在天，飛燕，不要吵嘴了！强敵當前，不可輕忽！」

「表哥，你和姚姑娘回去休息一陣子，現在輪到我露一手了，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在天，好好的施展一下，有人對你已芳心暗許，正要暗中欣賞你雪山盟的絕藝哩，來人並非罪魁禍首，施予懲戒即可，不可濫殺，以免損及船、排兩幫的聲譽。」

「表嫂，我知道，關於我的事要大力幫忙。」

「你剛剛叫甚麼，說甚麼也不幫了，任重，我們走吧！」

「在天，她不幫你，我幫你，務必小心。」

「好，我會很小心的。」

碼頭上祇剩下龍在天和姚小慧兩人，姚小慧知道她三姐中意龍在天，便在言談中，很巧妙的刺探龍在天對她三姐的心意，他們兩人正談得起勁的時候，出現了六點黑影溯江而上，小慧把這情形告訴了在天。

「別緊張，來人是自稱太湖六龍的梁氏三兄弟，到時我要他們成六條鬆了鱗的蛇，動彈不得！」

「是誰你都知道了？」

「早在千里以外，我就弄清楚了他們是誰。」

「他們的武功你也知道了？」

「小慧，別問了，妳看我的，一招水火並濟，就要他們來得去不得！」

「在天哥，上流也好像來了三人。」

「那就讓他們三人一齊上好了。」

太湖六龍，接近碼頭，上游三人也趕到了！

「太湖六龍來會船幫少主。」

「鄱陽三傑來會任重。」

「各位英雄免禮，敝表兄往排幫去了，龍在天在此迎賓，有甚麼事，我一概接下了！」

「我們是胡立人邀來助拳的！」

「那就九人一齊上，龍在天全數接下。」好一個龍在天，立即跨下了前三後八的馬步，雙掌一搓，

立即右紅左黑，靜待來人搶攻。

九人竄上碼頭，便把龍在天團團圍在中央，他繞了兩三個圈子，腳步一停，立即出擊，誰所發出的掌力勁力，似乎撞在一道銅牆鐵壁之上，竟然全部被反撞回來，由慢而快，由緩而急，終於像滾滾黃河水，將他們九人一齊掃入江中，除了能浮的在水上外，都是動彈不得。

「九位英雄，現在就走了嗎？不送，不送。」

「在天哥，你剛才施展的是甚麼功夫，居然不動聲息，就逼走了這九人。」

「不是逼走，是廢了他們九個人的功力後，再用功勁把他們逼走的，至於用的是甚麼武功，當然是雪山神功中最厲害的一招水火並齊。」

「姚姑娘，妳不是回去了嗎？怎麼又來了？」

龍在天對着站在他面前的姚飛鳳，發出了莫名奇妙的一問。

「在天哥，看清楚一點，她是我的三姊姊姚飛鳳，不是二姊姊姚飛燕，你不要弄錯了人！」

「啊，原來是三小姐芳駕光臨了！」

「小慧，妳不說話，沒有人說你是啞的吧！」她又隨即轉向了龍在天。

「好功夫，只可惜殺孽太重，一掌就是九條命，看你怎麼樣向任重交代。」

「三小姐，收勁不住，誤傷一命，還請包涵。」

「你的雪山神功已練到收發由心，果眞收不住勁了，我的功力差你很遠，但我還看得出來，別再門縫裡看人哩！」

「小慧，情況越來越糟，快幫我向三姊姊說兩句好話，別把事情弄僵了好不好。」

「我問你，你知道我藏在那塊標石後面嗎？」

「知道。」

「故意賣弄武功，不惜草菅人命。」

「只是想蒙小姐青睞。」

「三家姐，算了，人家也是用心良苦！」

「可以，要他以後不要濫開殺戒！」

「小姐叮嚀，龍在天緊記在心。」

「孺子可教，」噗嗤一笑中，姚飛鳳振翼一飛，乘機遠去了！

「在天哥，三姐也是一番好意，不要放在心上！」

「要放在心上，我自知殺孽太重，妳三姐的話可使我以後少傷人命。」

他們剛剛要再換話題談下去時，江上一聲長嘯，好像虎嘯龍吟，歷久未息。

龍在天對這一聲長嘯不敢掉以輕心，立即全神貫注，加强戒備，他覺得這一聲長嘯是得道之人，有所感觸而發的嘆息聲。

這不是太師祖項傳馨，便是師祖蔡紫姑姑，這一下痳煩可眞大了。

「小慧，等下要救我一救。」

「娃兒，你大開殺戒，南極仙翁下凡也救不了你！」

這時，場中多了一位臭老叫化和一個很漂亮的道姑。

臭老叫化怒目看着龍在天，道姑祗急得無可奈何。

「別打他，問清楚！」

突然天外飛來一刀，砍在老叫化項傳馨的脖子上，火星四冒，刀成兩段，蔡紫姑姑也楞住了。

「娃兒，沒你的事了，你不殺他，他要殺你，我挨這一刀，就說明了一切。」

項傳馨一個翻身，伸手從標石後面抓出了一個滿臉虬髯的中年人。

「只可惜你剛才這一刀是砍在我的脖子上，砍在別人的脖子上，人頭早已落地了。」

「老前輩練就了金剛不壞身，晚輩只是斗膽試試。請息雷霆之怒，晚輩有下情稟告。」

「你是甚麼人？有話快說。」

「晚輩是南海一鶴的徒孫任再生。」

「即是老友的徒孫，爲何要砍我一刀？」

「我只是賭個輸贏！」

項傳馨挨了一刀，搞清楚了原因，只是南海一鶴和他的徒孫任再生賭輸贏，他快要氣炸了肺。

「臭小子，你們師祖徒孫賭輸贏，要我賠上一顆腦袋，實在太惡作劇了，不過，你那條小命，就是當年我從老虎口裡救下來的，我能拿你怎麼樣？」

「項老祖宗，你救我的情況，師祖都說過了，我在這裡給你叩頭。」

「那個老小子來了沒有？」

「來了，躲在石後不敢出來。」

「算了，我拿你們一老一少沒辦法，出來！」

「南海尚方劍拜見老前輩。」

「師祖，你不是自稱南海一鶴的嗎？」

「多嘴，在別人面前，我差得太多了，那還是南海一雀，知道嗎？以後，少掀我的底！」

「老尚，今天我邀你來，不是來聽你耍嘴皮的，有要事相商。」

「相商不敢當，尚方劍聽候差遣！」

「波斯魔教又有入侵中原的跡

象，你要代我告訴武林同道早作防範！」

「尚方劍立即向各門派飛鴿傳書，說明此一情況，要他們謹慎的應付。」

「胡立人的事情不簡單，可能有波斯魔教撐腰，此事由你立即查清！」

「晚輩知道了，我立即就去！」

尚方劍剛要站起來，只聽得呼哨連聲，頭上挨了兩記鐵彈，站不起來，乾脆就躺了下去。

「暗發鐵彈傷人，算不得英雄好漢，來者何人？請現身相見。」

這時，從江水中拔起一人，在空中猛轉了兩三下，洒了一地的水，每顆水滴打在地上，都是入土三分，一塊十分平滑的碼頭，頓時成了石榴皮，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波斯魔頭的滴水成鋼，雖說練到第七重，仍嫌火候不足，還要痛下苦功。」

「項老頭，你怎知道本教的不傳之秘？」

「天下武功，我老叫化沒有不知道的，至於你們所說的不傳之秘，我不僅知道，而且功力在你們教主之上，不信嗎，何妨試試！」

「本總護法就是不信邪，試試你究竟會多少本教的武功！」

「那你就準備接招吧，我只用一招冰封烈火，讓你見識見識！」

「冰封烈火這一招，是本教練來尅制冰怪的，現在冰怪不在這裡，那來烈火用冰封？眞是活見鬼。」

「小魔頭，你聽清楚，老叫化右手發出烈火焚天，左手發出冰封烈火，自己打自己，不可以麼？不過，話要說回來，這一趟神功施展下來，你的小命，要丟去了一半，千萬小心應付，別怪我事前沒有告訴你的。」

項老叫化話聲一停，雙掌並舉，右手掌往熔爐中的熊熊烈火，紅裡透青，左掌却晶瑩如玉透徹清涼，只聽得他沉喝一聲，兩股寒熱氣流立即襲上了波斯魔教的總護法，只見他左邊衣服冒煙，右邊的手腿猛抖，大概喘了兩口氣的功夫，波斯教總護法的左邊身體上火星四射，而且散發出陣陣肉香，右邊身軀上却出現了一根根的冰柱，冰柱上冒出一股寒氣，這時波斯魔教護法也奄奄一息了。

「小魔頭，一冷一熱的功力還好受吧？」

波斯魔教護法在地上哼了半天，才迸出半句話，「殺……了……我……吧！」

「沒這麼簡單，我要留下你半條命，讓波斯魔教知道喜歡殺人的後果，去吧，現你的武功已廢，想自殺都辦不到。」

這時，一支袖箭從江中激射而上，直奔波斯魔教護法的後胸，老叫化右手一伸，那支袖箭便轉向飛到他的掌中。

「怕他丟人現眼，想用暗箭殺他。看看坐在這裡的是那一個，你是得不了手的，我看還是省省氣力吧！」

尚方劍這時悠悠的醒來，摸了摸腦袋，四面環望了一眼，看見項老叫化仍然端坐那裡。

「老前輩，你怎麼敲我的腦袋？」

「是他，波斯魔教的總護法，要不是他跟你開玩笑，你早就去見閻王老子了。」

「我現在去扁山，探查胡立人去了。」

「江中有人，是送消息來的，你能揪他上來，便可以少跑一趟了。」

「我這就去。」

只聽咚隆一聲，南海一鶴下水了，他是以水上功夫見長的，上岸他只能算是一隻蝦，下水却是一條龍了。

下水後，只因水上原本就是波濤洶湧的看不出甚麼打鬥跡象。約莫盞茶工夫，尚方劍探頭出水了，手中提着一個人踏波而來，如履平地，離碼頭還有二十多丈，他舉手一伸，這個人便向碼頭飛來，老叫化伸手一托接住了，放在地下，像一條待宰的江猪，沒有絲毫人氣。

「項老前輩，幸不辱命，等我解開他的穴道之後，由老前輩親自問他。」

「在場的老少，要加强戒備。此魔只是裝成了穴道受制，實際上一處穴道也未受制！」

項老叫化此話一出，躺在地上的波斯魔徒陡然挺身而起，平空飛上了半空。

一陣水箭從口中激射而下，在場的人幾乎都中了他的水箭，有些人因功力太淺，幾處穴道被射中，跌倒地上，有些人功力很高，却未受絲毫影响，波斯教徒一落地，老叫化適時伸展右手，烈火焚天神功隨招而至。

波斯魔徒前後左右，都是飛騰跳縱的火球，逼得波斯魔徒亂蹦飛跳。

好一陣子，他才施出波斯教白玉神功的最高功夫「白玉欺火」，把他整個人的周圍都用晶瑩白玉圍起來，縱是如此，全身的衣服都燒焦了！

「魔崽子，你就省點氣力吧，好好回答我的話，或許我不燒死你。」

「老叫化要問甚麼，可以回答的，全都告訴你。」

「你在波斯教身居何職？」

「副教主，波斯教入侵中原的總提調。」

「比剛剛那個甚麼總護法的地位要高，應懂得比較多？」

「老叫化，我有言在先，可以回答的我全都回答，不可回答的，你最好別問。」

「胡立人與你們是甚麼關係？」

「波斯教的洞庭分舵舵主。」

「胡立人既乏人緣，武功也不怎樣，你們爲甚麼要籠絡他當分舵主？爲甚麼不找我老叫化子？」

「胡立人的武功不如你，不過胡立人的心機比你深沉，現在你坐在這裏逍遙，恐怕洞庭船幫總舵已被我們魔教廢了！」

「你們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詭計，是不中用的，我們主力仍在洞庭船幫。恐怕你們入侵船幫的人，已被水怪和龍王爺打得落花流水了。」

「你們怎知道我們要進攻洞庭船幫？」

「這都是我們派在波斯教中的人打探回來的。」

「你們眞是卑鄙，居然派人混在我們教中。」

「這是免不了的，孫子兵法中有『用間』篇，在敵方安置間諜，在兵法說來，並沒有說是甚麼卑鄙的。」

「現在話已說完，我可以走了吧！」

「最好是露兩手看看，否則恐怕是走不了。」

「看來我們中計了，你們不是把船幫的好手都調來排幫了嗎，怎麼我說出了侵襲船幫的計謀後，你這個老叫化却若無其事？」

「別顧左右而言他，我叫你露兩手就趕快露吧！」

波斯教的副教主聽話得很，一招玉琢觀音齊天而來，又繼以楊枝玉露漫天蓋下，力中有毒，眼見衆人都要喪身他的掌下，老叫化頓騰而起，一招我佛降獅，漫天功力，竟把含有毒性的勁道，一絲也不漏的逼回波斯教的副教主。

隨着一聲長嘯，從距離四里遠的湘江對岸，飛來了一名體格魁偉，却長相奇醜的外國人，祇見他不丁不八在碼頭上一站，立即便向項傳馨老叫化飛出一掌，老叫化也使單掌接了招，當場火星立即四散不說，那霹靂一聲，把在場的人耳膜，都震得嗡嗡作響。

外國人在地上向後滾了三滾才煞住。

老叫化也差一點給震得出了那一把石雕的太師椅。

「那裏來的野小子，不通名報姓，就來了這一掌，要不是我還有些斤兩，早就給震垮了。」

「我是波斯教主道南漢罕默德，算你老叫化的功力高人一籌，我認栽了。」

「別沒有打就認輸，剛才我是以逸待勞，險勝半招，你有興趣的話，我們選個時間，分個高下，說不定你會勝過我的。」

「我不是你的對手，稍等一下，我的師父來了，準會有你好受的。」

「有道名師出高徒，徒弟的功力已如此之高，換他師父來了，我恐怕就要活不成了，快滿兩百歲，死了也不算夭壽，我不如跳江自殺算了！」老叫化說得出也做得到，祇見他縱身一跳，人便像一塊石頭沉到江底，水面上連氣泡都沒有一個。

在場的排幫子弟個個莫名其妙，進退失據不說，就連波斯教的正副教主也對老叫化的行爲莫測高深。也是進退不得。

「還不快動手幹掉站在碼頭上的排幫子弟！」一縷細聲傳入了教主道南漢罕默德的耳膜，他知道那是他師父以千里傳音來命令他殺敵人，他剛剛想動手殺人時，老叫化的聲音也傳了過來。

「道南漢罕默德，你有本事傷他們嗎？不信是不是？你何妨試試？」

波斯教教主果向碼頭上的排幫弟子飛出一掌，但是力道却給彈了回來，反彈之力極强，居然將道南漢罕默德彈到江中去了！

「哈哈，甚麼師父不師父，功力之差，比我那個小幾代的徒孫龍在天還不如，也敢出來爲人家橫架打，眞是丟人現眼了。」

這時，項傳馨從江底冒出一個頭來，就一口氣說了一大串，向上一竄，又飛回那一把太師椅上。

「有本事的話，在陸上接我兩招試試。」

「我坐在這裏等你發招啦，光說不練，有個屁用。」

「恭敬不如從命，你去接一招烈火焚天試試。」招隨話發，祇見那個縱身上岸的老魔頭雙手一揮，兩股燙燙的熱流直衝而上，颼颼有聲，勁道十足。

「站在碼頭上的人趕快下水。」老叫化一面叫人避開，一面雙手前伸，十指尖端立時噴出像噴泉一樣，噴出十道水箭，把老魔頭噴發出的熱流堵住在十丈開外的地方。

水火難容，立時濃烟冒起，火是火球四射，大約僵持了一盞茶時間，濃烟便慢慢向前逼進，進到距老魔頭丈遠之處，老魔頭已雙掌發赤，身體站不住，搖搖欲倒。

「老魔頭，丟人現眼了吧，你那一點道行，敢在我面前賣弄，不是自討沒趣是甚麼？」

老叫化功力比老魔頭强，祇一

招就比了出來。老叫化見老魔頭已是油盡燈枯的景象，立時收回了掌力。

老魔頭雖然未立即斃命當場，却不禁張口噴出了兩股鮮血。

「現在不能打了，你好好的調息一下再說。」老叫化放了波斯教的老魔頭一馬。

誰知老魔頭不領老叫化的情，不但未盤膝坐地運功調息，反而用盡全身的精力發出一招火燙雪山，此招一出，好像空中灑滿了汽油，立即烈火熊熊，千萬條像蟒蛇吐信的火舌，向老叫化的座位急奔過去。

老叫化見此情景，心中頗不是滋味，立時提氣上升，採用了三十六計的走爲上着。

在空中盤飛了一陣子，老魔頭功力用盡，烈火變成了火苗之後，他才發了一招雪蓋烈火，祇見冷空氣從他週身射出，不用一刻工夫，炙人的熱氣便立即消滅，空中充滿了新鮮空氣，頗像盛夏陣雨過後，陣陣凉風吹來，沁心人肺，十分舒暢。

老魔頭全身勁力用盡，此時已萎頓在地，疲憊不堪，老叫化對此情狀亦深爲可惜，很想找他徒弟來救他。祇可惜道南漢罕默德此時不知到了那裏去了，他也極想自己去救他，却又格於形勢，擔心有敵人再來，便不敢出手相援了！

這個叱咤波斯教中數十年的波斯教的老魔頭，終於因內傷太重，倒地不起了。

老叫化眼見他像昏睡了一樣的死去，着實難過了好一陣子！

「孩子們，魔頭回老家去了，你們可以上岸了。」

潛伏水中的十多個好漢，聽到了老叫化呼喚之後，便吆喝連聲的陸續上岸，看到了老魔頭的屍體，人人都想前去痛揍他一頓。

「人死了，仇恨也已消了，千萬不可損毀他的遺體，如果魔教無人來運走他，我們不妨爲他找個地方去埋了，並豎立一塊碑石，以便日後好尋找！」

「不用老前輩操心，我們會遵照吩咐辦的，波斯魔教大概不會再來了，老前輩不妨休息一下，你實在太辛勞了。」

「孩子們趕快下來，更厲害的魔頭來了，下水之後，立即退下內三圍子，快，晚了就走不開了。」

排幫數十健兒又再度下水，並且人人展開了水中絕學，紛紛向內三圍子潛去。

這時，一聲刺耳的號叫自天外飛來，碼頭上立時多了一個白髮皤皤而精神奕奕的外國老婆子，坐在剛死去的老魔頭身邊，對着老魔頭的遺體痛哭。

「我跟你說過，你一個人鬥不過老叫化的，你就偏不信邪，現在可好了，不信也得信了，是活該！」

「是誰殺死我的丈夫？還我丈夫命來，老叫化子是不是？不要走，吃我一掌！」

她是魔教教主道南漢罕默德的師娘，名字叫黛麗斯，她的絲舞橫飛，是尅制老叫化的無上功夫。她這一招燭影搖紅，看來沒有令人起眼之處，但這招却含有二十六式，後勁綿綿，很叫人難以接得下來，祇有蔡紫姑的麻菇舞劍神功，才可以尅制她。

黛麗斯的燭影搖紅發出後，空中頓像有數十條絲帶，在紛紛飛舞，逼得老叫化使出了烈火焚天一招，用烈火去燒毀那些飛舞的絲帶，誰知黛麗斯知道老叫化用火猛攻之後，絲帶竟然變成了數十段飛舞的冰柱，對住了烈火焚天的功夫，老叫化如不再撤招後退，很可能橫屍當場。

老叫化在無可奈何之下，祇得使用本身的獨門武功金剛降魔杵，金剛水火不侵，是人人知道的，老叫化一招杵自西來，寒風颯颯，頓時天空氣溫陡降，先是下雪，後是落雹，再是呵氣成冰，黛麗斯的燭影搖紅全給凍住了，一籌莫展。

「黛麗斯，妳的燭影搖紅，畢竟非我杵自西來的敵手，妳撤功投降，我們饒妳一命！」

「老叫化，殺了人不認賬，算甚麼英雄好漢，納命來吧！」

黛麗斯的招數變了，燭影搖紅變成了公孫舞劍，祇見劍影漫天，完全是武術中的最上乘的劍舞。老叫化反愕住了，再一次撤身後退，思索用甚麼功夫去對付。

「項老前輩，你不用想了，黛麗斯由我來對付。」蔡紫姑天外飛來，一面招呼老叫化，一面以天女散花中的翩翩起舞一招，接了黛麗斯的公孫舞劍，祇聽得叮叮噹噹的響了十二下，也就是說，黛麗斯所抖出的十三朵劍花，都給蔡紫姑破了，最後傳來了「嚶呀」的一聲，黛麗斯竟然倒了下去了。

「紫姑，妳把黛麗斯殺了？」

「沒有，祇用重劍點了她十三處穴道，她可以休息五個時辰了。」

「船幫的情況如何？」

「有驚無險。」

「胡立人那個小兔崽子怎麼了？」

「給任再生拿了下來，魔教的洞庭分舵也給任再生挑了。」

「阿彌陀佛，江湖人物又可過幾年太平日子了！」

（完）

上文提要：刀婆婆的虛空狂草使風雪人歎爲觀止，正議論間，谷奉先帶着一大批魔教徒前來奪刀。風雪人詢問是否是仇人前來尋仇？原來刀婆婆曾救過一個誤中獵戶機關受重傷的年輕人，當時刀伯正鑄一把好刀，引起年輕人谷奉先的覬覦，他恩將仇報，第一次奪刀不成，這次又來，刀婆婆祇好從灶下拿出好刀來對敵……



新派湖海傳奇／龍乘風・文　可飛・圖

風雪英豪錄

千鈞一髮救婆婆　感恩圖報贈寶刀

「但也他奶奶個熊！」宗豪截然道：「未觀其人，先觀其眼，此人眼神狡獪，心胸又窄，怎會是個正人君子？」

「但……」

「風老弟，不必多言，你若不是提到此人，老叫化子也未必會帶着幫中幾百弟子到此！」

「這些貴幫子弟，武功怎樣？」

「哼！人人都說丐幫子弟祇靠人多，若論眞材實料本領，找遍全幫也找不出二十人來！」

「晚輩可不信這一套！」

「丐幫弟子，遍及大江南北，武功平凡者，甚至是全然不諳武功者，的確大有人在……」

「但這一批……」

「這一批是本幫精英所在，別看有些小叫化比你還更年輕，若論武功，居然猶在我這個老叫化之上！」

「這可不簡單！」

「當然！你且別急，瞧着吧！」

＊　＊　＊

刀婆婆已斬殺三十餘人。

但她並未「殺紅了眼」。

相反地，她顯得越來越是冷靜！

冷靜！

絕對的冷靜！

祇有頭腦冷靜的人，才不容易犯錯。

谷奉先的眼神，始終如一。

他一直都目注着刀婆婆！

還有刀婆婆手中的刀！

好刀！

好刀法！

好一個刀婆婆！

刀婆婆有這樣的一把刀，更有這樣可不思議的身手，豈非立於不敗之地？

難道這個又聾又啞的老婦，眞的毫無破綻可言嗎？

不！絕不！

刀婆婆是有缺點的！

她唯一的缺點，也是她最大的缺點！

就是她太老了！

她內力精湛，那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一個人內力再精湛，也不可能在激戰中無窮無盡地虛耗下去！

谷奉先深感這一仗定必穩操勝券，那是因爲他早有預謀，決定要——倚多爲勝！

這許多年來，他一直潛修苦練西方魔教的武功，並不是祇爲了對付刀婆婆。

要是能夠不必親自動手解決刀婆婆，他大可不必出手。

就在旁邊等着瞧好了。

然而……

世事如棋。

他怎麼也料不到，刀婆婆居然有援手相助！

六七百個叫化，以犄角之勢，把魔教殺手反包圍着！

叫化！

可惡的叫化！

丐幫！這些丐幫的叫化，竟敢多管閒事！

谷奉先憤怒了！

他的眼神突變，變得像是獸性大發的狂獸！

「把這些叫化統通幹掉！」他大喝！

他要先發制人！

在他想像中，要解決這些叫化，絕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他也和武林中許多目空一切的高手一樣——瞧不起丐幫！

＊　＊　＊

谷奉先瞧不起丐幫，魔教中人也同樣瞧不起丐幫。

可是，這一役，他們都受了一場慘痛的教訓！

丐幫佈下了五座陣法！

除了名滿天下的打狗大陣，更有五行陣、八卦陣、黑白棋陣、幻變七十二法無影陣！

這五座陣法，各有巧妙，也各具不同的威力！

谷奉先既看不起丐幫，對丐幫的陣法，自然也是大大瞧不起的。

於是，一場好戲立即上演！

宗豪雖然稱爲「烈火神乞」，但這一仗，他祇是站在一旁，指揮若定，並未親自參戰。

五座陣法，都有主陣者。

每一個主陣者，都遙遙注視着這位八袋長老的動靜。

宗豪每一個舉動，都足以影響每一座陣法的變化！

風雪人靜心觀戰，不敢打擾。

宗豪却眉頭一皺：「你怎麼不說話？是不是忽然間變了啞巴？」

風雪人笑了笑：「在這大戰時刻，多說話，恐怕無益！」

「哼！眞是迂腐之見，難道不說話便很有益啦？」

「這個……」風雪人又是一笑。

「我喜歡跟你談話。」

「何解？」

「因爲你並不是一個叫化，但却比咱們這些叫化子更隨便。」

「不見得吧，最少，我身上的衣服，並沒有太多破爛的洞孔。」

「衣服是不是破爛，並不能証明其人是怎樣的。」

「不錯……人是人，衣服是衣服，人和衣服，是不可混爲一談的。」

「風老弟，聽說你很喜歡喝酒，是不是眞的？」宗豪忽然問。

「一半眞，一半假。」風雪人答。

「眞就是眞，是假便是假，何謂半眞半假？」

「喜歡喝的時候，的確是很喜歡喝，不想喝的時候，就算是嗅到了酒的氣味，也退避三舍，遠遠的躲開去！」

「哈哈，快人快語，說得好，正如女人也是一樣！」

「女人？」

「不錯，女人就和酒一樣，喜歡她的時候，自然是喜歡到不得了，一旦討厭起來的時候，却又眞的比甚麼東西都還更討厭。」

「這話可不怎麼對。」

「哦？」

「酒是沒有生命的，大可以任由自己怎樣處置，但女人和男人，同樣都是人，同樣都有生命，又豈可把女人和酒混作一談？」

「這個……這個……哈哈！嘿嘿！居然還是你說的話更有道理！個中道理……」

＊　＊　＊

刀婆婆果然眞的太老了。

她刀法招式雖然出神入化，內力修爲也達到了登峯造極境界，然而，內力是內力，體力是體力，一個人內力造詣高深，並不等於體力也同樣厲害。

人，畢竟還是人。

刀婆婆並不是神仙。

她有的只是武功，並不是法力。

她在久戰之下，冷汗漸流。

刀伯看着她，不禁眉頭大皺，但却是沒法幫忙。

又有九個魔教殺手，不顧一切地掩殺而至。

刀婆婆舉刀。

但這一舉，竟在半途中放軟下來。

刀尖不是刺向敵人，而是插入地下！

果然已是強弩之末。

刀伯沒有本領救她！

刀伯只得眼巴巴瞧着老伴將慘死於魔教爪牙之下！

然而，在那千鈞一髮之際，一條身影從天而降，「颯颯颯」一連三刀，把魔教殺手全數逼開！

風雪人終於出手了。

他在刀婆婆最危急之際出手！

他使用的刀，並不是好刀。

但也同樣是刀伯親手鑄造的刀！

刀平凡。

人呢？

人是否不凡？

＊　＊　＊

谷奉先更憤怒了。

「斗膽！」

「風雪人的膽量，向來自問不弱！」

「風——雪——人！」谷奉先的眼神更兇厲，「我要你永遠後悔！」

風雪人淡淡一笑：「我要你今天就後悔！」

刀伯把力氣衰弱的刀婆婆攙扶起，嘴裡却還在咕噥着：「天天都吃飯，怎麼身子還是弱得這般不濟事？眞丟人！」

刀婆婆沒有反駁。

她不但又聾又啞，而且在重大的事情上，永遠不敢跟丈夫爭拗。

刀伯又道：「不必擔心，風老弟雖然武功比不上妳，但此子勝在年輕力壯，陣前殺敵，他一定比妳這副老骨頭中用得多。」

刀婆婆聽不見刀伯的聲音，但却「看得懂」刀伯說的話。

她嘆了口氣。

但她嘆氣無聲。

* * *

風雪人也是刀法名家。

只是，他這位名家，一般人都不怎麼認爲他眞的可以「卓然成家」。

那是甚麼緣故？

很難說。

若論起刀法，風雪人雖然不是武林中最頂尖的一級，但却曾屢次把武林中最頂尖一級的刀法名家擊敗。

只是，縱使他勝利，人們還是認爲風雪人之勝，乃是「倖勝」。

他「倖勝」，輸於他的刀法名家，自然都是「慘敗」了。

但風雪人何以能夠「倖勝」？敗在他刀下的高手又何以會「慘敗」？

一般人都不作深究。

總之，就算風雪人再厲害，人們還是認爲此君「不甚了了。」

何以如此？

這是很難解釋的，因爲武林中有許多怪事，本來就是無法理解的。

十個殺手，十件不同類型的兵刃，同時毫不保留地全力出擊！

所有致命的招式，都集中力量攻向一人！

風雪人！

這些殺手的年紀，都在二十七八至三十五六之間，他們都是正值壯年。

這十人自武器中傳出來的功力，都絕非弱者！

每一件利刃，都似是毒蛇！

每一條都是那麼惡毒！

刁鑽！兇狠！

絕不留情！

風雪人不禁叫了一聲：「來得好！」

他也同時反擊！

雖然，他已陷身在十人强攻之中，但他的身形，却比刀婆婆敏捷。

刀婆婆老了。

但他却年輕。

不但年輕，而且目光如炬！

他一眼就已看出，這十人陣法中的弱點！

* * *

這十人，雖然肥瘦高矮，手裡的武器以至武功來歷都不一樣，但這却是一座陣法！

一座聯手合擊，看來全無破綻的陣法。

但「看來」全無破綻，並不等於眞的完全沒有半點破綻。

風雪人已看出這座陣法的弱點！

這陣法最弱的一環，是在這十個殺手中，刀法最霸道的一人身上。

他是這座陣法的發號施令者。

其餘九人，都以他馬首是瞻。

換而言之，只要把這人擊潰，這座陣法的威力也將隨之而消散！

毫無疑問，這個用刀的大漢，武功最高，但他却一直「退居幕後。」

雖在戰陣上，往往也有「前後」之分。

在前排拚命的，通常都是膽大，又或者是不知死活的人！

在後排一點的，若不是怕死的膽小鬼，便是老謀深算之人。

風雪人一眼就已認定，那個用刀的大漢，雖然在發號施令，但却眼神閃爍不定。

此人刀法看似兇狠霸道，但若看穿了他的底細，却不難發覺，他的刀法，根本就是守多攻少！

此人怕死！

此人並不如外表那麼兇悍！

此人更是這座陣法的發號施令者，只要把此人挫敗，其餘人等自不足懼！

颯！

風雪人一連發出十八刀！

每一刀都有如狂風驟雨，連環地攻向發號施令者的胸、腹要害！

每一刀都是那麼快！

每一刀都是那麼狠絕！

直到這一刻！其餘九人，才知道天下間眞正霸道的刀法是怎樣的！

那個發號施令者叫韓意。

他大吃一驚！

他連接十七刀，已是額上冒汗！

冷汗！

直至第十八刀……

韓意眼看這一刀再也接不了，竟然縮手、棄刀！

「好漢饒命！」情急之下，他竟然跪地求饒。

風雪人呆住了。

其餘九人更是怔呆不已。

韓意！

他是這十人中的老人。

在其餘九人眼中，韓意是天下

間最勇敢的好漢。

但在這一戰——

誰也想不到，在面臨生死關頭之際，他竟然縮手、棄刀、更跪地求饒！

那是難以置信的事情。

沒有人相信這是眞的！

* * *

難以置信的一幕情景，的確已發生！

韓意跪地求饒，風雪人是否放過了他？

是的。

風雪人果然刀下留人！

他只是嘆一口氣，並沒有痛下殺手。

他不殺韓意，是因爲不殺已等於殺！

果然——

他一走開，其餘九人已在盛怒中出手。

九件利刃，一起怒劈韓意！

「懦夫！」

「可恥！」

「殺！殺！殺！」

「姓韓的！俺看錯你！」

韓意早已棄刀，他是赤手空拳的。

但即使他有刀在手，他也萬萬躲不開同伴如此憤怒的一擊！

* * *

韓意在頃刻間，幾乎被同伴砍爲肉醬！

風雪人只是嘆一口氣。

韓意之死，究竟是在於膽小？在於名過其實？還是在於刀法不如人？

不管怎樣，人在江湖，永遠都是身不由己的。

刀伯走了過來，向風雪人拇指一豎：「好刀法！只是還不如刀婆婆！」

風雪人點點頭：「本來就不如刀婆婆。」

刀伯道：「刀婆婆不行了。」

風雪人一驚：「她怎麼了？」

刀伯道：「她今年已九十六歲！」

「九……十六歲？那……那該怎樣？」

「她早就活夠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人接刀，所以一天又一天的硬挺着。」

「接刀人？」

「不錯，她活着，有一半是爲了我這個老頭，另一半，是爲了等待一個適合的接刀人！」

「她……」

「我是刀匠，是個鑄造刀的老漢，但眞正懂得刀的，却不是我，而是她。」

「刀婆婆。」

「不錯，她一生中，最懂的事情祇有三件。」

「第一件是寫字？」

「不錯。」

「尤其是一手狂草！」

「也不錯。」

「第二件是刀！」

「不錯！」

「她懂刀，更懂刀法！」

「正是。」

「第三件呢？」

「你想一想？」

「是洗碗？」

「哈哈！果然聰明！」

「刀婆婆不會有事的。」

「放屁！連她自己都知道再也活不下去了，你豈可說她不會有事？」

「因爲她不曉得一件事。」

「甚麼事？」

「我有回魂丹，可以保她性命！」

「回魂丹？是誰弄出來的？」

「青城派的盤山子。」

「盤山子？這老牛鼻子的武功是第八流的，恐怕連老漢都打不過。」

「盤山子的武功，絕不是第八流！」

「哦？」

「他的武功，是全然不入流，根本連第八流也萬萬趕不上！」

「原來如此！」

「若論武功，他在青城派是最等而下之的庸才，但他在青城派中，却是地位尊崇，備受敬重。」

「唔……」

「那全然是因爲他精於煉製丹藥之故！」

「你這顆回魂丹，就是青城派這個老牛鼻子炮製出來的？」

「不錯。」

「你有幾顆？」

「三四十顆吧！」

「那倒不算是太少！」

「上個月，在路上看見一條老牛，病得奄奄一息，也用掉了一顆。」

「有效嗎？」

「太有效了，那頭老牛，如今天天都能耕田，而且氣力比農夫勝十倍！」

「用來醫牛有效，醫人又怎樣？」

「多半事半功倍。」

「也好，反正老伴快要死了，這便拿幾顆試試看吧！」

「不必太多，一顆便已足夠！」

* * *

刀婆婆太虛弱了！她已奄奄一息。

她雖然危在旦夕，但仍手中緊握着刀。

她丈夫鑄造的好刀！

谷奉先這一次奪刀之行，顯然難以如願。

他不但未能順利奪刀，更陷入苦戰之中。

他要抽身而退，却給一個老叫化纏着。

那個老叫化並非別人，正是對他瞧得極不順眼的宗豪！

「老叫化！你活膩了？」

「哈哈！好一個以名門正派俠義君子自居的谷大先生，原來祇是個沽名釣譽，恃多欺少的僞君子！」

「哼！本座如今是西方聖皇教長老！」

「噫？聖皇教？不就是魔教嗎？」

「你們口中的魔教，其實……」

「夠了！夠了！谷大先生，咱們這些叫化，可不懂得太多事情，祇是，用逾百人，去謀害一個年逾花甲的老婦，這樁事，想想也覺噁心！」

「多管閒事的老叫化，看招！」

「嘿嘿！自當奉陪！」

* * *

回魂丹已餵入刀婆婆口中。

刀婆婆白了刀伯一眼。

刀伯道：「老太婆，這顆丹藥，是風老弟餵給妳服用的，不必客氣！」

刀婆婆冷冷一笑，用手指在空中虛劃了一會。

這一次，她虛劃出來的居然並不是狂草，而是十分「工整」的小楷。

這幾個字，刀伯和風雪人都瞧得很清楚。

那是三個這樣的字：「太浪費！」

刀伯嘻嘻一笑：「不要緊，風老弟有三四十顆回魂丹，上一次，他甚至用來救一條老牛！」

刀婆婆沉着臉，又虛劃出兩個字：「吹牛！」

刀伯又是訕訕一笑。

他忽然問風雪人：「那一次，你到底是救牛？還是在吹牛？」

風雪人但笑不語。

刀伯瞧着他，忽然拍了拍腦袋：「我明白了，你根本沒有那麼多回魂丹，所以老太婆罵你吹牛！」

風雪人還是沒有回答。

刀伯道：「你若不是吹牛，請把其餘回魂丹拿出來瞧瞧！」

風雪人乾咳一聲：「我沒騙你，祇是，其餘的回魂丹，暫時存放在青城山那邊罷了。」

「暫時存放？甚麼意思？」

「這丹藥太貴重了，攜帶在身上，不宜太多，」風雪人悠然一笑，「就是這個意思！」

刀婆婆又是一聲冷笑。

她用手指在半空虛劃了兩個字，那是：「胡說！」

然後，她把刀交給風雪人。

刀伯道：「快接下這刀！」

風雪人搖頭不迭：「不！這是不可以的，萬萬不可以！」

刀伯道：「你是接刀人呀！」

風雪人道：「祇怕不配！」

刀伯道：「配不配，並不是由你來決定。」

風雪人道：「這是……」

刀伯道：「是老太婆的意思，你若不肯接受，恐怕她會……」

「她會怎樣？」

刀伯沒有回答。

刀婆婆又用手指劃出了兩個字。

那是：「上吊」！

* * *

風雪人不再推辭了。

他接過了刀。

刀，不輕。

但把這刀握在手裏，却又不覺得如何沉重。

反而，令他感到爲之精神奕奕。

他抓住這把刀，爲它起了一個名字。

刀名曰：「婆婆刀」！

刀婆婆給他的刀，就叫——婆婆刀！

刀婆婆！婆婆刀！

婆婆刀在手，豈可示弱於刀婆婆眼前。

釀成此刻血流成河局面的罪魁禍首，是谷奉先！

谷奉先對不起刀婆婆。

刀婆婆既把刀交給風雪人，風雪人自是深明刀婆婆的心意。

他抓着婆婆刀，來到了谷奉先那邊。

谷奉先正與宗豪大戰。

但風雪人一到，宗豪便退開。

「把這混帳的狗雜種留給你！」

宗豪哈哈大笑。

谷奉先的眼睛亮了！

但他的臉却緊繃繃的，難看到了極點。

「這……不……是……你的……刀！」他一字一頓地說。

風雪人嘆一口氣：「本來不是，但如今……」

「如今……也不是你的！」谷奉先咆哮，「它是我的刀！」

風雪人道：「怎會是你的刀？」

谷奉先道：「我本來就是爲了這把刀而來的！」

風雪人搖搖頭：「每次京試，人人都是爲了狀元而來，但不見得人人都可以成爲狀元郎！」

「就算我不是，你更不是！」

「爲何不是？」

「你不懂刀！」

「哦？」

「你不懂刀！」谷奉先又再重複那一句。

「就算我不懂刀，也可以成爲

這把刀的主人！」風雪人氣定神閒地說道。

「胡說！」

「縱使在下眞的胡說，仍然是這把刀的主人！」風雪人淡淡道：「最少，這把刀此刻已在我手中！」

「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不錯，甚至是大罪！」

「你明白就好了！」

「但不管怎樣，這把刀是我的，你就算想它想得發狂，都祇能看看！」

「不！這是我的刀！」

「就算眞的是你的刀，我決意不肯奉還，你又能把在下怎樣？」

谷奉先又是一聲咆哮！

「殺！」

* * *

谷奉先以一桿鐵槍，決戰風雪人。

他出手絕不留情！

他連環刺出三十五槍，一上來就以排山倒海之勢緊逼風雪人。

但風雪人身形極快，在槍影如雨之下，居然絲毫無損。

谷奉先心中一凜。

這三十五槍，是他畢生功力所聚，不但招式狠毒，內力更有如狂濤拍岸，一般人根本無法抵禦。

但風雪人不是一般人。

他輕易地把這三十五槍一一化解。

谷奉先再出招。

又是二十七槍！

這二十七槍，速度減慢了一半，但氣勢更見猛烈。

每一槍都足以把敵人絞碎！

每一槍都有如妖魅的化身！

這不是普通的槍法。

這是西方魔教的「魅影百變槍法」！

* * *

「魅影百變槍法」一發動，一個人的眼色就變了。

那是宗豪。

宗豪昔才與谷奉先交手，但谷奉先並未使出這種槍法。

要是宗豪面對着這種充滿妖異招數的槍法，能否全身而退，那眞是難以想像的事。

然而，昔才谷奉先何以不使用這種槍法？

說穿了，也很簡單，那是因爲這種槍法雖然厲害，但却極虛耗內力。

所以，他一直留以待用。

他是留待用以對付刀婆婆的。

然而，形勢突變。

丐幫、風雪人的介入，使戰況出現了不可逆料的轉變。

宗豪、風雪人先後相逼，終於使谷奉先使出了這套充滿妖異的武功！

* * *

在激戰聲中，忽然又悄悄地來了一個人。

一個老人。

這老人看來和一般的老頭兒並沒有甚麼分別。

他和刀伯靠在一起，倒有點像是一對兄弟。

刀伯看了老人一眼。

老人却只是目注着谷奉先與風雪人的一戰。

刀伯忍不住問：「你貴姓？」

老人答：「姓邵。」

刀伯道：「你也是武林中人？」

姓邵的老人答：「本來是，如今已不再是。」

刀伯道：「你是說，已經金盆洗手，退出江湖啦？」

姓邵的老人搖搖頭：「老夫沒在甚麼金盆裡洗手洗脚，只是厭倦了江湖，因此，退出江湖。」

刀伯道：「你認爲，這只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對不？」

「這本來就是老夫一個人的事，」姓邵的老人緩緩地說道：「莽莽神州，高手多如恆河沙數，多一個，少一個，都只是小事耳。」

「森林之中，少了一頭兔子，那是小事，但若少了一隻雄獅，自是不可同日而語。」

「這位老先生，何以如此瞧得起老夫？」

「是你瞧得起我這個潦倒的鑄刀人吧！」

「哈哈！刀伯！不愧是天下間最刁鑽最不可思議的刀伯！」

「哈哈！邵逍遙！好一個無酒不歡的『酒帝』邵逍遙！」

* * *

這姓邵的老人，居然正是屢歷災劫，但至今又再「完好無缺」的「酒帝」邵逍遙。

邵逍遙怎會來到這裡？

他在找風雪人嗎？

不！

他根本不曉得風雪人在甚麼地方。

他是隨尾着谷奉先而到此嗎？

也不！

他是來找一個人的。

他要找的，並非別人，正是刀伯。

鑄刀的刀伯。

* * *

「你找我？」

「不可以嗎？」

「當然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劍帝』有何指教？」

「稱老夫爲『酒帝』，那還勉強可以，但『劍帝』之名，却是萬萬愧不敢當。」

「尊駕劍術超羣，造詣已臻化境，就算稱一聲『劍帝』，也是人人心服口服的。」

「非也！天下間能人異士不可低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老夫在劍術上的造詣，無論如何不能稱帝！」邵逍遙道。

刀伯乾咳一聲：「邵老兄，你不是要找我鑄造一把劍吧？」

「正有此意……」

「唉！老漢賤名『刀伯』，一生只會鑄刀，從未鑄劍，縱使邵老兄有心抬舉，只怕還是不得不有負雅意了。」

「凡事不可以一成不變！」

「偏偏老漢生性頑劣，對於鑄刀之事，永遠都是一成不變的。」

「那是以往的事。」

「以往的事？」

「不錯，」邵逍遙悠然一笑：「以往是以往，如今是目前。」

「只是，老漢性如頑石，數十年如一日，更何況如今已屆古稀之年……」

「正因閣下已屆古稀之年，若再不爲自己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只怕將來悔之晚矣！」

「有意義的事？」

「正是」

「何謂之有意義的事？」

「良禽擇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一個出色的工匠，也該爲一些眞英雄、大豪傑添增姿采！」

「邵老兄說的話，未免是莫測高深，請恕老漢愚昧，不懂是何意思？」

「哈哈……」

「還望邵老兄詳細說明。」

「目下魔長道消，天下蒼生苦難重重，這一點，似乎不必老夫細說吧？」

「這個……老漢曉得。」

「別的不說，就以目下向你夫婦倆痛下殺手的禽獸，便是武林中極大的禍胎！」

「西方魔教！」

「正是，要對付魔教，可不能赤手空拳，赤膊上陣呀！」

「那倒不一定，」刀伯搖搖頭，「眞正的高手，根本用不着甚麼兵器。」

「不錯，眞正的高手，隨手拈來，皆是利器，紙可割人咽喉，摘葉飛花俱可傷敵！」

「以邵老兄的造詣，要做到這一點，恐怕不難吧？」

「難是不難，但說易却也不易！」邵逍遙沉吟半晌，接道：「只是，世上眞正能做到這等地步之人，並不多！」

「但那是別人的事，對你老兄而言，甚麼兵器都是多餘的。」

「那倒不一定。」

「哦？」

「老夫雖不敢妄自稱爲『劍帝』，但畢生在劍術上的浸淫，確然下了不少苦功，亦有一綽號，人稱『頂天一劍』……」

「既是如此，邵老兄對劍術之道，定必練得如痴如醉！」

「這個自然，尤其是在壯年之際……唉……只是，今非昔比矣！」

「若論年紀老邁，老漢只怕比邵老兄有過之而無不及……」

「你一生只鑄刀？」

「不錯。」

「若老夫要你鑄造一把劍，那又如何？」

「老漢如今連刀也不想打造啦，至於劍……」

「這把劍，你一定要親自鑄造！」

「這又是甚麼道理？」

邵逍遙不再開口說話。

他只是伸手一指。

他伸手指向風雪人。

* * *

風雪人，一刀在手，神威凜凜。

那是因爲他手裡的刀，不是一般的刀，而是刀婆婆給他的絕世好刀——婆婆刀！

婆婆刀，名雖曰「婆婆刀」，但却顯得精光四射，朝氣蓬勃！

谷奉先雖然施展渾身解數，但始終未能把風雪人擊倒。

相反地，他的鐵槍漸漸給婆婆刀壓得難以伸展自如。

他敗象已呈。

風雪人不肯放過他。

此人沽名釣譽，也還罷了，但他恩將仇報，竟以逾百殺手對付刀伯、刀婆婆，實在難以輕恕！

颯！

風雪人的婆婆刀，終於刺入谷奉先的前額！

那是極快的一刀。

這一刀，刀勢之詭異，堪稱怪、狠、絕！

「這是甚麼刀法？」谷奉先問。

「不知道！」

「胡說！你怎會連自己使……甚麼……樣的刀法都不知道？」

「道理太簡單了，因爲這刀法，是從你那些槍法中蛻變出來的！」

「喔……是……是『奪中一槍』……」

「喔……原來是『奪中一槍』？但這一招，應該改作『奪中一刀』啦！」

「應……應該！應該……」谷奉先凄然慘笑，倏地口噴鮮血，雙目凸睜而亡！

宗豪嘆一口氣，道：「自作孽，不可活……好一招『奪中一刀』！」

* * *

邵逍遙目注着風雪人。

刀伯也目注着風雪人。

好一個風雪人，好一招「奪中一刀」！

邵逍遙忽然問刀伯：「怎樣了？」

刀伯反問邵逍遙：「甚麼怎樣了？」

邵逍遙道：「這年輕小伙子，是否可造之材？」

刀伯道：「最少比老漢更爲可造！」

「不錯，因爲他比你年輕。」

「他比我年輕六七十歲吧！」

「差不多吧！」

「咳咳……確是可造之材，但他不是已經有了一把『婆婆刀』嗎？」

「婆婆刀！嘿嘿！連這種名字也想得出來，眞是好小子！」

「婆婆刀也不錯呀，要是……」

「要是甚麼？」

「要是……」

「怎麼不說下去？」

「要是再配上一把公公劍，左刀右劍，又或者是左劍右刀，那可更妙！」

「婆婆刀！公公劍！果然妙哉！」

「老漢……老漢只是說說吧了！」

「大丈夫，言出如山，你既答應了鑄造公公劍，那就絕對不容反悔！」

「老漢可沒答應過甚麼呀！」

「唉，不要推辭了，這小子，雖有婆婆刀，但還欠一把公公劍！」

「有婆婆刀，已很足夠，再多一把甚麼公公劍，又有何用？」

「有公公，有婆婆，有好刀，也有好劍，互相匹配，豈會無用？」

「莫非……」

「老夫既有此意，自然有刀劍合璧的妙策，只要你肯幫一把忙，他將來一定會在武林中大放異彩！」邵逍遙信心十足地說。

「這個……」

「甚麼這個那個的，是否害怕尊夫人不高興？」

「正是！」

却見刀婆婆走了過來，向刀伯怒瞪了一眼。

她這一瞪眼，是甚麼意思？是反對？還是贊成刀伯鑄劍？

她這一瞪眼，邵逍遙雖然是老於世故的前輩人物，一時間却也摸不着頭腦。

只有一個人立刻就明白過來。

刀伯。

刀婆婆這一瞪眼，刀伯立時就清楚了老伴心中的意思。

她是在怪責刀伯藉故推辭。

她在命令丈夫爽爽快快地把事情答應下來。

刀伯豈敢抗命？

「好的！好的！鑄劍！鑄劍！但……但是……沒有好的材料，又怎能鑄造好的劍？」

「老夫有二百斤海底寒鐵、三十斤火熖金砂、十八斤冰山白鋼……」

「在甚麼地方？」

「劍王府！」

「劍王府又在甚麼地方？」

「劍王峯上。」

「劍王峯距離此地有多遠？」

「不足八百里！」

「很好，快把這些材料運來。」

刀婆婆立刻搖頭，伸手虛劃了三個字。

那是：「咱們去！」

邵逍遙笑道：「如此最好，劍王府內，鑄造兵器之物事一應俱全，只要老兄出手，公公劍定必可順利鑄成！」

* * *

谷奉先，這一役慘敗！

沒有人能逆料得到，他率領逾百高手前來對付一個老太婆，最後居然落得如此慘淡收場。

當然，風雪人與丐幫的介入，是這一戰最重要的關鍵。

谷奉先死了。

宗豪也帶着丐幫子撤了。

只賸下刀婆婆、刀伯、邵逍遙三個老人，目不轉睛地盯着風雪人。

* * *

夜，風冷。

刀婆婆做了幾道還算不太難吃的川菜，放在早已霉爛的木桌上。

桌上有菜有肉，也有酒。

對刀伯來說，這是上等的美酒。

對風雪人而言，他本來就是個甚麼酒都照喝不虞的人。

邵逍遙又怎樣？

他是「頂天一劍」、「酒帝」。

他練就了一身匪夷所思的劍法，也喝盡了天下間各處各地的佳釀。

像他那樣的人，幾乎甚麼好酒都嚐遍了。

對眼前桌上這一罈酒，他的評價又是怎樣？

「不好！」邵逍遙直接了當地說。

刀伯瞪着他。

「有甚麼地方不好？」

「天下間，本來就沒有任何酒是好的！」

「這又是甚麼道理？」

「因爲最好的酒，到此刻還沒有人能釀製出來。」

「這……可不是太挑剔？」

「不挑剔，又怎能找到最好的酒？」

「但若照邵老兄這麼說，咱們就算窮一生之力，也決計找不到一罈好酒了?」

「這個還用說嗎?」邵逍遙一面大笑，一面盯了風雪人一眼。

風雪人不是蠢蛋。

邵逍遙這弦外之音，他就算不十分清楚，最少也不會全然不懂。

他淡淡一笑，終於說出了一句這樣的話來:「我曾擁有一罈酒……」

說到這裡，欲言又止。

邵逍遙咬了一口酥餅:「繼續說下去嘛，別吞吞吐吐!」

風雪人道:「那是從海尊島上弄回來的。」

「海尊島!」

「不錯!」

「世人都說，海尊島有天下間最好的酒。」

「也不錯!」

「你相信嗎?」

「盛名之下無虛士。」

「士無虛名，酒卻不一定。」

「但那罈酒……」

「你喝掉了，對不?」

「不錯，但這罈酒，本來是打算用來孝敬邵老前輩的……」

「爲甚麼要孝敬老夫?」

「因爲邵老前輩是當今武林中，唯一可以力挽狂瀾的救星!」

「哈哈!這種謬論是誰說出來的?」邵逍遙倏地仰面大笑。

「不少人都是這麼說，」風雪人眨了眨眼，「就算口裡沒這樣說，心裡也是這麼想。」

「只怕說錯了，也想錯了。」

「只怕未必!」

「唉!你們這些年輕小伙子，遇上解決不了的事情，怎麼不自己想想辦法，卻要把事情寄望在咱們這些老骨頭身上?唉……」

「那是邵老前輩武功蓋世，衆望所歸之故吧!」風雪人微笑着說道。

「甚麼武功蓋世?簡直就是他媽的屁話!」邵逍遙搖頭不迭，「武功之道，不但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更有相生相尅，强者不一定必勝，弱者不一定必敗，這種道理，難道你眞的不懂嗎?」

「也許是略懂一二的，但常言有云:『蛇無頭不行』。」

「對呀!那麼你這一輩年輕的，就該發奮圖强，找一個『蛇頭』出來!」

「邵老前輩便是最好的『蛇頭』!」

「只怕是最老的『老蛇頭』吧?」

「薑越老越辣，蛇頭越老越高明。」

「不要抬捧我這副老骨頭啦，長江後浪推前浪，與其靠老骨頭，不如靠你自己!」

「但晚輩……」

「不要把自己的本事過份低估，由來英雄出少年!」

「前輩……」

「不必說了，你心裏想的一切，老夫很清楚，祇是，老夫已無能爲力，再在江湖上大展拳脚，倒不如爲你指點迷津，也算是爲天下蒼生略盡一點綿力吧……」

風雪人不再說話了。

邵逍遙之言，實在不無道理。

* * *

一個月後。

天朗氣清。

劍王府內，張燈結綵，似是正在籌辦喜事。

有甚麼喜事了?

原來是因爲離去已久的老主人忽然一聲不響的回來了。

邵逍遙對總管邵安說道:「劍王府鑄劍台上要鑄劍了，這是一樁天大的喜事，立刻把方圓五十里內的鄉紳父老，有德望的前輩，統統請來，老夫要大事慶祝一番!」

爲了要鑄劍，邵逍遙居然要大排筵席，加以慶祝。

這是不是過份隆重了一些?

但消息一經傳出，誰也不覺得此舉是「過份隆重」。

人人都興高采烈地前往劍王府，向老主人邵逍遙祝賀。

* * *

劍王府有鑄劍台。

鑄劍台上有一位鑄劍大師——老萬。

老萬並不太老，祇有四十歲。

他雖然是鑄劍台的鑄劍大師，但他在這鑄劍台上十五年，從未鑄造過一把劍。

他祇是在這鑄劍台上喝酒、吃肉、狂歌、手舞足蹈。

沒有人敢得罪他。

因爲他脾氣暴躁，而且武功極高。

除了邵逍遙之外，誰都不敢把他怎樣。

可是，刀伯與刀婆婆一到，這位鑄劍大師立刻就判若兩人。

他不再喝酒，也不再吃肉。

他天天齋戒沐浴，更不亂發脾氣。

他彷彿變成了一個出家人!

* * *

老萬還是沒有鑄劍。

鑄劍的是刀伯，不是他。

但他在這一次鑄劍中，却擔當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脚色。

他把鑄劍用的材料，準確無誤地，依時依候送到刀伯的手裏!

鑄造這一把劍，實在是非比尋常。

不同的材料，必須按照準確的時間，送到鑄劍台上。

早一個時辰，不能!

遲一個時辰，也不可!

還有，天氣的變化，也對鑄造這一把劍，有莫大的影響。

更尤其是在雷電交加的時候，必須小心配合，絲毫不能出錯!

鑄造兵器，可以是一件非常簡單的事，簡單得有如農夫在田裏插秧、漁夫在海上捕魚。

但也可以是一件非常複雜，簡直複雜得令人難以想像。

刀伯，以往也鑄造過無數兵器。

當然，都是刀。

除了「婆婆刀」之外，刀伯每鑄造一把刀，都是易如反掌的事。

當然，除了「婆婆刀」!

刀伯、刀婆婆在鑄劍台上鑄劍。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此事的重要性，並不在此刻便能顯露出來。

鑄劍，最重要的是當這把劍鑄成之後，將會爲人們帶來一些甚麼樣的影響。

若是一把劍，在鑄成之後，祇是束諸高閣，又或者是擺放在一角，那麼，再好的寶劍，也與凡鐵無異。

刀伯已鑄成了「婆婆刀」。

此刻，他在鑄造「公公劍」。

「婆婆刀」固然是一把好刀，否則，也不會令谷奉先爲之垂涎三尺!

「公公劍」又將會是一把怎樣的劍?

答案是——對整個武林，有着極其深遠的影響。

因爲這的確是一把不尋常的劍。

更有一個不平凡的主人——風雪人!

* * *

劍王府，從外表看來，似乎和江湖中一般的堡壘分別不大。

祇有進入劍王府，才會發覺到這座府第，的確與別不同。

就算用「鬼斧神工」這四個字來形容，祇怕也是絕不過份。

在劍王府內，單是練武廳已有八座。

每一座練武廳，都擺放着逾百利劍。

其中不乏一流的名劍。

但這些名氣響亮的寶劍，却祇是隨隨便便地擺放着。

風雪人看了，不禁目光大亮。

邵逍遙却道:「這些劍，你祇能看看。」

「爲甚麼?」

「在『公公劍』鑄成之前，你對世間上所有的劍都不必放在眼內，也不能放在眼內。」

「既不必，也不能?」

「是的。」

「理由何在?」

「理由很簡單，因爲一個即將擁有天下第一大美人爲伴侶的男子，又何必對一些庸脂俗粉放在眼內呢?」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妙喻。」

「你一定要相信，『公公劍』是一把好劍。」邵逍遙神情肅穆地說道。

「我相信!」

「不但要在白天的時候相信，就算是在做夢的時候，也得深信不疑。」

「我在做夢的時候，通常都祇會夢見漂亮的女孩子，似乎從來都不會在夢中夢見過一把劍!」風雪人眨眨眼睛。

「那是以往的事。」

「以後呢?」

「你可以如常一般夢見那些漂亮的女孩子，但也不妨在女孩子的附近，看看『公公劍』是否已經鑄成!」邵逍遙也在眨眨眼。

「漂亮的女孩子，通常都不會舞刀弄劍。」

「那麼，你可以夢見一些不太漂亮的女孩。」

「不太漂亮的女孩，好像從來都不會在夢境裏出現。」

「那麼，你這種習慣必須改一改。」

「恐怕一定改不了!」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

「好像是的。」

「唔……果然是風流不羈的風雪人!」

「祇在夢裏風流的風雪人……」

「哈哈!」

* * *

八十里外，有一條小村。

小村內，有一個很著名的大人物。

這大人物最偉大的地方，是他的腦袋。

他的腦袋很大。

竟比一般人大三倍!

當然，他的身軀也很大!

這條大漢，每天吃二十五碗飯!

都是大碗!

他的名字，就叫張大碗!

張大碗是個「粗人」!

他整個人，看來就像是一條粗大的樹。

他的十根手指，看來就像是十根肥大的香蕉!

但很奇怪，如此這般一個粗漢，說話的時候居然是陰聲細氣的!

若祇是聽他的聲音，恐怕十個人之中，最少有八九個會以爲他是個女子。

在這條小村裏，張大碗是唯一的大夫。

他看來甚麼都像，就是不怎麼像個大夫。

但他偏偏是個大夫。

而且是很有點「薄名」的大夫。

所以，有人稱之爲「粗人大夫」。

*　*　*

這一天，忽然下起大雨。

張大碗是住在一間竹舍內的。

這一間竹舍，佈置雅潔，和張大碗這個「粗人」看來半點也不合襯。

但這個不合襯的「大人物」，已在這竹舍內住了十二年。

十二寒暑。

十二個春秋。

他常在這竹舍門外坐着。

他常在「看天」。

天有甚麼好看？

你若問張大碗，他一定答不出來。

「看天」就是「看天」。

好看，固以看。

不好看，也不妨看。

因爲這是免費的。

無論你看多久，老天都不會收取任何費用。

所以「看天」已成爲張大碗每天必不可少的「節目」。

晴天，張大碗「看天」。

雨天，張大碗也「看天」。

對他來說，下雨天是變幻莫測的。

忽晴，忽雨。

這豈非也像是人生？

今天，好大好大的一場暴雨。

若在平時，在這附近，通常都會有一些雀鳥在空中飛來飛去。

於是，看天也常看見鳥。

但在這暴雨天，雀鳥都躲藏起來。

空中沒有鳥。

那是因爲鳥不飛。

可是，忽然間，空中似是來了兩隻怪鳥。

兩隻又大又怪，而且飛得極快的怪鳥。

而且，其中有一隻是禿頂的。

禿頂怪鳥？

*　*　*

兩隻怪鳥，其實是兩個人。

一個是白眉老道。

一個是老和尚。

白眉老道目中殺氣騰騰，老和尚却似是一臉茫然之色。

這兩人，一僧一道，並不是「比翅雙飛」，而是在半空中展開激戰！

好一場激戰！

張大碗「看天」看了一輩子，今天總算是在半空中大開眼界。

那白眉老道，使一口青鋼長劍，劍法兇狠絕倫，每一着都攻向老和尚的致命要害。

老和尚手舞禪杖，見招拆招。

老道殺氣森森，但老和尚却似是被逼應戰。

倏地……

劍、杖相交，在半空中濺出一蓬燦爛星火！

老道、老和尚同時急速墮下。

張大碗瞧得連眼珠都凸出來。

老道，口吐鮮血！

老和尚，胸膛開了一道六寸長的血痕！

這一戰，竟是兩敗俱傷！

*　*　*

張大碗是大夫。

而且是一個很不錯的大夫。

最少，他認爲自己的醫術很不錯。

可是，他今天做夢也想不到，居然會有兩個病人從天而降。

這一僧一道在半空中激戰之際，兩人都是身手矯捷無比的。

恐怕就算是飛鳥也未必及得上。

可是，當這一僧一道掉在地上的時候，却像是爛泥一樣。

張大碗首先走到白眉老道身邊。

祇見白眉老道的眼睛仍然能夠轉動。

「你怎麼啦？」張大碗伸手到他鼻孔前面一探。

「快……殺了……他！」白眉老道氣息微弱，但仍念念不忘要殺了那個老和尚。

張大碗搖搖頭：「我是個大夫，可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你……不殺他……將……將會……後……悔莫……及！」

「你傷勢不輕，不宜大呼小叫！」

「放……屁！」

「我說的都是眞話，決不是在放屁！」

白眉老道雙眼一瞪，雖然身受重傷，但他此刻臉上的神情，却是憤怒遠遠多於驚懼。

眞是好兇狠的一個老道士。

張大碗皺了皺眉，又走過去另一邊。

他去看那老和尚。

老和尚也瞪視着張大碗。

張大碗吃了一驚，忙道：「我是個大夫，可不是個殺手！」

老和尚搖搖頭：「誰……叫你殺人來着？老……衲是要你快快救……他……」

「救他？」

「你不是個大夫嗎？」

「正是大夫！」

「既是大夫，怎麼還不……救人？」

「大師，你也身受重傷呀！」

「老衲近來經常身受……

重……傷……大可……見怪不怪……見傷不傷……」

「見傷不傷？眞是奇哉怪也！」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

「七級石梯嗎？」

老和尚沒有答他。

老和尚不是不想回答，已是昏了過去。

白眉老道也昏了過去。

張大碗瞧着這兩個從天而降的老怪物，他感到自己也似乎要昏倒過去。

*　*　*

雨，越下越大。

張大碗在竹舍內，弄得渾身濕透。

他身上有雨水，也有更多的汗水。

他在救人。

用盡方法救人。

他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救老和尚和白眉老道。

他的醫術也許的確很不錯。

最少，他認爲眞的很不錯。

但他能夠把這一僧一道救活嗎？

他不知道。

老和尚和白眉老道更不知道。

甚至連老天也不知道。

老天祇知道，現在要下大雨了。

好大好大的一場大雨。

張大碗是個大夫，並不是個賭徒。

但這一次，他却自言自語，自己跟自己打賭。

他在打賭：是老和尚先醒過來？還是老道士先醒過來？

看來老和尚有機會首先醒過來。

但也很有機會是白眉老道首先醒過來。

既要打賭，便得押注。

張大碗決定押注在老道士的身上。

可是，到最後，首先清醒過來的並不是老道士，而是那個老和尚。

「阿彌……陀……佛！」

「喔！大師……你法號怎生稱呼？」

「老衲不苦。」

「身受如此重傷，還說不苦？」

「老衲是說……老衲法號不苦！」

「喔！原來是不苦大師！失敬之至！」

「這位大夫，怎麼不先救那位道兄？」

「我是一視同仁，既救大師，也救那個老道人……祇是，他傷勢不輕哪！」

「唉！罪過！罪過！這都是老衲的造孽！」不苦大師合什嘆一口氣。

「大師何出此言？」

「此言出自肺腑。」

「出自肺腑？」張大碗陡地眉頭一皺，「那就不怎麼妙了。」

「何解？」

「大師身受重創，五臟六腑雖未支離破碎，却也創傷不輕，要是出於肺腑之言，祇怕也是殘缺不整，不可依靠哪！」

「喔……」

「大師不相信嗎？」

「閣下既是妙手回春的大夫，大夫之言，老衲又豈可不相信？」

「唔，這就好了。」

「但反倒是老衲的肺腑之言，此刻變得不可置信……唉……」

「雖然話是這麼說，但大師若喜歡說下去，也是不妨！」

「喔……」

「大師請說。」

「那位道兄……他……他……」

「他怎麼啦？」

「那位道兄，本欲招攬老衲加入某教！」

「某教？何謂之某教？」

「某教，便是聖皇教！」

「聖皇教？豈不是西方魔教嗎？」

「不錯。」

（未完・十八）

明末稗官野史／史　金・文
可　飛・圖

貞血洗花街

上文提要：明朝末廣州失陷，明朝大臣張家玉等奮而反抗，仍逃不了滅亡的命運，張家玉帶着愛妾徐氏到寶安招義兵，而留下的家眷則被李成棟幾乎殺光，祇逃出小妾陸氏及不滿周歲的女兒意芳，另一已出嫁女兒名意珠被李成棟看上，祇好靦顏事仇。一日偶看到一丐婦，原來是陸氏，於是招她前來……張意珠激勵李成棟造反，她才自殺身亡……



含垢忍辱把女養　一死洗滌羞與恨

為甚麼平南、靖南兩王會衝突起來，這得先從遠因說起。

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都是遼東人，也都是明朝坐鎮遼東半島掛將軍印左都督毛文龍的部將。毛文龍在日，屢創來犯的清兵，全靠尚可喜、耿仲明和孔有德等力戰。清人提起他們，就怕得要死。

其後，袁崇煥督師遼東，對毛文龍心存疑忌，用計殺了毛文龍。於是尚可喜、耿仲明和孔有德等，都投降了清朝。那時是崇禎六年，也就是清太宗天聰七年，清兵還不曾入關。

清太宗見尚可喜、耿仲明等歸降，不勝喜悅，特加重用，及至入關後，便封尚可喜為平南王，耿仲明為靖南王。

未幾，李成棟據廣東反正，尚可喜、耿仲明兩王奉命率兵入粵。途中，耿仲明病死，由其子耿繼茂襲靖南王爵，繼續領兵，終於取得廣州。

耿繼茂是耿仲明的兒子，雖然襲封了王位，但尚可喜却把他當作世侄，每逢議事的時候，往往直呼其名，而耿繼茂不敢不應，而且還要尊稱尚可喜一聲「叔台」。

及至佔了廣州後，尚可喜便老實不客氣，把最大的官廨巡撫衙門佔領了。耿繼茂只有入居將軍衙門。

更使耿繼茂氣惱的是，尚可喜的部下，把所有高阜土深草厚的地方，如果山大小北等地方，全部圈作平南王府養馬場，靖南王府的馬，便只有在地勢卑濕的西關郊外去養。

耿繼茂可以忍讓，但靖南王的老部屬們，便沉不住氣，時常借故尋衅，與平南王府的人吵鬧。

老城的居民都被驅走之後，平南王府便搶先興建起來，規模之大，那當然是壓一的（按當時的平南王府範圍，包括現在的中山公園全部，直抵越秀山脚，越秀山也屬平南王府範圍，因為平南王妃在這兒建了一座觀音閣，改名觀音山）。

耿繼茂所佔的將軍衙門，佔地也不算少，但和尚可喜所佔的地方比較起來，那就相差得太遠了。

而且，平南王府所佔的地勢居高臨下，簡直把靖南王府包圍起來。不僅是俯瞰，簡直是龍蟠了。

靖南王府有一個老兵，是廣鹿島人，姓李名十五，他的一條腿齊膝的被鯊魚咬斷了，只得支着一支鐵拐走路，軍中人也稱他為李鐵拐。

這李鐵拐原先是耿仲明的親隨，當毛文龍被殺後，耿仲明要逃到山東的登州府去，帶着李鐵拐，

乘了一艘船，冒着海峽的風浪前進。不料在半途中，耿仲明在甲板上給浪一拋，拋到渤海裏。這時海面上波濤洶湧，船上的人自顧不暇，誰也不敢下海去救耿仲明。

耿仲明在浪中掙扎了一會兒，漸漸沒力，李鐵拐見狀，奮不顧身，跳到海中，泗到耿仲明身旁，把耿仲明拖到船旁，扳着船旁的纜，給船的人扯了上去。

可是，當李鐵拐也要縋繩而上時，一羣鯊魚襲來，咬斷了他一條腿。後來雖然治癒，但腿斷不能復續，永遠殘廢了。

耿仲明念他救命之恩，把他養在府裏，並且教兒子繼茂拜他為乾爹。

李鐵拐隨耿繼茂到了廣東，沒有甚麼油水可撈的，便在將軍衙門外，開了一檔攤，押青龍白虎。

說也奇怪，凡是平南王府的人到來押注，十有九贏，李鐵拐不但撈不到油水，反而虧了不少。

李鐵拐脾氣不好，和平府的人，打過幾次架，他只有一條腿，當然不是人家的敵手，幸賴衆兄弟相幫，才免於被平府的人打殺。

這種打鬥的事情發生後，李鐵拐便對耿繼茂投訴道：「平府佔了越秀山，又建了觀音閣，把咱們靖府壓得抬不起頭來，莫道我的攤要輸給他們，將來你這靖南王，也保不住。」

耿繼茂一想，這話不錯，便來見尚可喜，說道：「叔父，攻打廣州，侄兒也有份的，念在先輩的交情，好的地方都讓叔台佔領了，這一座越秀山，也應該給侄兒一半，才是道理。」

尚可喜還沒有答話，他的兒子尚之信、尚之孝同聲譴責道：「豈有此理，一座山能分成兩半？」說着，把衣袖一捋，大有動武之意。

尚之信的年紀，和耿繼茂差不多，但他的體格，却比耿繼茂紮實得多了。要是在拳脚上見個高低，耿繼茂自知絕不是尚之信的對手。君子不吃眼前虧，耿繼茂也就只好啞忍。

尚可喜喝退了之信、之孝，對耿繼茂說道：「賢侄，一座山委實是不能分成兩半的，如果你一定要這座山頭，我就讓給你便了。」

耿繼茂當然不敢就此接受越秀山，他知道這位老叔是以退為進。只得默然告退。

自此之後，耿、尚兩王就時常有衝突，這正是一山不能藏二虎。

這還不是衝突的尖端，令到雙方明刀明槍衝突，在老城中打鬥起來的，那是因鷹和鴿。

在平南王府的後面，到越秀山下，有曠地八十多畝，尚之信認為地方不應荒廢，便在這兒建造了「蟲蛋房」、「雀鳥房」、「鷹鴿房」、「狗房」四座房子，統名為後樓房。蟲蛋房專養蟋蟀、秋蟬、蜜蜂。鳥雀房專養鵪鶉、畫眉、鬥鷄。鷹鴿房專養痲鷹、蒼鴿、海東青。狗房則養着關東獵狗和北京哈巴細狗。四房都有專人負責備辦，負責的人，名為「拜唐阿」。

四房中的三房，都沒有出事，出事的是「鷹鴿房」。由於這些鷹鴿，幾乎又引起一次大流血。

尚之信喜歡遊獵，一有空暇，便到鷹鴿房領了一隊養鷹，到越秀山去。

越秀山只是個小山崗，山不深，林不密，即使有甚麼野鳥野兎，也不夠一陣圍獵，便告絕迹了。

靖南王妃却是喜歡鴿子，在府中建了一千個鴿房，養着二三千頭白鴿，每天放鴿時，就在王府上空盤旋，成為鴿陣。

靖南王府既在越秀山的下面，當尚之信上越秀山打獵時，便可見到靖南王府放出來的鴿子。

也許是尚之信有意挑衅吧，他把府中所養着的痲鷹、蒼鴿、海東青全部帶上山去。等到靖南王府的鴿陣升起時，他便把二百多頭痲鷹、蒼鴿、海東青一齊放出。

痲鷹、蒼鴿見着鴿子，那有放過的道理，只見鷹鴿飛撲之下，毛羽紛飛，血雨遍洒。霎時間靖南王府所養的鴿子，全被平南王府的鷹鴿擊斃了。

平南王耿繼茂知道了這件事，怒氣塡膺，罵道：「平府的人太欺負人了，我非找他奶奶的不可。」

說着，便身穿王服，內藏暗甲，帶了兩個會武藝的親隨，擺起全副執事，來到平南王府。教中軍通傳進去。

尚可喜這時還不知道兩個兒子在外縱鷹搏殺靖府的鴿子的事，見耿繼茂到來，還以為有甚重大事情，連忙大開中門，吩咐請進。

靖王府的執事，排列在大門兩旁。耿繼茂帶着兩名親隨，直趨階下。

本來，兩王相見的禮節，作主人的一方，是要降階相迎的，但尚可喜恃老賣老，不遵這禮節，只教長吏把耿繼茂迎進。

耿繼茂本來已經滿懷怒意，見尚可喜這樣接待，更如火上加油。也不理會那長吏，大踏步走到堂上來。

尚可喜見耿繼茂滿臉怒容，心裏不滿，覺得奇怪，只得讓他坐在賓位上，自己在主位相陪。開言問道：「賢侄到來，不知有甚麼見教？」

耿繼茂厲聲道：「老叔叔，你的輩份雖比我高，但彼此都是藩

王，你不尊重自己，也應尊重朝廷的爵位，怎麼你一直欺負我，眞正是豈有此理！」

尚可喜大訝道：「賢侄此語，從何說起？老夫怎樣欺負你？」

耿繼茂道：「自從進城以來，好的地方都給你佔了，連越秀山也給你全佔，本王念你是先王的袍澤，已一再忍讓，不料你愈來愈恃勢，視本王如無物，縱容部屬，在觀音山上縱鷹，把本王所養的鴿子全部搏殺，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尚可喜聽了，不禁愕然，說道：「有這種事嗎？本王竟毫不知情。賢侄且息怒，待我查明這件事，再作處理。」說着便吩咐傳管理鷹房的拜唐阿來問話。

好一會兒，管理鷹房的拜唐阿滿頭大汗的走到尚可喜的面前，跪下去請安。

尚可喜問道：「你是管理鷹房的麼？」

「小人是的。」拜唐阿磕了個頭說。

「爲甚麼你把鷹鴿放出，把靖王府的鴿子都搏殺了？」尚可喜厲聲斥責。

「這不關小人的事。」拜唐阿說：「今早大公子二公子兩人到鷹房來，把鷹、鶻和海東青都帶了去，說是到郊外行獵。小人不敢管兩位公子的事，也不知道他們在何處放鷹。」

尚可喜聽了拜唐阿的話，知道又是尚之信、尚之孝兩兄弟闖的禍，心裏好生憤怒，只得喝退了拜唐阿。回頭對耿繼茂說道：「小兒們胡鬧，縱鷹搏殺了你府中的鴿子，實在不應該，老夫這廂向你賠不是，回頭再懲治他們便了。」

耿繼茂聽了尚可喜這番話，氣也稍消，當下向尚可喜抱拳道：「如此，小侄告退。鴿子事小，但兩家的和氣却不可傷。」

尚可喜送耿繼茂到中門，耿繼茂連說了幾次請回，他才拱手爲別。

耿繼茂回到府中，把經過對王妃說了，王妃道：「他們不賠償鴿子麼？」

「算了。」耿繼茂說：「鴿子所值幾何，只要尚家不再挑衅，那就是了。」

尚可喜回到上房，大發雷霆，吩咐隨從，尚之信、尚之孝回來，抓來見我。

不久，尚之信、尚之孝兄弟已回來了，從人不敢怠慢，馬上教他去見尚可喜。

尚可喜見了尚之信，厲聲罵道：「逆子，你做的好事，連累了老父臉上無光。」

「甚麼事？」尚之信問。

「我教你不要和靖王府生事，怎麼你把我的話當耳邊風？」

尚之信道：「孩兒沒有惹他們。」

「還說沒有？」尚可喜震怒：「你縱鷹隼把他府中的鴿子都搏殺了，這不是惹事是甚麼？」

尚之信答道：「這又奇了，我縱鷹鶻，是放在半天空，絕沒有侵犯靖府。誰教他們放鴿子出來？而且，他家的鴿子，又沒有記號。我知是誰家的嗎？」

尚可喜更是憤怒，厲聲斥道：「你休要狡辯，你這不肖子老是給我惹麻煩，不打你你不會改。」

說着，教左右取大棍來就要打之信、之孝兩兄弟。

平南王妃知道了，連忙出來，喝道：「誰敢動我兒的毫髮？」

尚可喜最怕他的老婆，果然不敢打之信、之孝了。但他向王妃說道：「兩兒如此驕橫，總有一天給我惹禍。」

尚之信見母親出來，便說道：「孩兒只是到越秀山上去放鷹，絕沒有侵犯靖府，不想耿繼茂那斯，竟向父親誣告我們殺他的鴿子。」

王妃瞪着眼對尚可喜說道：「你這人愈老愈糊塗了，古語有道：天空任鳥飛，我兒放鷹，他自放鴿，這有甚麼差錯之處？却怪責起孩兒們？」

「罷了。」尚可喜說：「我不打他們就是，你們都給我退下，休要再聒絮。」

王妃率領之信、之孝兩人退出了。尚之信這時得意洋洋，向王妃說道：「阿娘，這耿繼茂其實有甚麼功勞，不過是襲了老子的蔭便了，他竟要欺壓到我們的頭上來。」

王妃道：「他們的老王，和你父親是兄弟，小的地方就讓他們吧！」

尚之信道：「他這樣的誣告我們，那可不是小事，將來說不定他會誣告咱們入屋行刧！」

王妃道：「這諒他也不敢，總之你們兄弟，不要再生事便了。」

尚之信、尚之孝退了下來。尚之信對尚之孝說道：「他奶奶的，耿繼茂這小子，居然如此可惡！咱們該給他點顏色看！」

尚之孝道：「大哥，你有甚麼主意？」

尚之信道：「咱們披甲提劍，闖進他家，叫那小子出來，揍他一頓。」

尚之孝道：「父親知道，又責我們生事了。」

「萬事有母親做主。」尚之信傲然說：「我們不要怕。」

尚之孝見哥哥這樣說，就欣然答應，兄弟兩人披了軟甲、佩劍出門，直闖靖王府。

靖王府的衛士認得之信、之孝兩兄弟，但見他們來勢洶洶，便不讓他們進去，攔着他們說道：「兩位小王爺，有甚麼事？要找的是那一位？」

尚之信瞪眼喝道：「找你們的王爺，你是甚麼東西敢來阻攔？」

「我們的王爺出去了。」衛士說：「兩位小王爺請回吧！」

尚之信按劍道：「別說廢話，快讓開，不然就叫耿繼茂出來見我。」

衛士見之信、之孝來意不善，更加不敢讓他進去。正爭吵間，李鐵拐拄着拐杖從府裏出來。見之信、之孝在門前吵鬧，便上前問是甚麼事。

尚之信道：「老廢物，你滾開，少理咱們的閒事，非見着耿繼茂這小子不可！」

李鐵拐聽了，怒往上衝，用手一指尚之信，說道：「嘿嘿，小哥兒，你的膽量倒也不小，我親眼看着你們長大的，現在，你們倒罵起我來了。」

「罵你又怎樣？」尚之信說：「你是老廢物，不死在這兒活現世。」

李鐵拐怒不可遏，手上沒有武器，一脚站定，把拐杖掄了起來，兜頭向尚之信打去，說道：「老子跟你拚了！」

尚之信忙一閃身，長劍出鞘，指着李鐵拐喝道：「李老兒你要送死麼？」

李鐵拐只得一隻脚，剛才一撲之勢，自己留不住，單脚一跳，已到尚之信面前。盛怒之下，又是一拐杖向尚之信劈下。

尚之信退也來不及了，拐杖已打中了肩膀，杖沉力重，只聽得尚之信「哎吔」一聲，倒在地上。

尚之孝見哥哥吃了虧，不禁大怒，颼的一聲，拔出劍來，向李鐵拐刺去。

李鐵拐年已老邁，又是殘廢，那裏是尚之孝敵手，只聽得他狂叫一聲，腹部已被刺破，倒在地上，花花綠綠的腸子，和鮮血一同冒出腹腔，眼見不能活了！

「不好了，殺人了！」靖王府的衛士，各自把大斧長戟指着尚之信、尚之孝兩兄弟。

靖王府的家丁見死了李鐵拐，飛奔進去稟告耿繼茂，家丁們知道李鐵拐是老王爺的恩人，新王爺把他當作叔父看待，如今給人殺死，而且是在府門前殺死，那還得了。

耿繼茂聞得這事，氣得把桌子上的一個鏡屏，「砰」的一聲，摔在地上喝道：「一個也不要放走，取我的甲冑來，待我親自爲李十五叔報仇。」

但當他披好甲接着槍，帶了親兵趕出來時，尚之信兩兄弟已經衝出府門，向平府退却。

「追！」耿繼茂見李鐵拐死得慘，眼也紅了，他一定要殺尚之信、尚之孝，槍尖一揮帶着親兵便追下去。

尚之信負痛，和尚之孝奔逃，他不敢回平王府，却向平王府對過的平藩第一標駐地走去。

第一標統帶李天植，見之信、之孝兩兄弟狼狽奔來，大吃一驚，連忙迎了進去。還來不及細問，耿繼茂已率兵到了營前。

「你快去抵擋耿繼茂一陣。」尚之孝說：「哥哥已負傷了。」

李天植所統帶的第一標是平南王精銳部隊之一，第一標第一營的營官，也是李天植自兼，尚可喜教他駐在平王府前後左右，以資翼衛，這第一營便駐在平王府的府門前。

李天植立刻率領了營兵，在營前列陣，佈防未畢，耿繼茂已衝到，他向李天植用槍尖一指道：「你認得本藩麼？」

「末將自然認得王爺。」李天植拱手道：「請王爺恕末將甲冑在身不能行跪拜大禮。」

耿繼茂說道：「你快將尚之信、尚之孝兩個小子交了出來，沒有你的事！」

李天植又是拱手說道：「靖王爺這話差矣，尚之信、尚之孝是平南王的公子，尚之信還是世子，末將是平府的標官，對他們是負有保護責任的。王爺要對付這二個人，不應該向末將討，有話可以和平南王說去。」

耿繼茂想不到李天植年紀輕輕說話倒也老練，一時難他不倒。想了一想說道：「本藩不會無故尋仇，叵耐他們竟到本藩王府撒野，殺死了先王的恩人李十五，這是他們鬧事在先，本藩豈能坐視！」

李天植一再拱手道：「這與末將完全沒有關係，末將的職責，只是保護汎地，保護本府的人，他非所知，王爺有話，請對老王爺說去。」

耿繼茂喝道：「李天植，你不要恃着你的人多，本藩的兵力也不比你少。你若不獻他們出來，休怪我要調兵到來，先殺了你，再殺尚之信、尚之孝兩個狗頭再攻到平王府殺他的全家，然後束手歸罪。」

李天植怒道：「姓耿的，我和你講理，你却要調兵動武，好吧，我姓李的就不怕這個，你只管調兵來，咱們見個高下。」

耿繼茂所帶的親兵，不到百人，李天植的第一營，就有五百人，要打起來，寡不敵衆，他想了

一想，便教一個親兵，傳令去把靖王府轄下的第八標第二營火速調來。

尚可喜最精銳的是第一標，耿繼茂最精銳的却是第八標，第八標的第二營，駐紮在靖王府附近，負鞏衞靖王府之責，這時正好派上用場。

耿繼茂的親兵才去，李天植便教人把鹿角、拒馬都推了出來，在營前佈防，鐵臂手，神弓手，洋銃隊，全部到營外備戰。

李天植的營房，距離平王府不過咫尺之遙，他一作這樣準備，王府的親兵，也就弓上弦，刀出鞘了。

尚可喜聞報大驚，以為耿繼茂反了，自己也披了重鎧，倒提着一柄五十斤的大關刀，跨上征馬，親自迎戰。

但當他出到府門時，耿繼茂的隊伍已退了一箭之地，這是李天植所要求的，耿繼茂不得不依，否則李天植的兵馬上衝來，而他所調的兵還沒有到。

尚可喜策馬來到陣前，別看尚可喜已年登五十，還是威風凜凜。

他到了雙方對峙的中間地位，見靖王府的耿繼茂全身披甲，却按兵不動，似乎不是作反，當下便策馬來到李天植的營前，向李天植問道：「到底是甚麼回事？」

李天植施了一禮說道：「據說兩位公子在靖王府殺了李十五，靖王爺興師問罪。末將為防衞故，不得不佈下鹿角，這純粹是防衞，末將標下，未向他們發過一箭。」

尚可喜問明白，知道並不是耿繼茂反了，放下了心，但想到又是兩個兒子惹禍，而且所惹的禍愈來愈大，竟跑到靖王府去殺人，怒氣不免翻騰。

「逆畜好大膽！」尚可喜暴怒如雷，「把他們縛出來，交給那姓耿的，任憑他剮殺。」

李天植見尚可喜發怒，連忙上前說道：「王爺息怒，這件事是非曲直，現在還不知道，也許曲在對方，何況世子的肩膊受傷甚重，或者他殺了李十五，是出於自衞，不問明白，如何可以把他送到靖王府抵罪？」

尚可喜一想，李天植的話說得不錯，當下便對李天植道：「你照舊佈防，不要鬆懈，兩兒送到府中，待我審問明白，再作處理。」

李天植施了一禮道：「末將遵命。」

跟着李天植把尚之信、尚之孝兩人，送到平南王府去了。

這時候靖府的第八標第二營已經開到，成為兩軍對壘的形勢。

耿繼茂見尚可喜跨馬，他也跨上了戰馬，手挺長槍走出陣來，對尚可喜說道：「叔父，你答應從此不欺負小侄，口血未乾，我府的李十五叔就給你的兩個兒子殺了，小侄要替李十五叔索命。」

尚可喜把大關刀在馬鞍上一橫，表示不與耿繼茂對敵，說道：「這事尚待審察。」

耿繼茂道：「還用得審麼？李十五叔橫屍在府門之前，難道是他自己殺死自己不成？」

尚可喜道：「之信的肩膊也受了重傷，這是誰人所打的，賢侄知道麼？」

耿繼茂根本不知道李鐵拐打了尚之信的事，聞言愕然，只得說道：「之信給那一個打的？」

「這當然是你們的人了。」尚可喜說：「難道他自己打傷自己麼？賢侄，所以我說這事要查究，就是這道理，且不要動刀動槍。查明之後，若是之信不是，我縛了他交給你，任憑你發落。」

耿繼茂道：「老叔台，你說這話已多次了，我可再不能忍受，李十五叔是死在我府門前的，誰侵犯誰，顯而易見。請叔台馬上把尚之信、尚之孝兩人交出來，否則小侄不會退兵。」

尚可喜理屈詞窮，只得說道：「之信肩上也受了重傷，顯見得他和李十五有甚麼私仇，打了起來，出手誤殺了他也是有的。總之，這事絕不致這樣嚴重，賢侄還是率兵回去吧！」

耿繼茂道：「小侄勒兵至此，不把事情弄清楚，那是絕不回去的了。老叔台要問之信、之孝，只管去問，但要在十二個時辰之內，好歹把他們交出來，否則莫怪小侄無禮，過了十二個時辰，小侄的兵，便要闖進貴府拿人。」

尚可喜心想道：「既然有十二個時辰猶豫時間，這期間總可以想出息事寧人辦法來的，不如權且答應他。」當下便對耿繼茂道：「好的，賢侄退不退兵，也是一樣，老實說，我這兒也有的是兵，不怕你們。不過，一旦兵戎相見，只怕兩敗俱傷，不但為人所笑，而且為人所乘，賢侄要三思才好。」

耿繼茂道：「在這十二個時辰內，小侄只勒兵在此，不添一卒，也不進攻，專待老叔台示下。倘老叔台也以大局為重的話，最好在這期限內答覆，更不要妄想多派隊伍來消滅我。」

尚可喜沒有再說甚麼，勒轉馬頭回府去了。耿繼茂的第八標二營，就在原地紮營。

這五百人的臨時營帳一紮，對峙的形勢就成了。

到了晚上，雙方派出的哨兵，不知怎的，彼此竟然衝突起來，殺死了三個人，傷了六七個。幸而雙

方的標官，及時制止，這才不致釀成血戰。

* * *

消息傳到新城，居民那得不怕，靖南王和平南王，就像兩隻獅子，獅子互相搏鬥，一定會殃及旁人的。何況兩王入粵時屠城的殘暴景象猶新，居民就來不及的作逃難的打算。

在十二個時辰內，甚麼生意都停頓了，糧食飛漲，市井無賴，乘機竊發，到處搶掠，秩序大亂。

駐在新城的清朝大吏們，聞得兩王內鬨的消息，不禁大驚，漏夜召集會議，商量如何調解這件事，他們不是怕別的，只怕近在咫尺的明兵，乘虛而入，再來一次李成棟式的反正，他們便遭殃了。

會商到天亮，決定分頭向平、靖兩藩請息干戈，平南王尚可喜，這時已審出是尚之信的不對，但王妃維護着兒子，而且尚之信的胛骨也裂了，更不能把兒子送給耿繼茂治罪。但在各文武官極力勸說之下，他答應賠給李鐵拐經營葬事，並教小兒子尚之節披蔴戴孝送葬。

至於耿繼茂，比較容易講話，既然平南王承認錯在尚之信，又有百官從中斡旋，他也不為已甚，把營兵撤退了。

二王內鬨的事，雖幸得平息，但新城的老百姓却是苦了。別的不說，單說潘掌櫃，他的店裏家裏，都被竊發的暴徒洗劫得一乾二淨。

更可怕的是，潘掌櫃那家客店，給暴徒放火，雖然不致成災，但已不能營業了。

這是大時代中的小動亂，誰也沒注意到，但是，潘掌櫃的一家可就慘了。

潘掌櫃是個胖子，一急之下，竟然中風，驀地死去。他的妻子周氏，平時有點私蓄，但在匪徒搶劫之餘，甚麼都乾淨了，何況銀錢？

她對陸氏說道：「你還有錢麼，請借些出來，讓我先葬了丈夫再說。」

陸氏實在沒有錢，連箱底都翻了出來，給周氏看過，說道：「你們夫婦對我這樣好，如果我有錢的話，還用你說麼？」

周氏無可奈何，教小娟插了根草標，蹲在門前，草標上寫着「賣身葬父」四個字。

結果，小娟給迎珠街的鴇兒買了去當靖府丫環，她的樣子不怎出色，年紀又不大不小，不值甚麼錢，賣身所得，僅足葬父。

這種變化，來得突然，十天之前，潘家還是小康之家，如今潘掌櫃已死，女兒小娟也賣掉，只剩下周氏孑然一身，守着一間甚麼都沒有的空房子。

周氏想來想去想不通，葬了丈夫之後，在一個晚上，找一根繩子懸樑自盡，隨丈夫去了。

第二天，陸氏起來，發覺周氏已自縊，嚇得尖叫起來。驚動了鄰居們，大家湊了一點錢，把她草草的殯殮了。

周氏一死，陸氏就更凄涼了。她身上最後一文，也用盡的時候，唯一可去的路，便是賣身。

她年紀還輕，姿色不錯，可以賣身為別人的續絃或妾。可是，她帶着意芳這樣幾歲大的女兒，便沒有人肯買一個養兩個。

一天，她碰見以前曾勸她改嫁的那個迎珠街的鴇兒，她羞怯怯的說道：「大嬸，我如今却是非改嫁不可了，你給我做媒吧。不過我嫁人却要連女兒一同嫁過去的。」

鴇兒笑道：「這却難了，人家娶塡房納妾的，只要你一個人，有那一個肯替你養女兒？除非你肯到我的院子裏來當妓女，我倒肯替你養女兒。」

陸氏說道：「要我當妓女？我已一把年紀了，人家不嫌我，我也不好意思。」

鴇兒道：「也許你是老了點，不過，你裝扮起來，還覺得年輕，你要活着，又要養女兒，我看除了這辦法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

陸氏想起自己的丈夫張家玉，是轟烈漢子，身殉明朝，自己為了女兒不能守節而改嫁，已愧對丈夫，若當妓女更對不起丈夫，當下便對鴇兒說道：「我實在不願意當妓女，寧可不帶女兒去嫁人。」

鴇兒一心是想把陸氏買了作搖錢樹的，勸陸氏改嫁，不外是試探她的意思。別說她沒有門路，替陸氏作媒，即使有的話，她也不會為她作媒。當下便對陸氏道：「你不帶女兒去嫁，把她放在甚麼地方？」

意芳哭着說道：「媽，我和你死活都要在一塊兒的，你千萬不要遺棄我。」

陸氏心裏一陣慘痛，抱着女兒說道：「為娘的怎會不顧你？不過到了今時今日，有甚麼法子可想，難道活活的一同餓死麼？」

鴇兒道：「我看你也不必多心了，乾脆就到我院中當妓女去。你的女兒，也可以在院中住，早晚你都可以看見她，這就可以放心了。我絕不會虧待你們母女的。」

陸氏在絕路上，那就只有答應了鴇兒了。

當她到妓院的前夕，向鴇兒借了點錢，買了三牲香燭，設了張家玉的靈位，率領意芳跪拜。默祝道：「我的丈夫啊，想你生前是多麼的英烈，如今我不能替你守節，眞使我慚愧欲死，不過，我為着意芳，沒法不走這一條路，望你的英

靈饒恕我吧。」說罷，淚如泉湧。

意芳年紀還小，不知母親的心事，只跪在一旁，怔怔地看着。

陸氏本想把事情告訴女兒，但因意芳年紀還小，恐怕她一時洩漏了亡父的身世，那就會惹出事來，是以沒有對她說。

哭祭過後，意芳便向陸氏問道：「媽，我父親到底是甚麼人？你從沒有對我提過。」

陸氏道：「將來娘一定會告訴你的。」

「他是做官的吧？」

「你暫時不要問。」陸氏說：「總之你父親是個英雄好漢。」

「那末，娘不要當妓女去了。」

「孩子！」陸氏叫了一聲，眼淚已流了出來：「娘不當妓女，那裏有飯吃？」

意芳見母親哭，她也嗚咽地哭起來。

陸氏反安慰她道：「這是不得已的事，你父親地下有靈，會原諒我的。」

哭了一會兒，焚化了張家玉的紙靈牌，携着意芳便到迎珠街去。

從此之後，陸氏便墮入火坑，幹迎新送舊的皮肉生涯。不過，鴇兒對陸氏母女總算是好的，因為陸氏眞能替她賺錢，是以鴇兒也善待意芳。

意芳現在是豐衣足食了，但陸氏却擔心女兒沾了妓院的習氣，處處都防範着。

她一有空時，便以烈女傳授給意芳，培養她的貞烈品性，以抵擋妓院中的色情風氣和一切外來的引誘。意芳漸漸的長大了，亭亭玉立，她是一株出汚泥而不染的蓮花。

* * *

這時，廣州的局面，又發生了一次大變動。

這次變動却是由耿繼茂而起的。耿繼茂為了要向尚之信一顯顏色，命人鑿了一對大石獅放在門前，並且把王府擴建為九間殿。九間殿是皇帝才能用的，耿繼茂僭用了九間殿，這就給尚之信一個藉口。

尚之信也不稟明尚可喜，擅自率了第一標的兵士，把替耿繼茂建殿土木工匠，都抓了起來。那時這班泥水匠正在靖王府中退出，到外面吃中飯。不料撞着平府的兵士，逐個被捉，沒有一個逃脫的。

耿繼茂得到消息，勃然大怒，連忙帶了家將親兵來搶人，但尚之信的兵已退去了。

耿繼茂怎肯干休，帶了家將向平南王府衝去。才到府門，尚之信、尚之孝兩兄弟，挺刀攔着，喝道：「耿繼茂你想怎樣？」

耿繼茂把寶劍拔出鞘來，喝道：「快把我府的土木匠人放還，萬事俱休，要不然你爺爺的寶劍，却不饒人。」

尚之信冷笑道：「耿繼茂，你知罪麼？僭建九間殿，莫非造反不成？」

耿繼茂怒道：「誰說王府不許蓋九間殿？本藩增建殿宇，是奉旨的。」

尚之信刀尖向耿繼茂一指，說道：「胡說八道，聖旨何在，拿出來看看。」

耿繼茂喝道：「好個渾小子，聖旨豈是你們看的？」

尚之信道：「分明是冒旨欺君，拿不出來見人，聖旨我見得多了，有甚麼不可看？」

尚之孝插嘴道：「哥哥，你何必與這欺君賊子多說？且先把他拿下，解京治罪。」

話還未了，尚之孝已跨進一步，一招黑虎偷心，直刺耿繼茂的胸膛。

耿繼茂急揮劍招架，刀沉劍輕，耿繼茂的虎口也幾乎震裂了，急忙退後。

原來尚可喜的平南王府中，聘有北方教師多人，教子侄們習武。諸子侄中，以尚之孝練得最好，而且天生大力，所用的虎頭刀，足有三十斤重。難怪耿繼茂不是他的手脚。

尚之孝一招得手，不肯饒人，搶步上前，續向耿繼茂使出一招「獨劈華山」，刀風虎虎，向耿繼茂當頭劈下。

耿繼茂不敢接尚之孝這一招，連忙後退避過。旁邊的家將，恐怕耿繼茂有失，拔刀上前，迎着尚之孝。

尚之信見了，冷笑道：「你們恃着人多麼？只管一齊上前，看我兄弟一一把你們殺却。」說着挺刀上前，加入戰鬥。

耿繼茂這一名家將姓王，也是北方有名氣的武師，但年紀却老了，鬥尚之孝還可以勉强，加上尚之信就使他應付不來，顯得手忙脚亂。

耿繼茂氣極了，也顧不了許多，把劍一揮，喝令後面排着隊的親兵道：「你們都上。」

就是這樣，一場混戰便開始了。尚之信兄弟左衝右突，先傷了家將，耿繼茂的左臂，也不知給那一個劃了一道二寸長的口子，鮮紅直流。

靖王府的親兵們捨命向前，圍着尚之信兄弟廝殺，吶喊之聲，直達後堂。

尚可喜正要查詢，一個家丁連跌帶撞的走進來報告道：「啓稟王爺，大事不好了，靖府耿王爺親自帶兵到來，把大公子二公子圍着，在府門外廝殺。」

尚可喜聞報大驚，急忙到府門外，去看個究竟。這時駐在平南王府對面的第一標營兵，已經出動，將靖王府的親兵包圍起來。

尚可喜大喝道：「你們都給的住手，有話慢慢的說。」平王府的營兵不敢違令，都停了手。耿繼茂的親兵也不敢動，於是尚之信、尚之孝、耿繼茂也都跳出圈子外。

耿繼茂左邊衣袖染滿了血，靖王府的家將老王，躺在地上呻吟。尚可喜見了，心上大是過意不去。便向尚之信責問道：「你這畜牲好大膽，竟敢傷及靖南王爺！」

尚之信道：「誰教他領了這些兵將，登門尋衅，這是他自取的，與人無尤。」

尚可喜抱拳向耿繼茂道：「賢侄，這是怎樣引起的？為甚麼你引兵到我府來尋衅？請對老夫說明。」

耿繼茂答道：「子侄為了擴建靖南王府，僱了工匠興工，已有多日，今天，你府中的人乘工匠下値之時，突然到來，把我家所僱的工匠全部架走了，到底是甚麼意思？子侄不能不問。誰知我才到此，兩位世兄就攔着我廝殺，重傷了我的家將，子侄也險些被殺死。老叔台，你要問為了甚麼事，還該問問你兩個好兒子。」

尚可喜聽了耿繼茂的話，便向尚之信問道：「為甚麼你要架走靖南王的工匠？」

尚之信道：「耿繼茂僭建九間殿，這是違法的事，孩兒當然要制止。」

耿繼茂道：「我把殿擴成九間，是奏明皇上的，而且皇上也准了奏，這有甚麼僭越之處？」

尚之信道：「誰信他的話？孩兒要他拿出聖旨來，他又拿不出。」

尚可喜想了想，便向尚之信罵道：「即使是你全對了，也應該向我稟告，怎麼你竟擅作主張，連我也蒙在鼓裏？這就該打。左右，與我把兩個逆子押到後堂看管，回頭我以家法處置他們。」

左右一聲答應，挾着尚之信、尚之孝兩人，往後堂去了。

尚可喜向耿繼茂說道：「兒輩行事魯莽，實非老夫的主意，賢侄休要怪我。你傷得怎樣了？」

這一來到使耿繼茂不好再强硬，當下教親兵先把家將老王扛回府中治療，然後對尚可喜說道：「老叔台，你老人家既說不知，小侄也只好權當你眞是不知，不過，這道理却是非評評不可的，走着瞧吧。」

說罷，向尚可喜一拱手，帶了親兵回府。

尚可喜帶怒回到後堂，見了尚之信兩兄弟，便破口大罵道：「你這兩隻逆畜，老是不聽我的告誡，一定要生事，如今惹下大禍了，耿繼茂的左臂受傷，他怎肯干休？」

尚之信跪下說道：「他領了親兵，向我府衝來，難道不抵擋？任憑他衝進來亂殺？」

尚可喜道：「他領了兵來，是要回他的土木工匠，先是你的不對，為甚麼要管到他家的事？還不快把工匠們釋放了？」

尚之信無奈，只得把工匠釋放了。

再說耿繼茂回到府中，愈想愈氣，雖則工匠們已回來，但這口氣却消不得，傳下令旨，教所屬各標的藩兵，全部戒備。

兩藩的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戰事一起，勢必波及新城。

一時新城人心惶惶，各自作逃難的準備。

駐在新城的廣東巡撫以次各大員，連忙進老城去，分謁兩王，調停他們的衝突。他們力竭聲嘶，好容易才把耿繼茂勸止。

至於尚可喜這方面，原不想鬧事，想鬧事的是尚之信和尚之孝，經各大員一番勸說，也就嚴飭尚之信不得再惹事，並且着尚之孝立刻入京，代父朝覲。

尚之信敢膽滋事，全靠尚之孝，尚之孝走了，他少了個臂助，也就安份了。

這場事變，幸而不致擴大。但大吏們回去商量，終覺得一山藏二虎，總會出事。便聯名向朝廷上了一個密奏，請求把靖南王、平南王二王，分開兩地建藩，以免再有衝突的事情發生。

清廷的攝政王多爾袞，也覺得兩王同在一地，是不大妥當，便降詔命靖南王移藩福州。

耿繼茂接了聖旨，雖然不大高興，但也不得不遵旨，況且到了福州，他便可以唯我獨尊，不再受尚可喜的氣，當下便徵集了船隻，把所部載了，向福州移藩去了。

* * *

耿繼茂一撤走，廣州就全是尚家的天下，尚之孝入京一趟，竟然娶了個格格(滿人稱公主為格格)，身為額駙，聲勢更加顯赫。

尚之孝成親之後，帶了他那位格格妻子，到廣州來省親，並且把以前耿繼茂的靖王府作為他的私邸。

尚可喜漸覺年事已老，平南王府的事，不論大小，都交給尚之信辦理。尚之信首先把第一標的李天植，提拔為王府的長吏，把以前的老長吏撤了職。老長吏一怒，逕回北方去了。

這老長吏，原本是多爾袞屬

員，回到京師，謁見了攝政王，盡把尚之信的跋扈行爲，對多爾袞說了。並且說道：「老王爲人倒是好的，但他年紀漸老，一旦有甚麼不測，尚之信便要造反，這却不可不防。」

多爾袞是個老謀深算的人，即使沒有老長吏這一番話，他也要對平南王防備。

於是，他任命了一個年輕將領王永譽爲廣東將軍，這王永譽是漢族人，照例是不該作將軍的，但多爾袞却認爲王永譽有膽有識，年少老成，才堪大用，所以破格錄用。

當王永譽向多爾袞辭行的時候，多爾袞摒退從人對王永譽說道：「你此番到廣州去，要密切監視着平南王，尚可喜年紀老邁，管不了尚之信，尚之信是時常可以造反的，有甚麼風吹草動，你就得先下手，總之，我把廣州的事，完全交付給你了。」

王永譽想了想，說道：「王爺付這使命給我，末將自然竭盡能力以赴，不過，我要請求王爺，撥付三千名孩子兵給我。」

多爾袞訝道：「你要帶這些孩子兵到廣州幹甚麼？」

王永譽道：「接替原日駐防廣州的官兵。王爺想想原日駐廣東將軍轄下的官兵，多半已經老去。而且他們和藩府的兵相處日久，也不免有了交情，這樣的官兵，就不能用以監視藩府，只有另換一批兵去。」

多爾袞道：「你說得也是道理，不過，爲甚麼你要調孩子兵去呢？平藩的兵都是老於戰陣的，孩子兵恐怕不是敵手。」

王永譽道：「末將要求調孩子兵去，正是這道理。平王府的藩兵，如今算來，個個都在三十歲以上了，老兵的戰陣經驗雖富，但他們的年紀一大，便不免怕死。反不如沒有戰陣經驗的孩子兵夠朝氣，十四五歲的孩子們，都不知道死字是怎樣寫法。再加以訓練，那就銳不可當了。」

多爾袞恍然大悟，笑拍着王永譽的肩，說道：「這是初生之犢不畏虎的道理，我依你了。」

於是多爾袞便在八旗子弟中，挑選了三千人，給王永譽率領着，帶到廣州去履新。

不獨將軍詫異，便是地方大吏見了，心裏也暗忖道：「帶了這些黃口小兒來，未免太兒戲了，難道八旗兵中，就沒有人可調麼？」

尚之信和王永譽見過面，也看過他統率的孩子兵，便對李天植說道：「新將軍自己年輕不懂事，又帶了一批乳臭未乾的小孩子來，眞是可笑。」

李天植雖然機智，也參不透王永譽的用心。他怎知道孩子兵是會一天比一天壯大，而平府的老兵，却會一天比一天衰老的呢？

王永譽到了廣州之後，爲了免使尚之信起疑，無論甚麼事，都稟告王府而行。尚之信更不會對王永譽防備。

王永譽把三千孩子兵分散到各地屯駐，隔絕他們與藩府兵往來。一面派出心腹將弁，日夕訓練。

靖南王已去，王永譽又是這樣恭謹，尚之信便惟我獨尊了，廣州市的老百姓，只知道有平南王府，却不知有官府。

這樣相安了兩年，尚之孝帶着妻子回京省親；尚可喜又患了嚴重的風濕病，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王府裏的事，便集中到尚之信、李天植的手上。

尚之信仍不滿足，一天，他對李天植說道：「老王爺不死，我始終不能襲爵，你看這件事怎辦？」

李天植聽說，不禁暗吃一驚，心道：「看來他有弒父之意了，這樣的大事，他却向我商量，教我如何答覆？」

想了一會兒，只得用緩兵之計，對他說道：「我看老王也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近來他又多患一門喘病，你襲爵的事，恐怕不會遲到明年。何必太心急？」

尚之信道：「我不是心急，只是怕之孝在京，暗弄手脚，將來老王有甚麼不測，皇上命他襲了爵，我豈不是落了空麼？」

李天植笑道：「這個你放心好了，你現在雖不是王爺，已經是世子，別人怎會搶得去你的爵？何況，老王有甚麼不測，遺表一定要經我們這手，那更加不怕。」

尚之信聽了這才安心，沒有做出弒逆的事來。

廣州有了這幾年昇平的日子，市面又回復繁盛了，商賈雲集，軍官同樂。迎珠街一帶的妓院，入夜笙歌匝地，熱鬧非常。

陸氏忍辱含羞，當了五年的妓女，終於把女兒意芳撫養到十六歲。

女兒已懂人事，陸氏便急切要帶女兒離開這種環境。一來免女兒耳濡目染，二來也想早點和女兒擇配，在妓院中那裏能選得佳子弟？因此她非走不可。

陸氏這幾年來，手上也積有一點私蓄，她想，總夠贖身出去。

一天，陸氏和鴇兒提起這件事，鴇兒却諸多刁難，不許陸氏離開。陸氏跪下苦求，鴇兒仍不肯答應。

陸氏年華雖已老去，但因爲她長得美，到現在她還是迎珠街吃香的妓女。鴇兒怎肯捨去這一株搖錢樹。

陸氏見苦求無效，便憤然道：「你們若不讓我走，我自有自己的辦法。要知道我甘心爲妓，也不外爲了女兒，如今女兒已長大了，怎可以仍留在這裏？」

鴇兒見陸氏去意堅決，便不敢太迫她，只說道：「你一定要去，難道我好强留麼？不過，你也得讓我們有個準備，找着新人來替你才行，你在這裏多留五天吧！」

陸氏一想，既然鴇兒們答應她走，那就多留幾天也不要緊，橫豎在這裏含垢忍辱，已有多年，不在乎這幾天的時間。

教陸氏全沒想到，多留這五天，竟鑄成大錯，她墮入鴇兒們的圈套中了。

就在第二天，意芳已睡。陸氏偏有客來，召她荐枕，陸氏不得不從。她想：反正沒有幾天，就可以脫離火坑了，女兒已經熟睡，料不妨事。

當她的房門關上後，意芳却被傭婦喚醒了。

意芳張大了眼，向傭婦問道：「甚麼事情？」

傭婦道：「我忘記告訴你，你娘剛才要找你說話，不知是甚麼事情。」

意芳聽說，便隨着傭婦去，曲曲折折，終於走到陸氏的房間。

這些日子以來，陸氏從不許女兒踏進妓女房間的範圍，只許她在後院走動。

但今天晚上，意芳在傭婦帶引之下，她以爲是母親授意的，就破例的走到妓女的列屋去。

到了陸氏的房間，傭婦一看，低聲向意芳說道：「咦，你母親的房門關了，定是有客人，不要進去吧。」

說着，她向門縫上窺探了一下拉着意芳便走。

可是意芳偏不肯走，她也向門縫上窺看。她不看還可，一看之下，眞是羞愧難當，臉紅耳熱。

傭婦死拉活拉把意芳拉了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間去，她恨恨的向傭婦責備道：「爲甚麼你要領我去看我母親這種醜態？」

「我怎知道？」傭婦說：「在妓院中，這是很普通的情形，我不明白你會難過。」

意芳一向認爲母親是個貞烈的女人，她幼稚的心靈上，母親是純潔的，她對母親的印象是一片無瑕的白玉。同時，陸氏也不斷以貞烈來教訓女兒。這就更使意芳認爲母親是品格崇高。

現在，她親眼看見母親的另一面了，這種突如其來的刺激，實在使她幼稚的心靈上，起了强烈的反應。

意芳把粉拳握起，擂在床板上瘋狂似的叫道：「我憎恨她！我厭惡她！她不配做我的母親！」

一向意芳以有這樣一個好母親而覺得驕傲，現在，她的驕傲，被打到十八層深淵裏，她的傷心如何？是不難想像得之。

次日，陸氏來看女兒，意芳躺在床上，裝作熟睡，睬也不睬她的母親。

鴇兒們的計劃第一步成功了，跟着就是甜言蜜語，來哄意芳。

「好吧！」意芳含憤說：「我也當妓女，而且就在這院中當妓女。」

意芳這樣決定完全是沒有經過考慮的，她還是小孩子的心性，要糟蹋自己的身子來向母親報復。

鴇兒們的計劃已完全成功了，陸氏還蒙在鼓裏。直到她知道有一個新來的妓女名叫貞娥，還不知道這貞娥就是她的女兒意芳，及至見了面後，她才明白一切。

陸氏受不了這種重大的刺激，眼前一黑，她昏倒地上，人事不知。

過了不知多少時候，陸氏悠然醒轉了，意芳站在她的床前。

「芳兒！」陸氏的眼淚直流：「你這樣做法，不如拿把尖刀剖開我的心還好過些。」

意芳見母親這樣難過，似乎有點悔意，說道：「誰教你瞞着我做這等事？」

聽了女兒這種責備的言語，絲毫不諒解做母親的苦衷，陸氏不免又是一陣急痛攻心再度的昏去。

及至她再醒時，已被搬到另一個地方了，這是一艘小艇的後艙，地方狹小得可以。

用不着深想，陸氏已知道自己是被隔離了，不讓她再見女兒。

陸氏心傷欲絕，她含垢忍辱把女兒撫養大了，到頭來落得這樣的結果，不獨違了自己心願，並且愧對死節的丈夫。

但事到如今，九州的鐵已把大錯鑄成，還有甚麼可以補救的呢？她決定投到珠江去，以一死來洗滌她的一切羞愧和悔恨。

然而，她覺得在臨死之前，應該有讓女兒知道她的身世，以及自己爲甚麼要這樣做的必要。

於是，她請艇娘爲她弄了紙筆來，花了一晚上的工夫，寫好一封遺書。

這封遺書中，因爲說出張家玉是意芳的父親，而張家玉又是反清的烈士，洩漏出去，那對於意芳大爲不利，因此，她不能委託別人，把這封信轉交意芳，她必須見着意芳的臉，親手交付，然後死得瞑目。

（未完・二）

上文提要：諸葛明暗中在白家堡地窖搜查，果然沒見張博天說的財寶，於是在賬簿上寫：大刀寨借銀兩萬兩，寶物尋獲，當即送還。如此一來白家堡若想要回銀子就得幫手打探……於是諸葛明與張博天帶着四個嘍兵打聽到石泉鎮的大王莊有喜事，於是諸葛明冒充西鄉飛雲堡的人前去見大王莊總管王元霸，王莊大小姐「玉羅刹」王來鳳見他氣宇不凡挖角他過來……



新派綠林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龍蛇干戈

戮力表現爲釋疑　英雄救美炫武功

王元霸一笑，道：「咱們這護莊武師，是有兩個缺，如今諸葛老弟台一來，一人可抵兩個，算是湊成十個了。」

望着諸葛明抿嘴一笑，「玉羅刹」王來鳳扭身走入正廳，回轉後樓而去。

於是，諸葛明搖身一變，成了大王莊的護莊武師。

六月六，可眞是個大順的日子，因爲，在這一天，不論是石泉鎮的大王莊，西鄉的飛雲堡，甚至石泉鎮上的鴻運客店，全都是喜氣洋洋，冠蓋相望，所有的人，全都樂哈得闔不攏嘴巴。

當然，自叫天嶺朝陽峯來的大刀寨七十多個「內藏鋼刀，外表嘻哈」的人來說，自然也是十分的高興。

六月六日一大早，諸葛明奉派爲大王莊的代表，率領着十名大王莊的莊丁，一路來到石泉鎮的「鴻運客店」，店門外早有好幾個藍衣短紮的人，候在店門外。

諸葛明才下馬，早有人走上前道：「怎麼你老弟說走就走！」

那人正就是張博天，祇見他一指客店內，又一笑，道：「全都來了，約有四十多個。」

高磊高聲道：「這可好，你本來是客，如今搖身一變，竟然眞的成了喧賓奪主，哈……」

大刀寨的人全笑了！

當然，跟在諸葛明身後的人，也全笑了，因爲，他們以爲這幾人全都是西鄉來的，西鄉不正是新到的諸葛武師以前落脚地方嗎？

於是，諸葛明一揮手，道：「你們在外面等着，我這就進去招呼人家遠來的客人。」

大王莊的莊丁，全都留在屋外面。

諸葛明却領着大刀寨的幾個慓悍的大個子，走入鴻運客店。

客店中，西鄉的人一個個穿戴得十分體面，其中也有幾個帶着刀劍的武師。

諸葛明一進到店中，當即高聲抱拳道：「在下諸葛明，特由大王莊來侍候各位，大王莊原本有屋子，就是覺得不太隆重，我們莊主才特意把西鄉來的貴賓們，安置在這兒，不週之處，還望看在一家人的份上，多多包涵。」

就在一陣寒暄之後，西鄉人又把諸葛明身後的大刀寨大漢們，當成了大王莊的人。

諸葛明如今可是「正」字大王莊的護莊武師，每說起話來，也自然的多，祇聽他對一衆西鄉人，侃侃而談道：「大王莊如今正上演大戲，那可是陝西有名的『趙打雷』梆子戲，昨天已經演了一天，是暖婚戲，今天的戲碼，聽說是『姜子牙下山捉羣妖』，晚上是壓齣的『大登殿』，俺們莊主說，白天叫姜子牙把妖魔捉走，晚上的洞房花燭夜，新人就會『鸞鳳和鳴，百年好合』了。」

西鄉來的一衆人等，一聽這諸葛明的話，還眞的拿諸葛明當成了一家人，攀肩拉手，摟腰搭臂，那份熱乎勁，看在門口的大王莊莊丁們的眼裏，誰還會再懷疑這位新武師的「來路不明」？

於是，就在一陣熱絡的交談之後，諸葛明當即道：「此去大王莊，走路得一個多時辰，咱們可不能躭擱正午拜堂時辰，那可是大吉大利的時辰，煩勞往後通報，該起轎了吧！」

於是，沒多久，鴻運客店門口的兩個店小二，抬了一根五丈長的大竹桿，上面纏繞了密密的一層「蜢蚱鞭」（當地人稱小而響聲大的鞭炮）辟哩呱啦的響起來了。

八抬大花轎，緩緩的自鴻運客店內抬出來……

最前面，十名穿戴整齊的大王莊莊丁，成兩行的前面緩行着，跟着就是一對門旗分兩旁，後面又是兩個人，合抬着一個磨盤大的銅鑼，一路「狂狂」的打着，銅鑼後面，又是八旗牌，以及兩個挑子，每一挑子裏面，各放着一隻面盆大小的紅色盆子，裏面放的是四色菓，這後面就是八人抬的大花轎，「吱呀吱呀」的，就見那頂一上一下的大花轎閃動，新娘子一準會被晃得七葷八素而不知東西南北。

花轎的後面，有兩匹精壯的川馬，馬上騎的正就是飛雲堡堡主巴耀東的兩個兒子，巴雄飛與巴振飛二人。

二人的後面，全都是兩人一抬，數一數正好十二對，看上去全是箱籠衣櫃，全套傢俱，但誰也會相信，巴耀東的掌上明珠巴金花，一直受乃父寵愛，這箱子裏面包不準全都是金子珠寶。

這些嫁粧隊後面，又跟了六名大漢，那是六名問題人物，當然，諸葛明不說，誰也不會去問。

石泉鎮大王莊莊主娶媳婦，而媳婦又是門既當，戶也對的西鄉飛雲堡堡主巴耀東的女兒，這可是地方上的大喜事，除了賀客以外，跟着去看熱鬧的人却也不少。

像這種熱鬧場面，主人家自然歡迎人越多越熱鬧，也更能襯托出一個喜氣來。

只是，大王莊的人，再也想不到，在這些人當中，竟然會有七十多個「過氣流寇」，他們可全是危險人物。

而這些人，也全都混在自石泉鎮跟來看戲的人羣中，他們看上去一個個嘻嘻哈哈，兩手空空，沒有看到有一個人帶傢伙的。

打老遠，就聽到鑼鼓喧天聲，正就是梆子戲在「鬧鑼」，那股子熱鬧勁，從大王莊前面的大場子四週的桑樹上，每棵全掛着一串鞭炮，就可以看得出來。

因爲，就在八抬大花轎快要進入大場子，花轎前面的大鑼聲狠命的敲打，而兩個牛嘴火炮，「咚咚」兩聲衝天冒火時候，大場四週的桑樹下掛的鞭炮，全都點燃起來，一時間六十棵桑樹開始冒出火煙來，配合着高大戲台子上的鑼鼓點，大王莊立刻就熱鬧起來。

就在一個高大的莊門樓子下面，花轎就停了下來，因爲由此再穿過正廳前面的空場子上，一溜的鋪了一條大紅氈，沿着紅氈的兩邊，還有十四個花童分站着。

於是，花轎的轎簾子被掀起來了。

就見「追雲太保」王克飛，一身新郎打扮，快步走近轎門，像個老鷄抱窩般，暴伸雙手，去攙扶緩緩自轎內頂着蓋頭往外移的新娘子巴金花。

如今的巴金花，可眞的名副其實成了「金花」，除了一頭的鳳冠霞帔之外，伸出的雙手，金光瑞芒，叫人眼花，那條玉帶上，更是彩霞四射，全都是鑲着名貴寶石，就連那雙偶爾露個鞋尖的繡花鞋，也金光四射。

於是，正廳上的人全擠到台階前，望着緩步走過來的一對新人。

於是，炮聲加上人聲，鑼鼓聲摻雜着陝西梆子戲的「加官進祿」吉慶戲，立刻間大王莊進入了熱鬧的高潮。

諸葛明跑前走後，還眞的夠忙忽的。

當然，諸葛明的表現，完全是「兩種掩護，一個目的，」所謂的兩種掩護，就是盡在「玉羅刹」王來鳳面前求表現，更在總管眼皮下把西鄉來的遠客，招待得無微不至，甚至他還坐下來，同西鄉飛雲堡的人閒聊上一陣，這情形看在總管王元霸的眼裏，就覺得這新來的武師諸葛明，可不就是來自西鄉嘛！

莊門的大廣場上，正有着遠近來的兩三百人，擠在戲台前面看趙打雷的陝西梆子。

也就在早場的「加官進祿」才一唱完，就見總管王元霸當着一衆人等高聲叫道：「今天是敝莊大喜日子，承蒙各鄉親前來致賀，沒甚麼謝的，大夥進宅子裏喝杯水酒，彼此熱鬧熱鬧，完了再來看戲！」

王元霸這一吼，還眞的管用，當先就把最遠道來的「客人」，全招呼到那所高高的門樓裏面。

不過，這些遠道來的客人不是別人，正就是來自叫天嶺朝陽峯大

刀寨的一夥強盜。

六七十人一起鬨，馬上戲台前面走了個空，三百多人，連着唱戲的，全衝入莊內，這才看到正廳前面的那個像是演武場，而且諸葛明已在那兒露過幾手的場子上，已經擺了三十張大圓桌，且酒菜全都擺上。

這可是免費招待，不吃白不吃。

於是，三百多人全自動，馬上把場子上的桌子塡得滿滿的。

酒席還眞不賴，全是石泉鎭鴻運客店的大廚師們的手藝，好多人吃得捧腹打噎，看樣子連晚上的飯也全預支了。

足足的吃一個時辰，這才在場子上的鑼鼓點子，把一衆人引到戲台前。

在距離戲台正面，搭了個布棚子，棚子內安放着十多張太師椅，一張橫桌面上，放的十錦香菓與茶水，大王莊莊主「劈雷刀」王大壽正率領着一衆武師，把遠自西鄉來的巴耀東兩個兒子，請在正面椅子上。

於是，正台戲開鑼了。

戲台上貼出的戲碼：姜子牙下山捉妖！

那是一齣大戲，全武行，天神全被姜子牙搬借下凡，一一的大戰凡間妖怪，就中，趙打雷的嗓門最大，雖然他扮的是姜子牙，但他仍能爆出悶雷般的喝叫聲，往往會嚇得羣妖打哆嗦。

只聽他喝道：「人間出了妖一羣，

「鬧得天廷不太平。

「姜子牙八十修成道，

「我修成了道哇——哎；

「修成了道哇！我要捉妖精呀——哎！」

於是，就見一個半裸上衣的女妖，雙手持着一對四尺大剪，一衝而出，狠狠的剪向姜子牙！

就見趙打雷怒喝一聲，直如晴天霹靂，姜子牙扭身上了一張桌面上，女妖就與天神打在一起。

就是這齣姜子牙捉妖，就捉了足足一個多時辰，直到日落西，姜子牙才把世間的妖捉光。

但大王莊却怎麼也想不到，趙打雷不但沒有把這妖怪捉去，反而弄來了一批要命的。

就在第二天的晌晚，夜戲已完，西鄉鎭飛雲堡的二位少堡主，領着飛雲堡的人連夜離開大王莊折回石泉鎭的鴻運客店時候，大王莊上的人們，在這一連三天的忙碌中，人疲馬乏，同時在石泉鎭來看「趙打雷」梆子戲的人，全都受到招待而吃了大王莊的流水席。

諸葛明的表現，可眞是恰到好處，因爲他以大王莊武師的身份，竟然在西鄉鎭的兩位少堡主前面，混了交情，尤其在巴雄飛與巴振飛二人，有意無意間討好「玉羅刹」王來鳳的時候，諸葛明成了二人的「情報販子」。

只是，當諸葛明把有關巴氏兄弟的情報，添醬加醋的再提供給王來鳳的時候，總會使得王來鳳嘻嘻哈哈的，笑彎了腰。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巴氏兄弟的長相，算得是夠雄的，但却在相貌上，難以得到王來鳳的喜悅。

巴雄飛年已二十五，巴振飛也有二十四，但二人對王來鳳有着非常的熱愛，也因此，諸葛明就把握這個關節，立刻把巴氏兄弟給拉攏到手。

如此一來，大王莊的人，越覺得諸葛明是西鄉飛雲堡的人而疑慮盡除。

然而，諸葛明心裡十分明白，王來鳳對於巴氏兄弟，一個她也不欣賞，因爲巴雄飛的那副長相，實在夠叫人伸舌頭的，他那窄而塌的前額下面，吊喪眉加上一對下垂的眼角，硬把個膽鼻大嘴巴的厚實相，弄得有如一個心機深沉而似奸詐的人。

巴振飛的相貌，雖說也有點吊喪眉，可是還看着不太惹人厭，但他的右耳下面，却長了幾粒肉葡萄，使人覺得，這不是多此一「長」嘛！

「玉羅刹」王來鳳也正好利用諸葛明的這種「穿針引線」爲巴氏兄弟「熱誠服務」的機會，還眞的同諸葛明聊了幾次，而每次都覺得這諸葛明可愛。

因爲，諸葛明見多識廣，說出的話，風趣有致而恰到好處，女孩子們聽起來，有如在聽「音樂盒」，叫人醉醉的有着舒服感，再加上諸葛明的那對會說話的單鳳眼，盡在他那高額頭下面「瞻前顧後，左撩右瞄」，早把個王來鳳吸引得心泛桃花而不能自己。

大戲三天後，當天夜裏，趙打雷的戲班子就連夜上道了，大王莊牆外的空場子上，就留下那座空戲台子。

西鄉鎭飛雲堡的巴家來人，也全都回到了石泉鎭的鴻運客店，就等着第二天五更一起，趕着返回飛雲堡。

看樣子，好像是大王莊的熱鬧勁過去了。

然而，誰又料得了，更熱鬧的場面會接踵而來呢？

巴金花在第三天中午，預定要回門。

諸葛明却在前一天夜裏，來到了石泉鎭，他表面上對總管說是要送送西鄉飛雲堡的人，實際上，他

却溜到距離石泉鎭不過五里外的一處沿江邊柳樹林，就在那個荒涼的江灣裏，一條四方大木船，緊緊的拴在一棵老柳樹根上面，大木船上，七十多個大刀寨的兇漢，全聚在那兒，每個人談的不是大王莊怎麼樣，而是說些「趙打雷」的陝西梆子戲，尤其對於最後一場戲，大夥只要一提起來，全都笑得合不攏嘴。

那齣戲叫「潘金蓮三戲武松」。

大木船上有人還會學着對哼兩句：「兄弟呀！

「我的好兄弟呀——哎！

「你喝了嫂子手中這杯酒！

「就如同喝了一杯定心湯！

哎……

「兄弟呀！

「嫂子我有如一團熊熊烈火！

「只等着好兄弟呀！哎……

「只等着！只等着！

「只等着好兄弟呀你把這火來熄呀！

「哎……唷唷唷呀——哎！」

當時「趙打雷」演的可是正派武松，只見他暴伸一個大巴掌，「叭」的一聲，那桌子還眞的吃他一掌擊跨。

他聲若巨雷的罵了一聲：「賤人！」回頭就走。

大木船上有人裝着女腔，道：「兄弟！你……」

「我來了！」是溜進柳樹林諸葛軍師的聲音。

於是，大木船上的人，看到了一閃而來的諸葛明。

張博天、包文通、高磊等人，也全都迎上前來。

諸葛明一打手勢，道：「船上人多，咱們岸上來商議。」

張博天邊走邊道：「諸葛軍師，張博天眞擔心你是不是在大王莊上認眞的幹『吃裏扒外』的事？」

諸葛明一笑，道：「不單是正幹得熱呼，甚至弄不好還把大王莊的千金小姐『玉羅刹』王來鳳弄到大刀寨去了。」

包二爺包文通一拍毛胸膛，道：「我操他娘的，好事盡叫你們姓諸葛的攔去了。」

哈哈一笑，諸葛明道：「這沒有甚麼，包兄如果願意，等咱們驗過大王莊的藏金所在之後，下一回你打頭陣。」

包文通把個大毛腦袋直搖的道：「對殺對砍，我姓包的拿手，他娘的絞腦汁我外行。」

於是，七員大刀寨的猛虎，圍坐在柳樹林中。

「老規矩，咱們不殺人！」諸葛明一笑。

「眞氣人！」包文通說。

張博天當即問明大王莊的一切內部情形，笑道：「我眞的還看中了大王莊的那座莊院，希望那堆失寶能在他大王莊上尋到，咱們就可以來他個雞犬不留。」

諸葛明一笑，道：「上一次咱們夜襲白家堡，是由水路往上翻，這一次咱們來個從天而降。」

諸葛明拾起一根柳枝，就在沙地上一陣比劃。

他甚至把自己也安排在對方的陣營裏。

當然，他有着一番解說，那是叫張博天十分相信而又佩服的說詞。

於是，諸葛明走了！

而大王莊的一對新人，「追雲太保」王克飛與巴金花二人，也在四名武師的陪同下，帶着大批回門禮物，去了西鄉的飛雲堡。

大王莊莊主「劈雷刀」王大壽，在忙碌了整整三天的情況下，喘着大氣，在後莊的正屋，直對他的老伴嚷嚷着：「總算完了一樁大事！」

「是呀！可得好生歇上一陣子了！」

老夫妻倆這才話落不久，正預備上床歇着呢！

突然間，大圍牆正中的大門樓子上，「噹！噹！噹！」的警鐘響個不停。

很久沒有聽到這種聲音了，乍聽起來，還眞是懾人，因爲當年鬧流寇，就常聽到這鐘聲。

如今竟然又響起了鐘聲，大王莊全都大驚，難道又有流寇作亂？

鐘聲尚嫋繞於空中，有似波向九天雲外而難以消失的時候，大王莊上的衆人已經集合了四五十人，在莊主「劈雷刀」王大壽的握刀率領下，來到了莊院的空戲台子前面場子上。

看樣子，趙打雷的陝西梆子戲，表現的是「人生如戲」，那麼如今戲台上前面的場子上的一衆人等，却表演的是「戲如人生」。

因爲趙打雷只不過比劃幾手，而眼前的這些人，是眞刀眞槍，全拿的是要命玩藝兒！

就在這時候，王大壽放眼看去，來人不過三四十人，而自己這方面，比起對方來，只多不少。

突聽張博天怒指「劈雷刀」王大壽，道：「你就是王大壽？」

大王莊的總管王元霸怒罵道：「放肆！你在找死！」

仰天哈哈一笑，張博天戟指王元霸，道：「龜兒子，你最好少插嘴，惹惱了我，殺進這大王莊，雞犬不留！」

嘿嘿一笑，「劈雷刀」王大壽道：「行！要是能放倒我們場上這些人，大王莊就是你的了！」

只見他緩緩的走前一步，道：「先說說看，你們是那條道上的？」

張博天沉聲道：「既然你大王莊主問，不說出來你心裡一定弩得慌，俺們既不是官府，更不是強盜，只因兄弟們的一批寶物丟失，這可是等於要兄弟們的命，也因此，弟兄們也豁上老命，非得把那批失寶找到爲止。」

仰天打個哈哈，王大壽道：「就憑你們這副德性，能有多少寶物金銀，又如何能看在我王大壽的眼裏？說穿了還不是找個藉口，來找大王莊打打秋風！」

一頓之後，只聽他高聲叫道：「王總管，到庫房支一百兩銀子，送他們上路，大王莊如今正是喜事當頭，可不要弄得霉氣上身！」

他話聲一落，正準備扭身而去，突聽張博天悶雷一般大喝道：「站住！」

一面戟指王大壽道：「看來你也是江湖上混的人物，却把大爺們當成了討小錢的花子，眞是瞎了你的狗眼。」

突然，他仰天哈哈大笑，道：「當年『閻王刀聲』的字號，當眞的沒落了嗎？」

張博天話一落，「劈雷刀」王大壽雙眉聳動，驚悸的問道：「難道你就是當年流寇中，人稱『閻王刀聲』的殺人不眨眼的姓張的？」

張博天仰天哈哈大笑，一面戟指王大壽等人，道：「如今張大爺盡在這把殺人刀上修行，換成當年，你們這些人，還不夠張大爺祭刀的！」

「劈雷刀」王大壽一聽，再看到他帶來的人數，不由又是一陣冷笑，道：「想當年鬧流寇，你們人多勢衆，苦了安份守己的老百姓，如今已是承平世界，你姓張的還能造大清的反不成！」

張博天怒道：「等老子殺進莊去，你就知道張大爺敢不敢造反了。」

張博天一揚手中大馬砍刀，正準備撲殺，却又聽王大壽道：「那就說說看，你們找來我大王莊的目的！」

張博天道：「本來是一樁和氣的事，只看你大王莊主的表現了！」

「說吧！王大壽在聽着！」

張博天面無表情的道：「打開你的寶庫，讓張某人進去瞧瞧，如果沒有張某的東西，張某扭頭走人！」

「劈雷刀」王大壽一聽，不由一陣嘿嘿笑，道：「你把王大壽當肉頭，他娘的，你要是看到王某藏金地方，還會『兩袖淸風』的退出來？」

張博天立即道：「你非得相信不可！」

「你難道眞的想騎在我王大壽脖子上撒尿？」

「你只好認了！」

王大壽不由大怒，一揮手中刀，叫道：「你以爲王某人怕你不成？」

張博天一笑，道：「如果刀兵一起，張某人要有死傷，後果可得你大王莊負責！」

「劈雷刀」王大壽怒罵，道：「放你媽的屁！殺！」

王大壽的這一聲殺，激起了反應，那可不是大王莊上的一衆人等響應，而是張博天身後的三十名嘍兵，他們在四大武士的率領下，有如一羣餓狠般，齊齊大喝一聲，揮刀殺了過去！

這些人的肚子裏還裝着大王莊的酒菜，也才看過大王莊的戲不過一天的時間，竟然翻臉不認人而揮刀相向。

月影下，火把中，人們的兩眼流露的不是熱情之火，而是滿眶血絲，發洩的方法是找人拚命！

「閻王刀聲」張博天早已激起了他的野性，只見他迎着「劈雷刀」王大壽，當頭就砍，看到他的那股子狠勁，不由叫人心膽欲裂。

只見他揮刀直上，絕不稍懈，一束一束的刄芒中，帶起了窒人刀聲，宛如自九天瀉奔而來，自地底冒升，又從四方八面一閃而結合在一起，是那麼的密集與有力。

「劈雷刀」王大壽原本也是耍大砍刀的，如今竟在張博天的一輪猛劈狂砍之下，竟然只有奮力抵擋的份兒。

到了這時候，王大壽才眞正的體會到這「閻王刀聲」的標悍勁道。

一時間戲台前面，刀光劍影，彼此叫罵，而殺成一堆。

從諸葛明所運用的戰術上而言，張博天一上來就要壓制住王大壽的氣焰，並將一衆人盡量的逼向四週，把大王莊的人逼得七零八落。

然後……

突然間，大王莊的巨大莊院後面，火光衝天而起，一衆婦女狂奔哭喊着，互推互擠的直往莊前的高門樓下向外面擠跑。

沒有多久，只聽女子的喝叱聲。

就在此時，諸葛明立即大喝一聲，揮劍逼退兩個大刀寨的「兄弟」，連飛帶縱的，竄到樓前面。

只聽王來鳳驚呼一聲，她的手中長劍「叭」的一聲，已飛到了半天空。

也就在包文通的魚鱗紫金刀正要迎頭把跌坐在台階上的王來鳳劈成兩半的時候，這時的，諸葛明打橫裏一閃而到，就聽「噹」的一聲，諸葛明接下了包文通的一刀。

當然，也完成了諸葛明設下的英雄救美計謀。

一個鯉魚打挺，王來鳳已翻到台階下面。

她吃驚於包文通的標悍，也擔心諸葛明的安全。

却聽諸葛明一面揮劍抵擋，邊叫道：「快去幫着逃出來的內眷！」

「玉羅刹」一咬牙，拾起劍來，重又一衝而上。

然而，她才把劍遞在半途，就聽包文通冷凜的大喝一聲道：「先劈了妳這個死丫頭！」

就聽「噹」的一聲，王來鳳驚叫一聲，蹬蹬蹬一連後退四五步，手中劍已在她的驚叫中，一折爲二。

適時的，諸葛明大喝一聲，揮劍就上，月光下一溜惹眼而懾人的劍芒，斜刺裏劈向包文通。

於是，包文通在急怒交加的哇哇大叫聲中，與諸葛明拚纏在一起。

大王莊火光衝天，劈啪之聲盡在火中爆裂開來。

莊門外的戲台前面，月光與火把燈籠的照射下，叮噹之聲此起彼落，哎呀喝罵之聲不斷。

張博天幾次三番把「劈雷刀」王大壽砍得彎下腰去，但他就是強忍着不下殺手。

護莊的四個武士，有兩個不得不去保護自莊內逃出來的內眷。

於是，大刀寨的四大武士，有兩個合着對大王莊的總管王元霸猛剁狂砍，直把個王元霸逼在一棵桑樹下面，就像一頭豹子被兩頭獵狗圍着咬一般，直把個王元霸急得哇哇大叫。

也就在莊內火光衝天，莊外血戰正進入激烈的時候，突然間一陣喊殺之聲，自莊內衝殺而出，看樣子比這場子上的人只多不少。

只見每個人刀光霍霍的衝殺而來。

適時的，張博天怒喝道：「大王莊主，你只要說一句『寧爲玉碎，不爲瓦全』，張某人立刻一聲令下，血洗你這大王莊。」

喘着大氣，「劈雷刀」王大壽道：「姓張的殺胚，你究竟想幹甚麼？」

冷凜的一揚濃眉，張博天一連又是連環三刀，生生把王大壽逼在場邊的一個滾石邊，咬着牙道：「打開你的金庫，讓張某進去瞧瞧！」

王大壽冷笑道：「我如何能信得過你這位大流寇？」

「你非信不可！因爲我血洗你大王莊的時候，一切對你姓王的來說，那就太遲了。」

於是，就聽「劈雷刀」王大壽暴喝一聲：「住手！」

他這一聲吼叫，戲台附近的人們全歇了手。

也眞夠快的，因爲來自大刀寨的五十多名嘍兵，就在大刀寨四大武士的指揮下，立刻把大王莊的人全都圍了起來，一個個看上去，全是雙手抱刀，打橫的揚着，看樣子只要大王莊的人一有動靜，他們就會揮刀衝殺而上。

就在大王莊的高牆脚下，一衆內眷全哆嗦着擠在一起，高磊領着十多嘍兵，密密的把這些女的全圍了起來。

然而，包文通與諸葛明二人，却仍然在莊院牆的大門樓下面，喝叱連連的砍殺得令人驚心動魄，刀光劍影下，火花迸現中，一個細長身影，與一個粗壯高大的毛森森大個子，就那麼的對砍對殺起來。

一旁的「玉羅刹」王來鳳，手上握着斷劍，但就是無從插手幫助諸葛明，直急得快要掉下淚來。

大夥把注意力集中到二人身上，幾乎又看到一場「趙打雷」的「姜子牙下山捉羣妖」的全武戲。

就在二人拚鬥得忘我時候，突然間，就聽總管王元霸叫道：「諸葛老兄！可以罷手了，莊主有話交代！」

然而，却聽諸葛明高聲回道：「有我諸葛明在，誰也別想得逞！」

張博天突然哈哈一笑，道：「這人眞好功夫，竟能同我的手下第一大將拚個平手，不知姓王的在那兒來這麼個紮實脚色！」

「劈雷刀」王大壽一眼望去，立即高聲道：「住手！我有話交代！」

時辰是差不多了！

也該是歇手的時候了！

因爲，諸葛明的這道菜，該上的佐料全上了，不住手難道眞的要拚個你死我活不成！

諸葛明與包文通二人停止了劈砍廝殺，但二人却仍然彼此怒視着。

包文通戟指諸葛明，喝罵道：「王八蛋！手底下還眞有兩手，找機會非再好生較量一番不可！」

諸葛明冷笑道：「諸葛大爺隨時候教！」

也就在二人對罵中，「玉羅刹」王來鳳却一閃而到了諸葛明的身邊，急問道：「你沒事吧？」

諸葛明冷哼一聲，道：「就憑他！」

包文通只氣得哇哇大叫，看樣子又要揮刀砍來的樣子。

適時的，張博天叫道：「大頭目！辦正事要緊！」

於是，包文通抱刀走到張博天的身前。

張博天嘿嘿一陣笑，指着一衆人等，說：「動刀動槍，難免死傷，王大莊主你可看到了吧！大刀

寨的好漢們，可沒有殺死一個大王莊的人，就這麼一件事，你就該相信張某人。」

「劈雷刀」王大壽哼了一聲，當即叫道：「王總管！帶他們去金庫瞧瞧，看看有沒他們的失寶。」

張博天立刻道：「二寨主！」

高磊當即走過來，道：「寨主你吩咐！」

「帶四個人，跟我去查看大王莊的地窖藏金庫。」

一面高聲對一衆嘍兵道：「好生給我看牢，誰動一動，祇管把他腦袋砍下來。」

於是，大王莊的總管王元霸，心不甘情不願的領着張博天與高磊等人，一逕走入大王莊的莊門內。

大王莊的藏金地窖相當隱秘，因爲，就在幾人走入後面正廳的時候，總管王元霸當先自左面牆邊的一道假牆中，走向地道，高磊叫跟來的四人守在假牆外面，自己跟在張博天身後，也進了地窖。

然而，地窖中却全是一些日常用物，以及放了許多刀劍之類的兵器。

這時候總管王元霸就在牆上一陣摸索，又在一堆雜物中連拉了幾次，這才在地窖中又自動敞開另一個地窖門出來，顯然這是地窖外的地窖。

王元霸側身一讓，道：「姓張的，這就是大王莊的金庫，你可以進去仔細查驗，大王莊是不是有你們失竊的寶物。」

張博天木然的走入那間大王莊的金庫。

王元霸跟着進去，高磊也隨後進去。

可眞夠嚇人的。

張博天等人在一進到那間五丈方圓的地窖金庫時候，祇見有個大的晒麥籮筐，週圍用旋席圍了兩圈，籮筐裏的銀錠尖尖的堆了有一人那麼高。

另一面整整放了十隻大木箱，也全都是五兩一個的銀錠，還有兩隻鐵皮包的小箱子，裏面放的全是金光閃閃，讓人陶醉的金子珠寶玉器之類。

看了這些金銀珠寶，張博天冷哼一聲，道：「他娘的當年張大爺殺人的時候，怎麼就不知道這大王莊還有這麼一個所在？」

言下之意，王元霸自然明白，可能人家眞的是在尋找失寶，也說不定。

突然間，張博天一舉手中大馬金刀，就着金庫的石壁上，暗運內力，貫注刀尖，「沙沙沙」的一陣響聲。

於是，總管王元霸吃驚的問道：「姓張的，你這是……」

冷冷一笑，張博天一指他刻在牆上的字，道：「難道你不識字？」

「可是你不是祇查看你的失寶嗎？」

「但在寶物未尋到以前，大刀寨的人拿甚麼塡肚子？」

王元霸一怔，立即道：「那是你們的事，管我們大王莊何事？」

張博天大怒，戟指王元霸罵道：「龜兒子你可要識相，別逼老子再下海爲强盜，惹得老子性起，一個金庫，老子全都搬走。」

一個脖子被捏住的人，還有甚麼可以討價還價的？

再說這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這幫王八蛋只挖走這麼個數目，算是客氣的了。

王元霸一指牆上張博天刻的字，沉聲問道：「大刀寨借銀五萬兩，尋回寶物，原數奉還，希望你能把那兩句話擺在心上。」

冷哼一聲，張博天對高磊道：「叫人來裝銀子，不能少拿一兩，也不可多拿一錠。」

高磊立刻走出地窖，交代外面的四人。

還眞夠快的，過沒多久，不知由甚麼地方，一衝而進來十個拿蔴袋的大漢。

沒有人說話，也沒有人交談，更沒有對這堆滿金銀的寶庫多看一眼，祇顧得數着把銀錠往蔴袋裝。

每人裝了五千兩，像扛個大石頭般，一個個哼呀咳的走出地窖來。

大王莊內，燒去一座馬厩，馬匹都被放火的趕出馬厩外面，當然那是這十個扛銀錠的傑作，如今他們早已把馬匹集中在一起。

於是，五萬兩銀子合着放在馬背上，一人牽馬，一人護着，「踢踢踏踏」的走出那個高高的莊門樓。

張博天一到戲台前面，一直走到「劈雷刀」王大壽的前面。

不等張博天開口，王大壽戟指張博天，道：「王八蛋，你還是搬了我的金庫。」

張博天冷冷的道：「姓王的，你最好弄清楚，張某已經在你的金庫中，留下了借條，對我大刀寨來說，那是救急之用，祇等失寶尋到，必定如數奉還。」

環觀一下月光下大王莊各人那種忿怒的眼光，張博天沉聲又道：「張某既沒有動你的金，也沒有動你的寶，祇是借了你銀子五萬兩，這在你大王莊主來說，應該是如同拔了你身上一根毛，祇痛那麼一下子，過後還是會長出來的。」

突然，他低聲對「劈雷刀」王大壽詭秘的一笑，道：「王大莊主，像你那個金庫，塞了那麼多的寶貝，雖說比我張某失竊的還少一大截子，可是也算夠多的了，往後可

得多加小心，要知道，『藝多不壓身，財多會要命』。」

王大壽既驚且怒的，道：「目的已達，你們還在這兒囉嗦個鳥？」

張博天一聲招呼，高磊立刻高聲叫道：「大刀寨的兄弟們，回山寨了。」

還眞的井然有序，祇見兩個一併肩，十雙成一排，一波一波的共分三波，全隨在馬匹後面，小跑步疾快的離開了大王莊。

包文通肩上扛着他的那把魚鱗紫金刀，敞着個毛森森的大胸膛，心不甘情不願的，走到諸葛明身前，哇哇叫的戟指着諸葛明的鼻尖，道：「大刀寨沒有把漢江邊上三堡一莊看在眼裏，就如同包二爺我沒有把你這小子放在心上一個樣子，早晚你讓包二爺撞上，包準要你這身瘦骨頭變成零碎。」

冷冷的一哼，諸葛明道：「姓包的！不要以爲你像個瘟神就拿人命當螞蟻捏，下次碰上不定誰要誰的命呢！」

於是，張博天的人，全上五里外繫在老柳林下的那艘大木船上。

張博天與四武士，却騎着馬直奔朝陽峯的大刀寨。

包文通與高磊二人，率領着一衆嘍兵，相率的消失以後，石泉鎭大王莊上，立刻一陣慌亂……

老莊主「劈雷刀」王大壽立刻走回宅子裏，他來到地窖的藏金庫中，就在王元霸的指引下，王大壽雙手扶着繞在籮筐上的竹蓆，籮筐中原本堆得快要溢出的銀錠，如今幾乎已看到了底。

王大壽有着錐心的痛苦表情，祇是他的金子與珠寶玉器未有分毫損失，多少還是值得安慰的。

猛回頭，他看到牆上的刀刻字跡，心中也不得不佩服這姓張的頭兒，還眞的不愧是「閻王刀聲」，自己是比他差了一截。

王大壽無可奈何的又走到正堂屋裏，總管立刻走到前廳上，他要立刻查明各處的損失。

於是，各路的報告全送到前面大廳上。

共計損失，馬五匹，燒毀馬厩一座，有十一人受刀傷，但却沒有性命之危，不過有幾位婦女都嚇出病來，還是由人抬回屋裏的。

後屋裏，「玉羅剎」王來鳳把諸葛明救她一命的事，說了一遍。

當然，在張博天撤走的時候，包文通對諸葛明的那副欲拚個你死我活的樣子，也看了個眞切。

如今一聽女兒的話，當即着人把諸葛明找到這後宅堂屋裏面。

「劈雷刀」王大壽就着燈光，把諸葛明看了個仔細，一面微點着頭，道：「好！好！天庭飽滿，鳳目生輝，這是公侯相，可惜生在亂世，不易出頭罷了。」

一面叫諸葛明坐下，滿面含笑，道：「來鳳說你救了她一命，老夫自當有賞。」

諸葛明當即搖手制止，道：「莊主千萬不要放在心上，身爲護莊武師，幹的可是份內之事。」

邊嘆口氣，又道：「慚愧的是，賊人得逞而去，諸葛明已沒有臉在此大王莊混下去了。」

一旁的「玉羅剎」王來鳳一急問道：「你想離開大王莊？」

諸葛明苦笑，道：「也許是我諸葛明的運氣不佳，才三天，大王莊就出事，那還有臉再混下去？」

一頓之後，又道：「諸葛明得設法找到賊人老巢，看一看這幫人到底是個甚麼來頭？」

突聽王來鳳道：「我不准你走，再說一個人去找，等於是去送死，大王莊如今還是好端端的，往後正需要像你這種人來協助呢！」

「對！來鳳說的不錯，再說你救下來鳳，已經盡了責任，如果大伙全像你諸葛老弟，這批流寇餘孽，必難得逞而去。」

王大壽一說，諸葛明立即道：「可是……可是……」

（未完・六）

李自成綠林外傳／霍去病・文　可飛・圖

殺戮傳奇

上文提要：長安巡撫孫傳庭化裝逃走，却叫二十多個部下守着替死鬼的屍體拚命……李老八叫人守着四個城門，有金銀的搜刮盡，少銀子的送十兩，結果民心歸附。玄機子與何用已商量封李自成爲「大順國王」……飛毛腿萬里探到消息：孫傳庭東奔華陰，配合武功寶雞準備夾擊長安。於是玄機子與何用訂計分東西痛擊……



分頭迎擊獲全勝　龍袍加身大順王

孫傳庭病得說夢話，迷迷糊糊的還發笑。

幾位將軍總兵在帳中發了愁，誰也拿不出好主意，這如果有人敢擔待，出了事情誰負責？

孫傳庭軍中發大病，軍醫說他受風寒，可也病了三四天之久才漸漸的清醒過來。

軍中有人私下談論，巡撫大人也不是完全受了風寒，他是被嚇的，長安城幾乎被李闖王抓到，逃出長安城再受些風寒，內焦外寒這人不病才怪。

孫傳庭張開眼一挺而起，他驚呼：「這是甚麼地方？我怎麼在這兒？」

偏將包干戈在一旁，聽得孫傳庭的驚呼，忙趨前道：「大人，你終於清醒過來了。」

孫傳庭乃是三省交界的河南人，他土語一句道：「甚麼，你說的甚麼？」

潼關總兵古金山道：「大人統兵剿流寇，雙方對陣渭水河，大人，你生病了。」

孫傳庭大叫一聲：「哎呀，不好了。」

包干戈與古金山對望，不知孫大人這是甚麼意思。

就聽孫傳庭道：「長安已被李賊攻佔了。」

包干戈道：「已經多日了，大人。」

孫傳庭道：「我知道，我是說，我病了，李賊沒病，李賊爲甚麼不攻咱們？」

古金山道：「大人，他們天天在唱歌。」

孫傳庭道：「擂起戰鼓來，我們衝向長安城。」

古金山道：「大人，咱們早備了架橋過河的一切準備，就等大人傳令下來，兄弟們就發動了。」

包干戈也道：「是的大人，他們這幾天盡唱那麼一首同樣的歌，唱來唱去也就是那幾句，煩不煩呀，娘的。」

孫傳庭道：「誰煩誰上當！」他頓了一下，又道：「最好他們唱咱們拍手合……」

忽的，孫傳庭一挺而立，抓了鎧甲披身上：「立刻準備渡河，通令下去，殺賊的有功，退逃的殺無赦。」

包干戈與古金山二人一聽，精神一振。

渭水河上，許多官兵們以老竹編筏，筏上舖竹，綿延十丈是一環，五百工兵很快的在渭水河上架起竹橋，回頭祇見大隊人馬開過來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河這邊傳來大吼大叫聲。

吼的甚麼？叫的又是甚麼？聽了肯定嚇一跳。

叫的是……

「孫傳庭，你完了，渭南城是咱們的了。」

包干戈頭一個驚怒的叫：「可惡呀，怎麼咱們不知道流寇繞道去了我的防區呀，慘也！」

孫傳庭也急了，他催動人馬往河對岸殺去，那渭水河上已架起竹橋十幾座，孫傳庭的人馬已往竹橋上揮刀奔殺過去，口中大叫大吼：「殺呀！」

怪了，河這面，農民軍分別釁聚在竹橋一端，有幾個潑皮大個子，還衝着喊殺的官兵們招手，笑哈哈的道：「來呀，快過來呀！」

眼看着竹橋上奔殺而來的官兵就要跳上岸了，猛古丁幾聲擂鼓響起來，幾批弓箭手對準了竹橋上的官兵們就是迎頭疾射，射死官兵一百多。

官兵在竹橋之上無處躲，除了跳入冷冰冰的河水裡，可是跳下去的人立刻全身紫色，凍死了。

就算沒凍死，逃上岸也直哆嗦。

有些官兵眼看對岸大批賊子守在岸邊亂箭齊發，立刻發一聲喊要回頭，不料這邊有官長大聲吼：「那一個回頭就砍了他。」

官兵們這可急了，把竹橋當成了通往陰司的奈何橋，拚着命便也衝過了河。

於是，雙方人馬就在這渭水河岸狠幹起來。

再看農民軍這一面，正面六千人馬由唐大年與孫大寶這師兄弟二人率領着迎上去，左有石九子的三千人馬在玄機子的指揮下，準備搶過河去撲擊官兵的指揮部，右有范冲與別開東的六千農民軍正虎視眈眈找機會包圍過河的官兵加以痛殺。

雙方河岸殺得慘烈，鮮血逐水往下漂，河中死人一堆一堆的流向東去了。

有人說，咱們中華民族的特性就是喜歡自相殘殺，然後殺出個結果來，便形成「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這句話。

縱觀中華歷史，歷代稱王的人物，那一個不是先血殺一場才登大寶的。

有人又說，咱們中華古老民族愛好和平的民族，眞是殺死人不償命的話，那是已勝者的口胳，那些死在刀下的人們，又怎麼解釋？

別的不理，單祇此刻渭水河岸這一戰，看看就叫人不舒服，死的人就如同死條狗一樣翻着兩眼張大嘴巴流着鮮血無奈何的樣子，就好像他們的生命是爲別人活爲別人而死似的，死了就沒反應了。

此刻，官兵們的陣勢形成了錐狀已深入農民軍陣地有兩里縱深，不少官兵們以爲就快把農民軍衝散了。

就在這時候忽聽炮聲三響，范冲與別開東的六千人馬大吼着衝斷了官兵們形成的縱隊，這就快切斷過河的另一面支援的官兵們。

不料就在這時候，遠處又傳來喊殺聲，聲音起自渭南方向，官兵們還以爲是某一方面的援軍到了，喜孜孜的回頭看。

這一看不由大吃一驚，一大批農民軍抄後路殺過來，好像有那麼一兩千人之衆。

孫傳庭立馬遙遙看，他氣得全身打哆嗦。

正在一邊督戰的古金山叫道：「大人，那是流賊呀，難道渭南城眞被賊子破了。」

孫傳庭大怒：「快率一千人馬殺過去。」

古金山狂叫着：「跟我來呀！」

於是，渭河兩岸有戰事，歷史上明末渭河大戰，指的就是這一段。

雙方在這渭河兩岸形成了拉鋸戰，你攻我守，我攻你守，妙了，農民軍中還有不少人邊殺邊唱農民軍歌，唱得不成調，可也令敵人不愉快。

這一戰殺到第二天，才聽得玄機子登高一聲呼叫。

「風雷起兮山河動，一戰成功兮，打向老北京。」

說着，祇見他立馬河岸，忽的洒出一團細粉末，迎風打出一把火星，就聽「轟」的一聲響，一大片火光冲天起，火光在半空中發出爆炸聲，這老道立刻大叫：「農民軍勝利了，快追殺呀！」

其實雙方都殺得人睏馬乏的直喘氣，玄機子這麼一施出白蓮教手段，還眞唬得官兵們一楞一楞的，再加上玄機子這麼一吼，農民軍士氣大振，大聲吼道有回應。

「殺呀！」

河對岸的古金山率人衝過去，正遇上了方圓方將軍，果然，方圓率人夜襲渭南城，他是一戰成功，不及搜刮，就留下一千人守城，自帶兩千人馬殺回來了。

孫傳庭若是不生病，方圓頂多不過佔了渭南城，孫傳庭這麼一生病，方圓就有機會殺來。

方圓乃是白雲和尚的徒弟，習刀法叫「陰陽羅漢刀法」，李自成就是這一套刀法而無往不利。

杜飛就殺不過李自成。

此時，方圓與古金山二人拍馬追逐，部下人馬也捉對廝殺，形成了兵對兵來將對將的局面。

再看那孫傳庭，他似乎發了急，先看河對岸，包干戈率人拚命的浴血殺進殺出。

再看河這邊，古金山似乎還能支撐下去。

孫傳庭隔河看到了玄機子，玄機子手上有令旗，他很想看到李自成，但沒有發現，於是……

孫傳庭刀指玄機子吼道：「一千兩銀子，看你們誰去殺了那個妖道。」

「殺呀！」

果然有幾十個官兵往玄機子立馬之處殺去，玄機子一看哈哈笑：「找死呀！」

祇見他把手一揮，旗一展，斜刺裡閃出一百殺手迎上去，立刻之間，殺得幾十官兵死了一半。

交戰中，忽聽一聲沖天大嗥：「唉！」

衆人看去，祇見那潼關總兵古金山被那方圓砍斷一條右臂，洒血縱馬在狂逃。

主帥挨刀，古金山的人馬立刻大吼，方圓大叫：「衝呀，殺死他們！」

古金山的馬奔到了渭河邊，轟的一聲摔下馬來，他跌落在河上，在一片血水中緩緩的往水中沉去。

孫傳庭舉刀殺來，他身邊的兩千援軍也投入殺戮中，這光景玄機子大吼：「快幹掉他們，殺過河去。」

到此刻他才提到過河去追殺。

此刻，包干戈已被唐大年與石九子二人兜緊了，三人拍馬交叉殺，忽見一人衝來。

這人尚未到，兩把飛刀打出手，包干戈不防這一招，早被兩支飛刀打中，他大叫一聲打算逃，唐大年的怒馬已到了面前，包干戈舉刀一半無力量，被唐大年一刀砍去半個頭，摔在馬下。

打飛刀的不是別人，正是范沖。

玄機子見這面的主將已死，立刻大叫：「大家聽了，降者不殺，快過河去活捉孫傳庭。」

大伙這是意識到勝利就將來到了，立刻之間士氣大振，啊啊叫着往河對岸殺去。

這時候方圓與孫傳庭也殺在一起了。

一旦狂殺，孫傳庭便覺出力不從心的樣子，他更明白，自己是剛剛大病一場，難以持久作戰。

心念間，孫傳庭拍馬往回奔，那方圓立馬哈哈笑，他大叫：「你這一回逃不掉了，哈！」

孫傳庭撥馬逃，他的人馬也跟着逃，渭水河兩岸的鏖戰，就因爲孫傳庭的逃走，官兵們土崩瓦解了。

孫傳庭見跟隨他的人馬仍有數百人，膽子稍壯，不料一衆人等到了一處河岸荒林邊，忽聽林中一聲號砲，從林中殺出一彪人馬。

爲首的乃是別開東，原來別開東與范沖率人馬與官兵們殺得凶殘，這還是夜間之事，等到他們把官兵殺散，范沖便拍馬衝到正在狂殺的包干戈附近，他出飛刀。

別開東早有指令，叫他作第一被狙殺的官兵，可也正巧攔住了孫傳庭的這些人。

別開東乃是陝北飛賊，功夫不差，他迎上孫傳庭就是一掄搶攻。

孫傳庭大怒，立與別開東狠幹起來。

祇可惜孫傳庭這幾百人已是强弓之末，不具威脅，祇幾個照面，就見這位陝省巡撫張口嘔出幾口鮮血，便自馬上掉落地上，早被幾個農民軍把人頭砍下來。

別開東舉刀大吼：「兄弟們，贏了，咱們贏了。」

幾百官兵拋下兵器不幹了，投降了。

這時候如想活命，大概祇有投降這條路了。

渭河兩岸的戰事殺了一日夜，直到孫傳庭被殺，才完全的結束。

孫傳庭的三邊人馬已失去兩邊，祇有西面的尚不知如何在進行。

但玄機子這一回，他命萬里快把捷報送進長安城，向李大王報告去了。

這裡，玄機子整頓人馬，他的人馬死傷一千多，可是官兵投降也有五六千，算一算祇賺不賠。

於是，三聲炮响，玄機子凱旋回長安城去了。

農民軍如今也有了火炮，那是他們攻開長安城之後從官兵們的火藥庫搶來的。

* * *

且不提玄機子這彪人馬大勝而歸，再說說何用率領的神木縣的高手率領的人馬去迎戰自寶鷄與武功來的官兵近萬人。

寶鷄總兵叫于光川，一支銀槍有絕招，他的人馬八千衆，連夜往東奔殺而來。

武功的總兵是成永光，善使雙刀對敵，也帶領五千人馬過來了。

這兩批人馬合一起，却在距離咸陽二十里處駐紮，等候着孫大人的指令再行動了。

他們沒有等到孫大人的命令，却遇上了何用率來的大批農民軍。

那何用早把兩萬人馬分派妥，他的人馬之中就有早期投降的軍兵，其中曾在姚家店駐守的于把總與官副將那批人馬。

當時何用與神木縣的一批逃難人幾乎同時投向白于山的老龍溝，如此算起來，從資歷上講，也算是有了交情，大家編隊在一起，作起戰來一條心。

于把總與官副將這幾百人馬，

別看在姚家店的時候很吃癟又窩囊，他們現在有膽量。

多次作戰，攻城掠地之後，大伙的口袋中也分了不少銀子，吃穿不愁還有錢用不完，管他是流寇甚麼的，總比打死餓死强多了。

這不是甚麼錯觀念，這是事實如此，與其窩囊死，還不如搖身一變當强樑，轟轟烈烈幹一場，便是完蛋也去他娘了。

于把總幹得很勁，他的兄弟也不弱，當然啦，這從神木縣來的何用、左丘長兄弟、上官仁兄弟、金包兄弟，當然更是幹得有聲有色。

他們三姓九兄弟，在何用的教唆下，如今已分別當上了李自成手下的方面將軍，兩萬人馬由他們帶，帶着人馬就衝過了咸陽城，迎上了寶鷄與武功兩地的官兵們。

何用在馬上大聲吼：「你們堵住他們別出手，且由我前去對他們喊上幾句話。」

這一帶，南面遠看是高山，就在這秦川以南三十多里處。

北面有幾座黃土高原，如今天寒地凍，黃土高原正荒涼，好像是一根草也不長了，禿禿的好凄涼。

雙方人馬對峙在那座小小的高原下，中間祇隔了一道小河還結了冰。

何用拍馬到了小河邊，他叫身邊的人道：「大聲點，叫他們的主帥來對話。」

有個漢子大嗓門，仰面一聲大叫：「喂，那一位當家呀，出來大家先禮呀，禮了以後再兵。」

這是叫着「先禮後兵」的意思，對方也有反應了。

「甚麼人大呼小叫，爺們一旦衝殺過去，殺光你們！」

「別嚇到娃兒尿褲子了，喂，快叫你們當家的。」

「幹甚麼的？」

忽聽何用道：「給你們一條活命的機會。」

對方一聽火大了。

吼聲很大，小河那邊有個騎馬的過來了，這人手上挺着槍，早有人迎上前去向這人報告！

「大人，賊子們要同咱們答話。」六尺二寸長槍橫在身前，那人抬頭看對岸，他冷笑：「一羣土匪，烏合之衆！」

一邊有個軍士道：「大人吶，千萬別小覷了這羣烏合之衆，他們已拿下長安城了呀！」

那馬上的不是別人，正是駐守寶雞的總兵于光川于大人是也！

祇聽于總兵冷哼一聲，叱道：「那是他們走狗運，遇上的是些怕死之輩，我們不是！」

他向附近的大批人馬瞪一眼，道：「我們有決心殺賊，對不對？」

「對！」這一聲回應聲音大，河對岸當然也聽見了。

於是，河對岸傳來一聲呼叫：「喂，對面的將軍請了！」

于光川怒叱：「賊子有何陰謀！」

這面呼叫的乃是何用，祇見他大聲道：「將軍莫非寶雞總兵于大人！」

于光川吼道：「既知本大人到來，還不束手就縛！」

何用一笑，道：「就縛的是大人吶！」

「可惡！」

「大人，爲將之道，首應知道天時地理人脈，大人這幾日難道尚未發現各種異數在應驗？」

于光川叱道：「你少妖言惑衆！」

何用道：「天象在變，是乃天時之反應也，地象在變，各地五穀不收，路有餓死骨，人象在變，人民揭竿而起，爲求生存，將軍，且不管天時地利，這人活着是要吃飯的，人們餓着肚皮，如何再做善良百姓！」

他忽的手指天空，又道：「你當知夜觀天象，天狗啃吃月亮，白虎星走斷崖，張口欲噬七星之尾，這已說明了，天下要大亂，大亂出眞主，眞主救世人，你大人難道不知道時務二字的眞意？」

于光川那知這一套，他叱道：「原來是個妖道，八成你是白蓮教的餘孽，謠言惑衆，製造天下大亂！」

他忽的一聲吼，又道：「準備衝啦！」

他這裏呼叫着要交戰，對岸的何用哈哈笑，笑得十分得意，也引得一批人陪他笑。

忽的傳來咒罵：「狗賊們！快叫你們笑不出來了！」

何用大叫：「如果何某人推算的不差，孫傳庭與潼關渭南的官兵們應已全數被解決了，哈……」

對岸的官兵們幾乎全聽到了。

于光川叱道：「又是危言聳聽，欺人花招盡出，傳令下去，人馬殺過去呀！」

「殺呀！」

官兵們冒着寒風，淌過冰冷小河，哇哇叫着往對岸殺了過去。

何用一見，立刻揮動旗子大吼：「撤！」

「撤」聲傳得遠，如同打敗仗要逃走了，聽得過河官兵們精神振奮，吼叫聲便更厲害了！

「殺流賊啊！」

官兵們吼叫着衝過來，何用這面人馬已退了半里遠！

于光川騎大馬，挺槍追得急，他的人馬緊追上，武功總兵成永光舞着雙刀大聲吼：「殺呀！」

那何用的人馬忽在一道黃土坡

前停住了，祇見他好像設了將台，拍馬在一處土堆上面，這何用眞會唬人，他把手中令旗左右揮，立刻土坡荒林中左右兩邊傳出一聲號炮震天價「轟」的一聲響！

隨之就見兩批人馬分從黃土坡兩邊殺出來了，仔細看去，左有左丘順，右有上官義；各率一千人馬斜刺裏包圍上去，這批人當先抄到小河邊，可也把于光川與成永光的人馬圍緊了！

於是，從正面圍殺的金包三兄弟、上官仁、左丘長等，齊聲大吼着迎上來。

上官仁與上官義兄弟二人認準了于光川，兩支彈弓疾射間，打得于光川一目流血，當三人接上手，于光川祇能以一目對敵，可也拚了命的狂殺起來。

雙方這是在混戰，誰也不稍讓，猛抬頭，又見怒鞭盤旋在半空中，左丘長與左丘發這兄弟二人可也攔住了使雙刀的武功總兵成永光！

那成永光雙刀左右砍，迎的是七尺皮鞭一陣打，祇照上兩面，成永光的臉皮已被皮鞭撕去一塊了。

金包與金山兄弟立刻從人叢中殺過來，變成四個人合擊成永光一人，就在這時候，忽的來了十個漢子，十人均騎的是快馬，其中一人厲聲吼：「贏了，贏了！」一邊叫，十個人拍馬到了土台左面停下來。

何用大叫：「你們說誰贏了？」

那人道：「先生，孫傳庭與潼關渭南的兵馬死了一半，投降一半，孫傳庭死了！」

他這吼聲大，許多人均聽到了。

何用大笑，「哈……快了，快了，咱們也快贏了！」

說着，他大吼：「兄弟們，使把勁殺呀，孫傳庭已死了，咱們贏了呀！」

「殺！」衆賊寇一聽精神更大。

相反的，成永光的臉上又着了一鞭，那左丘長大吼：「殺光屠絕不輕饒！」

何用也吼道：「投降的活命，投降的快到小河對岸去，這兒祇殺頑固份子！」

他此言一出，果然有一批官兵淌着冷涼河水奔到了小河對岸！

何用又叫：「投降的每人有賞銀，大家一起就是好兄弟，咱們一起打上老北京！」

「噢！」

這一聲凄厲慘叫，起自于光川，猛一看，姓于的背上扎了一把刀，不知何人捅上去的。

于光川打了個大旋身往地上摔去！

附近，成永光大叫：「爲于大人報仇呀！」

姓成的想以死人來激發官兵們的同仇敵愾心，祇可惜那時代不對勁，一般官兵早已失去了鬥志，大官大貪，小官小貪，當兵的完蛋，如今他們機會來了，叫他們拚命呀，免談！

還是何用的話管用，那何用又叫：「過河投降就有功，賞銀統統有，一齊打到老北京！」

他每叫，必有一批官兵奔過小河回頭望。

忽的，左丘順與金川二人衝過人堆殺到了成總兵附近，成永光正在苦於應付兩條皮鞭，不防那金川挨過來，等他的雙刀被皮鞭纏住的剎那間，好大的一顆人頭被平肩削落下來，鮮血冒得像泉水奔騰，便他胯下的戰馬也揚蹄長嘶，亂蹄而逃！

官兵們主帥陣亡，何用看得心喜，大吼着：「你們還不棄刀投降，眞要被殺光不成！」

果然，血肉橫飛的小河岸到黃土坡這一段，就見官兵們抛下手中刀，一個個跌坐在地上直瞪眼。

就聽奔來的十騎快馬上，那漢子哈哈笑：「先生呀，眞好計謀！」

另一漢子道：「我們聽先生的信號前來報告這……哈……」

原來他們十人並非由長安以東派來傳遞消息的，而且何用的安排，目的是要在緊要關頭，打擊敵人士氣，瓦解敵人鬥志！

這一手絕活果然高明。

現在，何用分派各路人馬清理戰場，官兵死傷三千七百多，輜重糧草上百擔，農民軍也死了一千多，這一仗打下來，秦川便完全落入李自成的農民軍手中了！

何用這批農民軍凱旋回長安的時候，玄機子東面的大軍也往長安城集結！

李自成的人馬更多了，接近十萬人。

這一年也是崇禎十六年冬，過不久就是正月過年了。

* * *

南門城上擂戰鼓，北門城上放火炮，東西兩門也熱鬧，旗海飄飄人在跳又叫。

這兒是長安城，可也熱鬧起來了。

果然就是農民軍的歌詞一樣：「破城大伙有分紅，苛捐雜稅一掃空！」

長安城中富甲一方的富戶太多了，不少農民軍早就得到消息，進得城便分別找上這些大戶人家，他們很簡單，他們不殺人，但這大戶所有的存貨全都奉獻出來，有人敢說個「不」字，那就是找挨刀！

想也知道，一城的富人有多少，他們的金銀子可有多少？便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

富人到了這個時候才明白銀子多了反而惹禍災！

李自成養兵十萬人就在這西京長安城，他不用再去作一般百姓的麻煩，收甚麼捐，徵甚麼稅，有那麼多富豪的金銀寶物就足夠開銷了！

農民軍在長安城大事慶功，李自成與奮得哈哈笑，想不到他老兄祇不過小小一個鐵匠出身，如今他坐在長安城的大堂之上，是天意？還是異數？

祇不過從李自成出世到如今，他殺的人還不算太過份，換句話說，他多少還算有點人性！

至少他此刻未在長安亂殺人！

* * *

就快過年了，玄機子與何用已經有了安排。

這日一大早，大雪已停了，西北風也小多了，玄機子與何用二人要給李自成一個驚喜！

玄機子與何用雙雙走進巡撫衙門後堂，二人找到了李自成。

李自成正與齊玉兒圍爐喝酒，一邊還有個黃歧大夫也在座，見玄機子與何用進來，李自成哈哈大笑，道：「我的兩位軍師來了，快圍坐一起喝幾杯！」

玄機子與何用剛坐下，齊玉兒起身道：「我不妨礙你們的軍國大事！」

她欲走，却又被李自成拉住。

「別走，看你這肚子我就高興，哈……」

齊玉兒靦覥低下頭，還是坐在李自成身邊來。

何用道：「夫人就是走，屬下二人也會攔住！」

李自成道：「兩位先生，必有重要事情吧！」

玄機子忽對廳外呼叫一聲：「把龍鳳袍衣送進來，鳳冠霞帔舉高了進來！」

大廳外，祇見四個農民軍走進來，兩個人舉的是龍袍，另外兩人舉的是皇后鳳冠衣！

兩個人來至大廳正中央，玄機子道：「大王，這是滾龍袍與皇后服，今天試穿！」

李自成聽得有些兒眉飛色舞，道：「這……我……可以穿戴嗎？」

何用道：「除了大王，何人夠資格！」

玄機子道：「大王，自從打進長安城以後，屬下即秘令他們趕製這兩套龍鳳禮服了，一月下來，他們總算完工，大王快試穿，若有不合，立改。」

李自成與齊玉兒驚喜的對望着，半晌，李自成抓過龍袍，很快的換穿在身上。

齊玉兒未穿，她淡淡的道：「我這肚子……」

「穿，快穿！」李自成催她，顯然齊玉兒要當他李自成的皇后了！

又是一笑，齊玉兒向玄機子道：「先生，我可以穿這鳳袍嗎？」

玄機子道：「這本來是爲夫人設計的！」

於是，齊玉兒也把鳳袍換穿在身上了。

李自成拉了齊玉兒併站在大廳上，玄機子與何用立刻雙雙跪在他們面前，口中呼叫：「萬歲，萬萬歲！」

齊玉兒有些不自在，但李自成却坦然的道：「兩位先生平身啦！」

這光景令玄機子與何用二人更是深信李自成必是天降眞主下凡來了。

玄機子起身，對大夫與幾個女人叱道：「還不快過來參見皇上！」

黃歧還以爲在做夢，聽了玄機子的喝叫，立刻也與幾個女人還有那受傷好不久的封存壽，一齊上前跪地，口中直叫：「萬歲萬萬歲！」

李自成高興的大叫：「好，有賞，有賞，哈……」

玄機子走近李自成，道：「大王，天時地利人和，一切均是順乎天意呀！」

李自成道：「開國功臣你是第一人！」

玄機子忙應：「謝我主隆恩！」

他謝過起身，又道：「大王，臣已想妥了，三日後乃是正月一日，正是開光大典的好日子！」

李自成道：「你說怎麼辦就是怎麼辦！」

何用也上前，道：「大王，臣與玄機師友擬訂妥了！正月初一大王登基！」

玄機子接道：「咱們立個國號叫大順！」

李自成道：「大順大利，好，好！」

何用道：「王就是大順國王了！」

「哈……」李自成笑開懷了，他忽的抱住齊玉兒，又摸着齊玉兒的肚子，道：「快，快把我的龍子生出來，哈……我的兒子要比他們的老子幸福多多了，哈……」

這句話他才是由感而發，想着當年自己小時候，看着可憐的娘被人欺，自己還爲他們燒熱炕，那種日子實在叫他不愉快。

齊玉兒也笑了，她的心中却是另一種想法。

齊玉兒是不會叫李自成快活多久的，她想妥了一個十分出人意料的毒招，那才是叫李自成性情大變的主要原因，可也因此而死了上萬的人，豈非天意！

* * *

李自成拿下陝西，各川縣派出

人馬去鎮守，他却在長安建國改元，這年也正是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在位的第十七個年頭，正月大順國建都之事震驚了北京。

除了李自成以外，張獻忠也在四川建立了大西國，張獻忠成了大西國王。

咱們中華民族的每一個末代皇帝均是倒楣的君主，套句誰掰出的那句話：「有權王八當皇帝，落魄鳳凰不如雞！」明末天下還眞亂，除了李自成與張獻忠稱王之外，沿海有東洋倭寇，關外還有八旗在作亂，仗已打了多年，再加上連年災荒，崇禎到了山窮水盡快上當鋪了，他的文武官可也更是不成材，文的貪汚，武的怕死，想也知道這個皇帝果然不如雞！

李自成在長安當皇上，他可也急，急着要齊玉兒快爲他把兒子生下來。

李自成肯定齊玉兒懷的是兩個娃兒，高興得祇在齊玉兒身邊守得緊。

至於朝中大事，一概由玄機子與何用二人去安排。

玄機子與何用這二人也每天必向李自成作報告，玄機子掌管的是軍事，何用管理是行政！

玄機子收編人馬不是輕鬆事，他還親自督陣，訓練演習，攻城掠地的手段，殺人的手段，這位白蓮教的人物全有獨特手段。

李自成的人馬絕非傳言中的烏合之衆，他的人馬也是要加以訓練的，否則大軍如何開往中原打到北京。

這月已是陽春三月，李自成發了急，爲甚麼齊玉兒還不把兒子生出來。

軍事會議就在原巡撫衙門內召開，參加開會的均是跟隨李自成出生入死的高級幹部，這其中少不了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

會議中，李自成不開口，玄機子當衆宣佈攻擊北京城的日期就在四月初。

祇有這件事，李自成反對。

「不可以。」

大伙一聽皇上不答應，全楞了。

忽聽李自成拍桌而起，道：「等小王子出世了以後，我們選黃道吉日，打上老北京。」

李自成說完，扭身便走，回他的後宮去了。

李老八對大伙笑了，道：「你們不知道皇上這是怎麼了？我知道。」

大伙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李老八得意的道：「咱們皇上把齊家姑娘當成了高姑娘，他一直心中這麼想，所以皇上是有良心的人。」

張翠山立刻接道：「對，對。」

李老八又道：「咱們高姑娘同皇上那可眞是天生一對地長一雙的天人吶，這就對了，齊姑娘怎知當年高姑娘爲了替皇上生個兒子，到後來還是喪了命，皇上爲此事，時刻耿耿於懷。」

他知道這件事人人皆知，但他再說出來，人人還是洗耳恭聽。

玄機子與何用也點頭，每個人都等李老八說下去，雖然，李老八說的大家都知道。

李老八道：「皇上遇見了齊姑娘，你們看，皇上多麼的寵愛有加，小心陪着，皇上以爲這是上蒼對他的恩賜，他高興得要命。」

李老八有些口沫橫飛，又道：「好不容易，皇上在奔殺中，齊姑娘懷了身孕，而且齊姑娘就將一舉得雙男，這是多麼大的消息呀，你們說是不是？」

「是，是。」大伙異口同聲。

李老八雙手一攤，又道：「不就結了，咱們等着雙王子出了世，再趕着大喜日子殺上老北京，多妙呀！」

別開東見黃歧在座，問道：「喂，大夫，你是大夫，可知皇后多久生子？」

黃歧道：「快了，快了。」

就在這時候，有兩個女子發足奔來了。

有個女子大聲叫喊：「大夫，大夫！」

大伙聽得吃一驚，就聽那女子的手拉了黃大夫道：「走，走，快到後宮去。」

黃歧急問：「發生甚麼事了？」

那女子道：「根據我的經驗，皇后要生了。」

「好吔！」這是會議廳上大伙齊聲喊的，祇一看，每個人樂歪了。

黃歧大夫忙往後面走，他一邊走一邊叫：「快，燒熱水，用檀香木盆子，還要香沐皂大毛巾，白被單，外帶燉一隻老山人參童子鷄。」

一口氣說了一大串，兩個宮女口中應着「是」。

黃歧走到後宮門，祇見李自成正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搓得兩手快破皮了。

李自成見大夫走來，而且是小跑步的走得直喘氣，他叱道：「快，快看看她爲甚麼喊叫痛。」

李自成怕的是歷史悲劇重演，像高貴貞一樣，快生娃兒了，死了。

黃歧大夫道：「容臣看看。」

他匆忙的走入後宮內，隔着紗帘他觀看，忽的回頭對李自成道：「恭喜皇上，皇后要生了。」

「生了就好。」

忽的，床上的齊玉兒忽的一聲大大的尖叫：「哎唷！」

李自成急了，他抓住黃歧，道：「進去吧，幫着皇后生娃兒，小心吶！」

黃歧能不小心？他心中明白，一旦出了紕漏，他的這顆白髮蒼蒼的腦袋就不妙了。

* * *

齊玉兒此生就不會有過這麼痛苦過，她生產幾乎沒命，別的不提，單祇黃歧大夫在她身上下的銀針就有二十四根之多。

齊玉兒幾乎生了一個對時，後宮才傳出哇哇的嬰兒哭叫聲。

李自成一聽大笑：「上天眞是照顧我，爲我生了娃兒呀，我還會絕後嗎？哈……」

李自成大笑，房中傳出兩個娃兒叫，兩個娃兒比喉門，看誰叫的聲音大。

忽見黃歧滿身是汗的走出來，他向李自成報喜：「皇上，是兩個小王子，一個丐上有胎記的是大王子，皇上記下了。」

李自成愉快得不得了：「大夫呀，我封你爲國師吧，你統領天下開藥舖的人。」

黃歧一聽，忙跪下，道：「謝謝我主隆恩。」

李自成早已闖進了後宮，他看着齊玉兒身邊放的兩個小嬰兒，不由吻了齊玉兒，道：「你眞行！」

齊玉兒笑得很凄凉，道：「是皇上行！」

李自成道：「不，是咱們倆都行。」

他對兩個娃兒摸摸，又道：「有把？」

這「有把」二字乃是豫陝山區土語，把男人的東西叫做「把」，也叫「把兒」。

齊玉兒一聽笑道：「有，皇上看看。」

李自成掀開錦被看，果然兩個男的。

「哈……」李自成笑笑，又看那耳邊有胎記的道：「唔，這是大王子呀，哈……」

齊玉兒道：「是大夫說的，我都痛得快死了。」

李自成道：「本王有重賞，我的皇后，今日妳生下兩個皇子，本王以爲大吉，不日就發動兵馬去攻打老北京，咱們到北京當皇上，你看怎麼樣？」

齊玉兒一聽，點頭道：「好呀！」

她的心中却在咒罵：「去你的北京當皇帝，我得開始我的計劃了，管叫你一輩子不快活。」

齊玉兒見李自成往外走，她低頭看看兩個剛出世的娃兒，心中多少有些痛苦的樣子。

她心想，這手段行嗎？

齊玉兒也在想着：「下得了手嗎？自己生的骨肉呀，那可是要受天譴的呀！」

齊玉兒的內心在交織着、激盪着、痛苦之情溢於言表，祇不過當她想到自己一家人，自己的老爹齊向前的時候，她冷厲的閃出殘酷目芒。

齊玉兒的口中呢喃着。

「孽種！賊種！害死多少人的賊種！你們出世祇會害更多人命，你們是李賊的骨肉，我生你們倆，祇爲一件事，那就是報仇，爲千千萬萬人報仇。」

齊玉兒下了個可怕的決心。

立刻，她又想到了李老八，也想到了張翠山，因爲這二人攻打富縣也最狠毒。

齊玉兒一旦下了決定，她平靜的養精神了。

* * *

齊玉兒製造機會，當然是殺李老八的機會。

有幾次，李老八走到後宮來找李自成，每次均有玄機子一同前來，齊玉兒便是想下手也困難。

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有時也常入後宮，他們以老幹部，也是高迎祥的親幹部，常來看看這兩個小娃兒。

於是，齊玉兒在李自成面前下功夫了。

軍事會議結束回來，齊玉兒侍候李自成在寢宮，李自成抱起兩個娃娃哈哈笑，齊玉兒一邊無表情。

李自成放下娃兒拉過齊玉兒，他哈哈笑道：「來來，再爲本王多生幾個娃兒，哈……」

李自成去解齊玉兒的衣帶，齊玉兒道：「皇上，別再生娃兒了。」

李自成雙目一厲，道：「爲甚麼？」

齊玉兒道：「皇上，等拿下老北京，天下太平了，那時候妾自會爲大王多生幾個小王子。」

李自成道：「打天下與生孩子是兩碼子事。」

齊玉兒道：「大王不出征，祇兩位元老將軍就好像是不太愉快。」

「你說誰？李老八與張翠山二人？」

齊玉兒道：「妾不好說。」

李自成道：「我有兩個小王子，他二人最快活，他們絕不會不高興。」

齊玉兒道：「希望他們前來後宮是眞心的喜歡兩位小王子，而不是做出來給大王看的。」

李自成道：「他們是眞心的，妳不要多疑。」

齊玉兒道：「我以爲他二位生在亂世，以殺戮爲生，這多月以來，他們已有些等之不及了。」

李自成道：「出兵就在最近幾

天了，他們便是急也不在乎多等幾天。」

齊玉兒一聽李自成的話，心中一緊，她決心要在李自成率人出征之前行事。

* * *

天下有許多事情，就好像上天早已安排好了似的，李老八今天的精神特別好，好得不想睡個午覺就跑到了後宮，原因是他知道要出兵了，特地來抱一抱兩個小王子。

李自成與何用、玄機子三人策馬到了渭水河岸邊，玄機子指着渭水河上對李自成道：「大王，二百條船集合在一起，咱們是分兵兩路併進，一路是水路，水路可行一萬人，這鎮上也有十萬人，其中一萬是馬隊，皇上，咱們的人馬到了風陵渡，集中過了老黃河北上，繞過呂梁山往東，直撲老北京。」

何用道：「皇上，兵貴神速，咱們自拿下長安之役，聽說那洪承疇正各路調動人馬，至今不見有任何動靜，且等他們調好人馬，咱們已拿下老北京了。」

「哈……」李自成道：「好謀略，照計而行，兩位先生多辛苦了。」

李自成怎知他的宮中已出事了。

* * *

李老八又奔入後宮，他像個老頑童一般抱起了小龍床上的兩個娃兒逗弄着。

李老八的笑是自然的，事先，齊玉兒把十二名宮女也遣走了，她坐在內宮的錦墊上，當李老八正自緩緩把娃兒往床上放的剎那間，一道星芒閃過去。

「噢……」李老八雙手反掩住後腰，張口吸大氣的緩緩旋過身來。

一把尖刀一尺長，刀身盡消失在他的後背之中，鮮血在他的指縫中間往外溢。

李老八拚命的扭過身子，他那麼粗又壯，皮粗肉厚也難擋那一刀扎。

「妳……妳……爲甚麼……」

是的，齊玉兒出刀，而且是在出人意料之外下的毒手，李老八自己也不相信。

齊玉兒冷笑道：「簡單，爲我爹報仇，爲富縣一城百姓報仇。」

「可是……妳已爲……皇上生了兒子……妳……」

李老八已出聲困難了，他仍說下去。

他的話聲似不清楚，因爲有血自他的口中流出來。

「你……爹……他沒有……死……」

齊玉兒聽得心中一寬，道：「你怎知我爹沒死？爲甚麼不告訴我？」

李老八半閉目的身子歪在床邊，道：「妳……爹……去了左艮玉帳……下了，告訴妳……怕妳逃……」

於是李老八歪了身子倒在床邊，祇見齊玉兒的臉色也變了，她不再嬌美了，而是滿臉凶光畢露，美麗而細白的牙齒，一下子森森露出一半在嘴巴下。

有人說，美麗的女子一旦變成悍女，是嚇人的。

齊玉兒就如同母夜叉，如果李自成此刻看到，必會大大的吃一驚。

李老八死了，死得雖然不甘心，却也無可奈何，他在死亡降臨的時候，口中似乎唸了個人的名字。

「六郎……」

六郎者尹六郎是也。

於是，齊玉兒的另一把刀子又取出來了，她眞是夠狠的，祇見她半張半閉的忿怒眸子，直視着床上兩個娃兒，猛古丁下刀。

刀芒疾閃，她殺死了自己辛苦生下的兩個嬰兒，那兩個嬰兒便是叫也未叫出聲來，就慘死在齊玉兒的刀下。

齊玉兒不但殺了兩個嬰兒，反手一刀切在自己的肩頭上與肚皮上，那當然不會殺中要害，然後……

然後她急急把刀塞入李老八的手中。

「呀……」齊玉兒大叫：「不要殺我的孩子呀，殺……」

「唔……」她還仿李老八的粗聲，於是，附近傳來足音，於是，人們奔進後宮。

大伙一看這場面，全驚嚇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血在流，血流了一地，也流了一床。

床上的娃兒已死，一邊死的是李老八，齊玉兒歪在床的另一邊，她裝作昏死的樣子，血在她的身上流着。

當黃歧大夫奔來的時候，他老人家直搖頭。

李自成拍馬回來了。

他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那黃歧向李自成報告：「祇有皇后還能救活。」

「快救，快救，我非把事情弄清楚不可。」

李自成的臉色似鐵皮，他强行壓制着顫抖的身子，奪魂刀等着殺人了。

黃歧把齊玉兒救活了，其實齊玉兒根本未昏死。

李自成見齊玉兒醒來，還未及發問，齊玉兒立刻大叫：「我要殺了你這自以爲功高的賊子。」

李自成吼道：「怎麼回事？」

齊玉兒道：「我們的兒子呀，嗚……」

齊玉兒大哭，李自成道：「不許哭，把事情說出來。」

齊玉兒道：「李將軍今天吃了酒，他發瘋了。」

大伙都聽得吃驚，齊玉兒道：「他奔來刀指我吼叫，他說我這地位應是他們小姐的，我不夠資格當皇后，我祇是淡淡一笑，知道他喝了酒，不與他計較，可是他把床上的小王子抓住了，我爲了救小王子，才同他拚命，那刀也是自他身上拔出來的，可是，這狠心狗肺的李老八，他還是殺了小王子二人，我……嗚……嗚……」

李自成一聽大怒，擧起金刀就對李老八狂砍，直把個李老八砍得幾乎成了一堆肉泥。

就在這時候，後宮外傳來大叫聲，是的，張翠山聞驚跑來了。

張翠山衝進後宮中，他幾乎嚇呆了。

張翠山看向大床，一雙可愛的娃兒死在血泊中，那臉上不見痛苦狀，彷佛睡得很安詳。

他再看齊玉兒，只見她痛苦的流着血，黃歧大夫正在爲她裹傷。

李老八變成肢殘肉碎的肉堆了，他那雄壯的身子被李自成砍得骨頭露出一半來。

李自成刀拄地上，痛苦的臉皮痙攣，全身打顫。

他見張翠山衝進來，大叫：「張叔呀，你看看這傢伙，他喪心病狂了，竟出刀殺了兩位王子，他……他……」

張翠山奔過去，他托起半個李老八的人頭，大聲狂叫：「老八，老八，這是你幹的？我就不相信喲……」

叫着，張翠山大哭，又道：「老八，你還剛剛告訴我，等咱們拿下老北京，叫我同你，每人抱一個小王子去遊老北京，去吃遍老北京好吃的東西呀，嗚……」

張翠山呼天搶地又吼叫：「老八呀，你忘了你說過的話了？叫咱們同大王帶着兩個小王子去祭高老爺子父女母女三人的，你……不，不可能……」

張翠山忽然出手，他竟然割開了李老八的肚子，肚腸捧在鼻尖聞，猛然間，他暴睜雙目，看向齊玉兒。

「他……老八沒有喝酒，他……沒有！」

齊玉兒聽得掩面大哭，道：「你說的，難道我瘋了？我拿刀殺自己的孩子，天爺呀，那是我十月懷胎生下來的孩子，你竟然如此對我，你……」

齊玉兒忽然去搶李自成的刀，她欲自殺。

李自成急急攔住：「你要幹甚麼？」

齊玉兒道：「叫我死了算了！」她大哭大叫着。

張翠山抛下手中捧的肚腸：「沒酒味，沒酒味。」

忽見他奔出後宮，找來個大蔴袋，匆匆的把李老八的屍體裝入蔴袋之中，扛了就走。

李自成忿怒的吼叫：「站住！」

張翠山道：「大王，李老八絕不會幹下這種事情，我可以拿老命擔保，他不會……」

李自成吼道：「床上的小娃兒又怎麼說？你難道懷疑是王后幹的？你……你沒聽過虎毒不食子這話嗎？你沒聽過天下父母心這話嗎？」

張翠山道：「大王，反正我相信老八不會做出這樣的傻事……」

他又落淚，道：「大王，自從你到了白于山老龍溝，那時候你二十了吧，我同老八、六郎把你當成王子對待，我們也疼愛姑娘，我三人可以爲你死，爲你拚命，我們不忘老主人夫妻與高姑娘的話，要忠心的扶持你，直到你有一天打上老北京，我們就算死了，也心甘情願，可是……」

他忽的怒視齊玉兒，又道：「我不相信李老八他會殺了小王子兩個，絕不相信……嗚！」

張翠山扛起蔴袋往外奔去，他走了。

李自成呆呆的站着，半晌，他重重的道：「我要查，我一定要查。」

李自成呼叫着，撲向大床邊，他對驚慌的黃歧道：「你……能不能起死回生？你……能不能救活兩個小王子？」

黃歧道：「大王，尖刀扎穿肚子，血已流盡，這……神仙也難施救，回天已乏術了。」

李自成大怒，暴出一腿踢過去：「滾，人救不活，在此何用！」

「轟」的一聲，他把黃歧大夫幾乎踢岔了氣，就聽黃歧大夫哎呀一聲叫，從地上爬着挺起來，跪地叩首，然後起身便往外走。

後宮外有八個女人在顫抖，等着李自成問她們的口供，一個個臉皮也僵住了，見黃歧大夫走出來，也不知要如何，只是未曾哭出來。

黃歧的反應很平和，他只把手往外揮了幾下，八個女人逃一雙，匆匆往宮外奔去了。

李自成幾乎是把他的兩個小王子盡抱住了，他的雙目幾乎比豹目還嚇人。

「兒子，兒子，活吧！活吧！」

他不但叫着，還抖着雙臂。

（未完・廿二）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玉釵盟



上文提要：徐元平代替金老二出手鬥丁炎山，丁炎山施用絕招反被徐元平震傷，此時易天行欲替金老二解去附骨毒針之際，易天行的三十六天罡陣已到……大敵當前，宗濤吩咐徐元平幫手趕快替楊文堯等人恢復功力……徐元平隻身鬥手持金筒之人，金筒內所載可噴出濃烟、銀針、炸藥，霸道非凡。原來易天行僞裝受傷，目的是等這批人前來……

款款深情餵君藥　肆無忌憚心難猜

那向前逼進的黑衣人，頭臉之上都被黑布密密包起，除了兩隻眼睛，連手上也戴着特製的手套，無法看清楚他們臉上神色。

荒涼的亂墓中，一羣連頭臉也被黑布包起的人緩緩向前逼來，不慌不忙，鎮靜無比，單是這一種恐怖的氣氛，就足以使人爲之心驚膽寒。

忽然間，一條人影從一座突起的青塚後站了起來，嬌喝一聲，直向徐元平停身處奔了過來。

「神丐」宗濤已運集了全身的功力，準備隨時救援徐元平，但聽那嬌喝之聲，不禁心神一震，目光轉動，高聲喝道：「玲兒快退回去！」

祇聽丁玲嬌脆的聲音傳了過來，道：「乾爹不用替我擔心，我反正也活不了很久啦！」

徐元平滿臉急忿，接道：「妳身受熱毒，已被那蛇毒所解，傷勢已癒，胡說些甚麼……」

他話還沒有說完，丁玲已奔到他的身側，柔聲接道：「對付這等强敵，你爲甚麼還不用兵刃呢？」

徐元平怔了一怔，道：「我沒有兵刃啊……」忽然心中一動，想起懷中「戮情劍」來，微微一笑道：「我懷中帶有兵刃，妳快退回去。」

丁玲秀目轉動，打量了四週一眼，道：「晚啦……現在我已經回不去了！」

徐元平轉眼望去，那些黑衣人已到六七尺外，行進之勢已停，但却緩緩移動步位，似在排列進攻的隊形。

丁玲神態鎮靜，臉泛微笑，蓮步輕移的直向徐元平身邊走去。

徐元平已全神貫注那些黑衣人的身上，心念電轉，籌思拒敵之策，忽覺一陣脂粉香氣撲面襲來，轉臉喝道：「妳走得這樣近幹甚麼？」

丁玲嫣然一笑，道：「我相信你一定能夠保護我的安全，離你愈近，我膽子愈大！」

徐元平聽得怔了一怔，忽然仰天大笑，道：「好吧！我如不能維護妳，這孤獨之墓，就是我徐元平自絕之地。」

原來丁玲有心要和徐元平死在一起，幾句多情之言，却激起了徐元平豪壯之氣。

遙遙的傳來了金老二的聲音，道：「平兒，生死大事，不是兒戲，你要小心了！」

徐元平右手迅快從懷中取出「戮情劍」，高聲答道：「叔叔儘管放心，我如死在此地，也絕不讓易天行生離於此！」

他說的聲音不大，但却沉重有力，使人一聽之下，立刻瞭解他一字一句都是發自肺腑，豪壯感人。

易天行聽得怔了一怔，停下身來，舉手互擊三掌。

向前逼進的黑衣人，已然取下金筒準備出手，聽得易天行互擊的掌聲，立時停了下來。

易天行目光投注在徐元平手中的「戮情劍」上，微微一笑，道：「你手中的兵刃，光華耀目，想來定然是『戮情劍』？」

徐元平冷笑一聲，道：「不錯，如若你今日能把我殺死，這『戮情劍』就爲你所有了……」他微微一頓之後，提高了聲音道：「不過在下確信，你縱能得到此劍，也必將付出極大的代價。」

易天行道：「不錯，目下之人都被江湖上譽爲一流高手，但眞正被在下視作敵手的，祇有你一人而已！」

丁玲突然嫣然一笑，道：「一個武功高强之人尋找一個敵手，常常生平難遇，你既然把他視作敵手，爲甚麼不當着眼下羣雄之面，單打獨鬥的硬拚一場，也好讓我們看看你們哪一個武功高强。」

易天行淡然一笑，道：「天下武林同道，都要和老夫作對，每次都要親手把他殺死，豈不是殺不勝殺了？」

丁玲冷笑一聲道：「你心中可是害怕麼？」

易天行道：「老夫是何等人物，還會中妳激將之法不成？」

丁玲目光環掃了四週一眼，突然附在徐元平耳際道：「你不用管我啦，快些衝近易天行的身側，和他纏鬥，不要離他，這些黑衣人手中暗器雖然厲害，但他們也無法施用。」

徐元平微微一笑道：「辦法雖然不錯，可是沒有人保護妳了？」

丁玲歎息一聲道：「不用再管我啦，我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弱女子，像那楊柳枝下的小燕兒，祇要有柳枝的地方，都可看到牠，但你却不同了，你的英雄氣度，豪壯性格，儼然一代大俠，也許武林間今後的正義、安危，都將落在你雙肩之上，你不能爲我……」

徐元平正容接道：「姑娘說哪裏話，我徐元平答應保護妳的安全，那就像埋在心裏一根鐵樁，除非我死了，否則這承諾永不更改……」

他忽然輕聲一歎道：「我心中也明白，咱們今日出這孤獨之墓的機會太少，但我又確信，易天行經這一戰，他這備以殲盡江湖高手的天罡陣，亦將傷亡過半……」

「神丐」宗濤突然放聲大笑，道：「不錯，咱們今日能把易天行這一費盡心血的天罡陣擊得潰不成軍，也算爲天下武林同道去一禍患，死而何憾。」

也許徐元平和宗濤的豪壯之氣，激起查子清、楊文堯同仇敵愾之心，但見人頭晃動，羣豪齊齊由青塚之後站起身子。

楊文堯重重的咳了一聲，道：「宗兄話雖不錯，但不能祇憑血氣之勇，抗拒頑强的利器……」

易天行眼看目下羣豪，在利害一致之下已生團結之心，一旦宗濤和徐元平被楊文堯說動，不再憑一股豪壯之氣據險而抗，事情就更爲棘手，當下舉起右手高聲接道：「諸位既有替天下武林同道謀命之心，兄弟祇好成全諸位了。」右手一揮，四週的黑衣人突然向前衝進。

徐元平大喝一聲，左掌疾揮而出，一股强猛的暗勁直撞過去。

當先一個黑衣人吃那强猛的掌力一震，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兩步。

天罡陣正值移位攻敵之際，四週的黑衣人一個個穿插遊走，一人受傷，使全陣的變化登時爲之一緩。

徐元平借勢一推丁玲，道：「快些隱起身體，免作無謂犧牲……」話出口，人已凌空而起，直向陣中衝去。

查子清隱身之處，相距徐元平較近，目睹徐元平直向天罡陣中衝去，立時提出內力，遙發一記「百步神拳」。

查家堡的「百步神拳」乃獨步江湖之學，功力到了火候，百步內可應手斃牛，較一般劈空掌力强猛甚多。

查子清一生修爲，內力深厚，這一拳用足了十成功力，威勢非同小可，拳風到處，應聲慘叫，一個黑衣人吃那强猛的拳風擊中前胸，口中連噴幾口鮮血，仰面栽倒地上。

楊文堯縱聲大笑道：「查兄『百步神拳』果不虛傳，兄弟佩服至極……」忽見一股濃煙由身後直撲過來，立時伏身一轉，繞到青塚後背，楊手打出一股掌風。

那濃煙吃楊文堯强大的掌風一掃，登時漫散開來，四外橫飛。

就這一轉眼的工夫，耳際連聲慘叫，轉頭望去，祇見徐元平手中短劍幻化出一片寒芒，那三個黑衣人已然橫屍在他的劍下。

易天行眼看徐元平已然衝入陣中，勇不可當，因爲距離過近，那金筒中的暗器，無法施放，如被他再傷幾人，天罡陣勢非被他衝亂不可……

心念轉動之間，「神丐」宗濤也已出手，縱身一躍，直飛過來，竹杖一揮，當頭擊來。

易天行冷笑一聲，拂袖拍出一掌。

他掌勢後發先至，硬生生的把宗濤逼得收杖自保，退後三尺。

宗濤祇覺他擊出的掌力，勁道強猛絕倫，比剛才動手時大不相同，不禁心頭一凜，暗道：玲兒說他裝作受傷，看來不錯，老叫化縱然無能勝他，也得和他拚上三五百招。心念一動，立時凝神運氣，準備全力以赴。

易天行倒是不太注意「神丐」宗濤的舉動，目光環掃，高聲說道：「你們不要再向前逼進了，快些施用暗器對敵，不管生死，不論手段，傷敵就好。」

原來易天行想以天罡陣的威勢把他們收為己用，好和南海門對抗，是以暗中下令，祇可虛張聲勢，迫敵就範，非生死交關，不許擅自出手傷人，但眼看片刻時光中，己方連連有人受傷，不禁心頭大急，這才口諭解除不許傷人的禁令。

禁令一解，那些黑衣人不再固守方位，但見一陣人影閃動，紛紛向旁側退開。

丁玲看出情勢不對，高聲叫道：「徐相公快些踢那土堆！」

徐元平心中一動，一脚掃在身旁一座黃土堆上。

祇聽「蓬」然一聲，塵土橫飛，籠罩了兩三丈方圓，瀰目難睜。

耳際又響起丁玲的聲音道：「徐相公，快些過來……」

徐元平暗道：難道她遇上了甚麼凶險，這般叫喊我？聽聲辨音，縱身一躍，直飛過去。

他縱躍的距離十分準確、恰當，脚落實地，距丁玲不過兩尺左右。

徐元平身子剛剛站好，丁玲忽然伸手拉着他右腕一帶，道：「快些臥倒……」

他機警迅快，丁玲話剛出口，徐元平已反手一把，抱過丁玲，伏地一滾，讓過細如髮絲的一排銀針，突然挺身而起，直向一座巨大的青塚飛躍過去。

他在情急之下，全身功力一齊迸發，雖然挾着丁玲，仍然疾如流星。

驀然間，一陣金風嘯空，十幾點閃閃寒芒電射而到。

原來兩個黑衣人目睹徐元平行動太快，追射不及，竟然先行發出一串淬毒銀丸，打向青塚，徐元平剛掠近青塚，兩串銀丸也恰好打到。

徐元平突然一提丹田眞氣，右手「戮情劍」環掃而出，劃起一片濛濛劍氣。祇聽一陣叮叮咚咚之聲，那飛來銀丸，盡數被那環繞全身的劍光擊落。

丁玲雙臂環張，緊緊的抱住了徐元平的半腰，星目微閉，粉「頰緊貼在徐元平的胸前，嘴角微帶笑意，似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

徐元平一劍擊落那打來銀丸之後，立時一沉丹田眞氣，快速的落在那青塚之後。

這時，「神丐」宗濤已經提聚了全身眞氣，突然一振手腕，手中枯竹挾帶着嘯風之聲，疾向易天行當頭劈下。

易天行眼看徐元平帶着丁玲隱入那青塚後，心中大感焦急，忖道：如若這班人憑藉那青塚掩蔽身子，據險而抗，以這幾個人的武功，想傷他們，那可得大費一番週折……。

想一想，不禁心頭火起，拂袖一擊，震開了「神丐」宗濤的枯竹，揮手一掌，疾向宗濤前胸拍去，口中冷冷說道：「兄弟這數十年來，一直對宗兄相讓三分，但宗兄却一直和兄弟作對，今日之戰，不是兄弟傷在宗兄手中，就是宗兄被兄弟擊傷。」

「神丐」宗濤枯竹一橫，逼開易天行擊來一掌，說道：「很好，很好，今天咱們把平生恩怨集中一起清算，也算人生一大快事，不過老叫化希望咱們憑藉眞實功力，決一生死，不能用詭謀暗算傷人。」說話之間，手中枯竹已然左點右擊，連攻四招。

易天行雙掌齊出，連封帶點，架開宗濤枯竹，說道：「宗兄有興，兄弟捨命奉陪。」雙掌一緊，連攻五招。

這五招迅辣至極，迫得宗濤連退兩步。

祇聽楊文堯高聲叫道：「易天行心地險惡，講話不能算數，宗兄千萬不要受他所愚，快些退到青塚之後，各佔一個方位，合力拒敵，守望相助，彼此支援，等天色入黑，再找機會，也好把他這天罡陣一舉殲滅。」

他講這話的一陣工夫，兩人已相搏了二十餘招，易天行掌力威勢愈來愈强，忽劈忽點，着着襲取要害大穴。

宗濤縱然想退，已然無法再退了。

那四週環攻的黑衣人也不再向前逼進，各人選擇一個方位站好，俟機而攻。

且說徐元平躲到青塚之後，丁玲仍然緊緊的抱住他不放，不覺一皺眉頭，說道：「丁姑娘快些放手，在下還得拒敵。」

丁玲緩緩睜開星目，笑道：「怎麼？咱們還活着嗎？」

徐元平聽得微微一怔，暗道：難道她已經被嚇暈了頭不成？

正想出言勸慰她幾句，忽見丁玲嫣然一笑，挺身而起，道：「你手中的『戮情劍』，果是名不虛傳，

一經施展，寒氣迫人。」

徐元平看她忽然間言笑如常，毫無被驚嚇的樣子，知她剛才乃有意放刁，氣得別過臉，不再去瞧她。

凝目望去，祇見宗濤和易天行正打入生死存亡關頭，宗濤手中雖然多了一支竹杖，但就形勢而論，並無搶得絲毫先機。

這是一場空前激烈的惡戰，攻拒之間，無一不是迅辣兼具，足以致命的殺手快招。

忽聽丁玲嬌喝一聲，揚腕打出一塊石子。

徐元平正被兩人攻拒之間的神妙招數吸引，聽得丁玲呼叫之聲，霍然警覺。

轉臉看去，祇見三個黑衣人已舉起手中金筒，對着自己和丁玲停身之處，不禁吃了一駭，暗道：如非她這一聲呼喝，勢非被對方那無聲無息的暗器擊中不可。伸手抓住丁玲，疾向一側閃去。

忽見當先一個黑衣人似被甚麼重物擊了一下，向後退了兩步，手中金筒也同時落在地上。

丁玲低聲說道：「那人中了查子清一記『百步神拳』。」

那青塚雖然不小，但四面已經滿佈了手執金筒的黑衣人，不論藏在那個方向，無法把身體都完全掩蔽，徐元平不禁感歎的說道：「就目前情勢而言，咱們如不和楊文堯相互支助以禦强敵，誰也無法逃避過易天行天罡陣聯手的攻擊之勢。」

丁玲道：「不錯，大英雄，大豪傑，不能祇憑一股血氣之勇鬥狠逞强，要能相度敵我形勢，才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你能有這樣的顧慮，已然……」忽然覺得這些話的口氣，有點老氣橫秋，趕忙改變口氣，接道：「你不要生氣，我……」

徐元平不容她再接下去，微微一笑道：「妳的聰明才智，江湖上人無不敬佩，雖然有些看法流入偏激，有失正大，但却都是極合時宜辦法。」

丁玲笑道：「別人誇獎我，我祇不過付之一笑，你也這般看我，眞使我快樂極了……」

忽聽楊文堯的聲音傳了過來，道：「眼下之局，生死難料，查兄大可不必再心存仁厚……」

丁玲柳眉一揚，笑道：「楊文堯提醒查子清要他施展蜂尾毒針，對付易天行這天罡陣……」

忽聽徐元平大喝一聲，挺身而起，右手一揮，「戮情劍」泛起一片青光。

耳際間響起了一陣波波輕響，幾枚細如髮絲的銀針，散落在地上。

丁玲靈機一動，伸手解下束腰汗巾，疊了兩轉，握在手中。

忽聽金風劃空，掠着她秀髮而過，「噹」的一聲，打在徐元平的「戮情劍」上，另一粒却掠着徐元平耳根打過。

遙遙的傳過來冷公霄暴喝之聲，和丁炎山的怒吼，顯然兩人也陷入極為尷尬的緊張局面。

緊接着聽得查子清大喝道：「玉兒，快些伏下身子，為父拒擋來敵。」青塚後人影驟現，查子清突然站了起來，右手打出一記「百步神拳」，左手打出一把蜂尾毒針。

丁玲感喟的歎道：「此時此地，倒是施用暗器拒敵的最好時機，可惜我們都沒有暗器……」

話還未完，金風破空而至，一排銀丸流星般排襲打到，粒粒勁急，日光下閃閃生輝。

丁玲潛運內氣，揮起手中汗巾，不少銀丸被她擊落，但她內力尚不足把那柔軟的束腰汗巾施展得風雨不透，那銀丸來勢，不下數十粒之多，一粒銀丸，乘隙而入，打在她左腕之上。

祇覺一陣火灼般的劇疼，左腕上登時腫起了龍眼般大小一個紫疱。

她疼得幾乎尖叫出聲，但她怕分散了徐元平的心神，終於忍了下去。

徐元平回目一顧，已看到丁玲的傷勢，不禁一皺眉頭，道：「怎麼？傷得很重麼？」

丁玲微微一笑，道：「還好，傷得不重，不過咱們這樣和强敵對峙下去，終非良策，一個時辰之內，祇怕所有的人都要傷在那黑衣人手中金筒的暗器之下。」

徐元平道：「不錯，這樣相持下去不是辦法，倒不如硬衝入陣，縱然不能把易天行天罡陣全數殲滅，也可傷他一部份人。坐而待斃，總不如奮起一戰。」

丁玲道：「現已時不我與，强敵依仗那金筒中絕强的暗器，守望施襲，縱然武功再强，也無法衝過那密如狂雨的交相襲擊。唉！剛才你在天罡陣中，如果楊文堯等都能及時衝出，也許還有一線希望！可是現在晚了……」

祇聽一聲厲叫傳來，似是查玉的聲音。

徐元平道：「丁姑娘，那可是查玉的聲音麼？」

丁玲道：「不錯，他受了傷！」

徐元平雙眉一聳，低聲對丁玲說道：「姑娘自己保重，我要衝入天罡陣中去……」

丁玲急急搖頭，說道：「你此刻千萬不能隨便出去，這不是依仗血氣之勇的事……」

徐元平道：「難道咱們守在此

地，坐以待斃不成?」

丁玲道：「眼下情勢……」忽然間，一股濃煙，直向兩人停身之處衝來。

徐元平探手一把抱起丁玲，縱身而起，躍飛向另一個青塚後面。

他這段時日以來，連經凶險之事，經驗閱歷大爲增加，抱起丁玲之時，低聲囑道：「閉住呼吸。」話出口，人已凌空而起。

他這一躍之勢，用盡了全身的氣力，行速迅快絕倫，對方發出暗器追襲時，他已落入那青塚之後。

祇見查子清滿臉沉痛之色，抱着查玉，雙目中似要噴出怒火。

徐元平挾着一陣急風落下，查子清祇道强敵攻來，反手拍出一掌。

丁玲急急接道：「查伯父，是我!」

查子清聽得丁玲聲音，立時一吸丹田眞氣，拍出的掌力倏然收回。

徐元平脚落實地，低聲問道：「查兄的傷勢很重麼?」

查玉望了徐元平一眼，道：「多謝徐兄關心，兄弟中了兩支毒針。」

查子清目光一掠徐元平道：「怎麼?丁玲也受了傷麼?」

徐元平道：「她中了一粒銀丸。」

查子清道：「徐兄請監視四外，別讓强敵欺攻過來，我替他們療治傷勢。」

徐元平微一點頭，站了起來。

查子清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丹藥，分給丁玲、查玉每人一粒，說道：「你們趕快服下這粒解毒藥物，他們金筒中藏的暗器，祇怕有毒……」

餘音未絕，忽聽徐元平大喝一聲，一掌劈了出去。

緊接一道火焰，疾向幾人停身的地方射了過來。

查子清雙手齊出，左手抱起查玉，右手抱起丁玲，就地一滾，閃開五尺。

他們剛剛離開，那火焰疾射而到，祇聽波然一聲輕響，爆散出四五尺大小一片火焰，熊熊燃燒起來。

徐元平揮手推出一掌，打出一股掌風，把那衝近身的火焰一擋，翻身一躍，落到查子清身側，「戮情劍」舞出一片青芒，擊落打向三人的一排銀丸。

查子清挺身而起，奮力一躍，落在另一座青塚之後。

目光一轉，祇見楊文堯半身隱在青塚之後，單用一隻右手，和兩個白衣童子相搏，左面丈餘處，連接着突起了兩座青塚，冷公霄、丁炎山，各據守一座拒敵。

查子清迅快的放下了查玉、丁玲，抬頭見一個黑衣人疾衝而入，手中金筒已經舉起，對着楊文堯的後背，當下冷哼一聲，揚手打出一記「百步神拳」。

那黑衣人暗器還未發出，查子清拳風已到，正擊手腕之上，手中金筒當堂震落，人也被震得退後了兩步。

查子清一擊得手，雙肩一晃，直衝過去，一招「天下來雲」斜肩劈下。

那黑衣人先中一記「百步神拳」，腕骨被傷，雙手運用已不太靈活，眼看查子清掌如奔雷劈下，閃避已自不及，祇好舉起左掌一接。

雙掌接實，那黑衣人被查子清雄渾的掌功震得向後退了三步，身軀亂晃，搖搖欲倒。

查子清祇消再發一掌，立時可把那黑衣人斃在掌下，但他却左手橫裏伸出，施展擒拿手法，一把扣住那黑衣人的右腕。

楊文堯回目一瞥，高聲大笑道：「好啊，查兄捉了一個活的麼?」

查子清縱聲長笑道：「楊兄可見過生裂活人麼?兄弟要看看易天行苦心訓練出來的人，是不是……」

話還未完，瞥見兩條白形閃動，電射而到，劍氣森森當頭罩下。

查子清左手加力，一帶那黑衣人，右手抓住右腕，生生舉了起來，當作兵刃，橫向那劍尖上面掃去。

來人似是怕傷了那黑衣人，硬把前衝之勢收住，落着實地，還是那剛才羣攻楊文堯六個白衣童子中兩人。

查子清哈哈一笑，掄動手中黑衣人，一招「橫掃千軍」，橫擊過去，兩個白衣童子又被他逼得向後退了兩步。

祇聽冷公霄破鑼般的聲音叫道：「丁兄小心了，兄弟已中四支毒針，祇怕無能再撐下去。」

丁炎山左手拂塵，右手長劍，舞得風雨不透，擊打那排射而來的暗器，聽冷公霄一嚷，不覺間心神一分，一枚銀針抵隙而入，正擊在右腕之上，但覺一陣劇疼，長劍不竟脫手落地，趕忙一縮身子，隱入青塚之後。

一面潰缺，强敵立時趁勢衝入，但聞衣袂飄風，四五個黑衣人魚貫衝了進來。

他們久經訓練，動作迅快，躍過青塚之後，立時散佈開去，舉起手中金筒，各自對着一個。

查子清一提眞氣，正待打出「百步神拳」，忽聽易天行冷冰冰的聲音傳了過來，道：「查兄且慢出

手，先量度一下眼下形勢之後，再作困獸之鬥不遲。」

查子清怔了一怔，停下了手，但仍把那黑衣人平舉胸前，準備當作兵刃，蓄勢以待。

易天行目光環掃了一週，高聲說道：「住手!」

楊文堯仍在和那兩個白衣童子相搏，但聽得易天行大喝之言後，首先向後躍退，楊文堯也停下了手，回頭一望，不禁豪氣頓消，暗暗一歎，忖道：完了!當下束手靜立。

原來場中局勢，已盡爲易天行和黑衣人控制，每人至少有兩隻金筒對着，祇要對方一扭金筒下端的機關，立時將有强猛的暗器射出。

他們都已親自看到過那暗器的强猛勁道，實非任何腕力打出的暗器所能及，而且種類繁多，紛至沓來，樣樣都是絕毒無比之物，不論何等武功高强的人，也無法閃避得開。

易天行長衫飄飄的步下青塚，滿臉莊嚴的說道：「諸位如若眼下仍不服輸，那就不能怪兄弟心狠手辣了……」

楊文堯冷冷說道：「今日之戰，我等雖落下風，但易兄並非憑藉眞實的武功勝人，我等敗得不服，易兄勝得也不光采。」

易天行仰天打個哈哈，說道：「楊兄之言誠然不錯。不過，咱們都已非初出茅廬之人，而且都已在武林中享有盛名，意氣、虛名之爭，已非我輩所取……」

他微一頓之後，又道：「如果楊兄自覺武功成就高過兄弟，那就不妨找個機會比試一下；但此刻形勢不同，兄弟實在無暇奉陪。」

楊文堯目光流轉，祇見冷公霄盤膝而坐，運氣行功，丁炎山左手捧着右腕依着青塚而坐，丁玲、查玉斜斜靠在青塚一側，半躺半臥，金老二遙遙的蹲在二丈外一處深草叢旁邊，負傷過半，戰力全潰，祇有查子清和自己，雖還可再打下去，但已身陷重重包圍之下，祇要略有出手的行動，環伺强敵立即各發暗器施襲，當下一歎，道：「兄弟在沒有服輸之前，還有一事請教。」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楊兄有何吩咐，兄弟祇要力量能及，絕不推辭。」

楊文堯道：「士可殺不可辱……」

易天行接道：「這個兄弟明白，不過……」

兩人似是在爭取這一陣講話的機會一般，爭先恐後發言，楊文堯不待易天行說完，搶着說道：「易兄如若想把兄弟等收羅屬下，任意調遣，那是萬萬不能!」

易天行道：「兄弟並無此意。」

楊文堯道：「兄弟今日爲勢所迫，敗得雖不服氣，但也不能讓易兄白費一番心機……」話到此，却倏而住口不言。

轉眼望去，但見劍氣騰輝，兵刃閃光，徐元平和宗濤仍在和易天行屬下作生死之搏鬥。

易天行仰臉望望天色，笑道：「現下天色還早，如果楊兄肯和兄弟合作，天黑之前，咱們還可以進這孤獨之墓……」

他目光一掠查子清接道：「目前武林道上，盛傳着各大的門派二谷、三堡，聯手對付兄弟之言……」

查子清突然插口接道：「縱有此事，兄弟和楊兄也未參與其中。」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查兄之言誠然可信，但兄弟並未把此事放在心上，其實傳言終歸傳言，如說武林中各大門派，及二谷、三堡，眞能聯手來對付兄弟，連兄弟也不肯相信，但兄弟却願和楊兄、查兄，合組成武林一支主脈。楊兄精通土木建築之法，查兄却窮聚一生精力，苦練「八卦九宮」奇術，至於兄弟，也曾下過數十年苦心，收集各大門派的武功精華，自信收穫不少，如若兩位肯和兄弟合力，此願不難達成，何況這孤獨之墓，積堆着富可敵國之財富珠寶，如若兩位願和兄弟合謀，兄弟願把這孤獨之墓中所有財富，均作三份平分，兩位意下如何?還請早決定。」

查子清轉頭望了楊文堯一眼，低聲說道：「楊兄心意如何?」

楊文堯道：「兄弟悉憑查兄作主。」

他老奸巨猾，不肯自作主意，把難題推到查子清的身上。

查子清回頭望了查玉一眼，又望望丁炎山、冷公霄，心中委決不下，沉吟難答。

易天行左手一揮，一個黑衣人忽然一抖金筒，一道烈焰疾噴而出，射向丁炎山。

丁炎山心頭一震，急躍而起。

但那火焰去勢奇快，還未近身，已然爆散成六七尺方圓一片烈焰，丁炎山哪裏還能讓避得開，但覺全身一熱，人已被火焰包起，熊熊燃燒起來。

斜倚在青塚旁側的丁玲，目睹丁炎山被那烈焰圍燒慘情，尖叫一聲，掙扎起身，直撲過去。

易天行突然橫跨一步，右手一伸，生生把丁玲向前躍撲過去的身子抓住，手臂一抬，高高舉起。

楊文堯急急說道：「易兄手下留情，且莫傷了此女性命。」

這時，丁炎山已然滿地翻滾起來，然而他身上燃燒的火焰頑强無

比，觸地一面雖被壓熄，但身子一經翻動，立時重又燃燒起來。

那坐在一側養息傷勢的冷公霄，目睹丁炎山際遇之慘，由心底泛上來一股寒意，心中暗暗忖道：易天行祇求和楊文堯、查子清等合作，對我一字不提，丁炎山被火燒之後，勢必輪到我的頭上不可，於其被他活活燒死，倒不如自行了斷……

此人的心底險惡，心中死念已決時，仍然不甘心自己死去，目光轉動，看準了相距自己最近的一個黑衣人，暗中提聚眞氣，準備突然出手，全力一擊，拚命討一點本錢回來。

忽然人影閃動，一道青光疾射而下。

易天行正高擧着手中丁玲，笑對楊文堯道：「如若楊兄見愛此女，兄弟自當留下她的……」瞥見一道森森劍氣疾射而下，不禁心頭一駭。

匆急之間，把手中的丁玲當作兵刃，迎着那疾飛而來的劍氣一揮。

那電射雷奔而下的劍氣中，突然飛出一股强厲的掌風，一震之間，撥開了丁玲的身軀，寒芒閃動，刺向易天行的前胸。

劍勢未到，先有一股冷氣直逼前胸。

易天行身子疾向一側閃開，來人却如影隨形一般，緊追而近，手腕翻轉，脚落實地，已然連續攻出了五劍。

劍光斂收，人影驟現，滿臉忿怒的徐元平，手擧「戮情劍」，指着易天行的前胸，凝神而立。

兩人相距不過三四步遠，四週佈守黑衣人手中雖然拿着金筒，但因兩人距離過近，都不敢貿然打出暗器。

易天行臉上泛現從未有過的嚴肅，緩緩把手中丁玲丢開。

原來徐元平那擧劍而立的姿勢，正是劍道中最上乘的御劍之術，他正緩緩把全身的眞氣運集在劍上，那躍起一擊的威勢，將使方丈以內所有强敵傷死劍下。

易天行萬萬沒有想到，這年輕的孩子竟有着這等上乘武功，心神凜然震動，那削鐵如泥的「戮情劍」，將更增加他這揮劍一擊的威勢。

這時，丁玲已勉强爬了起來，直向丁炎山撲了過去。

蹲在一邊的金老二，突然高聲叫道：「丁姑娘快些讓他停下，用沙土把他埋起。」

丁玲尖聲叫道：「三叔父，不要動！」

丁炎山雖然勉强提聚全身功力，和那烈火相抗，但全身已被燒得傷痕處處，幸神志還未昏迷，聽得丁玲尖叫之聲，果然停下不動。

丁玲勉强忍受着傷疼之苦，奮力抓起沙土，向丁炎山身上堆去。

四週的黑衣人個個怒目相視，但因未得易天行的令諭，不敢出手。

查子清突然回頭擧起右手一招，低聲對楊文堯道：「楊兄請過來，兄弟有事請教。」

楊文堯輕輕的咳了一聲，目光環掃了站在四週的黑衣人一眼，緩步向前走去。

他怕四週黑衣人突然施放暗器，暗中提聚功力戒備。

大出他意料之外的是，那些黑衣人竟然沒有出手阻攔，但目光却緊盯在他身上，監視得十分嚴密。

楊文堯走近查子清四五尺處，突然停了下來，回顧了四週一眼，不禁暗自一歎，忖道：完了，看來今日要想衝出這孤獨之墓，祇怕勢比登天還難。

原來四面八方都已滿佈了那些黑衣人，各自擧着手中金筒戒備，楊文堯一量度他們站的方位，算出十丈方圓以內，已被他佈成了一片嚴密的暗器網，縱是飛鳥也難飛得過去。

查子清輕輕歎息一聲，道：「那姓徐的少年出身來歷，楊兄是否知道？」

楊文堯道：「這個兄弟不大清楚。」

查子清道：「兄弟想到一件事，心中一直猶豫不決。」

楊文堯輕輕咳了一聲，道：「查兄可是擔心他們兩人這一戰……」

查子清道：「如果易天行傷在姓徐的少年手中，今天咱們都將埋身這孤獨之墓，楊兄祇要一看四週形勢，當知兄弟之言不虛了……」

楊文堯接道：「如若勝的是易天行，咱們還有幾分生機，是麼？」

查子清道：「因此兄弟猶豫難決。」

楊文堯橫跨兩步，和查子清並肩而立，施展蟻語傳音的功夫，說道：「眼下形勢十分微妙，好在咱們還未對易天行有所承諾，如若那姓徐的少年勝了，這佈在四週的黑衣人，定當把暗器集中對付他，那時，或將有可乘之機！」

查子清也用蟻語傳音說道：「目下之局，險惡萬分，易天行雖然是個强敵，但那徐姓少年的武功祇怕不在易天行之下，假以時日，實爲江湖上一大禍患，而且任性自負，不易駕馭，再加上那老叫化子從中策謀相助，日後不難形成江湖上另一支主脈。今日這兩人之戰，不論誰勝誰敗，對咱們來說，都是

有害無益。」

楊文堯道：「查兄說得不錯。但最重要的是，不管兩人哪個得勝，也都是阻擋咱們進入孤獨之墓的障礙。」

兩人都用蟻語傳音交談，別人祇見他們口齒微微嚅動，却一句也聽不到。

查子清望了場中對峙的徐元平和易天行一眼，接道：「雙方已然到了弓張滿月之境，立時即將全力一拚。」

楊文堯道：「如若咱們利用兩人相搏的機會，衝出這黑衣人的重重圍困，生死成敗各佔一半。」

查子清道：「楊兄如能和兄弟一人生擒一名黑衣人當作兵刃，以擋暗器，生機就大增了。」

楊文堯微微一笑，道：「不錯，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以他們同伴當作兵刃，撥打暗器，使他們心理上先有了一層顧慮。」

查子清忽然輕輕歎息一聲，道：「咱們借易天行和那徐姓少年動手的機會，衝出重圍，但此擧並非上策……」

楊文堯目光一轉，說道：「查兄可是擔心令郎麼？」

查子清道：「這不過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錯過今日的機會，咱們難再有殺死易天行和那徐姓少年的機會。這兩人既都是咱們進入孤獨之墓的障礙，自不能不先找機會除去，而眼下就是最好的機會。他們這一戰，不論哪個得勝，亦將累得筋疲力盡，咱們趁機出手，當可一擊竟功。」

楊文堯沉吟了一陣，道：「查兄高論，使兄弟茅塞頓開，但如勝者是易天行，祇怕此願將成泡影。咱們總不能一擧把易天行屬下全部殲滅。」

查子清道：「蛇無頭不行，鳥無翅不飛。易天行如果傷在那徐姓少年手中，這般人羣龍無首，鬥志大減，咱們曉以利害或能收歸己用。」

楊文堯道：「查兄雖然算無遺策，但此擧終是冒險太大，萬一料非所願，這羣人不爲利害所動，羣起相攻，咱們勢非傷在那强勁的暗器之下不可……」他微微一頓，不容查子清接口，又道：「不是兄弟誇口，當今之世，除了兄弟之外，縱然能進得孤獨之墓，也將爲墓中埋伏的巧妙機關所傷，與其咱們以生命作注，行險求功，倒不如讓他們傷在那孤獨之墓中的巧妙機關之下的好。」

查子清忽然轉過臉去，望了楊文堯一眼，接道：「據兄弟所知，那『戮情劍』匣已落入南海門下那紫衣少女的手中，傳言劍匣上，刻繪了孤獨之墓中藏寶之處，和墓中機關的原圖，楊兄無此原圖，難道亦能進入墓中不成？」

楊文堯道：「這個查兄儘管放心，祇要能把强敵除去，進入孤獨之墓一事，包在兄弟身上。」

查子清道：「兄弟之意，先除强敵，祇待易天行和那徐姓少年一分出勝敗，咱們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撲向得勝之人，各自全力出手，務求一擊成功。」

楊文堯沉吟了一陣，道：「好吧，兄弟……」

忽見徐元平手腕一振，手中「戮情劍」立時幻起一片光芒，直向易天行撲了過去。

易天行早已蓄勢戒備，徐元平揮劍擊出之時，易天行同時發動，右掌向前一推，一股强猛絕倫的暗勁直撞過來，身子向後一傾，平貼地面向後飛去，疾如離弦之矢，身子挺起時，人已到了三丈開外。

徐元平吃易天行推出一掌的强猛勁力一擋，疾向前衝之勢緩了一緩，易天行已借機逸走。

但見青光暴張，一丈方圓之內盡都是森森逼人的劍氣，散佈的劍光遮去了徐元平的人影。

耳際間響起了兩聲慘叫，斷草石屑伴着血肉橫飛。

徐元平這馭劍一擊，用出了全身勁力，眼看易天行逃出了劍下，但却收勢不住，「戮情劍」幻起的冷芒掃擊在易天行停身處一座小石碑上，斷草與石屑齊飛，兩個相距最近的黑衣人也遭了池魚之殃，吃那環飛的劍氣罩住，劈斬成四段，鮮血噴射而出。

要知徐元平的功力還未到收發隨心運用這馭劍擊人的上乘劍道之境，力量發出難以駕馭，劍勢指向不受控制。

劍光忽斂，人影驟現，徐元平仍然站在原來的位置上，手握「戮情劍」閉目而立，似正在運氣調息。

顯然，這馭劍一擊，耗去他甚多眞氣。

楊文堯、查子清，早已運集了功力，蓄勢戒備，祇待易天行和徐元平一擊之間，分出勝敗，立時將向那得勝之人撲去，哪知事情大出意外，兩人竟然沒有硬拚。

查子清回顧了楊文堯一眼，道：「楊兄且慢……」

楊文堯微微一歎，接道：「眼下情形全出了我們意料之外，咱們要怎麼辦？」

查子清道：「袖手旁觀，靜以待變。」

楊文堯道：「查兄預料眼下之局將有些甚麼變化？易天行是不是會下令那些黑衣人一齊施放暗器，對付那徐姓少年？」

查子清道：「這個就很難說

了，易天行雖然有着必殺那徐姓少年之心，但却不致下令那黑衣人施放暗器……」

忽見徐元平睜開了雙目，神光烱烱環掃了四週一眼，道：「易天行，你亮出兵刃吧！今日之局，將是個結局十分淒涼、悲慘的局面，在場之人，能夠生離此地的，祇怕不多……」

忽聽一陣急促的步履之聲奔了過來，打斷了徐元平未完之言。

抬頭看去，祇見駝矮二叟當先疾奔而來，在兩人身後，一頂紫色小轎，小轎後緊隨着白髮蒼蒼的梅娘。

倏忽之間，那小轎和駝矮二叟，已奔到了徐元平和楊文堯的停身之處。

駝矮二叟停下身子，微微向旁邊一閃，分站兩側，護住那頂紫色的小轎。

抬轎的是兩個身穿土布短褲褂的彪形大漢，兩人等待駝矮二叟站定了方位之後，才緩緩放下肩上的小轎。

那隨在轎後的白髮老嫗突然搶了一步，伸手揭開轎簾。

一個臉覆黑紗的紫衣少女緩步由轎中走了出來。

在場之人，除了易天行手下那些黑衣人外，都已和這紫衣少女有過數面之緣，對她美麗無不讚賞，不知何故，她竟然戴上了面紗。

祇見那紫衣少女覆臉的黑紗緩緩轉動了一週，突然舉起雪白玉腕，招了招手，說道：「查玉，你受了傷麼？」

查玉祇覺一陣喜悅泛上了心頭，傷疼也似是輕了甚多，站起身來，說道：「多謝姑娘關心，這一點傷，算不了甚麼。」

那紫衣少女伸手對易天行道：「查玉一定是你屬下傷的了，快些把解藥給我！」

易天行微微一笑，探手入懷摸出一個玉瓶，倒出兩粒丹藥，倒入那紫衣少女的手中。

紫衣少女謝也不謝一聲，接了丹丸，立時緩步向前走去，衣袂飄動，掠着徐元平身旁而過。

一陣幽幽的清香撲入了徐元平的鼻中，這香味使徐元平爲之心神一蕩，不自禁的轉頭望着那紫衣少女的背影。

祇見她蓮步輕移，柳腰款擺，慢步走向查玉，柔聲說道：「這是易天行的解藥，他絕不會騙我，你可以放心吃下去。」

查玉受寵若驚，結結巴巴的說道：「姑娘相賜，縱然是有毒之藥，在下也不敢推辭。」伸手去接那紫衣少女手中的藥丸。

她臉上垂着重重的黑紗，沒有人能看到她臉上的表情，但却可從那溫柔動人的聲音中，聽出了她對查玉是那般款款情深。

祇聽她嬌聲說道：「你受了傷啦！最好不要勞動，就讓我餵給你吃吧！」

說完話，她竟然當眞舉起右手，把手中藥丸送入了查玉口中。

在那個時代中，縱然是夫婦之間，也祇能在閨閣中談情說愛，至低限度，也要在沒有人看到的地方，但這位紫衣少女竟然在衆目睽睽之下，這般的肆無憚忌，所謂男女授受不親，她這舉動簡直是大逆不道。

楊文堯看得微微一笑，道：「恭喜查兄。」

查子清道：「强敵環伺，生死難卜，何喜之有？」

楊文堯還未來得及說話，那紫衣少女柔媚的聲音重又傳了過來，道：「你祇管放心好了，縱然易天行給你的眞是毒藥，我也能把毒解掉！」

查玉道：「姑娘醫術，在下親目所見，當眞有起死回生之能。」

紫衣少女嬌聲道：「你這般信任我，我心中很快樂。我們南海門奇書上，不但載有各種武功，而且還記有各種醫道。我胸中所知，祇不過那書上九牛一毛。將來，咱們可以挑燈夜讀，共研那書上記載之學，願你成爲天下第一高手，我學成當代中第一名醫，你救人，我濟世，咱們並轡江湖行道。」

查玉如聞仙樂般，聽得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祇覺一陣緊張，汗水汩汩而下，輕微的喘息着，說道：「你這話……可都是……當眞……的麼？」

他心中太過緊張，口齒也變得不聽話了，一句話，說了兩三次，才斷斷續續的把它說完。

那紫衣少女緩緩伸出手來，抓住查玉一隻手腕，說道：「字字出於肺腑，句句發自內心，我在這樣多眼睛相視之下，這般待你，你難道還不肯信我麼？」

查玉道：「我不是做夢吧！」

紫衣少女道：「秋陽高照，哪裏會是做夢，咱們別在這荒野的地方多停，跟我走吧！」蓮步輕移，緩緩向前走去。

查玉心中也不知是喜是驚，一臉茫然之色，隨在那紫衣少女身邊而行。

楊文堯一跺脚，道：「有子如此，夫復何憾，查兄的令郎，好叫兄弟眼熱……」

查子清微微一笑，接道：「祇怕楊兄不是眼熱兄弟犬子，是爲南海門奇書婉惜。」

楊文堯道：「哪裏，哪裏，兄弟爲查兄和令郎高興還來不及，豈會有妬忌之心？」（未完・四十四）



上文提要：令狐爽俠義心腸，與諸葛紅又趕去老龍洞察看另外十二星將的生死，發現他們也走了，於是令狐爽遣走諸葛紅，欲隻身去找四邪四魔算帳，遇到二十四星將，知道他們欲找四邪四魔報仇，令狐爽苦勸無效……四邪四魔去一線天，派宇文鳳下去察看，結果發現寶物已被一掠而空……八惡在終南山山脊遇到二十四星將……

歪歪小爽哥

爲惡人寰邪魔亡　爽哥成家百花間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就在他幾乎快昏倒的剎那間，拚命的砍出十一斧，當東方東的長劍已穿過這人的肚皮由背穿出的剎那間，東方東幾乎一頭鑽進一片斧芒中。

他一手拔劍，一手撥那砍來的板斧。

當他拚命的閃退時候，上身中了三斧，砍得皮開肉綻的立刻往回退走，走得很是蹣跚。

「噢！」

那人跌下去了，那人已摔落數十丈深了，才發出這淒厲的慘叫聲，聲音越來越小了。

東方東奔回去的時候，他一頭扎在地上，半天爬不起來，血在往外冒。

宇文鳳尖叫一聲，道：「東……」

急急的，宇文鳳取出刀傷藥爲東方東止血，宇文鳳也怒視石脊的那一端。

「我要殺光他們！」

東方東却抓住了宇文鳳，斷斷續續的道：「代……價……太昂貴了，他們不要命了。」

司馬元也吃一驚。

申屠艮的傷已包紮妥當，他接道：「是的，一對一的拚生死了，誰也無法投機取巧。」

東方東抓牢宇文鳳，又道：「不……可以衝動，我們要想辦法。」

幾個惡人已不再往石脊上走去。

對面，忽聽何漢中厲吼：「兄弟呀，你死得壯烈呀，咱們以你爲榮啦，殺，殺！」

「殺！」

二十三個通天教星將們，厲烈的舉着手中兵刃狂吼着，那氣勢是凌人的，是撼山岳的。

雙方就這麼的對峙着，一時間好像罷戰了。

＊　＊　＊

那絕不是罷戰，那是更慘烈搏殺的前奏。

至少大半個時辰過去了，東方東身上的三處斧傷也才剛剛不再冒血了，他又喘息着開口了。

「各位，咱們不能就在這石脊上拚老命，那會上大當的，你們想到沒有？」

公冶長道：「至少他們已死了一個。」

東方東道：「他們還有二十三人。」

公羊山道：「又怎樣，誰怕誰？」

東方東道：「如是在一般平地，憑我們的功夫，他們至少死一半，可是此地不同，一對一呀！」

公羊山道：「一對一又怎樣？」

東方東道：「就算我們每次殺

死他們一人，但我們很難全身而退，必被他們撲上來兩敗俱傷，等到我們都身受重傷，他們還有十六人撲擊過來，那時候我們都已失去對敵的力量了。」

他這麼一解釋，另外幾人也吃驚。

東方東又道：「我們要激他們，打到山下再幹，這需要會說話的才行。」

宇文鳳道：「我去！」

東方東道：「妳最是不能去。」

他撫着流血剛止的頭，又道：「妳的脾氣毛躁，三句話不對，妳就出手。」

宇文鳳道：「我忍耐。」

她不再多言，立刻往石脊上走過去。

宇文鳳往石脊中央仗劍走去，她左手中扣了兩把飛刀，抬頭看過去，祇見另一端果然走來一人。

那人雙手搖着一對短槍，走得十分勇猛，好像還能聽出他的鼻孔中發出的吼吼聲。

宇文鳳這位西北道上的女煞星，屹立在石脊中央，冷厲的看着那人。

「你遠從清風谷趕來的？」

那人祇簡單兩個字：「不錯！」

宇文鳳道：「我來是有個提議，你聽了可以回去對他們商議。」

那人握緊了兩管短槍，抖了兩下，冷笑道：「我們已商量夠了，也決定了。」

宇文鳳道：「你還未聽我說清楚，怎知我的提議是甚麼呀！」

那人臉皮抽動一下，道：「不論妳有甚麼提議，我們祇有一個對策。」

宇文鳳道：「好像你也不打算聽我說下去了。」

那人道：「再多的話也是廢話，娘的皮，你們這幾個叛逆，坑得爺們好凄慘，今日正是算總帳的時候了。」

宇文鳳劍指山下，叱吒道：「那就在山下，大家齊動手，何苦在這石脊上一個一個的對耗，多沒意思。」

那人道：「祇有在這兒才公平，宇文鳳，妳是不是怕死？妳這個荒淫的道姑，妳如果怕了，就跳下去吧！」

宇文鳳果然火大了。

「我殺了你這狗。」

宇文鳳連揮三劍，側身打出兩把柳葉飛刀。

祇見那人一聲狂笑，把兩把飛刀不當一回事的立刻往宇文鳳的懷中撞過去。

「錚」聲起處，兩把飛刀分別扎中那人的左面頰與右上胸處，甚至宇文鳳的劍尖也已扎入這人的肚皮上了，祇得再加一把力往這人的肚子裡送進去了。

那人幾乎連眉頭也不皺一下，他還哈哈狂笑，左右手上的短槍平掃又扎七次之多。

「啊！」

宇文鳳的厲叫聲傳來，她的那張嫩臉被槍尖挑破半尺長，從左面頰挑破到了右面頰，左上臂也在流血。

但這個女人是夠狠，她已把她的長劍送進這人的肚子中一尺深。

「沙」的一聲，她拔出長劍，那人却上身一頓，長笑宛如夜梟長鳴，直往石脊下面滾落下去了。

宇文鳳以劍當杖，她急急的往石脊這一端狠狽的走過來了。

東方東忍着痛苦向她招手。

「阿鳳，穩着，穩着……」

宇文鳳回來了，她上身盡是血。

東方東急了，大把的傷藥爲她塗抹着：「妳看看，我就知道妳會出劍。」

宇文鳳却對東方東道：「我已破相了，那個畜牲呀，他破了我的容貌。」

她忽然厲目直視東方東，道：「你……東方東，你會不會不再愛我了。」

東方東道：「放心，我更愛妳。」

宇文鳳立刻慘笑了。

她這女人，此刻還笑得出來，實在夠酷。

* * *

現在，四魔四邪已傷了三個。

申屠艮痛得齜牙咧嘴直哼哼。

這光景，另外五人可就緊張了。

司馬元道：「這叫甚麼決鬥呀，這已是不論章法，不講武功，對殺對砍了。」

公冶長道：「雙方過招，還有不比不讓的比挨刀子呀，娘的，誰見過這樣的殺法。」

夏侯金道：「各位，這太明顯了，他們是抱定了破釜沉舟的決心，以必死的信念，拖咱們同歸於盡了。」

上官文道：「他們是下了決心，便是個爛雞蛋同石頭碰，也要碰洒石頭一身黃湯子。」

公羊山道：「你們看，那些王八蛋們又有一人站在石脊一端了，他們是吃了秤鉈鐵了心的以死相搏了。」

忽聽宇文鳳道：「我怎麼覺得好累好餓。」

大家都餓了，於是，上官文找到馬匹處把吃的取來了。

一時間，雙方好像在這石脊兩端僵住了。

雙方不但一時間僵住了，便是

往對方看一眼也沒有，好像雙方均忘了對方的存在。

眼看着這一天又快過去了。

眼看着又快黃昏來臨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人急匆匆的往老龍洞這面奔上來了，這人的背上有劍，腰上有環，手上提了個大木桶，一邊走一邊叫：「等等呀，等等再殺呀！」

這人不是別人，令狐爽來了。

令狐爽奔到了石脊一端，他對何漢中與康巴二人點點頭，道：「花子幫的傳遞消息最快了，如果我猜得不差，各位，齊教主與齊夫人必會趕來。」

康巴道：「教主會來？」

令狐爽道：「怪了，你們能來，教主爲甚麼不能來？」

何漢中道：「令狐兄弟，你偉大呀！」

令狐爽道：「我偉大個屁，你們少了兩個呀！」

他提着大木桶往石脊上走去，口中大叫：「師父們，徒兒趕來救駕了呀！」

祇見他奔走在石脊上如履平地，祇見他一邊走還一邊哈哈笑，看上去他爽呀。

是的，時機到了這時候還能不令他爽？那才叫怪。

對面，剎時間五個人堵在了石脊端上，那當然是司馬元、夏侯金、公冶長、公羊山與上官文五人。

還有三人也跌坐地上抬頭看。

還是宇文鳳眼尖，她叫道：「令狐爽，是那小子來了，我們可以問計於這小子了。」

東方東大罵：「娘的，氣死我了！」

司馬元舉手歡叫了：「徒兒呀，徒兒呀，你眞是師父們的及時雨呀，每一次師父們有困難，你就會沒命的找來，而且祇要你來，一切的問題便化爲烏有呀，哈……」

他這裡窮咕噥低嚷嚷，令狐爽却站在十丈處不動了。

令狐爽提的是大木桶，誰會猜得到他提那麼個大木桶是幹甚麼的？

天下如果有人猜得到那木桶是幹甚麼的，這個人的日子必然過得像諸葛亮，因爲只有孔明才會掐指算吶！

東方東也一怔：「這小子是不是送吃的來了，娘的，他怎麼不過來了？」

宇文鳳道：「他是怕你殺了他呀，快叫他來，保証沒人會殺他。」

申屠艮大叫：「徒兒，你怎麼不過來了？」

令狐爽盡是哈哈笑。

但司馬元五人不笑了。

公冶長有神目殺手之稱，他的雙目如鷹眼，稍稍泛黃色，看得清又遠。

公冶長戟指令狐爽，叱道：「令狐爽，你過來，我要問問你。」

令狐爽道：「問我甚麼呀，師父。」

公冶長却低聲對身邊司馬元四人道：「你們仔細的看看這小子身上的零件。」

公羊山道：「他背上插的好像是斷腸劍。」

上官文道：「這小子腰上掛的是日月環呀。」

司馬元吃驚道：「這怎麼可能？」

夏侯金道：「娘的，定是這小子在暗中造咱們的反。」

五個正說着，令狐爽已哈哈笑道：「各位師父們，今天的天氣很好呀！」

東方東大怒，叱道：「不是叫你來談天氣的。」

宇文鳳尖聲道：「令狐爽，你可不能做出對師父們不義之舉呀，那是沒良心的人幹的事。」

令狐爽笑得更大聲了。

「哈……我就是太有良心了呀，各位師父！」

宇文鳳道：「我早知道你是有良心的人嘛，令狐爽，乖徒弟，你身上的兵器是怎麼得到的？」

令狐爽道：「乃是獅王齊教主所贈。」

他這是大實話，而且說得十分平常，就好像是人家隨便送他的玩物一樣。

但對面的四魔四邪聽後却大吃一驚。

司馬元低聲道：「各位，咱們不能再留下他的小狗命了，到了該除掉他的時候了。」

東方東道：「時至今日你張果老才講出眞心話呀，我操，當初你還打算留下他爲你暖被窩吶！」

司馬元道：「那時候他年紀小呀，誰知才幾年，這小子成精了。」

申屠艮道：「去，司馬老兒，你的輕功最好，快過去除了這小王八蛋。」

司馬元頓覺義不容辭了。

祇見他雙手一舉哈哈笑，道：「令狐爽呀，你知道幾位師父中，那一個是最疼愛你呀？」

令狐爽道：「當然是司馬師父了。」

「哈……眞有良心吶！」司馬元邊說邊往令狐爽走過去，他滿臉的關懷與笑意，看上去他就像個慈祥的老人。

令狐爽笑笑道：「師父，你打算怎麼樣呀？」

司馬元指着另一端的何漢中一

夥星將，道：「他們也是你把他們救出來的了？」

令狐爽道：「是呀！」

司馬元站在令狐爽面前一丈地，那個地方足以叫他飛撲到令狐爽跟前。

司馬元也覺得有把握出掌斃了這小子。

他盡量平淡的道：「徒兒，我就有一事不明白，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令狐爽道：「你老盡管問。」

司馬元道：「徒兒，你不知道吧，他們身中奇毒呀！」

令狐爽道：「知道，他們身中鴆羽奇毒，而且是唐門的出品。」

司馬元大驚，道：「也是你爲他們把身中之毒解了？」

令狐爽道：「我不能見死不救呀！」

司馬元道：「你是找甚麼人爲他們解了毒？」

令狐爽道：「河南唐河毒王白無忌呀，哈……」

司馬元雙目一厲，忍不住的吼道：「好啊，你有兩次機會遇上了毒王白無忌，好小子，你令爲師的大失所望了。」

令狐爽臉色一緊，張口就是「哦呸」。

「咱們這師徒名份到此也可以告一段落收場了，你們四魔四邪那一個是好東西，他娘的，我求你們教幾手絕活，你們却獅子大開口的收我那麼昂貴的學費，娘的皮，那種教育費雖非絕後也是空前的。」

他咬咬牙，又冷笑道：「幾年山窟中日子，你們吃香喝辣睡着暖和洞室，把小爺我拒絕在室門外，吃風喝露的受活罪。」

他越說聲越大，戟指石脊頭的宇文鳳，又吼罵：「他奶奶的那個臭婆娘道姑，你們在虎牢關的那天晚上，叫我回家取銀子，她暗中跟在我後邊，偸了我爹存的錢，害得我們一家人沒錢逃外鄉，一夜之間活活死在流賊手中，娘的，我若不是被我爹關在地窖裡，今天這世上那會還有我令狐爽呀，臭婆娘，我操你八輩子祖奶奶！」

他是越說越有氣，氣得忍不住開罵了。

石脊頭上，宇文鳳驚怒的吼叫：「令狐爽，你個小鱉娃兒，原來你都知道了！」

令狐爽吼道：「有一回妳挨刀，你就是用我爹包錢的布巾裹的傷。」

宇文鳳大叫：「司馬元，殺了他！」

司馬元平飛，身子不動已到了令狐爽的面前，他在冷笑中雙手十指如刀的往令狐爽揮殺過去！

司馬元用的手法，令狐爽還未見過！

司馬元教過令狐爽金剛指中的龍泣血與大屠龍兩招，但他此刻用的却是那最厲害的一招搏龍殺！

他招式剛猛中帶着七分陰手，那是會掏人心肝的厲害手法！

令狐爽左手提着大木桶，他側身以右手對敵，雖然未拔劍，却用的是八仙神功！

他的右臂疾出中，立刻間好像他長了六隻又長又粗的手臂迎上去，掌影翻飛中，忽聽一聲沉悶的驚呼！

「哦！」

司馬元幾乎被推出一丈半，他急急的雙手後撐，差一點就滑落下那深淵之中！

司馬元是藉着騰身的功夫，看準了落脚之地，才又站在石脊上的！

令狐爽仍然未動，他還吃吃冷笑！

司馬元驚呼：「你這是誰教你的？」

令狐爽道：「你不是說過嗎，我天才兒童呀！」

「誰教你的？」他大吼！

令狐爽道：「老頭，回去吧，等着有人來了，咱們雙方誰欠誰的，誰就還誰。」

司馬元見令狐爽去掀大木桶蓋子，急問：「小子，你木桶中是甚麼東西？」

令狐爽道：「你們馬上就會知道了。」

「嘩」的一聲桶蓋掀開了，聞得一股子桐油味道散發出來了！

令狐爽也不多說了，他把大桶桐油立刻澆在石脊，至少澆了五丈那麼長，這光景除了飛，誰也過不了這道石脊到另一邊！

司馬元想阻止也晚了，他在五丈外大罵：「小子啊，你這是斷了咱們下山的路了！」

令狐爽指着老龍嶺，道：「就我所知，這老龍嶺乃是一座孤峯，四週除了此石脊外，均是峭壁千仞，插翅難飛的絕地，你們還是乖乖的等吧！」

司馬元道：「等甚麼？」

令狐爽道：「當然等獅王齊大天夫妻二人了！」

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我雖然也是受害者，但比起齊教主，我是小巫見大巫，所以你們等着吧！」

司馬元一聽，不由回頭就走，他明白令狐爽把石脊上澆了桐油，那是難以下足的，走不了三步就會滑倒，一旦滑倒，非跌入斷崖深溝摔個粉身碎骨不可！

司馬元大叫道：「完了，這小子眞的成精了呀！」

幾個魔頭立刻圍上司馬元！

公冶長道：「老怪，你沒有把那小子擺平呀，這是怎麼一回事？」

司馬元吼道：「娘的，你耳朶塞驢毛了，我不是說了嗎？這小子成精了！」

「成甚麼精？」大伙齊問。

司馬元道：「老夫雙手難敵他一手呀，那種怪異的功夫，實在叫人吃驚！」

公冶長怒道：「老子不信他能接我三刀！」

司馬元道：「去呀，我希望你能殺了他！」

公冶長道：「他把甚麼東西倒在石脊上了？」

「桐油！」

大伙一聽，又是一驚！

東方東道：「他娘的，虧他想得出來這種卑劣手段，我怎麼過去？」

「等！」司馬元簡單一個字！

宇文鳳道：「等甚麼？」

司馬元大吼：「等齊大天，等長孫明月二人呀！」

他吼過，便找了個樹旁草地閉上雙目了！

於是，申屠艮七人慌了！

他們也早已忘了他們的存寶了，命還是比寶物更重要！

* * *

令狐爽回到星將們這一端，他對康巴未攔阻他的兩人而慘死深谷十分不悅，但也已是無可奈何！

何漢中道：「小兄弟，剛才你提的一桶……甚麼呀？」

令狐爽一笑，道：「桐油，哈，我叫他們很難再過來拚殺！」

康巴道：「這麼窄的石脊上潑了桐油，那會滑落下去的，哈，小兄弟眞絕妙呀！」

令狐爽道：「我必需阻止你們雙方的玩命，爲的就是等你們教主夫妻二人趕到，在此之前，何必犧牲性命？」

康巴與何漢中二人齊點頭不已！

何漢中問道：「小兄弟，你以爲教主何時會到？」

令狐爽道：「百花谷距此不足二百里，花子幫傳遞消息第一的快，我想不會再出一日吧！」

康巴已對另外二十人吩咐道：「每班兩人固守在這石脊一端，餘下的飽餐了休息，咱們恭候教主駕到了！」

大伙一聽，嚄，忘了憂愁改爲喜上眉頭，忙着弄火做起吃的了！

令狐爽遙看石脊的那一端，他笑了！

* * *

果然，就在第二天過午不久，遠處山下傳來鼓樂喇叭聲，有大銅鑼鼓敲得震天價響，聽的人以爲聲音來自天上！

衆人往山下看，嚄，一隊白衣漢子排着隊過來了。

白衣人一共六十四個人，再後面，乃是軟轎帶花一共三頂，由白衣漢子抬上山，就在這三頂轎子的前後，又是彩衣女共分前後，十二名在前，十二名在後，另外還來了四個女大力士！

這些人正是來自百花谷！

這些人中也均是百花谷的精英。

是的，百花谷谷主長孫玫瑰帶着她的人馬來了！

齊大天與長孫明月也來了，二人也端坐在轎上面！

這批人在山道上蜿蜒半里長，一路往石脊這面過來了，那鼓樂更是響徹雲霄了！

於是，石脊這端的何漢中與康巴二人立刻率領着二十名星將恭迎在山道一邊，他們垂手而肅立！

令狐爽仍然站在石脊端，他的心中想甚麼？不知道。

於是，吹奏的音樂戛然而立，祇聽軟轎上的獅王齊大天道：「令狐小友，你過來！」

令狐爽道：「齊前輩，你請吩咐了！」

齊大天的模樣已變，他的精神很旺，再看正自軟轎上下來的長孫明月，眞慘，她的身體很弱，仍要以杖拄地！

於是，長孫玫瑰過來了。

「妹子，妳千萬別激動，有老姐爲妳做主！」

長孫明月低聲道：「姐，我想親手殺了他們！」

長孫玫瑰道：「就叫令狐爽代爲操刀吧！」

齊大天忽的仰天大吼：「哦吼！」

他這是招牌吼，武林中多年已沒聽過這吼聲了！

當年，齊大天對敵，祇要他發出這吼聲，敵人就會全身震得功力大減！

他此刻一吼，仍然令人震撼，祇不過他內力過猛，滿臉煞青，幾乎站立不穩，早被兩名女力士扶住了！

這時候，另一端的四魔四邪早就心膽欲裂了！

夏侯金道：「娘的，老子仍然以爲是在做夢？」

上官文道：「便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公冶長忽的仰天梟笑，道：「不就是玩命嗎？娘的，當初咱們能留下他們性命，爲的是甚麼？」

公羊山道：「神龍天晁中的畫龍點睛，兩句極端重要的偈語！」

東方東道：「各位，時光在流轉，人的運氣隨之也在轉，今日這

局面，咱們八人心中都明白，生與死已到了最後關頭，別的話多說無益，等着拚命吧！」

夏侯金吼道：「對，咱們走的這條路上，原本就充滿了血腥，今日局面，應在想像之中，何足懼怕！」

司馬元道：「對，準備拚吧！」

宇文鳳道：「令我心中惱恨的，乃是那令狐爽小子，我們都上他的當了！」

東方東吼道：「都是妳，如果聽我的，早把他幹掉，那會有今天呀！」

宇文鳳吭聲道：「還不都是想分他的龍目寶珠呀，說穿了咱們仍然壞在一個貪字上了！」

她此言一出，另外幾人也點頭，誰也不否認宇文鳳的這句話！

＊ ＊ ＊

就在這時候，令狐爽對齊大天道：「前輩，小子我打定主意要代你操刀了！」

他再看看長孫姐妹二人，又道：「如何對他們出刀，還請前輩指示！」

齊大天一聲嘆息，道：「去吧，叫他們每人斷去一腿，前塵仇怨就算一筆勾銷了！」

長孫明月尖聲道：「大天呀，不能太便宜他們了，殺光他們！」

齊大天却對長孫玫瑰道：「且聽聽姐姐的！」

長孫玫瑰道：「我以爲叫他們各斷一腿，他們也必不會答應，不信試試看！」

長孫明月點頭了：「姐怎麼說就怎麼辦！」

她如今很尊敬她的二姐了，聽得人們心中暖暖的！

長孫玫瑰就微微笑了！

「令狐爽，你去吧，看他們那一個自斷一腿，然後請他過來，我派人爲他們止血！」

笑笑，令狐爽道：「我這就立刻前去！」

一邊侍候的何漢中急道：「小兄弟呀，石脊上滿是桐油，你澆上去的，你怎麼飛過去？」

令狐爽一聽，哈哈笑了！

祇見他取過一隻火把，便大步走向石脊，大伙一看又瞪眼了！

誰也不知道令狐爽舉個火把幹甚麼！

令狐爽走到有桐油的石脊處，他舉火把地上的桐油燃起來，那桐油見火就燒了起來！

於是，熊熊之火就在石脊那一段五丈長處燒起來了。

令狐爽又退到了石脊這一端，何漢中與康巴等人都點頭不已！

那何漢中道：「小兄弟，虧你有此手段，阻止他們逃走，不過，你是怎麼樣想出這妙法子的？」

令狐爽一笑，道：「我有學問吶，讀了十年書是幹甚麼用的？哈……」

他得意的大笑，引來四個女大力士過來了。

那秋菊對令狐爽道：「喂，令狐爽，如果我們四個站過去，他們一個也過不來！」

海棠道：「我們一站上去，地方就沒有了！」

令狐爽道：「妳們一站上去，那深谷底下就會多了一灘肉醬！」

四女大力士聽得有些不服氣，祇不過當她們舉步要站在石脊上的時候，忽又退回來了！

爲甚麼退回來？石脊太窄了，怕掉下去！

＊ ＊ ＊

這時候，風助火勢燒得快，石脊上的桐油也快燃燒殆盡了，火往下面蔓延着！

於是，令狐爽執劍與日月環過去了！

令狐爽來到石脊另一端不遠處，他已面對挺立在四丈處的四魔四邪！

四魔四邪沒有一個人開口的，他們等令狐爽說話。

令狐爽臉無表情的道：「八位可以活命了！」

他此言一出，申屠艮八人彼此觀望着，有一半臉上帶着忍不住的微笑！

東方東不一樣，他淡淡的道：「會是如此簡單？」

令狐爽道：「本來就是簡單！」

宇文鳳道：「齊大天會放過我們？打死我也不相信！」

令狐爽乾乾一笑，道：「那當然附帶有一個小之又小的條件！」

八人這才聚精會神的張大了眼睛聽着！

申屠艮急問：「是甚麼條件？你小子快說！」

令狐爽道：「齊前輩是念上天有好生之德呀，他也是個懷念舊人的好人，他不要你們死的！」

申屠艮大吼：「甚麼條件！」

令狐爽道：「十分簡單的條件，祇要你們照做，你們就不會死了！」

司馬元大怒，叱道：「你小子吊爺們胃口呀，甚麼條件快說，如果能活命，一切好辦！」

令狐爽道：「得，我就是等這一句『一切好辦』了！」

他哈哈一笑，接道：「齊前輩交代，要你們每人自斷一腿，那邊有止血的藥，爲你們治傷，這以後你們就又重新爲人了！」

司馬元八人聽得鬚髮怒張，怒目圓睜！

申屠艮大罵：「他娘的，叫爺們生不如死呀！」

令狐爽道：「好死不如賴活呀！」

東方東大吼：「放你娘的屁，老子一根指頭也不斷！」

宇文鳳大叫：「去，叫齊大天親來動手吧！」

令狐爽道：「各位，還是自斷一腿吧，你們怎不多想想，通天教被你八人弄砸了，還把人囚了二十多年，人家那種日子才叫生不如死呀，你們祇不過自斷一腿，這帳是划算的，斷吧，斷吧！」

上官文道：「不斷！」

令狐爽道：「斷啦，我求你們！」

司馬元叱道：「還有求人自斷一腿的？操！」

令狐爽道：「我不忍各位慘死呀！」

東方東大吼叱道：「滾，叫齊大天來！」

令狐爽道：「齊前輩不來，我是他派的代表呀！」

他此言一出，八惡忽的齊聲大笑起來。

東方東笑道：「太好了，齊大天必是功力不濟了，這不正是咱們走出老龍嶺的時刻到了？」

忽的，司馬元狂吼一聲直往令狐爽撲去！

這一次他是絕招盡出，動作粗野，撲擊之勢宛如一頭北極老熊狂襲人！

令狐爽移身錯步，左手日月環橫阻，右手斷腸劍後發先至，電芒一般一掃而撩起一片腥羶的血雨來。

「噯唷！」

司馬元的嗥叫，就好像寒冬高山三天未找到東西吃的野狼一般，聽得人心膽也涼了，裂了！

司馬元的一條腿被活生生的削落在山脊上，他那有力的壯碩身子，却直往深崖中撞落下去，低頭看，他的身子偶而撞擊到石崖而彈碰幾丈遠。

令狐爽大叫：「師父，跌錯了呀，是你的這條腿呀，不是你的身子呀，哦操，大概聽不到了！」

他以劍撥那條血肉淋漓的斷腿，撥落到石脊下面去了！

抬頭看，東方東那面七人都怔住了！

他們怎麼會相信，以司馬元的武功，祇一招間就被這小子削斷一條腿呀！

夏侯金與司馬元二人的交情最好不過，他以爲這是司馬元一時的大意，他也不相信令狐爽有那麼大的武功，會舉手投足間殺了司馬元。

於是，夏侯金拄着鐵拐一拐一拐的走上石脊，也冷酷的走向呵呵笑的令狐爽。

令狐爽道：「夏侯金師父，你別再裝瘸子了，都是自己人了，你不是鐵拐李，你只是騙子人罷了，當初在虎牢關的時候，你還叫我餵死人吃饅頭吶，哈，那時候還眞被你唬得一楞一楞的！」

夏侯金站住了：「小子，你也別叫我甚麼師父了，扎根你就是個惹禍精，大散關的時候老子就知道了！」

令狐爽道：「嗨，你個老小子，弄了金磚送女人，人家的老婆你上床，眞叫缺德呀！」

夏侯金雙目一厲，叱道：「只要女人令大爺高興，送金磚寶物我都幹。」

令狐爽道：「我眞佩服王艮新，這人有眼光。」

「甚麼眼光！」

「王艮新親口告訴我，他老婆的那個地方不怕戳，你他娘的永遠也戳不破，倒是你們不久就完蛋，所以了，金銀珠寶是他家的了，哈……」

夏侯金咒罵：「奶奶的，我非殺了他們不可。」

令狐爽道：「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夏侯金大怒，他舉起鐵拐就是十八拐掃擊過去，但聽呼呼拐聲，人影閃掠在石脊上，令狐爽連閃七次，忽的一聲長嘯「殺！」

令狐爽的身子竟然在那寬不過二尺多的石脊上一飛冲天，只見他幾乎在四丈高處怒劍下指，挾着雷霆萬鈞之勢，直往夏侯金刺殺過去。

鐵拐又是斜出上擊，空中響起刺耳的噹聲，一片碎芒中，日月環滑着鐵拐直往夏侯金的右臂撞擊，就在夏侯金的閃退一半中，令狐爽右足點地，右手斷腸劍已穿過夏侯金的小腹，殺得夏侯金張目吐血，大叫一聲：「哦……」

他的壯碩的身子一陣搖晃中往山脊右邊滑滾下去，一路滾得上面的人再也看不到他了。

令狐爽「嘖嘖」兩聲，道：「好死不如賴活呀，你們看看，這是何苦來哉！」

石脊這一端，東方東與幾個邪魔均怔住了。

申屠艮道：「娘的，果然養虎爲患呀！」

公冶長從鼻孔中冷哼不斷，他一句話也不再多說的大步往石脊上走去。

公羊山大叫：「穩着！」

公冶長已面對令狐爽了：「小王八蛋，此地老龍洞中的財物完了，八仙洞那面的也完了，這一切均是你這小子暗中弄的詭呀！」

令狐爽道：「包括你們在銀川城開設得賭坊、妓館、馬場羊圈，

都是我爲你們捐出去了。」

「捐出去，捐給誰呀！」

令狐爽道：「當然是被你們控制的那些伙計們呀，他們聽了你們是江洋大盜，又知道官府淸軍要抓人，想想，他們當然瓜分了一切，各自四散了！」

公冶長一聽大怒，叱道：「你小子甚麼東西，只不過咱們看你可憐無依無靠才收你這個小可憐，你竟然造反呀，哦操，你的良心給狗吃了。」

令狐爽大怒：「哦呸，娘的，你們都是厲鬼，敎我一招半式，收我一顆寶珠，天下有這麼貴的學費呀！」

公冶長突然發難，未見稍動，人已到了令狐爽的面前，幾乎是撞在一起的。

公冶長不但尖刀交叉疾殺，下盤也已踢出七腿。

令狐爽還幾乎被踢中，他的日月環與斷腸劍上下兜攔間中忽的拔身而起，脫離了敵人的刄芒。

令狐爽在空中兩個大空翻，看上去他斜着往下落，也看着公冶長的尖刀就要刺中他的身下方，却突然聽得令狐爽厲聲大叫：「殺！」

「噢！」

公冶長的前額不見了，被那神奇的一劍削出一片血雨，他雙目立刻被鮮血遮住，下盤收腿不及，打個半旋身子蹈空，人已往石脊下滾落去了。

令狐爽心中也吃驚，因爲剛才他幾乎挨刀。

那面，公羊山道：「這小子沒有被公冶長的眞正一刀……一點紅扎中，他奶奶的，這……」

也不知上官文對公羊山說了甚麼，那公羊山已往令狐爽走過去了。

上官文也跟過來了。

令狐爽只是冷笑，今天非殺光你們不可，娘的，不論是老龍洞或八仙洞，你們拿老子不當人，今天老子翻身了，想過去就把命留下。

他是咬着牙在等着殺人了。

公羊山道：「小子，今天你算露臉了！」

令狐爽淡淡的道：「好說，好說！」

他這裡剛說兩句，忽見公羊山後面跟來上官文，而上官文後面又跟了個申屠艮，更妙的是東方東與宇文鳳二人也跟過來了。

那公羊山是有名的塞上殺手，而上官文有無影刀之稱，兩個人露出同樣的嘿嘿笑。

公羊山道：「來吧，你出劍，我出腿，切去一腿我就過去了。」

令狐爽聽得一怔，道：「想通了？」

「不錯，不切又怎樣？你已殺死三人了！」

令狐爽道：「他們呢？」

上官文道：「我也要切一腿，就是你小子說的，好死不好賴活。」

申屠艮道：「老子也一樣，來吧，一條腿是你的了！」

東方東道：「王八蛋，你夠跩的了。」

宇文鳳道：「你怎麼不看看師父我已成醜八怪了！」

令狐爽果然抬頭往宇文鳳一看，於是，五個惡魔立刻發動攻勢了。

只見前面的公羊山尖刀平飛而上，他的尖刀還未刺到吶，上官文已拔身三丈，空心觔斗連三翻，人已落在令狐爽的背後面。

上官文落地即出刀，雙方挾擊，流電疾閃，在那種不能閃躲的危脊上，令狐爽只有騰空。

他也正是騰空，但他在半空却又碰上了申屠艮飛擊過來，這二人半空中對搏，申屠艮的流星殺二十一刀斬被令狐爽的日月環封住，隨之被令狐爽在半空中削去他的一條右臂。

申屠艮狂吼着往地上落下去，立刻便往黑古隆咚的深淵中滾去，令狐爽未直落，半空中他斜身一招「平沙落雁」，反而往石脊這端落下去了。

他落的地方距離宇文鳳三丈遠，那宇文鳳舉手打出四把柳葉飛刀，人也往令狐爽逼去，早被令狐爽打落。

東方東未來得及撲擊，這時候他回殺過來，反倒是公羊山與上官文落在石脊後面，二人見這光景便又撲擊回頭，那公羊山厲吼：「逼上去，咱們斜坡上收拾他！」

上官文已後至先出擊了。

那面，令狐爽一聲吼叫：「今天叫你們知道，甚麼才是眞正的武功。」

其實剛才他已露出一手踩雲飛輕功，那比之司馬元的穿雲功又高幾層境界了。

此刻，令狐爽收劍卓立，他看着兩魔兩邪往他圍過來，也發覺東方東的手上握了一把毒物，他反而冷笑了。

令狐爽不等這四惡把他圍住，忽的抖劍直撲宇文鳳！

這個女人受過傷，她來不及閃躲間，令狐爽忽的圍殺，他相信東方東必出手來救宇文鳳，這一劍用的是「驀然回首」絕殺。

「颯！」

「啊！」

東方東來不及揮劍，更未打毒砂，一顆人頭已被削去一大半，「咚」的一聲摔倒在地。

宇文鳳大叫一聲：「我同你拚

了呀，小子！」

令狐爽似乎殺紅了眼，他斜身直撞，日月環先擊落宇文鳳手上長劍，斷腸劍反手切過宇文鳳的肚子。

「啊！」宇文鳳木然的往地上倒去，她倒在東方東的身上了。

公羊山與上官文二人併肩上，令狐爽撒出一片劍芒，他忽然自二人的頭上掠過，身法之快，可比流星，便也聽得兩聲淒叫。

「哎喲！」

令狐爽擰身落在地上，他笑了：「別當神仙了，去當厲鬼吧……娘的，我是令狐爽呀！」

他提着劍又拿着日月環，一步一步的走過石脊。

那面，百花谷來的樂隊已奏起百花歌來了。

齊大天與長孫明月迎了令狐爽，二老的全身在顫抖，二老也在拭淚。

何漢中與康巴等也圍上來了，只不過他們二十四星將如今只有二十二個星將了。

令狐爽衝着仍在軟轎上的長孫玫瑰重重一抱拳，道：「谷主，一切全是谷主的成全，我想過，我要把所有的龍目寶珠送給谷主，你們等我！」

他立刻躍身林子裡，這地方不遠處，就是他藏寶在山溪水洞的地方，沒多久，他已經濕漉漉的取來一個布包，也不再查看，立刻雙手送過去。

長孫玫瑰伸手接過，打開一看，不由也笑了。

「眞是天下奇寶吔！」

令狐爽再把斷腸劍與日月環送歸獅王齊大天，道：「前輩，願你東山再起呀！」

不料，忽聽長孫姐妹與百花谷中人全笑開懷了。

令狐爽也笑了。

「各位前輩，小子我去爽爽了，哈哈哈，小子我去結婚了，只有結婚才是神仙吶，哈……」

他好像了無遺憾，了無牽掛的走了。

不料山道上一道肉屏風，百花谷四大力士阻住了令狐爽的去路。

長孫玫瑰道：「妳去同甚麼人結婚？」

一怔，令狐爽道：「兩個女人啦，一個是諸葛紅，另一個就是被妳趕出百花谷的西門吹花呀！」

「哈……」又是一陣哈哈笑。

令狐爽道：「笑甚麼？娶兩個老婆的人太多了，又不是我一個！」

忽的，長孫玫瑰尖聲吼叫：「令狐爽，你好大的膽子呀，你知道你有多麼的可惡嗎？」

令狐爽吃一驚，道：「我可惡？」

長孫明月道：「你把兩個好端端的姑娘整慘了，你還不知道呀！」

令狐爽又楞了。

長孫玫瑰又道：「你就那麼厲害，兩個姑娘的肚皮大了，是被你弄大的，你不知道？」

令狐爽道：「甚麼？肚子大了？長的甚麼瘡？」

「哈……」又是一陣大笑。

長孫明月道：「令狐爽，她們都有了你的孩子了，你怎麼還不知道呀！」

軟轎上，長孫玫瑰道：「跟我回百花谷去，她們都在等你了，我要把你們的婚禮辦得轟轟烈烈的，叫那大風莊的諸葛丹無話可說！」

令狐爽吃一驚道：「諸葛老丈人也在百花谷呀！」

「是西門風帶她父女二人去的，你呀，眞造孽！」

令狐爽道：「花子頭也去了百花谷？」

長孫玫瑰道：「他呀，他就是不再幹花子頭兒，我才准他們一家三口住在我的百花谷！」

令狐爽拍拍自己腦袋，笑笑道：「花子頭想通了，唔，我應該叫他老岳丈的。」

於是，一行人又吹吹打打下了這風雲彌漫殺戮不斷的老龍嶺，一路轉向百花谷去了。

* * *

一個男人如果身邊睡了兩個女人，這個男人會失眠，令狐爽不會，因爲他是令狐爽。

令狐爽把自己安排在百花谷的絕峯上，他有規定，規定兩個老婆按期往山洞去會他，而且還得抱着他們的娃兒一齊去山洞住一晚。

他的規定很簡單，他規定西門吹花單日上山，這有個名詞叫「單打雙不打」！

他也規定諸葛紅，雙日再上山，這又叫「雙打單不打」！

至於打甚麼？想了就知道。

如果有人問，令狐爽天天如此，夜夜打架，他不累呀？

他當然不累，他習過八仙神功呀，更何況他是令狐爽，他本來就應該爽的嘛！

（全文完）



上文提要：傅志告訴龍潛，是石擎天和金羅漢爲龍三少爺提供姑娘的來源，龍潛便傳了傅志五招……石綿綿陪唐耕心去找火谷老人，遇到「意淫」石綿綿的燕子飛，他告訴二人願作嚮導，二人不信妄自入谷，被老人放蝨虫和蛇叮咬，燕子飛到來出手相救……唐耕心得了血蝙蝠與石綿綿離開，一路上風塵僕僕急趕，不料血蝙蝠得而復失……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神劍

狡計姑娘心叵測　幾番反覆難捉摸

顏鳳妮自隱居於此，從未上過屋面。

這一手把小唐嚇了一跳，顏鳳妮今天是怎麼回事，但他也是反應敏捷的人，立刻隱隱猜到顏鳳妮盤問石綿綿的一切，就像她看到他和石綿綿在一起過似的。

這工夫屋上又傳來叱咤聲。小唐以最快的速度上了屋面。他發現顏鳳妮正在追一個少女，二人已在十丈以外了。

小唐急起疾追，他不必仔細看，已相信被追的少女必是石綿綿，而顏鳳妮以爲必是石綿綿弄鬼。小唐以爲，自己有弄清此事，化解誤會的必要。

石綿綿自動助他不遠千里去火谷，這一份情誼不容抹煞，她怎麼會做出那事？

只不過小顏鳳妮眞厲害，居然能猜出石綿綿暗暗跟來在外偸聽。

鳳妮全力施爲，總是追不上石綿綿，越是追不上就越冒火，道：「妳要是未作虧心事，就不要跑！」

也許石綿綿知道，小唐若是認眞地追，她是逃不了的，她立刻停下，緩緩轉過身來。

顏鳳妮有點喘，當然，一個人內心有恨也會喘。顏鳳妮上下打量一陣，由於石綿綿此刻並未易容，是本來面目，也不能不承認她的嬌媚，道：「妳就是石綿綿對不？」

「正是……」

「妳很會易容對不？」

「姑娘怎知……」

「廢話少說！是與不是？」

「這一點我不承認。」

「妳狡賴也不成，因爲妳曾在一家客棧後院中，冒充我殺死了『一陣風』馮雷，當時耕心哥追上我，他以爲世上沒有那種巧合，一直認爲殺馮雷的就是我，因爲就連衣服的顏色及款式都完全一樣。」

石綿綿向唐耕心攤攤手，道：「唐大哥，你說，這可怎麼得了？」

「妳不必來這一套，妳以爲我並不在現場上，不是目擊者，但有一位目擊者剛剛還來過，她就是蓮姐，她深夜外出返回客棧，發現屋中有一鳥籠，她正在驚異時，耕心哥就到了。這一手按排得天衣無縫，相信，那鳥籠失落，你們二人外出找尋所負責的方位，一定是石綿綿分配的。對不？」

小唐不能否認，的確是石綿綿指定的。

顏鳳妮道：「因爲她知道蓮姐住在那家客棧，而且我猜想石綿綿必有一些可供驅使的嘍囉，時刻在她附近等候差遣，甚至……」

顏鳳妮臉色驟冷，一字字地道：「我以爲近數月來有人冒充我爹

擊傷辛南星，以及冒充龍不忘擊傷少林長老慧空，武當無極，故意找碴擊敗崆峒長老太乙眞人及大弟子等人。甚至近來有人冒充潛龍堡的龍不忘和總總管宇文博，帶領部下向少林及武當等大門派施襲，傷亡頗重，老實說，這些人居心叵測，旨在挑起這些大門派與潛龍堡的火併。」

小唐不由心中一動，因爲，他曾檢到一個小册子名爲「易容妙要」，如果眞有人靠易容冒充顏君山、龍不忘，無極眞人等人，這個人的身材應和無極眞人略似，因爲當時「易容妙要」是自此人身上掉落的。

石綿綿笑了起來，道：「唐大哥，顏姐眞胡思亂想……」

顏鳳妮厲聲道：「妳若無私心，爲何鬼鬼祟祟地在此窺伺？妳偸蝙蝠栽贓，放在蓮姐屋中，不過是一石兩鳥，我得不到珍藥會死，蓮姐被栽贓後，耕心哥會恨她入骨，這在妳的心目中，蓮姐也像死了一樣。然後，妳想要的，唾手可得！」

石綿綿道：「顏姐姐，我却覺得妳這種捕風捉影的臆測之辭十分狠毒，如我想要妳不治死亡，又何必帶唐大哥到火谷去要五靈脂和紫參？」

顏鳳妮道：「正因爲此，耕心哥才永不會懷疑妳！」

石綿綿氣極含淚道：「唐大哥，我萬萬沒有料到，我的一份好意居然……」

顏鳳妮厲聲道：「如果那蝙蝠不是妳偸走或放走的，妳到此聽到蝙蝠失落的事就該現身才對，爲何藏頭露尾？耕心哥，請你把她拿下！」

唐耕心道：「鳳妮，正如石姑娘所言，她如果眞的希望妳不治，她不說出火谷老人之事就成了！」

「不，火谷老人雖遠在四川青城火谷之中，却也是武林名醫，不可能只有這女人一個人知道，她說出來是示恩討好，爲將來害人的計劃舖路！」

石綿綿道：「唐大哥，我唯一的錯誤之處就是不該來此，我不願現身的原因也是怕造成誤會，想不到誤會仍然難免！」

「不管你說甚麼，我都不會相信，我敢斷定，妳正是那個冒我之名，殺死『一陣風』馮雷的女人！」顏鳳妮道：「耕心哥，我要先把她拿下再說！」

「這……」唐耕心似乎十分爲難，能指出一條明路，使他找到那兩味珍藥，就等於救顏鳳妮一命，此恩非比等閑。

在唐耕心怔忡時，顏鳳妮已經出了手。

唐耕心不便幫石綿綿，也不便助顏鳳妮對付石綿綿，在一邊直搓手。但顏鳳妮是個病人，萬一不支，他立刻就會出手。

石綿綿的輕功比顏鳳妮高明，但技藝却未高明，因爲顏君山近來常常來看她，每次來也不多教，最多三招。

她怕老父知道她有絕症傷心，決定在壽限還有半年左右時再告訴他。

石綿綿邊打邊向唐耕心望去，唐耕心示意要她逃走，因爲他不便幫她，石綿綿找個破綻，快攻一招，兩個起落即鑽入高粱中不見。

顏鳳妮要追，唐耕心道：「我來追。」

顏鳳妮哂然道：「如果你不讓她走，她走得了嗎？」

唐耕心道：「妳不知道，只有這樣才能弄清楚她到底有沒有弄鬼，顏鳳妮，妳快回去等我……」

唐耕心的輕功比石綿綿又高明多多，而他追人又有技巧，且對這一帶的地形太熟，以前在此養病，經常走來走去，況且石綿綿也以爲，唐耕心不會追，顏鳳妮也追不上她。

唐耕心追過了，在她的前左側暗暗盯住她。

顏鳳妮說的一切他幾乎全信，尤其那一次追趕殺死「一陣風」馮雷的少女，却遇上顏鳳妮，如今想來她的確很像石綿綿。

顏鳳妮是個敢作敢當的人，她不會賴皮不承認。

還有，連蓮也必然妒忌顏鳳妮，但無論如何她不會去偸蝙蝠，以這種方式來對付情敵。

這樣推想下去，自然會想到他和石綿綿分頭去找偸蝙蝠的賊，分派方位果然是石綿綿的意思，而今天她又在顏鳳妮屋下窺伺。

這一切証明，她一直跟在唐耕心後面監視，也可以說她要眼看連蓮被視爲偸蝙蝠賊，因爲疑她爲賊，是最不容置疑的人選了。

然後她跟踪小唐，大概是在那前不夠村後不着店的野舖中下手偸走或放走了蝙蝠的。

想到這裡，他懊喪至極，不能不恨自己大意，在未回到顏鳳妮身邊以前，連眼皮子也不能眨一下。一時氣極，自摑了兩個耳光。

當然，回想連蓮被冤枉的神情，不由心如刀絞。

一更稍過，月明星稀，唐耕心一點也不敢馬虎，緊緊地盯着石綿綿，眼見她進入一座道觀內，這座道觀很小，還沒有一幢四合院大，但後有菜圃，前有庭院，四周還有稀疏的松柏。

看看門上的石匾，「上清觀」三字已不很清楚了。

此刻，在客房中有一男一女，一老一少正在低聲談話，這老人竟是一個五旬不到的全眞道人，女的正是石綿綿。

這道人居然是崆峒派掌門人空空道長。

唐耕心不由心頭一震，空空道長乃是七大門派的掌門人之一，而且風評極佳，由二人的稱呼看來，顯然是父女關係。

石綿綿大約不超過二十一歲，由此推斷，空空道長出家之後才生了石綿綿的，他已經破了戒。

但是，另一個念頭立刻推翻這個想法：這道人是不是眞的是崆峒派掌門人空空道長，因爲小唐過去見過空空道長一次。

只見過一次，印象自不太深刻，但是至少他以爲空空道長沒有這麼高的身材，他還記得空空道長左肩高右肩低，此人則無。

「爹，您和金羅漢的計謀只怕未必能得逞。」

「怎見得？」

「少林、武當和華山三派被襲，並未向潛龍堡報復，只是派出老成持重的人物前去潛龍堡理論，結果顯然這三派相信了龍潛的話。」

空空道人道：「不錯，龍潛說出事那幾天，龍不忘和宇文博三人都在他的身邊。」

石綿綿道：「爹，你們的計劃，似乎一樣也未成功，如你冒充顏君山逼辛南星出手，又冒充武當無極道人擊傷崆峒的太乙人等等，都未能造成預定亂局……」

「誰在外面？」

小唐心頭一凜，此人眞正厲害，他已經很小心了，居然仍被發現，此人顯然不是空空道長，八成就是「八步追魂」石擎天，要不，怎麼和石綿綿父女稱呼？

小唐知道不可力敵，立刻開溜，但石擎天非比等閑，他和金羅漢都和龍潛及其他幾個大門派掌門人齊名。

這一帶的地形小唐不熟，在二三里外就被追上了。

小唐道：「石大俠有何見教？」

此人的形象仍是空空道長，道：「唐耕心，你知道這是甚麼地方？」

「虎口！」

「你眞聰明，只可惜你的聰明還不夠！」

「石擎天，我想你和金羅漢在暗中製造各派的糾紛和對立，必有幕後的操縱者，僅憑你們二人想在武林中興風作浪，顯然還不夠份量！」

「嘿……」石擎天冷笑不答。唐耕心道：「依我猜想，你們必是『人間天上』那秘密組織的走狗。」

石擎天要出手，石綿綿出現了，道：「我來試試看！」

「妳不行！」

「我不行爹再上。」石綿綿已經攻上，却以「傳音入密」道：「由此往西南約一里左右有一條河岔子，水深一丈三四，我爹是旱鴨子……」

小唐大喜，力砸幾掌，把石綿綿震得東倒西歪，他不知道石綿綿說的是否可靠，但值得一試。

震退石綿綿，長身而起，施展輕功全力奔掠，他必須奔出一里左右不被石擎天追上。

但石擎天的輕功比他還高，追到半里處，已相差二三十步了，石擎天道：「小子，你不必枉想！」

唐耕心突然一回身揚手射出一蓬小形物體，那祇是一些拇指大小的蛇紋鵝卵石。

石擎天不能不急停，因爲在疾行中無法閃避迎面射來的暗器。

這些鵝卵石當然擊不中他，但他正要繼續追趕，後面又傳來了勁風，原來是沒射中他的鵝卵石擊中他身後的樹幹又反彈回來。

他當然仍要閃避，這一躭擱唐耕心又掠出六七十步。石擎天立刻猜到小唐的心意了，不由冷冷一哂，却不再追趕了。

小唐到了河邊，回頭揚揚手，「嗤」地一聲鑽入河中不見了。

他並未順流而下，因爲他發現下游漸漸變淺，所以他逆流而上，潛出二里左右，探頭出水看看，兩岸怪石嶙峋，沒有人影。

他相信石擎天必往下游追，因爲順流加上潛水術，其快如奔馬，在兩岸怪石中追趕，可能還沒有潛水快些。

他上了岸，正要脫下衣衫擰乾晾一下，忽見一石荀後負手走出一人，正是石擎天，道：「我說過，你有點聰明，但不是很聰明。」

唐耕心道：「你如果是眞正聰明的人，就不會以易容術製造各大門派之間的糾紛。因爲各大門派最初上當，引起一些衝突，但不久大家發現有人弄鬼，都十分小心了。」

石擎天撤出了像劍一樣的窄長怪刀，道：「小子，你知道的事太多，並不是甚麼好事，你可知我擒住你會如何處置你？」

唐耕心自然知道今夜的情況是如何險惡，但他不懼，撤劍攻上。

兩人都不由暗暗驚凜，對方劍術之高，都出乎意料，五十招左右，小唐就知道，他面對的是頂尖劍術名家，他接不下人家百招。

不論他用甚麼招式，就算用最近母親教的三式散手，也不過是每一式把對方逼退兩步而已。

到此，已是技窮，也正是九十

餘招接近百招，石擎天道：「小子，你也別難過，能在老夫劍下走上百招的年輕後生，絕對不超過三個人。」

「是哪三個人？」

「你一個，江豪的徒弟莫傳芳也算一個，另一個是……」他似乎不想說出來了。

唐耕心以爲，他指的八成是燕子飛，由於燕子飛是「人間天上」中人，而小唐猜想石、金二人也可能是「人間天上」那秘密組織中的中堅份子，但他還沒有揭穿。

在一百零七招上，終於不敵，被制住穴道倒下。

唐耕心輸得並不怨，他以爲對方並沒有取巧，是他自己技不如人。

* * *

龍三的另一位師父是一位西域喇嘛，左手左腿攻守宇內第一。即使他的右手技藝，也不比龍潛差多少。

班達喇嘛是龍潛的好友，勉爲其難，到中原來教龍三一個月。他對龍潛說過，龍三盡得龍潛所學，又學過「左十八」、「左半邊」及「左手刀」三人的精粹，再學他的精華一月即足。

一個月能學多少？大概是一套拳掌和劍法，這一套拳掌劍法祇有十三招。現在，已經學完，昨天才由龍潛陪着下山而去。

今天傍晚，有人通報龍三，石大俠來訪，而且還帶來一個「活寶」。這些日子由於班達大喇嘛在寨中，龍三是絕對「戒葷」，沒有碰過女人的。

班達一走，石擎天就送來活寶，不能不感激石擎天雪中送炭，篷車駛入，直達秘室門外。

龍三道：「老伯，眞有勞你了。」

石擎天道：「龍賢侄，這次的『活寶』不一樣。」

「不一樣？」龍三以爲這次的「活寶」八成更好些，他打開車篷蓬一看，不由驚呼了一聲：「是他？」

「對！龍賢侄，你以爲這個『活寶』比以前的如何？」

「當然，這才是眞正的『活寶』！」他把這「活寶」提出來，進入秘室中，把門關上。

小唐半躺在地上，望着龍三，龍三正在狂笑，因爲提早報仇，正是他所期待渴望的。

「看到沒有？」龍三提着一隻風乾皺縮的手道：「你斷我一隻右手，等於斷了我一切的希望，我父因而說我沒用，連蓮也瞧不起我，我對自己幾乎完全失去了信心，我本來以爲要報此血仇，幾乎也不可能了。」

唐耕心不能出聲，祇好閉上眼睛。

「你使我絕望痛苦了一年多，加上利息，我應該卸你一腿一臂，這是很公平的。」

石擎天道：「龍三，卸他一腿一臂，不如把他做了好些，因爲老夫把他弄來，神不知鬼不覺。」

龍三當然也知道殺人殺死，救人救活的道理。但若宰了唐耕心，祇怕他的老爹就不會饒他。

龍潛對他說過幾次，他之斷手乃是咎由自取，劫鏢殺人，斷一手算是幸運，但將來仍然准他報仇，却必須以公正的方式對決。

所謂公正的方式，那就是要小唐把右手縛於背後，以左手以決高下。

當然，這也不是絕對的公正，因爲他是一個跟左手名家苦練過左手左腿攻守之術，而另一個根本沒有練過。

這差距自然很大，不過以龍潛之護犢來說，已算是很夠場面了。

「石老，殺他祇怕家父不會同意的。」

「好，賢侄你看着辦，這祇是我的看法，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做吧！」石擎天當然不願小唐活着說出他的秘密組織及參加「人間天上」的事。

事實上他和金羅漢都和龍潛有私交，在別人看來，他們都貼龍潛很緊，也就是抱粗的大腿，但骨子裡却又不是這回事。

他們要利用這種錯覺，製造中原武林各大門派的仇恨，目前雖然各大門派的有識之士相信龍潛不會那麼胡來，但目光如豆的人還是佔多數，所以各大門派中下層的人和潛龍堡的人遇上，火併就是免不了的。

石擎天以爲，龍三卸去小唐一腿一臂，祇要稍加延遲，使他失血過多就無救了，何必賺個慫恿殺人的罪名。

龍三看看他那隻風乾的斷手，立刻自床上枕下取出一柄鋒利的匕首，道：「石老，在哪個部位下刀？」

石擎天的一雙鷹眼在小唐身上掃視一下道：「不論是腿和手，都要在膝和肘以上下刀才有用，就賢侄來說，你的右手雖斷，能說你的右臂全廢了嗎？」

「對對，還是石老經驗老到。石老，既然不想殺死他，就要把急救的藥物準備妥當。」

「這是當然。」

一切準備就緒，龍三雙目中跳躍着復仇的火燄，噙着殘忍的獰笑，緩緩地揚起手中匕首。

想起連蓮的背叛，他的眼球上立現血絲。

小唐一直沒有睜眼，他此刻唯

一的憾事是對不起含辛茹苦把他撫養長大的母親，也辜負了顏鳳妮和連蓮對他的關愛和救助。

一切一切，都會在一刀斬下的瞬間而消失，因爲他可以看出，石擎天不希望他活着，一旦被斬去一腿一臂，隨便耽擱一點時間就無救了。

就在這時，秘室門外有人大力敲門，道：「小堡主請快開門！快點！」

一聽就知道是忠僕傅志口音，龍三不耐地道：「這檔口，你來囉嗦甚麼？」

「少堡主，抓到一個『活寶』！」

「活寶」這詞兒就像鴉片或嗎啡一樣，能使他精神爲之一振。他提起的匕首放了下來，道：「甚麼『活寶』？」

「哎呀！少堡主，還會有甚麼『活寶』，反正是來勁的『活寶』就是了，不信你開門看看，比任何一次的『活寶』都來勁兒。」

龍三很喜歡用「來勁」這怪詞兒用來形容女人，此刻聽了這詞兒，渾身眞的來了勁。

他立刻開了門，而躺在地上的唐耕心本來心中很亂，未聽清門外傅志的口音，後來聽清了，不由心頭大震。

此刻眞像是在沙漠中絕處逢生找到甘泉一樣，因爲這口音太熟了，門開處，走進一個斷了右臂，跛了左足，捂起左眼的殘廢之人，看來年紀並不大，他腋下挾了一個少女。

傅志能誇耀這個「活寶」，一定不會差的，龍三迎上一看，乖乖，果然是嬌嬈美艷，比連蓮還好，立刻在這少女的桃腮上捏了一下，道：「果然來勁，傅志啊，你眞是善解人意。」

傅志繼續往裡走，此刻石擎天一臉驚疑之色地迎上來，似要看看這少女的面貌，因爲看身材有點眼熟。

當石擎天看清少女的面貌，驚呼聲中，去奪這少女時，傅志正好順勢一丟。

石擎天當然要接，因爲這是他的女兒石綿綿。

這是瞬間的事，龍三見石擎天搶他的「活寶」，不由大怒，因爲他未見過石綿綿，這老傢伙搶他的來勁的「活寶」，這還得了。

就在石擎天剛接住他的女兒，龍三大叫：「石老，你爲甚麼要搶這來勁兒的『活寶』」時，石綿綿出指逾電，制住了石擎天的「府舍穴」。

此穴在大腿根梢上小腹以下部份，並不是重要穴道，石綿綿當然不會使她的老爹受傷，祇想救人。此穴一點，即令半邊身子痲痺，但功力深的人不一會就可以復原。

石擎天心頭一凜，萬沒料到，女生外向，居然會向她老爹下手，他向後一退，正好坐在太師椅上。

而在此同時，傅志也向龍三攻出凌厲的一招左手絕學，他這一年來非但偸學了三位左手師父的左手絕學，也偸學了龍潛的精粹。

就連班達大喇嘛近來所教的十三招左手、左腿攻守奇學也一招未漏掉，甚至他比龍三學得更眞更實，練得更勤。

況且，龍三絕對想不到忠僕傅志會向他下手，絕的是，傅志所攻擊的也是龍三的「府舍穴」。

龍三退了三步，倚在牆上，往下滑去，眼見石綿綿制住石擎天，就解了唐耕心的穴道，三人立刻衝了出去。

唐耕心能不殺他，龍三想不通這道理，事實上，他仍要給他自衞的機會。他不忘母親的話，得饒人處且饒人，況且龍潛祇此獨子，斷其一手，今生已無甚作爲了。

一連串的意外，造成石擎天的陰溝裡翻船和龍三的大栽特栽。一個栽在自己的女兒手中，另一個是栽在自己的忠僕手中。

直到三人都走了一會，二人幾乎還不敢相信。

此刻三人疾掠出十餘里，且爲了安全，還轉了兩個方向，此刻稍緩下來，唐耕心突然抱住了傅志。

兩個至友知交，歷經生死存亡，眞正是劫後餘生，看得石綿綿楞在一邊。兩個人緊摟着，誰都不講一句話。

英雄有淚不輕彈，祇緣未到傷心處。兩人默默地流淚，很久，很久，石綿綿實在忍不住了，道：「你們兩個大男人比女人還會流淚。眞差勁！如果我要流淚，是不是應該比你們流得更多？我爲了唐大哥及他的至友，向自己的父親施襲，試問，我該不該流淚？」

兩人分了開來，唐耕心指着石綿綿道：「學古，這是石綿綿石姑娘，也就是剛才那個『八步追魂』石擎天的千金。石姑娘，這就是好友顏學古。」

「不必再介紹了，來此之前，我在寨中遇上了這位傅志忠僕，動手之下，乖乖，左手絕活眞像刀片一樣，未出二十招就被打倒。但經我說明是來救唐大哥的，於是我和傅志兄定計。」

唐耕心道：「這一手很靈，祇要提起『活寶』，似乎龍三甚麼都忘了，二位處理這件事很好。」

石綿綿要求，不要傷了她的老父，而顏學古也要求不要殺死龍三，石綿綿要求不傷老父，其情可原，但顏學古要求不殺龍三這個仇人，又是爲了甚麼？

若非爲了血海深仇，他爲何化名傅志在此作一個低三下四的忠僕。

石綿綿道：「顏大哥，既然龍三就是那個劫鏢殺人，心狠手辣的兇手，今夜爲何不趁機報仇？」

顏學古取下眼罩，原來那隻眼根本沒有甚麼毛病，他所以要捂起一隻眼，是怕龍家的人認出他來。

須知一個人捂起一眼，加之又失去一手而又跛了一足，就算熟人也不容易認出來的。

顏學古道：「不錯，我在此臥底，確是爲了復仇。但是，我在此一年多，常常見到龍潛，我知道，他是一個有擔當的人，盡管有點護犢，却不失爲正人君子，他常常說：唐耕心祇斬你一手，是天大的幸運。所以，我下定決心，要報仇必須堂堂正正，不能用龍三的方式。」

「學古，儘管我也曾被打下陰陽壁，九死一生……」他詳述一切經過，包括顏鳳妮的救助及照料他療傷。

顏學古道：「唐子，希望你對小妹能……」

「當然，不過上天不公，鳳妮她……她……」

「她怎麼了？」顏學古抓住小唐的雙臂。

「她患了腐血絕症，本來已找到了兩味珍藥，沒想到快到地頭，竟然把最重要的蝙蝠丟了。」

他又說了去火谷找火谷老人的事，道：「偸去那蝙蝠的人，如果還有一點良心，希望他能把那蝙蝠還給我！」

石綿綿道：「唐大哥，我以爲，我們可以在失去蝙蝠之處再找一找，牠如果是破籠而出，必然棲息在那一帶的幽洞中。」

小唐一想，那天發現蝙蝠連籠子也不見了，却在連蓮屋中，事後經顏鳳妮分析，連蓮絕不會作那種事，他也相信。第二次失落，那是回到顏鳳妮處，發現蝙蝠不在籠中，而且籠門是開的。

是籠門未關好蝙蝠自動鑽出飛了，抑是有人偸走忘了關上籠門？

總之，到附近去找找看，也是沒有辦法中的一個辦法。

顏學古道：「萬一找不到，或者那蝙蝠是被人偸走的又如何？」

唐耕心道：「祇有再去一趟火谷。」

顏學古道：「你不是說那是谷內唯一的一隻最大蝙蝠嗎？」

唐耕心道：「我事後猜想，火谷老人絕對不止那兩隻蝙蝠，如果僅有那兩隻，他不會輕易撕裂一隻，相信那一公一母必然生了幾隻蝙蝠。」

「對，」顏學古道：「我看咱們應該先到失落蝙蝠之處找找，找不到再去青城。」

石綿綿道：「顏大哥的主意甚好，我們這就起程。」

小唐不敢斷定是在野店中失落蝙蝠的。找到野店，居然人去屋空。這可以看出，這野店是臨時搬來的。

可以說這兒的一切，包括炊具，和幾張破桌椅，都是道具而已，戲演完之後，即棄之不顧，所以小唐以爲，那一老一少必是有心人。

唐耕心說了當時這野店中的一老一少，道：「不用找了，我深信那一老一少設法弄走了那蝙蝠。那一老一少不是和我有仇，就是和鳳妮有仇。偸走那蝙蝠，就是想置鳳妮於死地！」

顏學古道：「當然如此。」

石綿綿道：「既然來了，我們何不順便在附近看看？」

唐、顏二人也不反對，正好這兒有好幾個山洞，當他們找到第四個山洞時，三人都聽到「吱吱」聲。

在顏學古來說，他還不敢確定這「吱吱」聲就是失落的巨大蝙蝠。小唐却敢，這正是那巨大蝙蝠的叫聲。

小唐在這一剎那，眞是無法形容內心的激動，因爲失去的大蝙蝠，他就是再天眞，也不敢相信會再找回來。

這聲音入耳，小唐幾乎要大聲歡呼。這工夫石綿綿打個手勢，叫他們噤聲，似乎聽出這洞中有人。

小唐領先，石綿綿居次，顏學古殿後，進入洞中，轉了一道彎，突然發現有兩個二十來歲的叫化子，正在大啃雞腿，一隻大蝙蝠用繩子拴在石柱上。

洞內很暗，却不太影響小唐的視力，這正是他失落的蝙蝠，大喝一聲就撲了過去。

兩個叫化子拔腿就往洞中跑，這顯示洞中有出路？或者慌不擇路？小唐此刻當然是先捉到蝙蝠爲第一要務。

他捉住了蝙蝠，發出歡呼，顏學古道：「這兩個叫化子實在太可惡，我一定要逮住他們！」

石綿綿道：「對！別讓他們跑了！逮住交給司徒勤，看他怎麼說？」

顏學古跛了一足之後，輕功自然受到妨碍，且洞徑不熟，原來這些山洞大部份相連，由這洞轉入另一洞，轉彎抹角，迂迴曲折，當然是追不上的。

三人帶着蝙蝠出洞，顏學古道：「幸虧石姑娘提醒先在附近看看，要不就錯過機會了！」

小唐道：「這兩個小叫化子要是丐幫的人，我是要找司徒幫主問

一下，爲何作此惡作劇？」

「是啊！」石綿綿大聲道：「這些臭要飯的窮極無聊，簡直害人不淺！一定要找老要飯的評評理！」

小唐道：「現在既然找回了蝙蝠，就該立刻回去爲鳳妮治病。」

一路上小唐聽了顏學古的不幸經過，原來龍三劫鏢，重創顏學古於蘆葦的爛泥中，本以爲顏學古已死，但顏學古不可就此死去，臨危自行閉脈止血，昏死過去，却被武當派掌門人長春子所救。

長春子盡了最大努力把他救活，要交給顏君山，顏學古則求長春子告訴顏君山，他暫時不想回「一瓢山莊」。

他要設法報仇，但長春子告誡他，報仇要從長計議，愼重其事，千萬不可莽撞。拜別長春子，他捂起了一眼，缺手跛足，到龍家去應徵花匠。

通過花藝的考試才能進入潛龍堡，不然的話，潛龍堡爲甚麼會要個殘廢的花匠？那是因爲顏學古在「一瓢山莊」中，一切園藝他全包辦了，所以他十分在行。

後來龍三要到山寨中練左手功夫，就選上了傅志隨行。

龍三把仇人留在身邊却懵然不知，顏學古在仇人身邊，不能說沒有下手的機會，應該說，有很多次可以一擊成功，萬無一失的機會，但他沒有下手。

因爲他和小唐的想法一樣，即使是仇人，也要公平決戰，不論輸贏，都可以無憾。

當顏學古聽了顏鳳妮以寡婦的身份整李天佑而嚴重燙傷致死時，顏學古喟然道：「唐子，小妹對你太癡情了！」

小唐道：「我知道。」

石綿綿看了小唐一眼，那眼神很難傳譯。

三人兼程趕回，發現顏鳳妮躺在床上，菊嫂在床邊勸她，似乎未看到唐、顏、石三人已進入屋中。

菊嫂看了好一會，忽然尖呼一聲：「少莊主……這不是少莊主嗎？您……您難道沒有……」

顏學古道：「菊嫂，我沒有死，但也和死了一次差不多。」

在床上癡呆忡怔的顏鳳妮這才注意這三個人。當然，這三個人中最親近的還是手足兄長，她突然悲呼着撲入顏學古懷中。

「鳳妮，眞苦了妳！可是耕心畢竟把那蝙蝠捉回來了……」

本以爲顏鳳妮會歡呼，那知她木然地道：「命中註定無救，大哥，不必爲我操心了……」

「這是甚麼話，抓回蝙蝠，就可以根治妳的病，怎麼對耕心連個『謝』字都沒有？」

「耕心哥……」鳳妮又伏在小唐胸前流淚。小唐道：「鳳妮，妳不是這種悲觀的人，妳怎麼啦？」

「耕心哥，命中註定要死，誰也救不了我。」

「到底是怎麼回事？」

「耕心哥，我對不起你，你千辛萬苦，跋涉千里弄回來的紫參和其他珍藥也不見了……」

唐、顏二人大驚，小唐道：「鳳妮，會不會是心緒不寧忘記所放的地方了？」

「不會的，我一天最少也看它兩三次。」

「妳放在甚麼地方？」

「枕頭之中。」

「這地方應該不會失落，妳是甚麼時候發現失落的？」

「就是不久之前，也就是一個半時辰前我還看過，仍在枕中，大約半個時辰之前，我到正屋去和菊嫂談了不到盞茶工夫回來，就不見了。」

「這又是個有心人！」小唐道：「走，我們非逮到這個血賊不可！」

顏學古道：「石姑娘留下陪鳳妮，我們二人去找如何？」

「要留下一人，最好你留下，兄妹二人叙叙離衷。我和石綿綿去找！」

「不，耕心，你留下陪鳳妮，我和石姑娘一起去找。」

「還是我們三人一起去吧！我以爲此賊絕對想不到我們會這麼快返回，所以他得手之後，不會急逃狂竄。」

顏學古道：「是不是以叫化子爲特定對象？」

「當然要注意叫化子，但請注意，也許叫化子祇是外在的形象，誰敢保證不久前山洞中的兩個小叫化確是丐幫中人。」

「對，也許不是！」

「誰又敢保證他們根本不是叫化子，而祇是穿了一套化子裝而已。你未注意，那兩個小叫化子細皮嫩肉，根本不像成年累月在外乞討，一臉凡塵的樣子？」

顏學古聽說過近年來武林中發生的事，也就是有人冒其父之名逼龍不忘及崆峒派大弟子金子超出手等事，就以爲小唐的看法很有道理。

於是三人追出。本來顏學古希望三人分三路追趕，但小唐要和石綿綿一道。顏學古內心有點不悅。

他以爲妹妹對他那麼好，況且還有個連蓮，已不可開交，怎麼又貼上了這個妞兒？心中不悅，却不便多說，立刻向西追去。

小唐向東。他們約定，顏學古由西轉北，小唐由東往南，每人兼顧兩個方向，小唐知道顏學古內心的想法。

石綿綿道：「唐大哥，你爲甚麼要把我留在身邊？多一個方向不是更好些？」

「對！祇不過把妳留在身邊好些。」

「爲甚麼？」

「這祇是我的一種看法，或者說是我的一種靈感。」

「你不放心我？」

小唐道：「是有那麼一點點！」

「唐大哥，你侮辱我！」

「我絕不會侮辱一位曾救過我的人，但是根據我各方面的觀察，我敢斷定，妳就是殺『一陣風』而嫁禍鳳妮的少女……」

「唐大哥，你不能……」

唐耕心搖手阻止她說話，道：「此番制住我的，正是妳爹石擎天，因爲顏學古祇私下對我說過，妳爹和金羅漢二人雖是龍潛的朋友，却經常送女人給龍三。」

石綿綿似乎還想巧辯，又被唐耕心止住，道：「這次蝙蝠失落八成也是妳，祇因妳發現我太重視這隻蝙蝠，才又改變主意，把牠交出來，而把我們引到那山洞內，因此我又會感激妳的……」

石綿綿臉色鐵青，一言不發，疾馳而去，小唐叫了幾聲，她故作不聞，小唐並沒有追她。

他有充份的把握斷定是她從中弄鬼，甚至那野店中的少女就是她易容巧扮的。那是事後到那野店去找時才突然想起來的。

因爲不論你的易容術有多高，聲音變得有多大？仍然會被認出，如一個人的走路姿態及習慣動作等等，都有很大的差別。

就以走路姿態來說，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走法。

不過石綿綿畢竟引他去過火谷，也和顏學古救過他，僅是這兩件事，似乎已抵銷了她所作的任何壞事。

一路奔來，大約六七里外，忽見兩個叫化子自山坳中走了出來，這兩個分明不是山洞中那兩個偷蝙蝠的叫化子。

祇不過在此遇上叫化子，他認爲太巧合了，立刻攔住抱拳道：「二位可是丐幫中人？」

這二人大約都在三十以上，道：「正是，這位是……」

「在下唐耕心。」

二人同聲道：「原來是唐大俠，不知唐大俠有何見教？」

唐耕心道：「大約五六個時辰之前，貴幫兩位年輕兄弟，偷了在下一隻蝙蝠，蝙蝠是追回來了，但二人已經逃走。當然，由於雙方未交談一言，所以看外表像是貴幫中人，不知會不會是他人冒充？」

年紀略大的冷冷地道：「好端端的一個人，冒充要飯的，那可眞是太沒有出息了！」

唐耕心道：「如今武林中雲詭波譎，爾虞我詐，這種事在所常有。」

「唐大俠以爲我們二人也是偷蝙蝠之人？」年紀稍輕的道：「幸虧是一隻普通的蝙蝠，要是一隻金蝙蝠，我們兄弟二人一輩子也賠償不了。」

「這隻蝙蝠其大如雁，是宇內僅存的極少數之一，也是自四川青城附近的火谷老人處要來的，價值連城。」

年長的冷笑道：「如此貴重的東西，祇怕連我們的幫主也賠不起！」

「在下祇是問一問，二位兄弟切莫介意！」

「有人誣我們爲賊，我們會不介意，怎麼樣才會介意？」

唐耕心抱拳道：「在下和貴幫主也是熟人，二位切莫誤會！」

年長的大聲道：「你認識本幫幫主，就拿大帽子來壓我們是不是！」

唐耕心皺皺眉頭，這人咄咄逼人，語鋒犀利，不知在丐幫中是甚麼身份？唐耕心道：「不知二位的大名如何稱呼？」

「說出我們的臭名，祇怕熏壞了你唐大爺的耳朵！」

唐耕心以爲和這種人談話很難問出甚麼結果，於是抱拳轉身離去。

「姓唐的，你侮辱我們兄弟二人，就這麼走了？」

唐耕心道：「不這麼走怎麼走？二位是不是能走出個死樣來？」

年紀輕輕的道：「要你留下點甚麼！」

唐耕心止步迴轉身子，二丐已揮杖撲上，小唐對丐幫的武學不陌生，試了五七招，就知道這二人大約是堂主身份。

「蝦乾」也是堂主(逍遙堂)，但因幫主另眼相看，教他不少的絕活，自比這二人管用些，要是「蝦乾」那種貨色，小唐赤手接下二人，似乎稍托大了些。

所謂托大，並非就不能致勝，祇是不夠謙虛而已。

小唐實在不想傷了他們二人，因爲二人回去必然加油添醬，歪曲事實，極易發生誤會，所以小唐接了他們五六十招，故意被他們逼迫了三步，抱拳道：「在下不是二位的敵手……」

他要走，又被二人攔住，小唐以爲，也未免太張狂了，冷冷地道：「是二位逼在下出手的，可別抱怨……」

「少賣狂！」二人瘋狂地揮杖攻上，結果未出六十招，二人各挨了

一掌，那知二人硬是不退，帶傷搶攻。

小唐見他們出招至狠至毒，很懷疑二人是不是丐幫中人，但看招術，却又是丐幫的路子。

既然不讓他吃點苦頭不肯罷休，只好施出一式散手。

這三式散手對付石擎天雖未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但對付這二人却不同了。「啪啪」兩聲，正中二人的背部及腹部。二人退了三大步，都吐了鮮血。

年長的道：「姓唐的，這筆帳已經掛上了！」

唐耕心道：「這能怪在下嗎？」

二人一言不發，回頭就走，小唐道：「二位慢走，在下這兒有藥……」

「你留着自己吃吧！」

小唐知道多說無益，況且已經躭擱了很多的時間，立刻疾掠而去。

此刻顏學古由西轉北，不久發現一個人在窮追三個人，這三人看來頗爲眼熟，其中一人缺了右臂。

他本不想多事，況小妹的藥若是搶不回來，又要跋涉千里去青城，人家要是不給，仍然很麻煩。

只不過俠義中人就是不同，他不能視若無睹，當他追上時，不由十分爲難，這三個人就是「左手刀」江雨樓、「左半邊」金天聲和「左十八」劉挺。他們被兩個提燈人毀了左臂和左手指尖。

另外一個老人，鬚髮皆白，面孔陌生。

這三人要是未受傷，也只有提燈人那種特級高手才對付得了，如今看來隨便一個普通高手就能擊敗這三個人。

這三人被毀了左臂及左指尖，左臂就不能用了。除了「左十八」只有左臂之外，另外江、金二人還有右手。

怎奈專攻左手技藝的人，就算右手也能折騰兩下，一定會礙手礙腳，施展不開。

這個白髮老人要動手，「左十八」道：「我們三人自信與老兄素無過節，爲何不放過我們三人？」

老人冷冷地道：「只因爲你們三人不夠聰明，一定要猜出那兩個提燈人的身份來！」

「左半邊」大聲道：「你就是兩個提人型燈籠的人之一！」

「怎麼樣？你又自作聰明了，居然知道『下雨先爛出頭椽』這句古訓！」

「左手刀」江雨樓道：「你們殘了我們還不夠，非殺我們不可？」

「本來是不屑殺你們的，第一是你們不知好歹，不斷地研究那二人的身份，另外龍潛已知你們又被殘，正在調查此一事，所以……」

「非殺我們滅口不可？」

「正是，其實你們活着也很辛苦，死了倒也乾淨！」

「左十八」道：「只怕也未必像你想得那麼容易。」

「嘿……」白髮人道：「容不容易，這就給你答案……」此人一上，居然未出七八招，就把三人砸得滿地翻滾。「左十八」勉强射出暗器，由於指尖都被捏碎，尚未痊癒，根本沒有準頭。

三人絕對無法拖過三招時，顏學古蒙面出現，白髮人立刻警覺，迴過身來道：「你是甚麼人？」

顏學古以湖南口音道：「你是甚麼人？」

「你也有資格知道我是誰？」

顏學古又以另一省的口音道：「你還有甚麼身份可言？聽你的口音和看你的動作，你並未老到這種程度，顯然又是易容的……」

「左十八」道：「他就是殘我們三人的兩個提燈人之一！」

白髮人道：「小子，你這條命已經不由你自己作主了！」

顏學古道：「我以爲你也未必能爲自己作主！」

白髮人一晃就撲了上來，三個左手名家被殘才半個月不到，創口尚未好，剛才又被砸得滿地滾，自然又傷了創口，又無法助戰。

當然，他們還要勉强上，即使作爲肉靶子爲這跛足蒙面年輕人製造機會，也甘心的，但顏學古道：「三位千萬別上！」

顏學古突然施出了龍家的絕學，而且還都是龍潛最近教給龍三的精華，白髮人不由一凜，道：「年輕人，你是龍潛堡的人？」

顏學古不出聲，突然變招，施出一招左手絕學，而且不是這三個人的，而是班達大喇嘛的左手絕活。

一來是由右手絕招變爲左手絕招，二來此人也在思忖，要不要做了這個年輕人？自然不免分神，一且發現太凌厲而無法招架時，爲時太晚。「啪啪」兩聲，白髮人左後肩背及腰上各中了一掌，這兩掌雖未砸實，但也使他受了內傷。

這人驚駭地退了五步，吐出一口血，道：「你到底是誰？」

「你若說出你是誰，我可能會告訴你！」

白髮人掉頭而去，顏學古當然不會追趕。

這工夫「左半邊」金天聲突然激動地道：「你是不是傅志老弟？」

顏學古點點頭。這是因爲金天聲以前在寨中多次發現傅志在練他們的左手功夫，但並未起疑。

「左手刀」道：「傅志老弟，要不是你，我們今夜包死不活！」

（未完・十四）